

蔣著超先生輯

民權素粹編

沈恩孚



A541 212 0022 2712B

# 民權素粹編第二卷

## 第三集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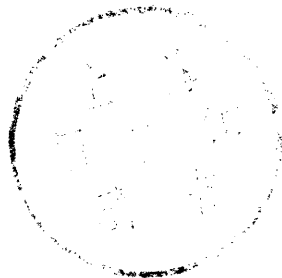
### 筆記類都四種

本卷載乙丙丁三種

### 乙種詩話 共十四通

#### 願無盡廬詩話

鈍劍 原第六七八集



余十七歲時曾作咏史小詩一百首。稿久已失去矣。忽於敗紙麓中。覓得殘片。喜不可支。然已大半汗毀。不可識。為抄錄幾章。存於詩話中。以見當時之思想。一疏云。一孔子作春秋。外夷內諸夏。大道撐宇宙。所以文物邦不化。作禽獸。一宋南渡。不免小朝廷。初誤李邦彥。恨不生致之而我。吐其面。一韓信。王孫少傲骨。只合寄人食。無意為。真王假王。弄不得。一文中子。開口說禮樂。曠乎王佐風。虻蟻撼大樹。還問朱晦翁。一澗水之戰。安亦般。浩流臨事。稍靜默。天不欲傾晉。兒曹豈破賊。一荆軻刺秦王。秦政非齊桓。奈何生刳之。倘遇樊於期。地下將何辭。更有詠史樂府百餘首。已全歸烏無有之鄉矣。惜哉。

李叔同詩有時頗似龔定齋。如昨夜云。昨夜星辰。人倚樓中。原咫尺。山河浮沈沈。萬綠寂不語。梨葉一枝紅。小秋丁未初夢云。雞犬無聲天地死。風景不殊山河非。妙蓮花開大尺五。彌勒松鸞腰十圍。恩怨仇恩若相忘。世界琉

第二卷 第三集下 筆記類 乙種詩話

第二卷 第三集下 筆記類 乙種詩話

二

璃七寶妝隔斷紅塵三萬里先生自號水仙王此等境界非他人所能到也叔同自署其字曰息霜其厭世之流歟

此間有一女郎略饒風韻雅比綠珠出自小家無殊碧玉芳齡二九已過破瓜之年繡枕低吟意續采葛之句倚樓則未免有情對鏡而無端生惱羞爲玉碎恨欲珠沈春水一池干卿底事芙蓉半盞與世長辭嗟乎青年薄倖大抵如斯黃土無情忍此終古亦足勸乎大可憐己余爲作怨詞六解又成虞美人詞以弔之怨詞曰怨煞歡情薄儂竟爲情死水流石不轉磊砢常如此（一解）秋風空庭響落葉辭柯枝可憐歡與儂永無再見時（二解）雖則死別離心事儂已了恨煞儂痴情痴生煩惱（三解）歡若聞儂死歡意竟如何應添哭儂淚灑向金巨羅（四解）愁雨打香魂楚楚酸酸怨生生復世世不願重相戀（五解）胸中點點血杜鵑無此紅世間痴女子請記歡與儂（六解）詞曰蛾眉遠肯痴如此甘爲蕭郎死此生贏得那人憐斷勿他生再住奈何天原來顏色難常好玉碎珠沈了蘭啼蕙嘆恨何多深怕滄桑劫數盡如他

慷慨激昂固詩之佳處然不善爲之易入譁張叫喚之習自古詩人患此甚多李白放翁猶不能免况下焉者乎此病七言尤爲易犯作詩者不可不慎也

作詩不可不學古人亦不可太學古人宋明以來學杜者衆矣然多得其皮骨能得杜之神髓者六人而已退之子瞻罕山魯直義山放翁是也以其雖學杜而仍有己之本色己之氣概若并此而無之則即爲僞詩人而已又

何貴哉。故余謂不可太學古人也。學杜之病如是。即學他人亦何獨不然。

居易錄云。張吏部序余過江集曰。筆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覽之餘。別深懷抱。知己之言也。蓋必如是而後爲詩不妄作。否則味同嚼蠟。多此一番筆墨。甚無謂也。漁洋詩殊不足當此。而四語却不刊之論矣。有意攻擊古人。此固輕薄者之惡習。然毫無獨見而專以他人短長爲短長者。亦未見其得也。何論文也。詩也在己。苟有自得之地。好惡儘可廻異。他人歐陽修之不好杜詩。蘇東坡之不好史記。豈好惡與人殊哉。蓋別有所見耳。

愛廬有弔晚唐詩人曹唐詩三章。其慷慨激切。現於眉宇。非具一肚皮不合時宜者。無以解此。傳云黃冠拋却。帶儒冠。刻意吟詩。思汗漫。快讀游仙九十八。髣髴身在五雲端。明珠火齊繞盤行。荒誕迷離數不清。具此仙才占仙籍。自然金榜上。無名英雄無地各。悲秋鬱屈瑰奇萬古愁。一代窮才窮幕府。衣冠那不到獼猴。

東海寒溟氏詩無體不佳。而古詩尤峭折。奇偉可愛。六盤山轉饒謠云。馬足蹶車軸。折人蹉跌。山岌峩。朔雁一聲。天雨雪。輿夫輿夫爾。勿嘖官。僅用爾力。爾何不肯竭。爾胡不思車中糞。糞物東南萬戶之膏血。此作筆大如椽。漢魏盛唐人中亦所罕見。至若西域引蛻團等作。則又似學長吉體矣。

黃山谷律詩才氣無雙。能將太白歌行。連於五十六字中。真爲奇事。然有時失之生澀。少自然。天趣不若杜牧之豪宕流轉。其氣勢更爲浩然沛然也。余意既稱爲律終究以音節和諧風調圓美爲上乘。若以奇險爭勝去律字之詣遠矣。



作詩用書卷則深厚不用則單薄。然不善用書卷者反致意爲詞累。如王荆公詩純用白描不使典故。彌覺遒勁。清真可知文字不專以富麗爲工矣。

讀詩當先讀宋元明清諸大家。然後乃進觀三唐。進觀八代。更進而楚詞而三百篇。則思過半矣。

中國舊時所稱詩人乃狹義之詩人而非廣義之詩人。若西國則所布龍蘇克斯比彌兒登諸人稱之爲世界大詩人者。非專指五七言之韻語而言。凡一切有韻之文。傳奇脚本之類。皆包括在內。余謂必如此。所謂詩者。乃足盡其最大言者人心之聲也。言之中於理者則爲文。而文之有音節者則爲詩。三百篇之詩。但有音節而無一定章句。嗣後屈原宋玉起變三百篇而爲騷。司馬相如班固與變騷而爲賦。唐宋盛行五七言而騷與賦遂衰矣。再傳而後詞曲並作。演爲傳奇詩之日新月盛。至於如此不亦人心進化之徵耶。今人但知曹子建杜少陵李太白陸放翁之爲中國大詩人。抑知屈原司馬相如湯若士高東嘉王實甫孔云亭辛稼軒姜白石等之亦爲大詩人乎。明乎此理而詩之變化盡焉矣。

世界日新。文界詩界當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公例也。黃公度詩獨闢異境。不愧中國詩界之哥倫布矣。近世洵无第二人。然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的詞終不若守國粹的用陳舊語句爲愈有味也。林少泉往時以書寄我所言。可謂先得我心矣。（前略）所示歷史記念歌十八章。十九期白話報當爲列入。以資於世。後有傑作尙望勿過靳。使敵報當得藉以增重。至盼至盼。國事日亟。吾黨中才足以作爲文章。鼓吹政治活動者。已如鳳毛麟角。

而近猶復盛持文界革命詩界革命之說下走以爲此亦季世一種妖孽關於世道人心靡淺也吾國文章實足稱雄世界日本固無文字雖國勢甚至今日而彼中學子談文學者猶當事事丐於漢土今我顧自棄國粹而規倣文辭最簡單之東籀單詞片語奉若邱索此真可異者矣

戴南山之詩余未之見其自云好詩而不工詩蓋實事也但彼雖不能詩而却善說詩與能詩先異彼豈真不能詩耶不苟作耳南山之言曰書曰詩言志志者詩之本也荀子之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今之人舉所謂本與情者而無之相與爲浮淫靡麗之作而以爲工而作詩之旨失之遠矣又曰古之人雖田夫野人女子皆能自言其情情之至而詩自工今之人以詩爲取名聲爭壇坫之具自汨其情而忘其己之詩以務摹擬夫古人之詩此詩之所以衰也數千年來詩數變而其變愈下彼此訾警互起迭扑凌遲至於今而世之說詩者其術更點而其說更譎詐而不可窮詰噫明代詩人之狀態唾罵盡矣南山著有齊謳集共一百餘首惜不得見南山常以身在窮困而曾無發洩憤懣之什每自惜且恨其胸中殆有不可明言者矣

唐初始專七律沈宋精巧相尙至王岑高李格調益高矣及大歷才子起而詞意氣格更增完備謂不逮盛唐者此謬說也宋明詩人於此體佳句頗不乏特少通體美善耳余近得兩詩爲錄於此樹顛鵲巢爲頑童所毀爲賦此章看爾生離兼死別一朝慘狀淚應流獨遭喪亂休天怒縱受漂搖不汝尤只合因緣成劫數豈關陰雨未綢

纒須知。予室翹翹甚。同是清歌在。漏舟生增日。暮嘆途窮繞樹悲。鳴鳧故雄自古高明原。矚鬼到今寥廓信。多風噉噉黃口嗟。何及記取舟心又苦逢。只是一塲春夢了。傾巢覆卵太匆匆。

明季金冬心先生奇士也。其詩多獨闢異境。淵淵有古心。所爲七絕尤佳。錄六章於此。詠斜陽云。板橋瓦曲酒壚荒。一段清愁百折腸。蝶散冷香花落紛。最難留住是斜陽。詠雨云。夜雨客惟冷。撥冰騷騷屑屑復。嚮嚮此聲如在黃茅驛。洵剩空杯聽一燈。詠淮堤柳云。綠柳一株紅板橋。東風用力媚春朝。可憐種向淮堤上。不是低頭便折腰。詠秋荷云。濯宮水殿客依稀。不信人間秋漸非。連日敗荷傷夜雨。暗銷青蓋落紅衣。旅歲云。暮取琴彈之久不成。曲感賦二首云。軫上流塵撲又生。彈時十指少和平。枯泉僵木巖箝口。始信無聲勝有聲。相較伶人絕路憐不成。三歎輟哀絃刺船。吾欲尋師去。且住青山一百年。詞旨凄怨。雖千載下。如見其心事矣。僕本恨人。何堪卒讀耶。小叙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蓋詩之爲道。不特自矜風雅而已。然所謂發乎情者。非如昔時之個人私情而已。所謂止乎禮義者。亦指其大者遠者而言。如有人作爲歌詩。鼓吹人權。排斥專制。喚起人民獨立思想。增進人民種族觀念。其所謂止乎禮義而未嘗過也。若此者。正合溫柔敦厚之旨。或曰。如子之論。叫囂極矣。豈有合於孔聖之詩旨耶。不知巷伯之詩。譏刺好佞惡之至甚。乃欲投畀有北。牆茨相鼠。諸詩其措詞亦不尙含蓄。可知孔子所以不刪者。正以爲有合詩教耳。夫溫柔敦厚四字。豈可專於其詞而決之乎。決之於詩人之心而已。苟其人以溫柔敦厚之心出之者。詞雖激又奚傷於大雅乎。不然無其心而專以和平柔順之言以取悅於

世又曷貴哉。孟子曰：困哉高叟之爲詩也。余之論詩，其亦庶乎免矣。

### 秋爽齋詩話

經生 原第十五十七集

太白登華山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可通帝座，恨不携謝朓驚人句來搔首問青天耳。山峰高峻，所不必言。登者豈一太白哉？乃獨想到呼吸通帝座奇矣。又想到携謝朓驚人句問青天更奇。其胸次空曠，偶一吐露，俱超超脫塵，故其爲詩大概如此。

陸士龍谷風詩云：閒居物外，靜言樂幽，繩樞增結，甕牖綢繆，和神當春，清節爲秋。天地則邇，戶庭已悠。鍾伯敬評之曰：眼中極靜，胸中極廓，予所愛。尤在末二句：天地本悠也，反言邇不言悠；戶庭本邇也，反言悠不言邇。此等筆墨，此等胸次，亦豈是流輩可幾。

程子云：邵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如須信畫前原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元古未有，人道。

上蔡謝氏曰：邵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一乾坤。能知造物備於我，肯把天人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朱子謂邵堯夫腹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做得大放得下，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帝霸王帝霸大鋪舒。真可謂人豪矣。

六念齋筆記述張句曲澗阿詩一首最豪邁詩云。駕壑截流安尺宅。客來如入市。簷壺（句奇創）百年身。外樓蒲局。四月中。櫻筍廚。雉煙叢。朝日上魚潛。瓦影夕涼初。自餘眠食都忘却。更擬求觀後世書。

陳拾遺子昂登幽州臺詩云。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詩僅二十四字。而能包括上天下地。前古後今。氣勢何等浩瀚。愴然涕下一語。自視正不小。直可作一篇大文章讀。

晚唐李文山贈魏某絕句云。名珪字玉淨。無瑕美譽芳。聲有數車莫放燄。光高二丈來年燒。殺杏園花只二十八字。而形容出無限文彩。閃爍射人見者稱怪。

東坡與客游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以江流傾湧。月色如畫。登妙高臺。命歌者歌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自起舞。此一派與會甚好。作詩臨文神游。其際自有絕妙好辭。奔投腕下。劉仲修作槎翁詩序。有云。陶潛李白杜甫孟浩然韋應物。皆魁壘奇杰之士。不得於時。而其胸中超然無窮達之累。故能發其豪邁雋偉之才。高古冲澹之趣。以成一家之言。名世而垂後。可知詩之有豪氣者。未有不從曠爽得來也。

陸放翁詩有云。老去已忘天下事。夢中猶看洛陽花。神情何等舒逸。又有句云。萬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曉送。流年趣味何等酣適。每咏此使人眉宇欲軒。

邵堯夫夜吟絕句云。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夜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蓋謂天光晶瑩。天氣和涼。此時一種靜趣。止堪自領。俗子何可與言。又詩云。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氣味。料得少人知。月到天心。則萬境空明。

風來水面則點塵無著清味自是一般而知之者絕少吾自得其趣耳

唐子西有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餘花猶可醉好鳥不妨眠世味門常掩時光枕已偏夢中頻得句拈筆又忘筌辭旨雋永可想其居心不染點塵

毘陵郡士人李姓有女年十六能詩多佳句吳人多得之有詠破錢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廣異記載鄭浚家一日忽有美人降臨吟詩云忽然湖上片雲雨不覺舟中飛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憨態可掬人咸以爲神女云

吳江鈕易庵著有貞白樓詩稿中有明樂府咏明叔季之事權門大云權門犬吠權門好官我自爲笑罵誰復論嗥以南嗥以北權門有竇恣出入鹵簿都城天地黑徒立志士空嘆息一朝權門冷落車馬稀羣犬狺狺失所依犬兮犬兮良可悲搖尾權門空爾爲椒山膽云椒山膽何壯哉一月官四遷遠自狄道萬里來君恩一何渥臣心安敢灰一腔熱血不敢冷九死百折終不回寧與夏會同日死不顧權奸怒若雷捐此七尺軀上報明天子忠臣之心聊復爾刀鋸鼎鑊甘如旨十罪五奸義不移疏草一入人人危椒山自有膽何用委蛇爲其寫忠奸之不同處可謂痛快淋漓直抉無遺

四川灌縣有楊妃池黃茶村先生爲令時有詩云翠黛千年餘暮柳胭脂一點漾朝霞注云妃父曾爲灌州司戶



第二卷 第三集下 筆記類 乙種詩話

一〇

相傳妃墮池中。天癸適至。至今日出時。池中有紅一點云。

閨秀有才無行。至李清照尤可惜。所著漱玉集詞。有云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閔夫人嘗題其上云。錯玉編珠萬斛。舟從來才女。更誰儔。自言人比黃花瘦。可似黃花耐晚秋。

焦氏宣城陸某婦。夫以賭傾家。將售妻以償賭。焦偵知。賦詩八章。投環死。其一云。百結鴉衣冷不支。郎歸休在五更時。風酸月苦空閨裏。猶有牀頭四歲兒。字字酸辛。令人不忍卒讀。

元李洵有舞姬脫鞵吟。爲應制作也。君臣相謔。其時之風尙可見。吟云。吳蠶越繭鴛鴦綺。繡擁彩鸞金鳳尾。昔時夢斷曉粧慵。滿眼春嬌扶不起。侍兒解帶羅襪鬆。玉纖微露生春紅。翩翩白練半舒卷。筍箠初抽弓樣軟。三尺輕雲入手輕。一彎新月凌波淺。象床舞罷嬌無力。雁沙踏破參差迹。金蓮窄小不堪行。自倚東風玉階立。

嘉興徐簡字文綺。吳子庭副室也。有詩云。沉香亭子玉勾闌。植遍名花取次看。第一莫栽紅芍藥。此花開日已春殘。

海門第一關。在小孤山。元天曆中立鐵柱於此。長三丈。有奇壁立江心。控扼吳楚。小孤去海千里。而遙。其稱海門第一關者。或云爲皖之海口。而設也。海口在皖治西十五里。亦名海瀾。揭傒斯有乾坤上下維孤柱。吳蜀東南壯此關之句。又云海潮至此而止。故名海門。清彭玉麟破太平軍於此。有彭郎奪得小姑回之句。皖口即海口。在安慶府十五里。懷潛太望四邑之水。都從此入江。獨名皖口者。因舊郡在皖水之間。故獨尊皖水。

也。唐李涉泊此遇盜。盜知爲涉。曰：不用標奪。久聞詩名。願賜一篇足矣。涉即投一絕云：風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天下而今半是君。盜得詩。拜謝而去。

荆山一云在皖之懷遠縣。西南一里。周迴十七里。上有啓王廟。山頂西北有玉坑。卞和得玉處也。其中白石晶瑩異常。他石色皆青黑。東有卞和洞。即抱璞巖。中可容數十人。石上鑿有青螺石帳四大字。內有泣玉論。明御史李循義筆。上有瀑布。下有流水。激石如碎。瓊山下有圓石。鐫二十字云：元帝仙。桃石往來人不識。略剖與君知。萬古留蹤跡。句亦古奧。類五言絕。

武穆被收。幼女抱銀瓶赴井死。按察梁大用作亭。覆其井。榜曰：孝娥。劉銘之銘云：天柱。難日爲月。禍忠烈。姦檜孽。娥痛父冤。冤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電。憤如鐵。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泉。可竭。名不可滅。

詩有如神龍擊空。鯨魚橫海之不可方物者。宋徐積詠李白雜言似之。其詩云：噫嘻歎奇哉。自開關以來。不知其幾千萬餘年。至於開元間。忽生李詩仙。是時五星中一星不在天。不知何物爲形容。何物爲心胸。何物爲喉嚨。開口動舌生雲風。當時大醉騎游龍。開口向天吞玉虹。玉虹不死蟠胸中。然後吐出光焰萬丈凌虛空。蓋自有詩人以來。我未見深山大澤。雪霜冰霰。晨霞夕霏。萬化千變。雷轟電掣。花葩玉潔。青天白雲。秋江曉月。有如此之人。有如此之詩。屈子何悴。宋玉何悲。賈生何戚。相如何疲。人生胡用自縲紲。當須聲聲不可羈。乃知公是真英物。萬壑秋山聳清骨。當時杜甫亦能詩。恰如老驥追霜鷗。戴鳥紗。著宮錦。不是高歌即酣飲。飲時獨對明月中。醉來還抱。

清風寢。嗟君逸氣何飄飄。枉教謫下青雲霄。大抵人生有用有不用。豈可戚戚反效兒女曹。採蟠桃於海上。尋紫芝於山腰。吞漢武之金莖。沆瀣吹弄玉之秦樓。鳳簫吾讀此詩。吾無以名之名。名之曰謫仙替人。

明姑孰范學士常賜宅有花。朝紅午紫暮碧。名之曰文官。誇艷一時。陶安詩云。如何顏色都更換。別有工夫染得成之句。人雖稱以爲奇。亦可悟其爲物理之退化。

詩貴典雅。若俗題能雅尤可貴。阮芸臺撫浙時。課士畢。加試鼠嫁女七律。內一卷先成云。迨吉苑。同人有禮于歸。誰謂汝無家。同人爲之攔筆。

昔有一士人。姓黃。致書者誤爲王士人。作詩答之云。江夏瑯琊未結盟。甘頭三畫最分明。他家自處周吳鄭。敝姓曾聯顧孟平。須向九秋尋翰有。莫從五月問瓜生。右軍若把涪翁換。辜負籠鵝道士情。可謂談諧入妙。

宋閨秀鄭允端詠楊妃襪云。輕輕小襪軟香羅。三寸量來不較多。斜縷細勻裁製好。鸚頭休詫馬嵬坡。有人詠楊妃菊云。命委嵬坡萬馬泥。驚魂飛上傲霜枝。西風落日東籬下。薄倖三郎知未知。

詩須不雕不斲。古色古香。自性情流出。令讀者油然而生不匱之思。洵屬品詣超乘。得三百篇之遺響。如鄞縣李鄴嗣之詠繡州孝女詩云。遠我父母事人父。母誰無。父母誰有。父母一解。少慕事親十年。不字長慕事親終身。不

字二解。謂我女子謂我男子。宛然孝子。宛然處子。三解。有父子倫。無夫婦倫。嬰兒之後。惟此一人。四解。暮雨梨花年年寒。食麥飯一盂。父母之側。五解。先生字臬堂。以著書爲事。鄞人多師事之。按孝女李氏志在事親。

遂終身不嫁。年四十七卒。

## 清芬室詩話

竺仙 原第二集

前清乾隆三十三年。楊重英隨大將軍明瑞征緬甸。師敗被執。訛傳已降。實則抗節不屈也。緬人囚之於僧寺。越二十一年。緬酋奉表投誠。始送還。卒於途。得旨褒獎。有駕蘇武而上之語。并釋其子長齡出獄。授三等侍衛。重英有女曰瓊華。當父在緬時。素服持齋。時遣人周卹其弟。一時稱爲孝友。有七律二首。記重英還朝。及長齡出獄事。詩云。念載棲遲寄緬僧。業臣心跡玉壺冰。九重明詔稱蘇武。萬口訛言說李陵。地折金沙雲盡瘴。天開銅壁鐵爲繩。白頭辛苦蜻蜒驛。痛哭迎親恨未能。乍聽金雞下赦竿。念年今始釋南冠。淚凝豨犴傷公冶。血灑弓衣愧木蘭。絕域風霜生馬角。九重雷雨洗忠肝。遙知多病垂衰老。應爲嬌兒一進餐。

無錫惠山寄暢園。有樟樹一株。其大抱抱。枝葉皆香。千年物也。前清聖祖。每至園遊覽。輒撫玩不置。回都後。猶時憶及之。問無恙否。查慎行嘗賦詩云。合抱凌雲勢不孤。名材得並豫章無。平安上報天顏喜。此樹江南只一株。迨清聖祖沒後。此樹遂枯。亦異事也。

明詩別裁載有征夫征婦詞二首。落落四十字。而情文兼至。令人讀之。亦心酸亦氣壯。較日本祈戰死諸歌。其雅俗之別。不啻霄壤。吾願爲國民男女同胞。一朗誦之。征夫詞曰。征夫語。征婦此行未可知。欲慰泉下魂。但視襟中兒。征婦詞曰。征婦語。征夫有身當殉國。君爲塞下土。妾化山頭石。讀毛詩。鐵駟板屋諸什。知秦之必強。讀老杜兵

第二卷 第三集下 筆記類 乙種詩話

一四

車行知唐之必弱國之盛衰視乎民氣詩人秉筆特爲之代表耳鑄造民氣自有司其責者非詩人之過也靖康間京畿女子爲金俘虜如墮葉飄花零落道左一女自稱奉學士題詩道中云眼前雖有還鄉路馬上曾無放我情讀者無不下淚

採薪女莫多於錢塘負薪來往煙眉霧臉辛苦可憐一日杭妓承應客燕會皆綠衣細馬一女息擔掩泣而歌云亂蓬爲髮布爲巾曉踏寒山自負薪一種錢塘江上女着紅騎馬是何人亦佳作也

前清甲午一役有一軍統自號令頗者詩筆頗壯統軍南進時馬上口占一絕云輕寒惻惻入春衣大霧南征莽鼓聲峻嶺摩天盤健馬臨風一笑萬山低又自團防暮飲歸營云薄飲村醪趁醉歸長河一帶晚煙圍暮天風緊雪平野匹馬衝寒山欲飛讀之能使人氣旺惜未識其人姓名

郝僕太原人字子玉有七言兩句云功名角上無多地風月壺中自一天別有風味不能以言語形容而自有不同者

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汀冷此東坡詞也野客叢書謂坡至惠州居白鶴觀其隣有温都監者有女年十六聞坡至欲嫁焉坡吟咏則其女徘徊窗外坡亦知之欲呼王說爲媒會坡有南海之行遂止其女旋卒坡回聞之乃作此詞以記當日情事也又秦少游南遷至長沙有妓平日酷愛秦學士詞至是知爲少游請於母願託以終身少游贈詞所謂柳江幸自繞

柳山爲誰流。下瀟湘。去是也。會時事嚴切。不敢借往貶所。及少游卒。喪還。將至長沙。妓前一夕得諸夢。即逆於途。祭畢。歸而自縊。按二公之南。皆逐客且暮年矣。而諸女甘爲之死。可見二公才名震爍。一時且當時風尚。女子皆知愛才也。

吳烈士諱陽谷。辛亥之役。烈士光復皖省首義之人。於本年九月二十八日。爲漢奸黃煥章顧英等所害。烈士臨死。乃作絕命詩一章。曰。來來去去。本無因。只覺區區不忍心。拚着頭顱。酬死友。敢將多難累生靈。作未畢。黃賊衛隊。以手槍逆擊。身受七彈而死。嗚呼。慘矣。

革命健者黃君鍾傑。有絕命詩二首。云。無論風雨蕩殘舟。皇漢衣冠作楚囚。我欲鞭雷重起陸。好教割破一天秋。久將身世付蟲沙。生死原來祇剎那。大好頭顱向天擲。血中灑出自由花。聲情悲壯。真可泣鬼神而驚風雨矣。

李易安。名清照。湖州趙明誠德夫之妻也。自少年即有詩名。才力華贍。逼近前輩。南渡後嘗有句云。南來猶怯吳江冷。北狩應知易水寒。又云。南渡衣冠思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忠憤激發。意悲詞明。所非刺者衆矣。又爲詩。謂應舉進士曰。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應舉者服其工對。一時傳誦。然大爲士林忌嫉。相傳德夫之沒。易安再嫁。至有桑榆晚景。駟獐下材之言。貽世譏笑。此所謂好事者爲之也。易安兼工四六。宋文粹拾遺載易安賀鑾生啓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楮之似。旣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襟。註言任文二子變。德卿生於午。尊卿生於未。張伯楮仲楮兄弟相似。形狀無二。白伋兄弟。母不能辨。區以五色彩繩。一繫於



臂一繫於足。其用事明當如此。

大梁有孟子廟。曰遊梁祠。沈春祥題楹聯云。千里而來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百世之下莫不興起。况於親炙之者乎。相傳沈亦古時之詩人也。

楚北黃鶴樓。楹聯甚夥。論者以曾行東所題一聯爲最。聯云。樓未起時先有鶴筆從攔後。更無詩。

鄭所南先生工畫墨蘭。不妄與人。有與者必高人名士。非其所心折千金夷如也。邑宰某狡猾吏也。既受事。聞先生名。遣使者往求之。不得。心恚甚。然無以窘先生。嗣訪得先生有田三十畝。因脅以賦役。先生怒曰。頭可斫而蘭不可畫。嘗自寫一幅。長丈餘。高可五尺許。天真爛熳。超出物表。題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爲春。一舉筆之勞。何關輕重。而先生乃操守如此。古人高格迥乎尙矣。天下有負萬民之託而不能盡天職。衆可亦可。衆否亦否。隨俗浮沉甚者。惴惴於莫須有三字之猿炸彈。黑鐵不虞之來。昨日曰非今日。曰是讀者應爲汗顏矣。

吳下林蕊香。幼字同邑江氏子。值喪亂時。江氏移家北去。蕊香大母相繼歿於難。有舅氏宦粵東。蕊香往依焉。舅旋卒於任。越二年。始亦謝世。蕊香淪落天涯。舉目無親。殯殮畢。遂以身殉。其遺稿中有遺懷一律曰。媯皇難補別離天。七載崎嶇路八千。故國無家尋姊妹。他鄉何處覓姻緣。題殘紅葉常書恨。愁束纖腰懶學禪。客况不堪回首望。蘇臺遙隔萬重煙。情文淒惻。聲淚俱下矣。

安徽鮑作舟。嘗游幕杭州。賦有西湖柳枝詞八首云。壯游踏遍軟紅塵。願作西湖畫裏人。怕見青青楊柳色。客中。

又。是。一。年。春。遠。遠。西。冷。接。段。橋。蘇。隄。一。抹。綠。千。條。誰。家。姍。姍。春。游。女。故。向。風。前。鬪。舞。腰。楊。花。飛。絮。近。清。明。載。酒。提。壺。曉。出。城。十。里。長。隄。千。萬。縷。如。何。柳。浪。不。聞。鶯。嬌。嬌。盈。盈。嫩。柳。枝。籠。烟。濯。雨。細。如。絲。相。逢。蘇。小。墳。邊。路。不。以。長。亭。恨。別。離。岳。王。廟。外。碧。初。羨。白。傅。祠。前。綠。已。齊。今。日。東。風。吹。萬。樹。前。番。細。雨。暗。雙。堤。歲。歲。青。黃。幾。度。經。遊。人。祇。愛。柳。梢。青。郎。心。亂。擬。風。前。絮。妾。命。輕。如。水。上。萍。冶。葉。柔。條。最。惱。公。長。眉。俏。眼。對。春。風。牽。愁。怪。道。多。情。甚。慣。惹。遊。人。繫。玉。驄。隋。苑。飄。零。况。漢。南。章。臺。攀。折。復。何。堪。獨。憐。新。柳。西。湖。畔。髣。髴。吳。娃。正。十。三。細。膩。可。誦。頗。類。小。杜。之。筆。維。揚。有。地。名。對。一。聯。誠。爲。天。造。地。設。有。一。無。二。者。聯。云。缺。口。蝦。蟄。地。灣。頭。壁。虎。橋。可。謂。工。整。而。又。妙。出。自。然。

## 夫須詩話

夫須原第五集

閩縣鄭太夷京卿孝胥海藏樓詩。茹藻而不露。斂才而不放。精能之至。迺見平澹蕭寥。高曠一語。百折。唐之姚武功。宋之陳去非。往往有此意境。同時通州范無錯。明經當世。亦主張宋人者。思想筆力。亦復空世所有。然以較海藏。則猶不逮。無他一則極其才思。而才思極一則不極其才思。而才思亦白無不極也。

海藏樓詩。風骨高絕。一篇之中。往往無精語。可見而氣韻自爾。不凡。此最難到。其最足指目者。如微月云。殘霞紅滿天。微月澹不耀。豈知人定後。耿耿方相照。盟鷗榭雨夜。獨坐二首云。江聲定奇絕。氣涌如排山。忍寒吹燈坐。得意風濤間。風江已自豪。妙雜秋雨響。沈寥不可名。閉目試一往。霜夜云。酒薄纔堪助斷魂。燈清猶自伴微溫。窗前天共邊。愁關莫傍星。河望故園望。月懷沈子培云。天風海色颯成圍。倚倚三更萬籟稀。不覺肺肝生白露。空憐河

漢失流暉。東溟自竄。誰還憶。北斗孤懸。詎可依。令夕太虛。便相見。屋梁留照。夢中歸。入山云。雲白山。青青望可數。百里我從山。背來對境心。數起待月二首。云峯明月未上流。碧滿庭除空山獨。吟人百蟲來。和余夜色不可畫。畫之以殘月。幽人偶一見。復隨清景沒。

昔歲在都門。有友人視余一詩。紀嚴氏婦殺奴事。云錄之。近人某某集中。其名氏久已忘之。其詩則猶在。區衍中也。稟盪奇崛。遠在黃兩當之上。急錄之以實我詩話。琉璃廠邊殘月。白沙土園中。血流亦兩兇。手刃色不動。是何女子智。且勇婦嚴氏。吳縣人。兵部司務。清秦女。幼隨父宦居都門。夫張鈺。同鄉士。客京師。業商。賈有張八者。鈺肆傭鈺家。梁嫗潛與通。婦覺。議遣嫗。以鈺外出。姑含容。嫗心志忤。恐事洩。計塞婦口。敗婦節。辛丑閏月十九夜。鈺往三河。未回。轍婦獨與兒眠。左房嫗納所歡。給婦見。八心驚。猜厲色。叱問爾何爲。八已被酒。睨而哈。奴來與主相歡。諾直前擁婦。婦力拒。詈聲哭聲徹鄰。字嫗搖手言。奈何許。八捉厨刀指婦。語若不。予從若安。逃若兒請先餐吾刀。撩衣作勢。闕如虎。嫗前奪刀。以身阻。謂八勿用。強謂婦勿聲。張聲張醜。難濯不若相從。且謀樂婦。默久之。應曰。諾。八欲入婦房。婦曰。兒在床。嫗攔婦入右房。坐八眼。眈眈出。燄火嫗去。外廂八身裸。促婦登床。婦不可。汝但先寢。無吾懼。吾視兒去。當即來。殘燈欲燼。兒未寤。緊束衣。襦縛窮袴。膾刀佩刀。身挾藏。願以妾命。酬寒鏗。從容秉燭。還右房。手酌穉酒。勸八嘗。八就婦。手累盡觴。頽然昏睡。斲大作。婦出膾刀。項邊斲。夢中疾呼。格刀落。躑魚翻身。破池。躑燈光。一閃屍壓。衾佩刀。陡插狂奴心。嫗叩鬪。喚張八。何太嬉。而叫聒。婦徐懷刀。開戶延嫗。人含笑。牀。韓。拳。赫。

然。死。人。亦。體。眠。嫗。出。不。意。魂。飛。天。乘。嫗。魄。褫。刃。之。斃。艾。叢。妻。猪。死。猶。侶。鈺。聞。邊。歸。心。膽。寒。婦。曰。無。憂。妾。詣。官。詣。官。目。首。呈。血。刃。殺。所。當。殺。律。勿。問。楊。君。請。作。紀。事。詩。我。詩。徵。實。憑。讞。辭。嗚。呼。今。夏。海。疆。寇。氛。逼。棄。城。撤。防。走。何。亟。纖。織。之。手。能。殺。賊。嗟。爾。鬚。眉。愧。巾。幘。

寄禪和尚敬安。詩名滿天下。住錫吾郡太白山。戊申之歲。創立僧教育會。文書旁午。仍復不廢吟詠。所著八指頭陀詩集。湘潭王湘綺先生爲之叙。其五言古詩。大抵出入於六朝初唐間。風格最高。近體亦清圓流利。余最愛其詠梅二語云。偶從谿上過。忽見竹邊明。真足與逋老。雪後園林一聯抗手也。

古今詠梅詩多矣。然超遠得神之作。正復不能多觀。蕤苑傳誦者。若逋老之疎影暗香一聯。雖體儼入微。然未離色相。要是下乘。後語。至若高季迪之雪滿山中月。明林下二語。僮俚之氣。直不可耐。吠聲聒耳。夫何爲哉。惟逋老雪後園林二語。及東坡竹外一枝。七字。庶足稱傳神妙品。余尤賞者。則老杜之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二語。空靈窈澹。又出林蘇之右。信乎詩能吐屬之不凡也。然後人亦有迥出者。明宋其武之繩云。於人疎落似無意。寫爾高空正自難。近時林谷暎旭云。芳波照影知誰見。斜日攀條却獨來。吾友應叔申啓墀云。失喜橫波一枝見。蕭然照眼數花明。皆所謂神出古異。澹不可收者。亦安見古今人之果不相及邪。

歸安楊見山先生峴遲鴻軒詩存。僅百餘篇。凝謐詠宕。篇篇警絕。以視累尺浮詞。誠有雖多奚爲之歎。集中有長白山一首。仿焦仲卿妻詩。可與鳳洲鈴山高樂府相抗行。予最愛其聞雁寄內絕句云。蘆花似雪雁來天。失侶孤

第二卷 第三集下 筆記類 乙種詩話

二〇

鴻。劇。可。憐。昨。夜。西。風。吹。客。夢。與。渠。向。是。不。曾。眠。又。有。舟。泊。大。勝。關。一。絕。云。大。勝。關。上。烏。啞。啞。大。勝。關。下。客。舟。譁。夜。深。風。雨。不。見。月。對。岸。殺。人。如。讎。瓜。

洪。稚。存。取。汪。墨。莊。詩。斟。酌。橋。西。舊。酒。樓。樓。中。夜。夜。唱。梁。州。棗。花。簾。外。初。圓。月。一。度。銷。魂。便。白。頭。一。絕。以。爲。足。與。張。夢。晉。高。樓。明。月。清。歌。夜。此。是。人。生。第。幾。回。相。抗。衡。頃。讀。漁。洋。感。舊。集。有。徐。伯。調。絨。流。螢。篇。云。井。幹。新。螢。數。點。流。美人。腰。細。不。禁。秋。水。晶。簾。外。梧。桐。月。幾。度。黃。昏。便。白。頭。汪。詩。殆。脫。胎。於。此。然。而。青。勝。於。藍。矣。

往。見。西。湖。畫。舫。中。有。聯。云。雙。槳。來。時。有人。似。桃。根。桃。葉。畫。船。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蓋。集。姜。夔。俞。國。寶。詞。句。而。少。加。裁。翦。者。也。爲。譚。復。堂。手。筆。

寄。禪。上。人。敬。安。今。之。皎。然。貫。休。也。道。韻。淵。沖。抱。之。無。盡。余。初。識。上。人。在。吾。邑。飯。佛。禪。院。是。日。爲。重。陽。前。二。日。風。雨。颯。沓。中。相。見。一。握。手。即。汨。汨。談。詩。不。勸。至。夜。分。始。別。上。人。詩。初。學。陶。謝。五。古。多。冲。夷。安。雅。之。音。近。歲。又。喜。孟。東。野。所。詣。益。超。嘗。有。句。云。袖。底。白。生。知。海。色。眉。端。青。壓。是。天。痕。又。云。天。痕。青。作。笠。雲。氣。白。爲。衣。王。葵。園。祭。酒。極。賞。之。稱。爲。天。痕。和。尚。上。人。口。吃。又。不。工。書。每。字。點。畫。輒。隨。己。意。爲。增。損。然。余。則。酷。愛。之。以。爲。古。拙。有。漢。人。遺。意。勝。於。近。今。書。家。萬。萬。也。上。人。自。撰。二。語。云。字。不。欲。工。略。存。寫。意。語。不。欲。明。略。存。話。意。其。風。趣。可。想。

梁。節。庵。廉。訪。鼎。芬。詩。筆。超。曠。十。年。前。曾。於。孫。和。叔。廣。文。樹。禮。處。見。其。所。書。近。作。中。有。洗。肝。亭。雜。詩。二。首。尤。淵。微。有。氣。韻。茲。憶。而。錄。之。說。食。與。夢。飽。厥。後。同。一。無。何。以。口。腹。事。可。縛。人。間。姝。吾。神。貴。自。然。潛。乃。達。之。徒。願。拂。衣。上。塵。廻。

念心地初意質。非神仙勇退。亦可敬。誰謂養生賢。世網不全命。歷塊易一蹶。萬里我不慶。深深隱淪者。天下以爲柄。

詩僧寄禪。吐屬風雅。余嘗以近箸示之。讀畢。忽掀髯而歎。余問何歎。則曰。讀君詩。不能無和章。又須然斷幾莖。鬚吾爲吾鬚。致惜是以歎耳。嘗言昔年爲育王寺知客時。有武弁數人聯騎入山。坐寺中秋水間房。絮絮論文。狀頗自負。寄禪與之語。落落不甚酬答。若甚蔑視者。日暮將行。一衣狐裘者作湖南鄉音曰。余等且漫漫矣乎。余土懇切。漫矣猶言緩緩行也。遂吟云。一步一步。一人云。余過育王嶺。相與大笑。寄禪在旁。應聲續云。夕陽在寒山。馬蹄踏人影。武弁皆驚絕。即長揖曰。頃者肉眼不識聖僧。知爲師所哂多矣。師必由儒而逃於佛者。不然何出語之神耶。因堅問生平。寄禪曰。過去已過去。何必問。又問在寧波住何寺。寄禪曰。孤雲野鶴。安有定所。拂袖遂去。武弁皆瞪然。終莫測其所由來。余於十年前。曾聞人道此。而不知其卽爲寄公也。

寄禪詩善用影字。在長沙時。有以寒江釣雪圖索題者。寄禪題云。垂釣板橋東。雪壓簑衣冷。江寒水不流。魚嚼梅花影。又與人游嶽麓山。分韻賦詩。寄禪得領影二字。援筆吟云。意行隨所適。佳處輒心領。林深闕無人。清溪鑿孤影。湘人以其前曾有馬蹄踏人影句。呼爲三影和尚。後與易實甫順鼎有僧道鬪影卷子絕句百餘首。江建霞標黃公度遵憲輩皆有題詞。又與實甫同宿山寺。實甫賦詩云。山鬼聽談詩。窺窗微有影。寄禪笑謂實甫曰。君寫鬼影未工。吾意易爲孤燈生綠影。何如。實甫詫曰。摩詰詩中有畫寄禪。則詩中有鬼矣。寄禪又有麓山看紅葉詩云。



日暮蒼翠外。霜楓紅。轉淨夕陽如畫。工畫出秋山影。實甫亟賞之。欲以百金易爲己有。寄禪謝之曰。黃金易盡。佳句難得。窮和尚甘以窮餓死。舉郤阿堵物。勿溷乃公詩興也。實甫大笑。

濟源李伯元。仁元有雨夜一絕云。燭燼寒房漸五更。暗風吹雨遍山城。十年前夜秋。千院闌外瀟瀟。是此聲。伯元道光丁未進士。官江西樂平縣知縣。權郡陽寇。至力戰死。一家盡死。寇難。王湘綺與伯元夙交。曾爲撰傳。固烈士也。而此詩卻纏綿篤若。是知從古無無情之英雄也。伯元又有中嶽廟一詩云。嵯峨納羣碧。莽莽見宮闕。二室接昏曉。萬象共突兀。杳冥山氣含。詭蕩地靈結。樓觀傲肅穆。沈沈動日月。穹碑立無語。曾戴漢時雪。

### 澹園詩話

太 牟 原第十六集

檳榔茉莉皆吾粵產。恰是天然巧對。正擬拈之入詩。及讀東坡集。則已有紫麝襲人簪。茉莉江湖登。頗醉檳榔之句。好景佳典。前人皆已用盡。翻新出奇。是在善學。

蔡梅菴先生詩。悱惻忠愛之誠。自然流露。即偶寫性靈。亦自加人一等。如豪俠氣。粗緣學少。神仙分淺。爲情多。二語足見先生之生平耳。

馮己蒼論律。極不服西江派。而於黃陳之作。尤詆駁不遺餘力。謂如農夫指掌。驢夫脚根本。奧硬可憎。而西江派中以爲強健。如老僧衾枕。嫠女牀席。本穢惡可惱。而西江派中以爲孤高如村媪。訓媳熟師。訓徒本迂腐。可厭。而西江派中以爲規矩。若山谷等再起。我必遠避海外。否則別尋生活。永遠不作韻語。其痛恨如此。持論之僞。吾不

敢附和也。

作詩之道有三曰寄趣曰體裁曰脫化。夫碧海鯨魚自別於蘭蓓翡翠。此體裁也。唐人應制之作皆合於西方象教。此寄趣也。少陵爲詩人宗匠。從精熟文選理中來。此脫化也。

作詩須有師承。若無師承必須妙悟。雖然。即有師承亦須妙悟。二者不可偏廢也。故由師承得者堂構宛然。由妙悟得者性靈獨至。

詩乃清靈之府。衆妙之門。非鄙穢人可學。洗去名利二字。天機活潑。無在不舒。然後學詩庶乎可矣。

太白之詩以氣韻勝。子美之詩以格律勝。摩詰之詩以理趣勝。太白千秋逸調。子美一代規模。摩詰則精大雄厚。篇章字句皆合聖教。合三長而學之。斯無愧風雅矣。然猶未也學詩而止學詩。則非詩學詩而止學三家之詩。亦非詩要必天地間之一物。一名古今人之一言。一動國風漢魏以來之一字一句。大而至天地造化陰陽生殺。西方象教一切皆涵於胸中。充然沛然而後。因物賦形。遇題成韻。必如此始稱詩人之能事。

歌行最重頓挫。下句及接上之處尤要警策。用意必須精密。收縱得宜。調度合拍。譬如跳獅子。鑼也好。鼓也好。球也好。而後三四五轉跳出來。方見全副精神。學古人詩不可過離。亦不可過。離則傷法。即則傷氣。必須先從法入。後從法出。能以無法爲有法。斯爲得之。

吳紫瑋即事云。蟲燈孤焰滅。蝶夢半牀圓。劉辰生縱目云。地擁千林小。天圍四野圓。姚賦秋贈友云。客愁燈影遍。

詩夢酒杯圓。陳慧娟秋興云。魚游秋水闊。蟬唱夕陽圓。鄒翰飛懷友。風線吹夜細。月影抱秋圓。金子久行春橋。云雲動青山。活風旋碧浪。圓葛蘭生女史和人韻云。江上琴心杳。風前笛韻圓。七押圓字。各有思致。數十年前。浙中詩家。首推樊榭。然樊榭之詩。雖長於用書。慎於選句。終不若漁洋之風華典麗。而又波瀾壯闊。使人讀之。皆能稱快。嘗見錢塘汪韓門跋樊榭集云。先生之詩。搜討精博。蹊徑幽微。取材新則有獨得之奇。使事切則無寡情之采。自成情理之高。不關身世之感。至若典僻而意或晦。藻密而氣爲傷。一邱一壑之勝。登臨少助於江山。一觴一詠之情。懷抱勿觀於今古。以云追漢魏而近風騷。豈其薄而不爲。儻所謂幽人之貞。獨行其願者耶。然先生全集。要無一字一句不自讀書創獲。所以雄視一時。後人效之者。不效其讀書。而惟割綴其詩詞內新異之字。以供臨時之攢湊。望之眩目。按之枵腹。昔人云。所作不可盡難。難便不知所出。是又不得以學者之。不根而並各作者之非法也。韓門此跋。頗得樊榭真相。後人效之者。云云。尤爲痛下針砭。切近日學者之病。噫。是又豈特作詩者爲然哉。

據懷齋詩話

南村 原第一至十六集

詩話之作。濫觴小序。唐宋以降。其制大具。蓋其紀人事。繪風物。集一代之菁華。闡百家之妙緒。詩道因以大光。詩義因之愈顯。厥功固甚偉也。而况巖穴畢登。殘編罔遺。補史乘之遺墜。表幽光於沉沒。又烏能與尋常文字一例。作娛玩觀哉。

保邑僻處萬山中。交通梗塞。民俗慄慄。然能文之士。代不乏人。亦山水之清奇。有以胎胚之者也。予生晚。未獲親炙前賢。惟每於侍膳之餘。聞家君子述一時名輩。輒默誌其萬一。然疲驚善忘。不崇朝而十忘二三。因世以來。所憶更鮮矣。

田鶴亭。世居田家崗。鄉貢士也。性散誕。才學極樸厚。爲前輩中最負聲望者。家君子嘗從之游。先生贈詩曰。遷陵佳氣育瓊瑰。幾度名流幾輩陪。東道昔從三益友。謂羅李諸公。南莊今貴二詩才。兼稱謝古溪。幽蘭十步聞香。至駿骨千金買。價來愧我。衰年思力盡也。將老眼向君開。先生佳句頗多。於當日詩壇中。獨標一幟。而社友如羅李諸君子。亦駸駸不相下。一日羣會於某園。刻燭賭詩。題爲南粵王限文字。以先成者勝。先生操筆直書。有句云。帝號終須讓漢文。於是座中咸讚服。因閣筆焉。

過桃源之詩。古今不少作者。如草木自生。無稅地子孫。常讀未燒書之類。皆新穎可誦也。鶴亭先生一律云。紅牆低亞水。迢迢何處溪。煙鎖野橋山。寺疎鐘村艇。酒江樓明月。玉人簫喧天。豺虎傷秦世。絕代衣冠想。晉朝隔岸漁家。如可問桑麻。鷄犬定非遙。風致娟別饒。感慨。

羅李齊名。而李稍遜于羅。然論詩才。則兩無多讓也。李字南支。官至同知。所爲詩亦無完本。予家舊有雜鈔一冊。載其遺章若干首。予尤愛其古意一篇云。桃花三月開。桂花八月黃。妾年纔十五。誤嫁讀書郎。讀書輕別離。去觀上國光。不思早歸來。留妾守空房。西風當戶起。吹我羅衣裳。冷冷傷妾心。淚下自成行。不如嫁農夫。恩愛兩不忘。

郎耕隴上田。妾採隴上桑。樹作連理枝。花作並頭香。又悼亡云。歸寧會約早還家。一日三秋望眼賒。那識西風黃葉裏。扶來却是病人車。參涼服盡藥無靈。虔許高皇一藏經。唯望慈悲施法雨。偏然相遇忍觀音。夜雨孤燈一枕涼。携兒同上舊時床。嬌生未慣同爺宿。夢裏聲聲只喚娘。情詞悽涼不堪卒誦。他如山居之山多風。雨門常掩村有牛羊路不平。俱有畫意。

向笑吾漁浦人。移居金陵亦負詩名。生平風流放誕。詩多隨意揮灑。然有不可漸滅者。予僅記其小喬一詠云。古美人半可憐。小喬獨有福。齊天江東嫁得周公瑾。又是英雄又少年。地下蛾眉聞之亦當色喜。晚年境遇不佳。豪情日減。遂爲疑夢吟百首。蓋以香溫玉軟之詞作暮鼓晨鐘之懺也。就中如門外青山埋骨好。世間紅粉誤人多。諸句皆過來人痛定語也。又其納妾詩云。愛聽隣家諸妹說。新來人似牡丹花。亦頗風騷可味。

謝古溪諱桂森。聰悟多辯。其生較晚於羅李。生平作詩不多。而又輕散。失故世。幾無人知之者。予僅識其竹鷄塘一章云。竹鷄塘裏竹鷄啼。塘在湖天樹裏迷。白鷺鷺飛秋水闊。綠楊煙重晚風低。遠山拖翠如橫黛。軟浪搖青要上堤。一片清光誰寫得。蓼花紅過斷橋西。一斑之窺。足見全豹。

余子剛與古溪同時。詩才極高。家君子嘗詔予曰。使子剛不早死。其造詣正未可量也。顧乃久困塲屋。抑抑不得志。客京師。坎珂以死。遺稿無存者。世唯傳其送胡春舫守杭一絕云。長沙一月勾留綠酒紅燈夜。夜游寄語西湖小兒女。明年司馬領杭州。或謂此詩本一律。中兩聯既失。傳者遂湊爲絕耳。辛亥冬。予過潭城。晤哲臣。彼嘗誦

所得子剛先生之秋感八首。蓋其旅都門所作也。惜未獲留稿。今惟記其七字云。經霜庭樹雜新紅。此外則皆予所及見者。如熊瑞階向敏吾李翰仙方子東凡三四輩熊向俱已即世。後嗣亦式微。其遺稿不可得。方又不得意於世。遜居鄉曲。好談堪輿相術。爲詩極少。然每出一什。法義極整。唯沉悶無流亮之致。是其病也。予不好讀。故亦不能憶一語矣。

李翰仙於予家有葭莖親。相貌頗偉。善談諧。詩才亦清妙。錄其有斐亭一律云。誰開避暑傍招提。只隔江塵不隔溪。松菊就荒陶令杳。亭爲邑宰陶公建。樓臺留與浪仙棲。亭前有佛閣曰觀音。犬知客到迎門吠。鳥解禪參佛啼。鷗鷺忘機常過我。紙窗伴到日頭西。厥後忽好爲冷詞峭語。極意雕鐫。如兩字芳名人定可。五更同夢。夜何其之類。浸入魔障矣。然予不讀其近著。幾二十年。今已歸賦。遂初霜雪盈鬢矣。想必庾信之文章老更成也。

與予同時之士。號稱能詩。而其詩又予嘗親覩者。則有陳子哲。臣哲臣之能詩。予舊不聞。辛亥冬。偶于漢湘邂逅。裘酒言歡。茗話之餘。承挑燈錄其近稿以示。蓋謬目予爲知詩者也。明日更以七律一章索和。詩曰。三年遠隔湖南北。邂逅潭州兩未期。萍水相逢偏絮語。容顏共道勝初時。樽前共勸客中酒。燈下同抄別后詩。兒戲世途歸去好。共和酒國建詩旗。予答之云。離亂親朋多阻隔。逢君客裏喜難期。欣看神采猶當日。漸愧飄零勝舊時。莫問黃梁。皆是夢。且浮白著共論。詩更闌醉頗留餘。茗話重烹雨後旗。



哲臣有姊曰夢棠。吾鄉閨閣中之麟鳳也。聰慧能詩。首倡天足。且著爲詩文。刊以勸世。如頻操井臼。身無主。久立。花陰。動亦難。及月下。嫦娥應笑問。卿何步步倚欄干。俱可哦咏也。又送弟五律一首云。送我黃花瘦。送君白雪飛。老梅千樹冷。孤艇一身歸。骨肉情多梗。風雲願又違。臨歧渾滄惻。清淚滿棠衣。是則其近日所作。工力較前厚到矣。其弟曰叔緯。學詩習畫。俱有可觀。詩如別姊之從茲隔秋水。何日侍詩壇等句。居然圓勁可誦也。

竹枝詞本巴渝間俚歌。唐貞元中。劉夢得守巴土。惡其里歌之褻陋。遂自著十二章教市兒唱之情詞。盡妙。于是藝苑中乃有此體。竹枝之作。其難殆不亞于詩。或且過之。蓋其欲清新。欲雋永。而更欲雅俗共賞也。如世傳之收拾廚房。掛着麻紅裙。脫却步如車。隣東有事隣西去。記得姑姑要杏花。諸什則是其正宗矣。予幼聞人誦田家詞。竹枝二十首。詞率鄙俚不足道。唯予家舊抄本。有兩章云。垂髻弟弟慢前行。路在田邊記不清。東岸桃花西岸柳。亂飛蝴蝶亂啼鶯。屋邊包穀十分收。火炕焦乾滿竹樓。老土財東真享福。熱伏常煮臘豬頭。予絕愛第一章。竊謂此詩前後頗有懸殊。疑非一手之作也。又某學使有五溪竹枝詞一章。亦雋峭可喜。而蠻溪土俗。因之可以想見矣。詞曰。五溪山水清且雅。五溪女子會當家。五溪男兒不識字。火墨壁上畫叉叉。

酉水發源於黔西南。流入湘境。後折而北。東流至沅陵之浦。與沅水合。其流域自保邑而下。凡三百里。險灘怪石。幾佔里之半。其名乃不下數十。而灘之最以險惡稱者。則惟茨鳳茨灘。據鳳灘之上游。相距約八九里。水流極陡。急然不若鳳灘之悠長也。鳳灘凡三壘。每間不逾百丈。立岸觀之。若三鳳之聯翼而翔者。故名之曰鳳灘。灘之左。

倚山枕河。有居人數十家。自成村鎮。鎮西首有伏波祠。祠中題聯頗夥。齊文端公有二絕云。伏波祠廟。鳳灘頭。祠下灘聲三疊流。賸有蒼蠻銅柱在。勒銘不是漢家侯。茨灘灘水。矯游龍一綫銀。濤萬弩衝。最是山僧閒。看客夕陽紅處寺樓鐘。鑄以花楠懸諸廳左。蓋其視學澧州時所著也。銅柱二語亦當時事。蓋州屬之會溪坪有楚王馬希範征蠻時所立之紀助銅柱。公嘗以此爲賦題。場中人率誤之爲伏波舊事。故有勒銘不是漢家侯之語。

易復三詩才極清麗。風韻珊瑚。讀之神往。著有迷心室悔存稿一卷。刊諸都門。寄售處絕少。故頗難購得。予未之獲覽。嘗聞哲臣誦一律云。櫻桃花下叩朱門。小別江南恨莫論。無可奈何空握手。不曾真個也銷魂。春風楊柳千里秋水蘼蕪夢。一痕惆悵畫樓西。畔月更誰同倚到黃昏。剩馥餘膏。溉人不少。

文庭式。醴陵人也。工于倚聲。所作多健邁。不可當豪氣。千斛直流。字裏有詞。鈔一冊行世。予雅愛其浪淘沙一闋云。高唱大江東。驚起魚龍。何人橫槊太匆匆。未鎖二喬銅雀上。那算英雄。杯酒酌長空。我亦飄蓬。被襟聊快大王風。長劍幾時天外倚。直上崆峒。

暇日寡歡。小步市衢。見出售之畫幅兩幀。上有詩云。野水平沙落日遙。半山紅樹影蕭蕭。酒樓人倚孤樽坐。看我騎驢過板橋。尋春獨自到山家。寂寂柴門鳥語譁。流水半灣人不。至辛夷初放。兩三花。頗清逸。可喜。畫亦簡古。惜不着姓氏。惟第一絕曾見之於閱微草堂筆記中。

孫其堂。浙江人。流宦成都。遂家焉。性和易。以風流自喜。故所爲詩。專學香奩。予嘗見其一絕云。別時紅淚點青衫。

第二卷 第三集下 筆記類 乙種詩話

三〇

盼我青雲志。不凡苦說揚州無好夢。至今猶憶語喃喃。蓋贈眷妓四章之一也。前秋相晤長沙。以萍水之逢。締文章之友。賭酒戰詩。極一時之樂。同寓曹振三。亦能事吟咏。猶憶和予送別二絕。有句云。絕妙詞章眼底留。敢因才短。忌楊修。恰好關合語。令人失笑。至今思之。亦一番佳話也。

辛亥光復之前。予在武昌。觀時局日急。遂約同志數人。結摠懷詩社。以文字聯知交。一時社中健者如鯽。而以老友石音爲最。石音蓋予之畏友也。其所作詩。俱入本社詩詞選中。茲不多贅。聊錄一二章于下。塞上曲云。日落平沙塞。艸黃輕騎那。識鐵衣涼盡。擒胡虜。交河北。夜半歸來滿地霜。無題云。碧玉堂西碧艸齊。碧欄杆外月華低。夜憐私語鴛鴦病。鳥憶同心杜宇啼。春暖更教人繾綣。鬢鬆無奈夢痴迷。銀蟾漸轉紗窗曉。惱殺催歡碧樹鷄。雜感云。酒醒月如弓。兵戈離亂中。古人悲異域。吾亦悵飄蓬。徒作廣武嘆。空憐焦尾桐。豐城三尺劍。不復氣如虹。方子雲詩云。小亭四面疊雲根。坐對澆愁酒一樽。西下斜陽東上月。一般花影有寒溫。眼前景寫來入妙。殆白石所謂想高妙者耶。

予少宿舅家於窗紙上。見一詩云。遠山橫黛水橫腰。百尺紅闌柳萬條。中有騎驢人。一個灞陵橋。上雨灑灑。愛而識之。後讀塾廬遺草。乃知爲集中雋作。集凡一卷。詩俱不惡。而五古如劍閣諸篇。尤精警可誦也。

袁吉六聰慧好學。以文名於世。詩則鮮見也。丙午冬。予僑寓長沙。適與之同舍。相聚月餘。嘗出詩稿示予。錄其口占云。扁舟不有脚。九次過洞庭。狂風吹水立。隔斷君山青。西施咏云。纔從女伴浣春紗。忽入姑蘇擁翠華。養女竟

成。亡。國。恨。西。家。悔。不。若。東。家。俱。清。健。不。落。恒。白。五。古。學。昌。黎。亦。極。完。整。

卜。蓍。生。宰。吾。邑。治。尙。嚴。厲。不。得。於。大。吏。以。酷。虐。被。參。去。任。之。日。作。詩。四。章。留。別。士。民。一。時。和。者。不。下。百。餘。人。然。無。一。能。駕。原。作。者。茲。錄。其。原。唱。云。宦。海。浮。沉。二。十。年。今。朝。歸。去。始。翻。然。生。成。傲。骨。難。爲。吏。偷。得。閑。身。便。是。仙。陸。績。舟。輕。裝。有。石。鄭。虔。坐。冷。客。無。甞。飄。茵。墮。溷。尋。常。事。搔。首。何。妨。吏。問。天。一。官。簿。領。在。巖。阿。無。計。逢。時。可。若。何。巧。宦。恥。居。司。馬。後。謗。書。翻。類。樂。羊。多。杯。蛇。弓。影。由。來。幻。市。虎。人。言。白。古。訛。三。三。三。灘。灘。水。惡。只。憑。忠。信。涉。風。波。琴。堂。日。日。理。琴。紛。夢。醒。槐。根。有。所。思。毀。譽。姑。隨。輿。論。定。廉。能。曾。受。大。賢。知。勞。心。苦。志。嗟。何。補。鞅。掌。勾。機。枉。自。持。庭。桂。不。知。人。意。纏。今。年。花。勝。去。年。時。得。失。雞。蟲。未。是。真。者。番。來。去。悟。前。因。也。知。有。淚。揮。耆。老。自。信。無。慚。對。鬼。神。朝。野。政。聲。思。召。杜。豫。章。風。氣。慕。徐。陳。山。川。險。隘。苗。民。悍。撫。緝。還。須。望。後。人。

社。友。石。音。語。予。嘗。見。其。窗。友。扇。頭。一。絕。云。曾。從。海。外。訪。麻。姑。聞。道。君。山。自。古。無。本。是。崑。崙。山。上。石。因。風。吹。落。洞。庭。湖。頗。奇。警。可。喜。惜。不。知。作。者。誰。氏。也。

檢。己。酉。家。書。得。家。君。手。寫。春。柳。詩。二。章。云。春。含。綠。意。柳。先。知。彈。指。纒。成。滿。樹。絲。從。此。天。涯。多。惜。別。有。人。樓。上。正。相。思。謝。娘。才。調。傳。千。古。張。緒。風。流。憶。往。時。回。首。杭。州。飄。泊。日。六。橋。煙。雨。最。淒。其。柔。情。縷。縷。意。搖。搖。舞。遍。山。亭。更。野。橋。攀。折。難。禁。菴。笛。怨。婆。娑。猶。令。老。魂。消。絕。憐。腰。瘦。驚。風。易。翻。爲。春。多。作。態。勞。何。處。新。栽。最。相。憶。武。昌。無。限。短。長。條。仲。兄。子。言。消。夏。七。絕。云。炎。炎。夏。日。苦。驕。陽。喜。得。桐。陰。半。畝。涼。團。扇。緩。搖。閒。散。步。疎。籬。風。過。紫。藤。香。滿。院。蟬。聲。落。照。斜。

繞籬行過比鄰家。門庭清寂無他事。閒看園丁種菜瓜。嗚呼墨譜猶新。而兄之亡有日矣。撫念舊迹。涕淚無已。書竟有殘紙半幅。上繫一絕云。草草家書。信手塗墨痕。濃淡影模糊。不須更問龍鍾態。紙上分明見老夫。亦家君手筆。風木崦景之懼。令人悚然。男兒至此。何以爲情也。

綠釀新開菊正黃。與君薄醉倚秋光。人生無病無愁日。得意花前能幾場。此華亭張女士對酌和外詩也。艷情曠思。讀之妒且羨。秋窗風雨寂。寞無聊時復低吟。亦足以一消硯礪也。

易淑班除夕詩云。欲望兒成欣。改歲却愁姑。老怕添年此。真人間無可奈何語。讀之黯然。

郭筠仙撫粵。以不能籌餉。奉旨開缺。臨行賦留別詩有云。積兩翻成噎。陰刺桐。拂檻影。蕭森粵臺。瀕洞龍。蛇窟。虞宛銷沈草木林。無蹤詭隨。民病亟。是何濡滯。主恩深。誰言肺腑干戈起。慚愧生平取友心。蓋郭之去。左文襄實忤之。故云云。

洪秀全據金陵時。立女館於秦淮間。令人自擇配。設女官媒以司其事。惟月晦許同宿。餘日不得犯。上元吳家楨詩有云。六軍女館重閑防。廿五嬌娃聚一房。輪盼今宵逢月建。滿城飛遍野鴛鴦。即記其事也。

羅子源詩才極清麗。每讀其殘篇。輒有裁花戛玉之想。如碧沙云。碧沙窗外午風涼。小院無人晝漏長。把卷不知春已去。落花紅上讀書床。桃源道中云。度盡山層與水層。桃源回首失崢嶸。天心似愛五溪好。不放青山到武陵。花枝云。花枝月上夜迢迢。門掩銀屏香懶燒。一枕清寒眠不得。可人天氣可憐宵。語言靈妙。想見公子之翩翩。一

才子之名。何嘗誣負哉。

老友藍田。據懷社中舊吟侶也。從軍萬里。不見經年。比知南村有詩話之輯。抄寄數語。慕之以永風流。和予紅粉青衫涕淚新韵云。黃絹千端蠶尾苦。青衫一領酒痕新。冰史一劍龍蛇分。楚漢杯羹父子。况君臣保陽感懷云。燕趙已無豪俠氣。澧沅猶有芷蘭香。三千世界花開遍。九萬前程鳥倦飛。最是江關蕭瑟後。陵夷雅頌待誰陳。詠春草云。花間不老英雄氣。化作流螢尚有光。皆可誦之句也。

韓園秋老漢宮荒。歌伎游歸戀夕陽。塘內蓮花千萬朵。不知誰是美人香。此大滌子自題墨蓮句。風致娟娟。畫亦清癯稱逸品。亦一雙絕之作也。

紀阿男。詩人紫伯之妹。名映淮。著秦淮柳枝詞。有棲雅流水點秋光之句。王阮亭極嘆賞之。秦淮雜詩所云。十里秦淮水蔚藍。板橋斜日柳毵毵。棲雅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者是也。

明初於金陵聚寶石城西關諸處。建輕煙淡粉梅妍柳翠等十四樓。以聚四方賓客。有花月春風十四樓之稱。厲樊榭賣花聲云。花月秣陵秋。十四粧樓蓋是也。而秦伯虞太史題板橋雜記有云。茉莉香中送晚涼。渡頭桃葉趁潮忙。十三樓上春如許。草草山河已夕陽。樊雲門調爽翁卜妾秦淮高陽臺詞亦云。墮策閑坊一株紅。柏遮門十三樓下。秦淮碧側烏絲親訪桃根。俱有十三樓之語。尚不悉所本。

饒漢祥在湖北民政長任時。有獻詩求用者。饒氏答以詩曰。廣廈無萬間。大裘無萬丈。惟有愛士志。方寸自來往。

安得。出。肺。肝。化。作。彌。天。網。鷓。鴒。與。鷓。鴒。鳥。鉅。細。皆。收。養。近。將。掛。冠。去。身。與。心。俱。爽。白。雲。倘。可。悅。與。子。同。游。賞。此。公。狡。獪。正。復。使。人。哭。不。得。亦。笑。不。得。

吳佩湘女士著有遺室吟稿。詩清妙可誦。如春日絕句云。流鶯啼上綠楊枝。人倦紗窗刺繡遲。花壓闌干寒食近。一簾微雨燕歸時。可見一斑也。

戊戌被難六君子。最以名聞者厥爲譚壯飛。生平詩文尤膾炙人口。湖南有郭四者。郭嵩燾之子。以文自矜。日空千古。嘗評定前此文章之士。獨譚瀏陽得六十分。其他如韓柳歸方諸賢。率在四十分以下也。所爲詩有蒼蒼蒼齋樂行世。說者謂其謹嚴豪放才兼杜蘇洵不誣也。

譚復生之次有唐才常。世稱瀏陽二傑。戊戌之變。才常痛極。欲航海復仇不果。唐子漢口之役。事敗頗難。論者痛之。素所爲詩。傳者甚少。僅就見聞所及。一一錄之。片羽吉光亦足以景行一世也。贈友云。沉沉苦海二千載。疊疊疑峯一萬重。舊荷何困。困。蠅。蟲。中。原。無。地。走。蛇。龍。東。山。寥。落。人。間。世。南。海。慈。悲。夜。半。鐘。用。九。冥。心。湘。粵。會。行。看。鐵。軌。踴。長。空。

徐元歎。詩清以悽。一唱三嘆。錢廬山所謂天寶貞元詞客盡。江東留得一徐波者也。有寄楚僧寒碧詩曰。楚鬼微吟。上。峽。諺。中。元。法。食。可。相。招。憑。師。爲。譬。與。亡。恨。雨。打。秋。墳。骨。亦。銷。擔。當。和。尚。明。遺。民。也。王詩畫著有檄菴草。題畫云。僧手披霜色。有無千層林。蘆盡皆枯尙。望人。幹。堅。如。鐵。畫。裏。何。

人識。菴。孤。燈。照。影。不。勝。情。近。水。茅。堂。冷。氣。生。不。待。西。風。搖。落。盡。筆。尖。動。處。有。秋。聲。過。人。窮。察。總。登。臨。應。接。還。須。策。斷。藤。二。味。在。於。無。墨。處。不。須。畫。裏。覓。痴。僧。地。偏。惟。恐。有。人。來。畫。個。茅。堂。戶。不。開。陵。谷。雖。無。前。日。影。老。僧。指。點。舊。時。苦。逸。語。峭。詞。別。饒。感。喟。

熊瑞階先生爲吾邑之碩士詩文俱有精詣而書法尤佳名雄一世惜坎軻終生窮力餬口著述之業未遑留意也身後益寥落闕絕家破遺稿且不可求嘗於哲臣處聞其擬諸將五章雄渾蒼涼允推巨製事冗善忘未獲章表今春又晤哲臣於滬上乃請重誦之轉錄如下龍輿戰績說松山定難燕都入玉關當日輿圖呈益地祇今金僧出民間烽鎗閃爍倭刀紫炮火轟飛海日殷塞外燕支山竟奪遼東婦女已無顏屬國蘇卿舊節標海氛累歲未能消虎賁遺報難追憶雁足帛書久寂寥遼海奇珍捕蚌漢廷服製重金貂豹效靈河嶽百年事莫負馨香荷累朝津門海口日飛烽倉卒遺憂到九重漢治郵傳三輔遠秦關險恃一丸封思歸將士元公憶留守軍輸蕭相俱持重老臣憂國早將兵法寓三農西羌曾築受降城出塞麾旄早建旌宿衛中宮方拜命登壇專闔未休兵強藩尚待調停柔君側何勞積穢清萬乘千騎巡幸地莫將粉飾說承平洞庭秋氣逼人來楚客蘅蕪賦九哀子弟湖湘曾報國風塵瀕洞此登臺好藏碧血收遺骨爲醅青燐一舉杯馬革老臣原素志回天疇是濟時才唱經堂主人云詩至五六始發亮音嘗味斯言殊有至理蓋律詩五六世稱腰聯承上起下爲全詩之大關鍵處譬之人身之有腰也腰健則足健而周身皆健故詩貴結句佳而尤貴腰聯佳木本水源此勢理之自然者也且



以全詩而論。首聯破空而起。頸聯承意而下。末聯結束全篇。作一收煞。其氣皆促。其勢皆專。求所謂慷慨低回。一唱三嘆之致。固非寓之於五六。不可試讀古詩。便會此意。故予以詩至五六始發亮音爲見到之言。而益見詩之五六之可矜可貴也。學者於此。可不精潛以求之哉。

涪翁論詩。謂一句之中。須有鼻孔。方是好詩。推譯此意。即古人所稱。句中有眼也。如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人頰寒橘柚。秋色老梧桐。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綠春須盡日。白髮好禁春。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等句。之生字入字。有字。自字。咽字。冷字。非字。須字。禁字。寒字。老字。是也。又如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漠漠水田雲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之欣欣寂寂蕭蕭滾滾震字驟字漠漠字陰字。即所謂一句之中。句無閒字也。於此而言。詩之好惡。只爭一字二字之間。律之精嚴。亦在一字二字之內。率爾操觚。可乎哉。

絕句詩吃緊。只在第三句承上起下。表意寫情。如全詩之大轉關處。爲律詩之有五。六。即所謂轉語者是也。須如畫家畫龍有點睛飛去之妙。世或分此體爲三。曰上絕。中絕。下絕。謂絕句云者。乃絕律詩之半解而成章也。故又名截。如劉禹錫之阿嬌怨。石頭城。烏衣巷等什。名之曰下絕。李商隱之君問歸期未有期。李建勛之五原春色舊來遲等什。名之曰上絕。而所謂中絕者。則老杜之兩個黃鸝鳴翠柳。其一例也。按此種體制。六朝人已有先例。如吳均之山中雜詩是矣。平平四句最難見佳。倘不善用筆。便成木雕。老鼠後人鮮效法之者。其亦有故與。

周亮工墨竹一幅。曾於友人家見之。勁節疎篠。着葉不多。而尺幅間極蕭疎零亂之致。係詩一絕。亦冲逸雋永。詩曰。穉子求無悶。抽篠斗作難。莫言騰萬尺。節節報平安。又周鏞山水中堂題詩曰。生處牽歸一釣船。不談休咎不書年。將軍陣上千重甲。不敵青簑半領堅。亦饒有幽曠之趣也。

古之言作文者。莫不曰貴養氣。氣猶水也。詞理猶木也。水盛則木浮。氣足則詞充。若氣不切實。而徒恃章句。譬之剪綵爲花。雖工亦厭。下之道索索無味矣。相傳彭士如矜才好詩。嘗以事過黃村。以舊作若干首。調左西堂。西堂翻閱數通。謹於衆中擇二章。加以圈點。彭見之不服。將面折左。左窺其意。徐曰。君詩自佳。不可謂辭之不工。意之不新。音韻之不諧也。所欠一幅真氣耳。氣不足。故意盡而言已盡。言盡而趣亦盡。如觀死人作靚粧。美亦何取。邪。彭大慚沮。然心服先生之言。未敢辨也。揖而退。取舊作徧讀之。苦吟達旦。編韋爲折。不覺喟然曰。左先生豈欺我哉。文固貴養氣。於詩又何莫不然。按此與顧樊桐事如出一轍。樊桐至京師。以詩謁某名公。某止選其絕句一首。全圈之。評曰。一氣餘不加點。顧頗以爲未得當。繼又錄若干首呈之。自謂精之至者。某公又選其一首。全圈之。評曰。一氣如是者。三顧乃悟曰。詩貴一氣。邪。因復取餘作。及平日所最自重者。細諷之。皆駁而不純。滯而不流。字句索索。詞有餘而氣不足者也。乃大駭服。

咏物詩以不粘不脫不離刻畫工而不落色相寄意遠而不失物情爲貴。袁隨園鏡錢諸什。最得此中神髓。近見方龍眠咏錢六律亦甚工妙。雖不敢比駕倉山而感喟遙深。語意警鍊儘多不可磨滅處也。詩云。頒從九府。

說奇珍宛轉流行。似輪圓面。融終帶俗。幾人輸納。竟通神具。將隻眼能窺世。安得探懷解濟貧。却笑有時成棄物。牀頭堆積聽生塵。龜文鵝眼宵來工。鄧氏曾傳蜀地銅。任爾炎涼終眷戀。仗兄酬應便圓通。幾朝文字留當代。一世奔忙在箇中。未必成陽能再雨。年年惆悵望東風。誰言豐齋自爲謀。撲滿猶貽在上憂。萬選竟同才子賦。一文偏斷吏人頭。誰來撒帳非誇富。佩到宜男亦解愁。堪嘆牛郎真落實。至今原騁未能酬。三生誰與締交深。歷數盈虛感不禁。曾印楷模妃子爪。難填溪壑佞臣心。歌傳牛識形能復。質化蝶飛影易沉。輕重無關身外物。百年何事苦相尋。居然能令別離輕。與世紛紛着意爭。公室有時成怨府。貧家無計下愁城。每從聚散人情見。大抵恩仇此處生。落第更增寒士嘆。長安無復買春名。金榆桐竹變無端。投贈誰憐客路難。北里生涯商女樹。唐家恩賚洗兒盤。貧窮眼界却嫌小。富厚形容總帶團。莫怪當年何嶠癖。此君能結世間歡。

詩固貴用書卷。然貴用而不宜死用。貴熟用而不宜生用。貴化用而不宜顯用。子才子水。水中下鹽之喻。雖世多詆笑之者。要爲至理名言。不可偏廢。杜少陵詩中聖人。而其言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破之一字。即運用書卷之妙訣也。聖嘆氏有云。要使古人聽命於我。不可使我受制於古人。亦即斯意。而尤爲明快率爽矣。

詩僧寄禪名滿海內。一雙八指頭。陀語言清妙了無。凡音比見其遺詩一首。爲慕於下。引云。壬子夏五月。訪白道人於烏龍潭上。坐談良久。覺六朝無限興亡事跡。都在石城楊柳莫煙中。塵海變遷。江山如故。白頭老衲重見故人。憶曩昔都如夢痕。欲哭欲笑。云何云何。詩曰。石城殘照裏。楊柳碧餘春。獨放青天鶴。來尋白道人。溪雲涼入。

夢潭水近爲鄰坐覺滄洲晚微風動葛巾。

竇廷字竹坡清宗室中之賢達士也痛朝政不綱憤而嫉俗於浙督學任內娶江山船妓女復上疏自劾部議落職竹坡往來西山以詩酒自娛灑然遺世嘗有微臣好色誠天性祇愛風流不愛官之句其佗際可想其狂放亦復可欽其子伯福亦綽有父風以叔知恥學會事見送於朝貴飭其岳聯元嚴加約束伯福遂嘗爲元陳說時局大勢元隲之拳亂聯元力陳拳不可恃遭戕賊伯福痛其外舅爲己而死也則大慟聯軍入京遂與其弟富壽仰藥偕殉瀕死有詩曰袞袞諸王膽氣粗竟輕一擲喪鴻圖請看國破家亡後到底書生是丈夫薰蕕相雜恨東林黨禍牽連陸沉今日海枯見白石兩年重謗不傷心視死如歸躊躇滿志誠一時之哲士也

袁爽秋桐廬人文學治行一時無兩庚子之役以抗疏劾端剛被戮聞者惜之張香濤爲詩弔之情文并茂詩曰七國聯兵竟甲剛知君却敵補青天千秋人痛屍家令會爲君王策萬全民言吳守治無雙士道文翁教此邦黔首青衿各私祭年年萬淚咽中江西江魔派不堪吟北宋新奇是雅音雙井半山君一手傷哉斜日廣陵琴七絕最爲工神機湊合乎天籟方擅勝場唐人中工此者如劉禹錫王昌齡杜牧輩已不數觀自唐以後遂無人能工者湘綺樓詩集不存七絕介白堂詩亦然蓋深知其難矣

古人常專工律絕不作古體者殆以古體不易作故也然古體詩亦不可不學古詩源流甚雜惟唐人則無體不備近人所習僅就選本順口者摩仿之散整兼行着一二拗句即自號爲古格然如廬全之月蝕詩任華之寄

李白沈佺期之李供奉彈箏篋歌霹靂引格調奇異各不相類李杜韓白諸家其古詩體裁亦極變化須於平日諷誦時玩其神理審其音節必有途轍可循王漁洋論詩於丹青引石鼓歌諸類繩以一定平仄而李白之夢游天姥詩不能得其節奏遂目爲英雄欺人未免淺陋可笑豈韓昌黎之董生行元微之古別離皆欺人語邪此事至難解人良不易近人惟王湘綺陳散原古體詩爲不俗若陳石遺易實甫亦以長篇自鳴於世非啞鐘則蓮花落耳。

金冬心先生書法畫筆皆自成一派視世之調鉛殺粉貌擬形摹者何殊天壤往見其所作人物冊子極古健樸茂之致題詩數章亦饒野逸雋味如團扇生衣捐已無掩書不讀閉精廬故人比似庭前樹一日秋風一日疎白雲忽自肩際出黃葉亂飛衣上來空亭久立非無故攔路溪風不放回野梅瘦得意欲無多謝山僧分一株此刻閉門忙不了酸香嚙罷數花鬚其他斷章咸多高曠之趣明窗絮几間閒一玩諷之大可撲却俗塵三斗也。

聖嘆批書獨具隻眼辨才妖筆照徹古今幾於負販之流咸知名姓亦可謂評論家之雄長矣特所選之唐才子詩則未免非大雅之道而取材說義猶有奇僻章強附會穿鑿之弊是則文人好奇之過非獨聖嘆氏然也而以評小說之眼光評詩實其致病之要點但俊眼靈思於詩道特有發明處亦不少學者於此當深思嚴辨之究不可一概抹殺也。

語有云文人少達而多窮又曰詩以窮愁而後工是窮之一字誠鼓鑄詩文之良陶冶也然昌黎草送窮之文元

亮有駟。饑之嘆。詩文雖佳。又何補於窮苦哉。味髻公饑來据案坐。一字不堪煮之言。能無感喟。其亦曰。達人知命。聊以解嘲耳。偶得丹徒嚴吉人送窮四律。翻諷一過。覺滑稽之中。彌饒沉痛。錄兩章云。記經離亂識君纔。小別無多去。復來助我耽吟堪。寡欲饒卿磨礪出。英才貧非病也。賢何諱富可求乎。聖亦哈落落天涯數。知己昌黎招悵子雲猜。舉世爭馳勢利場。惟君古誼最悠揚。每逢佳士勞青眼。但值凶年更熱腸。戀舊喜能甘我恠。謀新都爲苦人忙。臨歧相執重相約。富貴他年莫便忘。

律詩中兩聯最忌板滯。而不善着筆及氣力孱弱者。皆易染此病。欲補救之。縱對法可式也。縱對亦云。流水對如遙聞畫閣秦箏逸。知是鄰家趙女彈。忽逢青鳥使。邀入赤松家之類是也。律中得此。增長神韻。格力不少。

阮尙賢字鼎南。越南遺民也。所著桑海淚談。一字一淚。不忍卒讀。是我國人所亟宜人手一編者也。嘗見其感成一律云。使節當年銜玉音。關河雙鬢雪華侵。豈知秦檜和金計。難遂包胥復楚心。石馬園陵秋草冷。銅仙宮闕夕陽沈。劍南家祭知何日。漢臘低徊愴不禁。

偶於莫愁湖得息園居士詩云。霜冷荷枯葉。湖天一色秋。日高晨落漲。風正夜回舟。茗話參禪榻。棋聲隱畫樓。莫愁美才貌。福慧幾生修。又高占元有句云。竹矮疑爲山。種穀荷圓認是水。生錢亦寫景有致。

晝公曰。人云。詩不要苦思。苦思則喪自然之質。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成篇之後。觀其氣貌。有似等閑。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此語最好學者所當服膺。又盧延遜云。莫話詩中事。詩中

難更無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鬚。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爲着者之乎。裴說云。苦吟僧入定。又云。難得始爲詩。皆能言詩中艱苦。爲初學者之油腔滑調。痛下針砭也。而襪襪子替焉。不察以老嫗能解爲可。式不知不經艱苦而遂爲平淡。又安能免得肥妻子之譏乎。

近之名士。恠誕不經。尤好以才自放。隨意謳吟。蓋以爲有才如我者。何出不佳。奚事咕嚕。如老學究。不知學問之道。浩如煙海。溝渠自畫。得不詒笑大方哉。往聞詰臣誦某公詩云。狗脚紛紛自稱政。羊頭袞袞盡封侯。嗚乎。是誠何語哉。爲詩如杜拾遺。而尤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之言。餘子驚鷺得非慎乎。用知真名士。乃無假文章也。

詩識之說。由來久矣。如駱賓王之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劉希夷之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崔曙之曙後一星孤。趙嘏之水邊歸去一閒人。等記不勝書。雖事涉迷信。然言爲心聲。亦未嘗絕無機兆也。特世人茫茫不能預察耳。仲兄子在揚軍時。因勞成疾。嘗以一詩寄示云。人生生死本尋常。海上難覓百歲方。一縷幽魂歸黑塞。十年春夢醒黃梁。寒鴉陣陣啼落月。荒塚纍纍對夕陽。寄語吾家諸弟妹。莫將消息問同行。語慘音悽。當時特以爲一時哀音之極耳。而不卜次年夏。竟爾辭世。其天亡之兆。固已早見於半年以前矣。稽未能知。呼負靡極。

詩以不用事爲第一。用事次之。但亦必運使靈活。不拘不澀。方爲可取。所謂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旣失高。則宜加事義也。而今士往往好使詩書拘攣。補衲有意裝琢。行同書抄。而自矜淹雅。以爲韓碑杜律。無一字無來歷也。

不知顏任有拘庸之疵。劉楊多艱深之譏。詩寫性情亦何事。此徒召子雲淺陋之誚。豈非風騷之旁門哉。前有此條。茲更申之。

羅子源江行詩云。十里長堤落照明。西風嫋嫋布颿輕。龍湯西去垂楊柳。一路吟蟬不斷聲。鄙見論詩嘗謂豪放甚易。秀邁爲難。豪放或可摹擬爲之。姿肆凌亂無甚神理。久乃墮入惡派。全與詩道相背。不足取也。秀邁二字原於胸襟不俗。下筆輒有超脫出塵之概。蒼松拔石長劍倚天。殆其似之。七律固以氣魄爲主。然鍊字鍊句之功亦不可少。一字不愜一句不稱。則足爲全篇累。此體自以少陵爲正宗。學者熟讀深思之。自必有進境。

凡作七言絕。七言律。詩造句平仄。須協近人。往往有一三五不論之拗句。誤也。凡七言詩句。第三字若用仄聲。則第五字必用平聲。蓋拗句亦有定格。第一字固平仄不拘。而第三用仄。第五用平。或第五用仄。則第三應用平。此爲正法。但此就七言律絕言之也。其他七古拗句。則平仄下亦有作平仄平。或平平平。平者但無平仄平仄平。仄平之句法。

曩與友人論詩。友云。作詩造句貴曲則意多。耐人尋味。如有馬在江邊飲水。直言之無足異也。須說水流入馬之口。方有意致。余頗然其說。後讀蘇東坡詠韓幹畫馬七古詩。中有句云。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乃知友說從此出。而蘇詩造句之妙。不惟活畫出飲水之馬。而且飲且行之狀。如臨紙上。微流赴吻。若有聲。七字真



令人叫絕此亦後學所宜法式者也。

五律鍊字有虛有實最宜着重所謂詩眼是也。唐人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如不用蒸撼二字而用浮湧等字則死句也。鍊字貴新警若但求避俗而於神理毫不相關亦不足重。

凡善作詩未有不善作文者。特其文不著耳。經史子集未能貫通必不可少可傳之作。蓋學識不博雅則下筆虛杓無物矣。韓昌黎蘇東坡兼工詩文人盡知也。杜詩無一字無來歷非博極羣書鳥足語此。讀公孫大娘劍器行所爲。絃文致逸宕爲韓蘇集中所無。下至陸放翁輩詩格僅成宋人一派。而其所作古文實清曠拔去後人。但言作詩而於讀書作文不知用心失之遠矣。村按此條可爲論詩專重性靈者借鏡。

義山無題韓偓香奩其用意深婉蓋別有所托非咏閨事也。後人不明此旨幾欲將身化爲婦女淫詞。褻媒至不堪。寓目王次回疑雨集詩格既不高而淫氣滿紙直是揣摩秘戲圖耳。艷體詩非不可作然必取法乎上勿染近人惡習爲妙。村按無題香奩之分其說詳於兩般秋雨窠隨筆中。體制不同似選詞亦自各異也。次回詩雖不能如杜老所謂不廢江河萬古流然靈思綺筆亦足自成一家。就中固有過甚之處要未可以一惡而掩百臧也。不過後人學之要有分寸耳。若一概抹煞則哀簡齋辨之於前更毋庸南邨之冗於後矣。

近時名輩講求作詩者多學宋人黃山谷梅宛陵一派力矯平弱浮淺之習可謂知所務矣。惟學識不富才力不敵多有寒儉枯澀之病。惟義寧陳伯嚴所著散原精舍詩傀麗奇特足以自成一家。閱之可以知諸家造詣之深。

淺。

散原各體詩其勝人處在有輪囷鬱勃之氣行乎其間非筋緩脈弱者所能學步然其造句鍊字之法亦異常新警多爲前人所未道過散原前外有富順劉光第介白堂詩亦爲一時傑作散原以古奧雄奇勝介白堂則以清新俊逸勝也。

由來勝語半屬天成意境雙臻妙手獨絕後世之士未可貌奪李學士擱筆黃鶴樓自是千古俊傑二三才士不讓當仁思出偏師以舉赤幟藉有妙句要無逮焉荆公之青山捫蝨坐黃鳥挾書眠山谷之馬嚼枯筴喧午夢以驚風雨浪翻江徒貽疵累無補精神即子瞻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亦難奪席况夫嗣此而下者哉

家君曰謫僊襄陽曲歐公亟賞其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謂非他人所能道予謂遙看溪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濃酷數聯又豈第二人筆下所能有

岑嘉州走馬川疊均歌行每三句一轉論者謂本秦人嶧山等碑體予觀毛詩檜風素冠之什凡三章章各三句俱疊均尙在秦碑之前

頃見六一頭陀錄寄禪遺詩一章云一磬墮暝翠高樓倚月明天空憐雁渡山靜覺寒生雲氣迷鐘阜秋潮撼石城時聞清梵發還似讀書聲蓋莫登掃葉樓所作鍾鍊至此豈近今名士所能躋望者哉  
禽言亦詩中之一體寄園記所記搜錄極多皆作諷刺語尤西堂亦有此體家君子嘗以幼時所見黃佩蘭禽言

四章錄示云。交交桑扈。交交桑扈。桑滿墻陰。三月暮。去年蠶時處。深閨今年蠶時。涉遠路。道旁忽聞剪刀聲。令我躊躇。不忍去。交交桑扈。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儂家舊在江南住。離家一程遠。一程飲食不同。言語異。風塵淪落。年復年。回首江南家。何處不如歸去。泥滑滑。泥滑滑。大姑三月採新筍。小姑三月採細茶。行過南山。又北山。微雨沾衣塵。漬機蓮。鈎小穩些。踏泥滑滑。酒醉痴。酒醉痴。清明節到鳥先知。王孫携得佳人未。拾翠踏青正。此時登舊隴。賦新詩。酒醉痴。流麗清圓。詞新句雅。洵佳構也。後二首體制稍異。或云姚瀛仙作。

臨漢隱居詩話云。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甫哀之曰。三軍晦光。烈士痛稠疊。前人記杜甫句爲詩史。蓋謂是也。非但敘塵迹。撫故實而已。或又謂錦城歌管日紛紛。一絕爲杜稱詩史之張本。愚意史之意義。要不當專指諷刺褒貶。凡足以備一代故實。抉擇嚴謹者。皆史也。說文曰。史記事者也。若僅就一句二句一首二首以爲言。則垂老無家。石壕潼關。兵車哀江頭等作。將無皆徒撫塵實之詞哉。大抵少陵生平係心家國。遇世滄桑。所發多感時紀事之言。用有一代詩史之目。亦如和曼氏之稱詩史耳。儒生穿鑿。亦何足據。

歐陽永叔作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余曰。豈獨文徵詩亦然。

家君嘗云。眼前景意中事。口頭語。見得到。寫得出。便是好詩。然而談何容易。

詩用書史。最忌晦混。以詞掩意。雖當何佳。僻典冷事。亦爲魔道。狐穴之譏。可不慎乎。老杜自謂讀破萬卷。下筆有。

神。而。其。用。事。實。佳。妙。可。式。也。如。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第。類。數。不。勝。數。也。

后山云。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余嘗思其不文之故。迄不得解。想與子瞻不好史記。永叔不愛杜詩。同一疑案矣。然後者或人情前者則奇論也。

女子裝束前代最重弓鞋。而以大作小。遂有種種醜態。呂曜如有七律一章。形容盡致。詩云。凌波豈獨說生蓮。粉底彎彎劇可憐。且喜後塵多得地。只愁前路已升天。花陰立處痕長在。苔院行來印亦偏。一步一回頻納履。囑卿切莫進瓜田。又誦其同鄉某先生席上詠醋一聯。曰。秀才氣味三分近。閨閣風情一半移。亦可謂巧思俏語。每讀一過。輒爲失笑。

家君曰。白髮三千丈。緣愁若個長。謫仙才語妙。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王荆公增爲澡成白髮三千丈。直是不可解矣。眉痕祇覺瘦來濃。指爪都從病後長。孫淵如贈內詩。可謂哀艷。疑夢集傲之云。情飛眼角雙。眶綠病染額。心一點黃。對句尙可。出句堪設想。邪惜其不讀李夫人傳耳。

宋庸字幸愚。保邑故家子。工書畫。能詩。曉歧黃。淪落不偶。挈家售藝於常。不知所終。作詩規摹老杜。茲錄其書懷五律一首。戎馬關山道。獨從異國回。邊城寒角動。海月夜潮來。空有憐民意。誰爲濟世才。臨風撫短鬢。潦倒且銜盃。

後山云。魯直乞貓詩云。秋來鼠輩欺。貓死竄。登盤攪。夜眠開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啣蟬。雖滑而可喜。千載而下讀者。如新。因憶菰蔞對酒示友詩曰。只顧傾盃莫論錢。寒宵好借酒催眠。千金難買長生藥。何必長生便是仙。詎非同此理趣。

與郎酣寢。渾忘曉雞亦流連。不肯啼歡娛之言。可謂工已。最是五更留不得。向人枕畔着衣裳。韓家自在窗中句也。同一兒女語。讀之令人欲喚奈何。蓋愁苦之音之感人。易深耳。善乎太史公之言曰。離騷蓋自怨生也。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千古勝語。妙在意與物會。籟由天成。如春陽散和不見斧鑿。後人以艱深求之。轉入魔道矣。陶彭澤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同一理味。坡老示明上人頌曰。衡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知此論也可以言詩。

世傳浣花翁子章。鬻髓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之詩。可禦瘡鬼。予味其剛厲雄莽之氣。誠哉匪誣。顧施肩吾之小鬼國家亦足令山魃却步。又何言哉。

往聞吾友石音誦人扇面之詩。一時譏索不知出所。曾并誌之。頃夜清寒。孤燈破夢。坐翻鑿誠錄。乃識爲程賀句。賀因此得名。時人呼爲程君山。詩與所聞略異。或傳寫之失。與回更錄之曾遊方外。訪麻姑說道。君山此本無云。是崑崙山上石海風吹落洞庭湖。

西民以舒河槎先生笈雲樓詩鈔一卷寄視。乃舒氏家藏本。欲付剞劂而未遑者也。首弁吳樹梅一序。乃督學次。

辰時所撰雅崇特。有作者山川所歷。例付誦吟。慨嘆之懷。時煩墨素。其中長句。尤運神工。接武盛唐。流刑三楚。當推大雅。自是公言等語。價值殆可想見。予披誦一過。覺五字校勝。長句亦多瑰麗雄偉之作也。

家君曰。左氏文好談鬼神。伯有楚靈着墨無多。神情活現。讀之使人懷慄。欲怖漢代樂府。如唐山夫人某。謂寫得精靈恍惚雅有盲老公筆意。

屈子天問篇末彭蠡斟雉帝何饗以下凡十三句。便是漢魏以後七古誦行之先聲。

家君曰。讀古人詩各有與寄。即各有感觸。人間王孝伯十九首中。以何等句最佳。王以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應之子。每讀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二語。爲之愴恨。蓋由關塞飄零。飽諳斯味也。

詩言志。車馬輕裘。敵之無憾。仲氏志也。太白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是追進一層法。又回頭語。小姑莫嫁。似兄夫語意。亦從孔雀東南去。中化出退士。譬其輕薄矣。

梅都官曰。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平淡云者。歷徹甘苦。落盡芬華。沖然返於天人混洽之境也。老杜以超詣許陶謝。二公胸懷之高妙。要亦不可及耳。余嘗見近世之士。多撫拙易鄙俗之詞。體同俳唱。平淡自許。性情妄矜。知者見之。不將冠隊纓絕乎。

作詩造意。遺辭是一事。押均亦是一事。嘗見多少好句。以用均未工。都成瓦礫。良可愴也。然均之工。非徒關於穩不穩也。凡啞響巧拙曲直深淺輕重生熟。皆自有故。不可不知也。

第二卷 第三集下 筆記類 乙種詩話

五〇

家君曰揚子幼種豆詩不過比興語喻仕宦之不達耳張晏臣瓚舊註必爲南山君象燕穢不治言姦邪滿朝也語意曖昧葉氏駁之最允元微之連昌宮詞祿山宮中養作兒等句直是破口謾罵不遭文致亦云幸矣才子之稱豈不大異。

家君曰屈平九章前五後三皆從身世着筆第六章間以橘頌文心狡獪使人不測老杜同谷七歌弟妹之下插入四山多風南有龍二首末復收到本身上章法全祖靈均。

五溪多三王廟神爲兄弟三人相傳皆南宋名將平苗有功旌麾所蒞箬洞懾服爲權臣所忌貽鳩而卒英靈不沒往往爲祟後經勅封三天王永享血食患乃得寢故俗亦呼之爲天王廟又以生職稱之爲三侯廟羅子源有三侯廟詩云萬縷蠻煙一戰收百年廟貌大江頭弟兄難得皆名將士女都來拜故侯灘水走雷龍欲起山峯立劍樹常秋遷陵聞說英靈在鐵馬金戈夜夜游又出塞曲云萬里秦城外平沙接大荒天寒征旆白日落陣雲黃流令風雷動軍聲鼓角忙前山烽火起上馬正擒王入塞曲云百戰將軍捷長歌壯士歸明駝馳露布番使擁旌旗沙門千鵬下秋高萬馬肥檣槍一掃蕩鼓吹脫戎衣清健雄渾俱可傳作。

嘗於金陵掃葉樓見一絕云濕雲如墨擁層楹古寺秋陰佛殿寒競說六朝山色好有誰來向雨中看喜其新妙惜乎姓字忘却矣。

話載石曼卿一日至李駙馬家見楊大年寫折戟沉沙鐵未消一絕後書義山二字曼卿笑云崑裏沒這

般文章。塗去義山字。書其旁曰。牧之蓋兩家集中皆載此詩也。詩甚佳。但頗費解說。吾嘗思之。亦不悉其費解說之故。

張東墅鎮寧道中一絕云。腰刀首帕半身衣。躡足登山似鳥飛。赤米白蝦滿籠負。夕陽人影趁墟歸。於邊邑風俗惟妙惟肖。

### 綺霞軒詩話

秋夢 原第一二三集

詠物詩之有寄託者如吾鄉商麓原先生詠秋燕云。遨遊京國計全非。王謝堂前故侶稀。絮語梁間猶刺刺。離情江上轉依依。小樓欲雨尋春過。深巷無人帶月飛。雲水高重須道遠。長安雖好不如歸。鳥衣門巷是家鄉。衰草離離塞路荒。不盡春江思。舊雨那堪秋水傍。斜陽關心簾箔身。如寄瞥目鶯花夢。易涼自顧紅襟毛羽。敝問儂底事。一身忙。曾記斜飛萬綠新。無端棖觸也傷春。歸來村路迷黃葉。夢入江洲冷白蘋。搖落情深緣作客。炎涼閱盡奈依人。海梁玳瑁雙棲穩。不向繁華踏軟塵。客中况味慨乎言之。先生名書濬。爲櫺湖十子之一。其詩可傳者甚多。惜余不復記憶耳。

龍翰臣先生詠春柳三律云。昨夜東風展翠條。江南江北路迢迢。會憐瘦影披寒渚。又寫濃痕上板橋。齊殿風流猶在眼。楚宮婀娜半垂腰。誰知鏡日濃煙裏。一例春愁鎖未消。綠水紅橋舊夢非。柔絲宛地忽依依。年光惜別歌金縷。眉黛嬌春試舞衣。殘月曉風人已去。碧波新草燕初飛。陌頭不是鶯花好。綰住長條未得歸。清明村店酒旗



斜。漠。漠。青。隄。間。白。沙。隔。岸。馬。嘶。遠。道。臨。風。鶯。語。喚。誰。家。戍。樓。望。斷。芳。菲。節。江。水。生。憎。汎。白。花。惆。悵。渭。城。攀。折。處。離。愁。應。比。去。時。加。數。詩。神。味。風。韻。不。減。漁。洋。特。春。蘭。秋。菊。各。殊。其。致。耳。

詩。詞。有。用。俗。字。而。愈。傳。神。者。稼。軒。詞。中。往。往。見。之。倚。晴。樓。詩。餘。中。亦。有。蝶。戀。花。一。闋。云。客。衣。單。人。影。悄。越。是。天。涯。越。是。秋。來。早。雨。雨。風。風。增。悵。惱。越。是。黃。昏。越。是。蟲。聲。鬧。別。情。濃。歸。夢。渺。越。是。思。家。越。是。鄉。書。少。一。幅。疎。簾。寒。料。峭。越。是。銷。魂。越。是。燈。殘。了。一。闋。之。中。越。是。二。字。凡。八。見。而。愈。用。愈。靈。活。愈。疊。愈。悲。感。以。視。浪。用。俗。字。而。不。知。揀。擇。者。真。所。謂。毫。釐。千。里。矣。

嘗。見。餘。墨。偶。談。中。咏。詩。魂。一。律。云。一。縷。鑪。煙。尙。未。消。酒。痕。燈。影。夜。迢。迢。輕。盈。每。向。花。前。斷。縹。渺。還。從。月。下。招。或。共。離。懷。吟。碧。草。偶。隨。清。夢。度。紅。橋。梅。花。咏。罷。香。侵。骨。細。管。銀。箋。淡。淡。描。描。寫。魂。字。運。思。入。微。余。仿。其。意。作。花。魂。一。律。云。一。縷。飄。零。繞。錦。幃。漫。尋。柳。色。鬪。芳。菲。黯。然。銷。處。愁。蜂。採。偶。爾。離。時。化。蝶。飛。驚。向。風。前。容。易。斷。招。從。雨。後。總。難。歸。瓣。香。蕪。盡。何。曾。返。玉。砌。雕。闌。又。夕。暉。噫。千。古。名。花。飄。零。黃。土。香。魂。渺。渺。恨。也。何。如。難。尋。返。魂。之。香。聊。譜。招。魂。之。曲。花。神。有。知。當。亦。黯。然。魂。銷。矣。

作。詩。限。韻。余。雅。不。喜。因。有。時。韻。與。題。相。鑿。柄。頗。難。牽。合。也。猶。記。隨。園。詩。話。中。有。咏。蝶。二。句。云。有。時。飛。到。江。邊。去。跟。過。賣。花。人。上。船。真。匪。夷。所。思。一。日。余。與。內。弟。張。筠。士。談。及。頗。欲。效。顰。因。擬。二。題。共。咏。咏。魚。押。山。字。咏。雞。押。波。字。余。詩。先。成。咏。魚。云。濠。梁。流。水。碧。潺。潺。戲。藻。噓。萍。意。自。閒。避。世。早。知。高。處。險。幽。人。何。苦。尙。漁。山。咏。鷄。云。棲。埗。莫。問。夜。如。

何壯士軍中尙枕戈茅店一聲天未曙浮雲如水月如波錄或覆視一周而筠士之詩亦成矣咏魚云圍圍洋洋豈等閒揚鬢常在碧波間幾時乘浪來東海也觀蓬瀛第一山咏雞云毛羽雖豐飛不起雞冠鉤距待如何臨流羨煞雙雙鳴日日溪頭浴晚波東施之謂自知不免然見獵心喜文人結習終難懺除耳

西青散記中亦有善用疊字填詞者錄其鳳凰臺上憶吹簫一闋云寸寸微雲絲絲殘照有無明滅難消正斷魂魂斷閃閃搖搖望望山山水水人去去隱隱迢迢從今後酸酸楚楚只似今宵問天不應看小小雙卿嬌嬌無聊更見誰誰見誰痛花嬌誰望歡歡喜喜偷素粉寫寫描描誰還管生生世世夜夜朝朝連用四十餘疊字脫口如生靈心慧舌不讓易安專美於前矣

萍鄉文芸閣閣主之妹晚芳女士頗嫻吟詠于歸數年而卒其遺稿多散佚無存曾記有詠針一律云白戰爭教寸鐵持紅鑪鍛鍊想難施夜工欲學靈芸法天巧宜傳織女絲繡作文鴛留妙訣歷將金線度幽思閨中日常偕伴不惜三餘當讀時又登越王臺云朝漢高臺尙宛然憑欄遙望思綿綿雄圖海嶠三千里大長蠻夷四九年纔見重岡罷歌舞俄聞橫海下樓船呼變道上遊人集霸氣蒼茫用木棉一則才思沉雄一則刻劃精細各臻其妙

丹徒李吟白先生長於七絕茲於江鄉漁話中錄其題桃花扇院本三首云艷絕清溪水一鈎媚香樓勝顧眉樓諸君也自耽聲色爭怪言家不解愁玉樹歌殘璧月涼碧山依舊送降王南朝亡國都風雅詩酒乾坤翰墨場一

夕金城鐵鎖開。過江青蓋總堪哀。桃花扇子梅花塚。都自情天血性來。又與人話南朝舊事云。清談名輩繫興亡。襟帶逍遙似老莊。何物能支江左局。唾壺塵尾紫羅囊。山賊縱橫啓徑行。蔚宗末路誤彭城。才人作計都如此。不爲披猖損盛名。詠昭君云。馬上紅顏塞上霜。關氏位號抵昭陽。蛾眉也有虬髯志。笑抱琵琶別漢皇。慷慨之中雜以議論。可與論古。可與言詩。

以韻語發揮種族思想。除岳武穆滿江紅一闕外。陳白沙厓山題壁一詩。久已膾炙人口。近讀張蒼水集。見有戊戌冬懷八律。其於種族之辨。亦凜若秋霜。特當時民權之說未明。不免迷於君臣之義。茲錄其一律云。九邊鎖鑰斷胡烽。醜纒先朝費歲供。猾夏已無秦塞險。防秋豈復漢家封。黃河凍解應回馬。碧海波揚欲起龍。寄語金微多舊戍。草枯蓬折爲誰從。又和定西侯張侯服留題金山六首之一云。飛椎十載誤逋臣。蹀血憑誰破女真。霸就鴟夷原去。越兵連牛女。正當閩投鞭。不覺江流隘。傳檄兼聞鏡。吹新正爲君。恩留一劍。莫教龍氣渡。延津愛國之情溢於言表。數百年後讀之。猶有生氣。先生又有句云。獨笑中華皆婦孺。幾回膜拜捧胡雛。不知清德宗及宣統帝登極時。舉朝大臣亦有曾讀此詩者否。

皖江呂惠如女士工詩。數年前於友人處得閱其詩稿。近多遺忘。曾記其秋日雜書五古二首云。斜陽下疏柳。秋蟬如一鳴。落葉黏成衣。似訴飄搖情。我生亦蕭瑟。歲月忽相驚。感此摧中懷。愴焉將淚傾。炊煙不在樹。化作秋雲碧。西風引微涼。吹此憑樓客。遙山招欲來。爲有疎林隔。相對寂無言。夕陽紅脈脈。又詠霜一律云。乍疑疎雪落林

間細看空濛薄玉顏。昨夜微黃上新橘。曉來一白接秋山。鐘飄殘月初沉水。雁逐征人正度關。指點板橋朝日出。馬蹄猶可認連環。稿中佳句極多。不能盡憶。然丰神秀韻。亦可窺見一斑矣。女士有妹名碧城。亦工詩詞。於女學界最知名。其詩雖嘗寓目。然多不能記憶。猶記其清平樂二闋云。晚煙新斂。紅冷芙蓉院。銀漢迢迢更漏淺。風動雲華微捲。水邊處處珠簾。月明時按管絃。不是一聲孤雁。秋聲那到人間。大千世界。總是銷魂地。粉怨香愁無限。意吹得滿腔紅淚。臨風猶弄娉嬈。回看能不關情。願誦楞嚴一卷懺渠。藩溷飄零。前一闋未標題。後一闋則詠落花也。

能言人所欲言而不能言之意。其詩必佳。吳穀人先生詩云。愁集燈前。如有約。詩成枕上半無題。二語確爲人所欲言而不能言者。

閨閣詩之有鬚眉氣者。殊不多觀。梅神吟館詩草中有放言四絕云。天涯擾擾盡風塵。欲報君恩愧此身。若使朝廷用巾幗。高涼應有洗夫人。恨不沙場萬里行。豈辭馬上請長纓。笑他碌碌稱男子。投筆何嘗爲聖明。對酒當歌感慨生。唾壺擊缺氣難平。卞和空抱瑤華泣。未遇良工豈得名。人呼靈運爲山賊。衆指曾參妄殺人。今古謗言同一例。汨羅不獨有靈均。音節悲壯。氣概雄豪。使怯弱男兒讀之。定當愧死。

昌黎作詩好用僻韻。然則古詩爲然。近體亦殊罕見。茲於西青散記中得登諸天閣一律云。到處貪奇不礙廉。半生傲骨向松謙。花蒸野粟香於米。雪煮山蔬味勝鹽。疲馬卸肩原未息。晚鶯饒舌有誰箝。掃雲願閉諸天閣。清磬

聲中檢藏籤履險如夷是能善用偏師者

袁簡齋論詩云。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旨哉斯言。洵足爲千古騷人之代表矣。試觀三百篇中呼彼蒼呼父母者數見不鮮。屈原作離騷史遷亦爲之解曰。人當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疾痛慘沮未嘗不呼父母。然則古今詩文可以傳世而行遠者何一非本赤子之心而發見者乎。至太白小時不識月呼爲白玉盤及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諸詩尤爲天真爛漫流露自然可見。古人詩以道性情之說不我欺矣。吾鄉汪任之先生亦有五古一首云。兒時視青天謂僅高於屋。竟欲借梯登星辰。盈一掬長成始自笑。神志太超忽忽念餘年且插塵中足。青天不可上。兒時不可復。翹首望穹窿。青蒼還鬱鬱。讀此詩覺萬千悲感萃於一身。轉恨兒時光陰去之太驟。吾鄉馬君武先生舊有句云。甘以清流蒙黨禍。恥於亡國作文豪。人因呼之爲亡國文豪。嗚呼。會幾何時。亡國文豪竟一變爲興國志士。誠非當時所及料。然今日權奸當國。民生塗炭。共和政治漸就澌滅。文豪在今日。誠負有指導國民之責者。

庚子暮春。余與諸同志結海棠社於羊城。拈題分詠。得玉人詞數十首。其可誦者如怡情詩曰。燈光如水浸。簾青花外琴聲響。又停月正明。時人半醉倚屏開。其玉人聽醉血詩曰。東風吹雨細如埃。點點苔痕綠。上階瞥見隔簾花。影亂鸚哥低報玉人回。皆幽豔之作也。

汪精衛先生民黨中之優秀者也。以謀刺前清攝政王繫獄。曾有獄中感懷四律云。西風庭院夜陰沉。徹耳秋聲

感不禁。伏櫪驕千里。志經霜。喬木百年心。南冠未改支離態。畫角中多激楚音。幸有青燐慰岑寂。殘宵猶自伴孤吟。煤山雲樹總凄然。荆棘銅駝屢變遷。行去已無乾淨土。憂來徒有奈何天。瞻鳥不盡林宗恨。賦鵬應傷賈傅年。一死襟期殊未了。此頭須向國門懸。落葉空庭萬籟微。故人夢裏兩依依。風蕭易水今猶昔。魂度楓林是也非。入地相逢應不愧。劈山無路欲何歸。記從痛灑新亭淚。忍使啼痕又滿衣。憂來疾病亦緜緜。一讀黃書一泫然。瓜蔓已都無可摘。豆箕何可更相煎。笳中霜月淒無色。畫裏江城黯自憐。莫向金臺回首望。荆榛落日帶寒煙。數詩以悽婉之詞。寫悲慨之意。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深得詩人溫柔敦厚之旨。

古今悼亡之作。當以元微之遣悲懷三首爲最。以其真情流露。不假修飾也。曩讀漢南春柳詞鈔。亦見有悼亡二十餘闕。茲選錄四闕於後。浣溪紗云。八九年前憶畫眉。玉堂花底面如脂。南來塵土鎖燕支。但道眼前終有恨。若論身後總難追。天生薄命可憐伊。心怯空房不忍歸。夜涼禁得舊羅衣。銀缸無語麝蘭微。畫裏傳神都髣髴。夢中握手也。秋。戲鏡臺猶在。玉容非。菩薩蠻云。綠窗月下鶯聲軟。羅幃斜掩。春人倦。角枕繡鴛鴦。渠儂同一雙。而今春夢醒。雲去無留影。昨夜五更寒。覺來衾枕寬。憶羅月云。夜涼無寐往事從。頭憶夢裏相逢。難盡意。何況夢兒不至。清晨獨上芳階。無人料理。妝臺惟有遠山眉。黛隔窗猶自飛來。詞旨淒涼。令人不忍卒讀。

余鄉龍翰臣方伯。工詩古文詞。著有經德堂詩文集若干卷。漢南春柳詞鈔一卷。皆入古人堂奧。其繼室何蓮因夫人亦工詩詞。方伯終於江西任所。夫人殉焉。一時士夫莫不高其節烈。其遺著有梅神吟館詩草一卷。聞有句

云韓馮婦死夫同誓化爲連理不分開又云池有比目魚山有連理枝微物有情尙如此人不如物生何爲讀此詩知夫人之節烈殆非偶然蓋早與方伯誓同生死矣

予家舊有倚晴樓詩餘一卷纏綿清麗直與後主易安相頡頏予酷愛之未幾失去懊惱殊甚久而忘之一日忽得之於故紙堆中不禁喜極欲狂乃不數月忽又失去至今杳如黃鶴每一憶及如喪良朋猶記有浪淘沙一闋云秋意入芭蕉不雨瀟瀟閒庭如此好良宵月自纏綿花自媚人自無聊別恨幾時消認取紅綃鳳箏音苦鴈書遙醒着欲眠眠着醒燈也心焦其他佳句美不勝收著者爲海鹽黃韻甫殆黃九之後身歟

詞之善用疊字者除李易安聲聲慢一闋外殊不多觀倚晴樓詩餘中有卜算子一闋云淺淺玉池波點點蒼蒼雪淡淡輕煙惻惻風香在濛濛月寂寂舊時春渺渺誰家笛曲曲欄干楚楚人無奈依依別句句用疊字而丰神栩栩情態翩翩易安而後當以此爲嗣者

咏物詩貴有寄託否則精心刻劃細膩熨貼只須不着迹相亦可觀此體元人最爲擅長瞿宗吉咏鳳仙花詩云金盆玉露搗仙葩解使纖纖玉有瑕一點愁凝鸚鵡喙十分春在牡丹芽嬌彈粉淚拋紅豆戲搯花枝鏤絳霞女伴相逢頻借問幾回錯認守宮砂又咏玉簪花詩云白露初凝氣候涼花神獻寶助新粧移來銀色三千界壓盡金釵十二行秋水爲神冰琢骨龍涎作炷麝傳香不須石上憂磨折長在佳人鬢髮旁錦心繡口鬼斧神工非此生花妙筆不能爲花神寫照

德清俞繡孫女士。蔭甫先生女也。工詩。早卒。嘗見其遊天寧寺七律一首云。東風吹絮暮春時。客到禪扉有鶴知。松樹兩行青幢立。藤花一架紫雲垂。無緣佛地生歡喜。但祝人間少別離。歸去也應更回首。暮鐘聲裏意遲遲。又咏梅云。橫斜疎影舊題詩。獨占東風第一枝。雪滿空山孤鶴守。香浮紙帳美人思。殷勤不厭冰容冷。珍重休教玉笛吹。淡月黃昏無限好。賞心偏愛未開時。咏水仙云。細細幽香鼻觀通。珊珊瘦質玉玲瓏。半窗清影黃昏後。一點芳心冷淡中。自有因緣聯水石。不將榮落託東風。莫嫌相對渾無語。花意詩情處處同。孤芳落落不染塵。氛讀其詩可想見其人。

吳綬卿先生。革命軍中之健將也。辛亥武漢起義後。清廷忌之。嗾賊刺之於石家莊。天下共憤。欲得奸人之首而甘心焉。先生置身軍界。有儒將風。尤工吟咏。余酷愛其步王梧生己酉守蕨原韻十律。恐久而遺忘。特錄存之。詩云。梭擲雙丸任往還。白雲終古自閑閑。一生梯米浮滄海。萬里風雲望故山。醉眼重邀燕市月。蹄痕曾遍漢時關。撫摩髀肉增惆悵。陳迹無端俯仰間。十年泛宅復浮家。萬里遶風拂髮華。未必出山終小草。何辭傾國對名花。浮蹤笑比風前絮。詩句誰籠壁上紗。結習年來忘未得。吟髭撚斷手頻叉。錦軼牙籤列四圍。讀書日日侍慈闈。春暉愛護爭駒隙。鄉夢瞢騰逐雁歸。五夜聞雞猶起舞。一時屠狗亦雄飛。戎裝笑把宮袍換。聊當娛親菜子衣。壯年躍馬賦西征。仗劍思吞海底鯨。葱嶺萬里輕舉足。秦關百二慣宵行。霸圖憑弔班都護。飛將長懷李北平。幾輩雄兵談紙上。扶桑日麗說東瀛。苦將事業望旗常。山上雲偏出岫忙。高視敢誇千里目。憂時徒轉九迴腸。長安觀奕成。



殘局列國爭。雄啓戰場滄海無。情天地窄。馳驅容易誤。年光乘輻持節去。悠悠萬里臨邊玉塞秋。肯使龍蛇據山澤。直教狐兔匿林丘。一絲知否牽全局。大錯何堪鑄六州。孤憤滿腔鬱誰語。意思披髮大荒游。底事王郎斫地歌。敢將身世怨蹉跎。骨經鍛鍊丰裁峻。眼閱興亡涕淚多。好友乍來棋一著。舊書補讀硯重磨。場來五夜閑吟慣。數盡殘更躍鼓虬。乍辭艱鉅脫鈎魚。宦味蕭閒意自如。官閑梅花春酒豔。天階楊柳曉風疏。若非息壤難彌謗。豈是虞卿始著書。勸破雲枯心止水。小園新闢澗清渠。風人雅旨託於詩。三復流連有所思。時事是非千古定。纏綿忠愛幾人知。高情寧有飢寒懼。顧影誰憐冰雪姿。太息窮愁孟東野。象誰燬齒豹留皮。從來江漢鬱雲雷。士氣而今消歇纔三顧。誰論天下計九邊。未見戰雲開漢皇。前席難爲用騷客。離魂招不來。金粟堆前松柏老人間。誰唱得龍媒才思俊逸。氣象雄傑。讀此詩覺諸葛亮之羽扇綸巾。羊叔子輕裘緩帶。猶未足擬其風雅也。

河南陸子明性豪爽。曾任南洋爪哇某校教職。余初不相識。南游後晤於巴城。因訂交焉。子明好吟咏。所爲詩多不經意。然往往有精警可誦之句。曾記其七絕一首云。西走咸陽北雁門。中原到處喚黃魂。鑄戎十萬橫磨劍。只爲仇讐不爲恩。頗有雄豪之概。又弔萬丹王故宮一律云。一片殘碑矗道旁。萬丹雄主舊時場。故宮冷落埋荒逕。遺壘依稀臥夕陽。戰死原甘爲厲鬼。偷生未肯作降王。當年霸氣今消歇。贏得千秋姓字香。第三聯英氣奕奕不亞吳道子。寫生之筆噫。吳夫差不受甬東之封。飲劍而死。後人壯之。今萬丹王一南蠻之酋。長耳不謂雄心壯志亦足以震耀古也。

阮孚金貂換酒。千古播爲美談。余鄉唐薇卿先生。主講琴湖經舍時。曾出典衣買菊詩題課士。有張某七律二首。云。小園秋好且勾留。却少寒花點綴幽。掃徑尙遲良友至。開箱先與細君謀。輕衫持去書新券。歸路拚將插滿頭。一事古人差彷彿。青蓮換酒脫貂裘。愛花清興未闌珊。搜篋休云割愛難。質庫償他三倍利。疎籬供我一秋看。始知佳色來非易。從此吟肩聳更寒。謹笑豪門誇富貴。黃金偏買牡丹看。風人韻事足與金貂換酒並傳千古矣。又周某有曉起聞賣花聲二律。亦應先生校課之作。附錄於後。詩曰。曉起書窗報嫩晴。無端花市送春聲。雙鬢鬆綠妝慵理。一路呼紅耳。乍傾似共鶯歌齊。宛轉陡驚鴛夢不分明。最憐雛婢牽籬聽。疑隔房櫳喚小名。清晨喚醒畫樓春。最是兒家聽。倍真有價先尋金粉地。此聲偏動綺羅人。昨宵雨迹迷深巷。同伴花資贈隔鄰。况復賣餚天氣暖。來宵紅紫更翻新。濃豔清新雅與題稱。

余鄉張婉儂女士。性耽書史。工吟咏。著有綠梅花館吟草。未嫁而夭。所爲詩詞多涉哀感。言爲心聲。宜乎其不永年也。茲錄其待月寄調虞美人五闋云。耐寒獨自窗前坐。沒個紅鑪火。待看明月上雕甍。爭奈嫦娥深避廣寒宮。夜深猶自慵臨鏡。那管離人悶。三分怨與七分愁。併作十分幽恨在心頭。幾回怕見銀蟾影。爲恐添愁恨。早垂簾幙掩重關。獨抱一腔幽意向邯鄲。者番愁緒渾無着。擬對嫦娥說。偏他終夜祇朦朧。恰是玉人深病繡幃中。蓮花瀟瀟急。銅壺瀉。又是更殘也。鴨鑪香冷。水沉煙寒。氣侵肌。陡覺縷衣寬。濃愁壓損眉峯翠。已分成憔悴。倩誰傳語問嫦娥。知否宵來贏得淚痕多。晨曦漸明窗紙錯認心。驚喜捲簾惟見曉星稀。始覺一宵空自太情癡。離魂銷盡。

羅衣重那有邯鄲夢。回頭蠟淚已成堆。臍有中心一寸。不曾灰。殘宵易盡愁無盡。釀得朝來病。愁自解。自相憐。鎮日臨窗伏枕思。懨懨。豈是耽嬌懶。只爲柔腸斷。就中多半未分明。應怪如何直恁不關情。又憶羅月云。澆愁無酒。獨自沉吟。久心是梧桐身。是柳禁得。怎般消瘦。生來不解眉顰。秋風斷。透痴魂。一樣閒庭涼月。惱人最是黃昏。踏莎行咏曉妝美人云。暖日烘鶯涼。颺穿牖。開簾花氣濃。薰袖雲鬢綠。膩玉釵斜枕。痕紅暈胭脂。透一味悲秋。三分病。酒鏡中影。比年時。瘦長眉。原不解愁。顰無端也學春山皺。

善化何鏡海先生。以行伍出身。官至道員。工詩。著有鏡海詩稿。稿中佳句。以無題爲多。余幼時酷愛之。諷誦常不去。目今強半遺忘。所能約略記憶者。如寒雲吹斷不成雨。麗日當空散作霞。洛浦寒波涵夜月。杉湖微雨斷春鶯。匝地落花春後恨。在天孤月夜來心。諸語置之玉谿生集中。幾不能辨。

德清俞蔭甫先生。經學家也。五年前。得閱其詩稿。讀至終篇。殊少愜意處。惟記有詠西瓜燈四律。典雅貼切。且有寄託。洵爲此題傑作。特追錄之。詩曰。一場瓜戰夜。初停幻出團。圓滿月形。聖火養成。千歲綠。仙丹鍊就。十分青。擊來何減琉璃碗。望去偏疑翡翠屏。不是金刀能割膜。痴皮那得化空靈。剝盡層層皮與膚。此中原自費工夫。光明豈減燃臍。董空洞真成割腹。胡笑爾燭奴無位置。比他雲母略模糊。世間何物堪相擬。祇有回回青。亞姑宵深移近讀書堂。伴我青燈興更長。要使腹中無磊塊。自然頂上有圓光。莫嫌燄燄膏將滅。祇覺燄燄火亦涼。不解朱門歌舞地。高燒紅燭照紅妝。漫說光華竟夕增。居然清似一輪冰。也同天上青藜火。不比人間黑漆燈。我輩生涯原

淡淡。個中消息。自騰騰。玉堂不少。青蓮。煇。西清舊友。朋此題不難於刻劃。而難於寄託。先生四詩於刻劃之中。仿寓深遠之意。故稱佳構。

七絕之工。難於七律。蓋七絕以意勝。有詞無意。亦不足觀也。前見某報載有七絕若干首。下署嘯邨。不知其爲何許人。余愛其丰神秀韻。特錄存之。茲更擇尤鈔錄數首。實余詩話。燕子磯云。燕子何從化。作磯。苔深片石。羽毛肥。年年高臥。非關懶。許大江。南沒處。飛青溪。即事云。粉墻紅掃落花痕。一帶樓臺樹影昏。雨細風斜。簾未捲。縱無人在。亦銷魂。訪友人村居云。柴門松徑竹籬笆。一樣沿村十幾家。遙望即知君住處。春風牆角有梅花。以意運詞。迥非空逞詞華者比。又五律如泊紫沙洲云。紫沙明水際。泊岸各爭先。鄉遠人千里。江空月一船。冷吟對花笑。薄醉枕書眠。宵柝無煩警。安危久任天。寫景如繪。亦佳作也。

古今詞客。往往喜爲扶乩之戲。又或故爲清詞麗句。託于神仙鬼狐之名。以自欺欺人。文人結習。牢不可破。劉芙初所書蕭紅仙子詩。亦其例也。詩云。翠袖佳人井臼操。洞天無力敢辭勞。片時萬里攀龍角。一匹三年織鳳毛。搗雪。教成靈碧飯。烘霜。親製廣寒糕。傳宣奉勅。裁宮錦。半夜躑躅下剪刀。詞旨瑰異。飄飄欲仙。雖非仙人手筆。讀之亦可撲去俗塵三斗。

呂惠如女士詩工雅秀韻。前已鈔錄數首。實余詩話。茲更於故紙堆中。覓得昔年手鈔數首。補錄於後。即景云。疎林下。黃葉飛。鳥倏已返。寒煙淡。欲沒夕陽紅。更遠新詩不可吟。秋心託層嶮。長江舟中雜咏云。念載京江路。重來

認爪鴻雲棲高士宅草綠寄奴宮北固青山在南朝鐵騎空幼安詞筆健感慨古今同。

### 集雋詩話

記 者 原 第 四 集

粵東荔支灣有南漢廢苑多處銷夏納涼人多游止其地陳鶴儂有斷句云寥落故宮三十六夕陽明滅荔支紅亦佳句也。

梧州城外準提閣爲一郡名勝詩酒文讌恒集於此寺僧靜雲雅好文字四壁皆詩有云會仙橋下雨瀟瀟翠繞羊腸路轉遙幾樹芙蓉夾楊柳一僧扶傘過虹橋爲順德詩人黎君蔭棠所題真詩中有畫焉。

孫琴西衣言詩筆高邁同時作者無與抗衡嘗與俞曲園論詩各有意見不相合焉蓋孫所師者黃山谷而俞所師者白樂天也然孫所著遜學齋集祇有曲園一序此猶黃仲則與洪稚存論詩不合而黃詩卒經洪手選定之也。

蘇州太湖前清官制有同知駐東山東山即所謂莫釐峯也有朱守和字璞山者嘗居是官樂其民情之樸山水之佳謂仕宦清福盡此矣嘗因京師舊友問太湖政績以詩報之云萬仞青山當西滅一湖煙雨放輪行地真山水爭奇處人是羲皇向上情大半漁樵爲世業無多雀鼠任鄉評武陵何用官經理不必桃源問政聲詩體俊逸然官則賢疣而已。

杜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畢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僕嘗謂此詩

爲二十八字史論。

畫米家山水者有大米小米之分。所難者層巒疊翠之中須有層次而分陰面陽面尤要。且點法亦極有考究。非可孟浪爲之者。嘗見東台朱雨秋仿畫米山一幅。翳蒼翠之氣直入南宮室矣。自題一詩云：米老從來不愛晴。畫山最怕是分明。而今識得分明害，又覺糶糊學不成。

羅隱詩云：只知事遂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此殊有味。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此陳無己得意句也。

李洞王孫終南山詩二十韻全篇皆絕唱。又贈司空侍郎云：馬飢餐落葉，鶴病晒殘陽。送人歸日本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人但誚其僻澀而不知其奇貴。惟吳子華深知之。子華才力浩大，八面受敵。以百篇示洞，洞曰：大兄所云百篇中有一聯絕唱。新亭云：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麋。子華不怨所鄙而喜其所許（秋心）。

李義山詩云：留得殘荷聽雨聲，與余意極合。悼秋蠹庭中有白荷一缸，秋來風雨零落盡矣。惟賸敗葉數枚斜欹缸際。有客謂余曰：何不剪去之。余即以義山句答之。客無言而退。噫！俗夫焉知余哉。

余二十初度詩一絕云：難遣愁魔與病魔，華年廿載太蹉跎。比來疲骨支離甚，贏得填胸藥汁多。余友仲康謂余曰：此詩蕭瑟極矣。吾子正少年英俊，何故作此等語耶。余曰：詩人之性情不期然而然者。作詩譬如畫山水，不可顯見蹊徑而蹊徑自顯，所謂貴曲不貴直也。

鶯湖范天籟。有尋詩讀畫圖一幅。徵題詩詞。雲間高天梅題二十言云。落葉下蕭蕭。湖上秋風晚。欲喚畫中人。詩心天際遠。語極高妙。

徐濛字鏡如。達源第四女。吳縣宋守訓聘室也。性貞淑。能詩。所作不多。時有寄託。如白秋海棠詩云。一掬西風淚。瑤階獨立時。可憐斷腸處。只有月明知。對菊云。無人憐瘦影。有月映霜姿。侍家大人奕云。明知無活計。難斷再生情。貞孝之思。宛然可想。(垂釣客)

燕子龕詩話

釋曼殊 原第十三集

廢寺無僧時。聽墮葉參以寒。蟬斷續之聲。乃憶十四歲時。隨母羈異地。有女郎手書丹霞箋。以紅線繫螭背上。使飛入余窗。意似憐予。踰證也。者詩曰。青陽啓佳時。白日麗鳴谷。新碧映郊坳。芳蕤綴林木。輕露養皇榮。和風送芬馥。密葉結重陰。毓華繞四屋。萬彙皆專與。嗟我守甕獨。故居久不歸。庭草爲誰綠。覽物歎離羣。何以慰心獨。讀之鏡有蒼涼氣。疑非閨閣手筆。

寥天一閣集中古意兩章最佳。詩曰。磷磷日照鴛鴦瓦。姑射仙人住其下。素手問誰雁柱。爭花雨空向湘絃。灑六幅。瀟湘曳畫繪。珠簾垂地暗。香凝春風不動鞦韆索。獨上紅樓第一層。

劉三工詩善飲。余畫文姬圖寄之。病蟬爲余題飛卿句云。紅淚文姬洛水春。白頭蘇武天山雪。劉三以六言三章見答曰。白頭天山蘇武紅淚洛水文。姬喜汝玉關深入將安闌。此胡兒東瀛吹簫乞者。笠予壓倒眉梢。記得臨臙。

嗚咽忽忽。三日魂銷。支那音非秦轉。先見婆羅多詩。和尙而定國號。國無人焉。可知。又貽余絕句云。早歲耽禪見。性真江山故宅。獨愴神擔經。忽作圖南計。白馬投荒。第二人時。予將有印度之行。劉三詩故及之。

兵所以衛民。於粵中反爲民害。真不祥之物也。力田今樂府有梳篦謠曰。東家抱兒竄西家。挈婦奔賊來。猶可活。兵來愁煞人。况聞府帖下。大調土司兵。此物貪且殘。千里無居民。掠人持作羹。拆屋持作薪。莫言少爲貴國威。嘗見輕無功。害尙小有功。害更深。問誰作俑者。必有林中丞。蕭條夔子國。城郭爲荆榛。賊如梳。兵如篦。獾來更如刺。保寧賊未除。霸州賊又熾。買馬須快劍。須利從今作。賊無反計。仁人之言滿腹。悻悻讀之。令人扼腕撫膺。海園湘南曹氏。天賦詩才。不幸短命。十四歲工豔體。有仙氣。非壽徵。十九歲牧牛。村外失足。溺死。余僅憶其滴翠滿身。彈竹露。落紅雙屐。印苔泥。樂譜暗翻金縷曲。食單親檢水晶糖。數句。

自巴利八版出石叻途次。多悲感。晦聞見寄七律一章。溫柔敦厚。可與山谷詩並讀。詩云。四載離悰感索居。似君南渡。又年餘未遺蹤。跡人間世。稍慰平安。海外書向晚。梅花纔數點。當頭明月滿。前除絕勝風景。懷人地回首。江南却不如。後一年。余經廣州留廣雅書院。一醉而去。抵日本居士復追贈一律云。五年別去驚初見。一醉殊辜萬里來。春事陰晴到寒食。故人風雨滿離盃。拈花衆裏吾多負。取鉢人間子未回。自有深深無量意。豈堪清淺說蓬萊。居士舊有兼葭樓結構。頗不惡。余因作風絮美人圖寄之。不知愛我閒人者。又嘔出多少心血也。

山寺中北風甚烈。習習逼人。讀放翁詩。淚痕滿紙。令人心惻。予最愛其衣上征塵雜酒痕。遠游無處不銷魂。此身。



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過劍門。一絕嘗作劍門圖。懸壁間。翌日被香客竊去。

昔人賣子句云。生猶如雛鳳。年荒值幾錢。此行須珍重。不比阿娘邊。又女致母詩云。挑燈含淚疊雲箋。萬里緘封寄。可憐爲問生身親。阿母賣兒還剩幾多錢。兩詩真一字一淚也。

金堡祝髮後。居吾粵丹霞寺。著有偏行堂集。昔余行脚至紅梅驛。破詞龕旁。見手鈔淡歸和尚詩詞三卷。心竊愛之。想是行客暫爲寄存。余不敢携去。猶記其憶吳梅村一律。大義凜然。想見其爲人矣。詩曰。十郡名賢請自思。座中若個是男兒。鼎湖難挽龍髯日。鴛水爭持牛耳時。哭倒冬青徒有淚。歌殘凝碧竟無詩。故陵麥飯誰澆取。贏得空嘗酒滿卮。當日名賢可知也。

山齋飯罷渾無事。滿鉢擎來盡落花。此境不足爲外人道矣。

余有寄劉三白門二絕云。玉砌孤行夜有聲。美人淚眼尙分明。莫愁此夕情何限。指點荒煙鎖石城。生天成佛我何能。幽夢無憑恨不勝。多謝劉三問消息。尙留微命作詩僧。

豔女皆妒色。靜女獨檢衽。任禮恥任妝。嫁德不嫁容。君子易求聘。小人難自從。此志誰與諒。琴絃幽韻重。此孟郊靜女吟也。今者吾國女子崇尚高乳細腰。羨慕婚姻自由者。將書諸紳可耳。

秦淮青溪上有張麗華小祠。不知何代初建。至今圯蹟猶存。新亭王士禎有詩云。壁月依然瓊樹枯。玉容猶似憶黃奴。過江青蓋無消息。寂寞青溪伴小姑。二十八字可稱弔古傑作。後庭花唱樂天下事。已非當年風景。亦禍蒼

生之尤者耳。

張憲崖山行云。三宮銜璧國步絕。燭天炎火隨風滅。間關海道續螢光。力戰崖山猶一決。余恒誦之。曩畫崖山奇石壁圖。太炎居士爲錄。陳元孝詩曰。山木蕭蕭風更吹。兩崖雲雨至今悲。一聲杜宇啼荒殿。十載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門分上下。江山無地限華夷。停舟我亦艱難日。愧向蒼苔讀舊碑。風人之旨無限愛國。此詩纏綿悱惻。讀之令我黯然。

英人詩句以師梨爲奇詭而兼流利。嘗譯其含羞草一篇。峻潔無倫。其詩蓋合中土義山長吉而鎔冶之者。太炎亦謂予曰。師梨所作詩於西方最爲妍麗。猶中土之有義山也。其目光殆與余同。

## 洪武佳話

秋人原第十集

劉基初見太祖問能詩乎。基曰。儒者本事何謂不能。時帝方食指所用斑竹箸使賦之。基應聲曰。一對湘江玉並看。二妃曾灑淚痕斑。帝饜蹙曰。秀才氣味。基曰。未也。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留侯一借間。帝大悅。以爲有宰輔器。恨相見之晚。明兵團集慶路。與元兵大戰。元兵解去。乃堅守江左。見驛中有七歲兒居其中。太祖問之。對曰。臣父當此役已故。今臣代父耳。太祖問能對乎。曰然。太祖曰。七歲兒童當馬驛。即對曰。萬年天子坐龍庭。太祖喜。因蜀其役。

太祖在軍中喜閱經史。操筆成文。征僞漢。瀟湘賦詩云。馬渡溪頭。首荷香片。雲片雨渡。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

是咸陽是洛陽昂頭天外何慷慨乃爾

又嘗作接樹詩云老幹將柯伐去燒從新接起舊枝條雖然未歷風霜苦自是先沾雨露饒四五釜尼牢護足二三皮蔑緊纏腰東君看願歸家後分啣兒童莫去搖

臨海趙太守洪武間卒業太學為中貴題蠶婦圖云蠶未成絲業已無鬢雲擦亂粉痕枯官中羅綺輕如布爭得王孫見此圖太祖幸中貴宅見之詰問中貴以趙對即召除肇慶知府在郡有廉聲及歸嘆曰昔趙清獻持一硯吾今倍之遂持二硯以歸號趙雙硯太祖之愛才趙之特彩後世無不歎美

### 唐宋詩別說

寄禪 原第十三集

唐人詩一家自有一家聲調高下疾徐皆合律呂吟而釋之如聞簫韶宋人詩譬則村鼓島笛雜亂無倫

或問余唐宋人詩之別余答之曰唐人詩純宋人詩駁唐人詩活宋人詩滯唐詩自在宋詩費力唐詩渾成宋詩鉅釘唐詩續密宋詩疎漏唐詩溫潤宋詩枯燥唐詩鏗鏘宋詩散緩唐人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流宋人詩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賓辭容鄙俗

唐人詠物詩於景事情外別有一種思致不可言傳必心領神會始得此後人所以不及唐也如陸魯望白蓮詩云素花多蒙別艷欺此花真合在瑤池還應有恨無人覺月曉風清欲墮時妙處不在言句上宋人都識不得如東坡詠荔枝梅聖俞詠河豚此等詩非詩類俗所謂偈子耳

唐人絕句有重複字而不卹者如杜牧華清宮云曉風殘月入華清又曰朝元閣上西風急皇甫冉酬張繼云落日陰以問音僧又曰寒潮惟帶夕陽還此等別是一例唐人詩亦有不拘韻者如王建涼州歌云三秋陌上早霜飛羽獵平田淺草齊錦背蒼鷹初出按五花驄馬之來肥齊字不在徵韻

### 豁齋詩話

豁齋 原第一三集

南京鐘鼓樓東有大鐘亭清光緒年末造有無名氏題壁云太息神州事夷氛滿域中睡獅何日醒驚世一聲鐘是亦有革命之思想者

龔覺齋佳句頗多驟難記憶茲復憶其旅懷有句云羣公袞袞愛虛譽何處侯門好曳裾又莫謂世間無漂母祇慙不是漢王孫待人自待可想而知第自吳門相見後十載於茲江湖載酒落魄依然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悠悠蒼天從何質問

李蘆庸詩古文詞書畫俱佳聯語亦擅長者前客松江聞龍軼凡誦其安慶大觀亭聯云秋色滿東南記赤壁以來良夜泛舟無此樂大江流日夜問青蓮而後舉杯邀月又何人

清彭剛直好游山水到處留題而長聯以石鐘山昭忠祠者爲得意作其聯云烈士魂忠臣魄名賢手筆菩薩心腹合古今天地之精靈同此一山結束彭浦月蠹水煙馬當斜陽匡廬瀑布集東西南北之勝景全憑兩眼收來又采石太白樓云到此莫題詩誰個敢爲學士敵江心頻捉月我來甘拜酒仙狂雙方身分包括盡矣

鄂中老名士楊某。晚年落拓。居恒鬱鬱。以詩自遣。聞客石言時。有陰司十八景之詠。語多諷世。傳誦一時。惜僅記其尖刀山散步嵌字格一絕云。尖風透過一身輕。刀尺誰家響玉砧。山上杖藜扶一個。思量還比世間平。嘗在蕪湖某處。見近人題畫梅云。圈圈點點復楞楞。頃刻開成一樹花。幸遇孤山林處士。不教零落在天涯。惜竟忘其姓字。風塵中我負斯人矣。

湘中某游學先生。題也可園嵌字格一聯云。也不設藩籬。恐風月畏人拘束。可大開門戶。就江山與我品題。蓋斯園本無藩籬也。然語句則脫盡寒酸氣習矣。又嘗至一巨族主人故名下也。適開湯餅之筵。先生長揖入席。主人怪而詰知其故。遂以惡索角韻限成七絕一章。先生即應聲曰。昨夜天宮降一惡。蛟龍衝斷黃金索。六丁六甲何處尋。尋到君家見頭角。四座皆驚主人起。敬因厚贈之不謝而去。

太平金柱塔。最上一層。有所謂南天門北天門者。近年有無名氏留對句於壁云。趨步來南天門。北天門一塔橫江中流。砥柱逾年無偶。其人重來復自對云。放眼去東梁山西梁。山雙峯排闥半壁。屏籬本地風光。天造地設氣象堂堂。工力悉敵。噫。何人斯。曷勝想象。

金陵劉某。酒狂也。有漫興云。平生不解鎖眉頭。糊裏糊塗到處遊。問我功名領何職。酒泉太守醉鄉侯。其門聯云。名世大文酒德頌。傳家天爵醉鄉侯。又英雄無事且種菜。豪傑多情總愛花。此其門下士黃惕冰親爲余言者。湘陰名下左欽敏。今人中古人也。某士人爲君鮑叔。遽奪中年。君爲料理後事。絕無哀戚之容。有責備者。君置不

答。及見其輓聯云。一滴染天壯士感。恩宥有淚九歌窮。路騷人幽憤。竟成孤其人。恍然服君學。養之深矣。湖南諸生有綽號吳脬者。撰桃花洞田千秋誕日中秋節秋報戲台聯云。慶萬寶以告成一曲霓裳搖落天邊桂子。對千秋而祝壽三通羯鼓催開洞裏桃花點綴既工構思亦巧吐屬又風雅真名人手筆也。

清左宗棠經略西域。出嘉峪關時。沿途插柳。初不過爲誌歸途也。而積久成陰。風景一變。有湘中游士某謁公於塞上。獻詩云。大將征西久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里。惹得春風度玉關。公大擊節。饒讚過之。有才愛才於斯愈信。

絕對多偶得故屬對。綦難。江南燕子磯。有廢武廟。僅保存雲長一勒馬橫刀偶像。士人某赴鄉試。繫纜磯頭入廟游覽。猝成上聯云。孤山獨廟一將軍。單刀匹馬竟無下聯。苦思不得。以爲才盡。江淹遂致蹤。追屈子自此天陰常鬼泣。且念斯聯不勝。凄楚。越三年復有赴試者。聞而對曰。夾河兩岸二漁叟。對釣雙鉤。亦是本地風光。其鬼從此遂絕。

彭剛直雖喜嫚罵。倨傲屬僚。然其愛才。相傳石鐘山消夏時。見部下謝澹奮游擊。六十本梅花寄舫一聯云。三千里萍梗飄來。重向山頭折屣。六十本梅花開遍好。憑國手調羹。大加歎賞。移置座中。

黃惕冰云。蔡德民精於繪事。某年落拓白門。有題畫句云。偷眼霜禽知得否。冷花也有向陽時。又友人某厚祿書。斷在萬多年。忽郵絹索寫梅花。蔡君報之。題句有云。寒酸本是和羹用。豈爲奸雄止渴來。一則諷而婉。一則諱而

第二卷 第三集下 筆記類 乙種詩話

七四

虐矣。

張晚溪名國威。解畫工書。豪飲善謔。爲清武員。頗有文名。嘗記其重到江陰詩有云。十載重來兒女換。似曾相識有君山。意殊閒適。不類武夫。

彭舜臣名錫繩。長沙人也。大父某先生。清時出仕海州。以忤上官。傲同僚。宦海沉淪。賈志以沒。先生工漢隸。善畫竹。詩古文詞。超超元著。嘗受知沈文肅。屢借捉刀。先生守海州。即沈督兩江時也。後先生任滿。僑寓白門。自撰一聯。大書云。沒世難忘己。感平生甘被小人欺。懸於廳事。見者爲之奪氣。噫。想見前輩風骨矣。

秦興士人朱某。弔高麗古戰場云。白玉山前戰骨香。紙錢吊鬼太淒涼。柳車馬革無消息。多少生妻已下堂。饒有唐音。不堪卒讀。

某富家子弱冠時。請父命。以千金外出求學。旋病歸。囊空裘敝。父誤爲流蕩。使然薄待之。子晏如也。一日父檢其行篋。見病歸詩。有比來一病輕如雁。扶上雕鞍馬不知之句。父欣賞焉。愈加愛重。

聞蘇人士云。貴陽陳筱石撫吳時。公餘之暇。伉儷間多酬唱。其夫人嘗以(酒)(美人)(馬)(馬鞭)(海棠花)限成一聯。陳不加思索。援筆書云。醉罷玉人扶上馬。揚鞭敲落海棠花。

湘鄉杜雲秋。需次吳門。獨行古道於天涯。淪落人尤相關切。某游士以無度歲貨。戲獻詩云。玉皇穩坐凌霄殿。不問臣家酒有無。杜厚贈之。蓋杜亦隱於醉鄉者也。

蕭山王槐青。余風塵中之摯友也。曾畢業於江南水師。及皖路學校。後客死蕪湖。余有輓句云。身在江淮湖海惜。學兼中外古今全。蓋紀其實也。君善吟咏。多風華語。惜遺稿已散失。余僅記其游揚州天寧寺云。衆佛有情開口笑。一僧無語抱頭眠。亦可相見其風趣矣。

李壘庸遺稿不可得。佳句不多傳。余深引爲憾也。昨羅正朋過訪。又得其游秦淮詩云。遠望名花魂已銷。樓船先泊復成橋。秦淮一色嬌。人水人比秦。淮水更嬌。君之墓現在白門清涼山下。嗚呼。草木同腐。骸骨無歸。龔覺靈之言。何沈痛也。

白門清涼山下。有諸葛祠。相傳其地爲駐馬坡。住持僧竹屏。好飲能詩。有遺興云。抽刀磨白晝。沽酒醉黃昏。羅正朋面笑其非。未幾果還俗。復姓周云。

羅正朋。名辛潤。衡山人。將門種子也。以繼先人志。廢讀半途。工書法。亦偶作詩。余頗愛其宿黃鶴樓云。偶携琴劍渡瀟湘。黃鶴樓空。漢水長。鴻雁一聲。天地闊。破人歸。夢到衡陽。贈迎江寺僧云。野鶴孤雲爲甚忙。高山歸後一身藏。樓臺煙雨迎江寺。閒看漁舟拜塔王。又嶼磯云。磯上水流無限恨。空江潮打美人魂。如雨後看山。別有境界也。彭盲魂祖父迪翁先生。清光緒朝。官裕溪參將時。以富有票黨人起事。陰守中立。去官歸宣城。就其哲嗣品三先生之養。解組詩云。驀地烽煙火四流。西風撩亂使人愁。心馳桑梓三千里。身寄江淮數十秋。作楫那堪經世用。耘田終不爲人謀。老夫消受兒孫福。皖水南歸一葉舟。武人能詩不易工。詩尤難。此詩怨而不怒。頗有古名將風。



近人聯語之可誦者。余前已略存之。茲復憶有數聯。亦頗膾炙人口。因續記之。清荊州某將軍。寵一妾。徐州人。後將軍死。妾殉焉。某游士撰合輓句云。大樹忽傾。淚墮羊公碑上。小星同殞。魂歸燕子樓中。典雅哀艷。對仗尤工。時推特色。洵足當之。

護園詩話 原名隨筆

卷 龔 原第二四集

漢魏之詩。醞釀深厚。一以雅馴爲主。至六朝而體格一變。至唐之天寶而又一變。元和體老嫗都解。則日趨卑弱矣。昌谷出而救之。以古茂出入。騷雅自是健才。如黑雲壓城城欲催。欲剪湘中一尺天。楊花撲帳春雲熱等句。才思橫逸。不可一世。極意經營。好作不經人道語。少陵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也。古人琢句之不輕易如此。凡詩文以陳言務去爲佳。然須讀書多。積理富。出以蘊藉深厚之筆。則去純茂不遠矣。宋元詩非無佳者。但比擬三唐則淺露自見。

少陵七古奇拔。沈雄自是絕唱。然終不若近體之多。故後世談近體者。以杜律爲宗。王世貞曰。太白筆力變化極於歌行。少陵筆力變化極於近體。自是確論。

少陵五律云。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似齊梁句法。學字從生字。看出不成字。從細字看出。可謂才大心細。少陵詩無美不備。亦瘦亦腴。亦濃亦淡。合諸家之長而兼之。五言云。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池。已開義山詩派。義山固善學杜者也。近世作者專以摹擬瘦硬爲工。非杜之至者也。然如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紅。自是

佳句。

初唐詩。往往極寫當日繁盛。而秋感。喟之意。自在言外。少陵亦然。如五言詩云。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舞階銜壽酒。走索背秋毫。等句。鋪寫當日窮奢極欲之狀。惟結句云。桂江流向北。滿眼送波濤。略示傷悼意。以含蓄之辭。寓悲慨之旨。是唐人詩境高處。

周衰樂壞。遭秦絕學。古樂淪亡。漢河間獻王作樂記。劉向所校廿三篇別錄。亦未全錄其文。餘十二篇。僅存其名而已。爾雅釋樂紀樂器甚詳。雖非古樂之完書。然亦可補樂亡之闕矣。

古時歌謠。並稱說文。從言從肉。與釋名人聲之義合。詩園有桃章。我歌且謠。傳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歌有章曲。謠無章曲。歌可以合諸樂章。謠則隨意獨歌之。故正義引孫炎消搖之義。漢時立樂府而歌謠之名大著。唐以後詩人恒以名篇。然能合樂者實鮮。則名存而實非矣。然論語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則古亦有徒歌者。引伸而爲童謠。怪謠之義。後世遂有謠詠之稱。則去古益遠矣。

作詩貴審題。古人得一絕好題目。不肯輕易放過。如工部之北征。退之之南山樂天之長恨歌。梅村之永和宮詞。圓圓曲等篇。於當日時勢極有關係。不惜匠心獨運以成之。故後世有詩史之稱。當其下筆時。已知其必傳矣。古詩尤貴章法。開合提頓。排奐搖曳。缺一不可。可敘事之作。尤要香山之長恨歌。膾炙人口。千古傳誦。其實不及琵琶行之結構。有法最妙。在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二句束上起下。擲筆空中。是全詩之筋脈通篇之

關。鍵。長。恨。歌。平。鋪。直。叙。從。選。妃。起。至。寄。釵。止。無。提。振。關。束。之。筆。似。嫌。平。衍。惟。其。遣。詞。秀。麗。情。韻。雙。絕。爲。一。時。傳。誦。所。謂。入。時。之。眉。樣。非。詩。律。之。極。軌。也。此。詩。閱。者。往。往。滑。口。讀。過。特。表。而。出。之。敢。以。質。諸。博。雅。君。子。之。論。定。焉。唐。人。詩。以。自。然。渾。成。爲。上。如。楊。柳。青。青。渡。水。人。晴。川。歷。歷。漢。陽。樹。等。句。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味。在。鹹。酸。以。外。也。然。自。然。之。旨。須。從。讀。書。得。來。若。滑。調。浮。聲。藉。口。羚羊。掛。角。之。論。調。以。文。其。淺。俗。則。儼。矣。王。西。莊。先。生。水。中。鹽。味。之。譏。不。可。深。長。思。乎。

豔。體。不。宜。多。作。以。其。褻。也。然。無。題。香。奩。強。半。寄。託。之。詞。不。必。刻。舟。求。劍。也。予。謂。詩。不。嫌。艷。而。萬。不。可。俗。西。崑。雕。麗。雖。有。浮。艷。之。譏。然。詩。之。聲。固。尙。存。也。若。流。入。俚。俗。則。不。可。以。言。詩。矣。昔。人。謂。孔。子。刪。詩。三。百。篇。而。存。鄭。衛。有。淫。詞。無。俚。語。旨。哉。言。乎。

綱。川。詩。以。淡。遠。勝。如。落。日。鳥。邊。下。秋。原。人。外。閑。曰。鳥。邊。曰。人。外。曰。閑。寫。暮。色。入。畫。又。如。孟。襄。陽。之。夕。陽。連。雨。足。空。翠。落。庭。陰。妙。在。連。足。兩。字。雨。後。夕。陽。情。境。絕。佳。若。有。夕。陽。而。無。雨。亦。不。足。奇。矣。

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昔。人。謂。襄。陽。之。不。見。用。正。坐。此。二。語。不。誦。洞。庭。詩。而。誦。南。山。詩。命。也。吾。謂。明。皇。之。英。明。何。至。因。此。介。介。殆。亦。傳。記。家。之。附。會。其。說。耳。馮。唐。之。對。漢。文。曰。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意。與。此。略。同。而。詞。更。蘊。直。文。帝。拜。唐。爲。車。騎。都。尉。豈。玄。宗。不。若。漢。文。耶。抑。亦。有。幸。有。不。幸。耶。

詠。古。之。作。近。體。與。古。體。異。長。古。可。著。議。論。律。詩。則。以。含。蓄。爲。上。如。義。山。之。南。朝。陳。後。宮。二。律。高。情。遠。識。可。於。言。外。

得之。若少陵九成宮。於荒淫亡國之由。慨乎言之。玉華宮則但作物在人非之感。蓋九成作於隋時。玉華作於貞觀。一則斥言勝國。一則爲尊者諱。風人之旨。而寓春秋之義焉。

### 日日詩話

原名今日詩話 著者託名古香今更正之

著 超 原第六至十二集

詩話之作夥矣。然記載於其博。去取務於寬。求其博而不冗。寬而能精者。已屬僅見。至於別具體裁。俾有作用。蓋未之前聞。某也不才。略諳韻語。放懶輟筆。近二十載。比者國粹淪亡。異厖奇吠。思古之心。怒焉憂之。爰從時好。謬著是篇。以分類爲主。以說詩爲輔。俾後之學詩者。隨時與感。言皆有物。則救數典忘祖之弊。某實有宏願焉。書以乙卯四月一日爲始。依日輯次。凡令節雙節。無不詳。惟閏則從略。並按日尾拙作二首或一首。表存古之區區也。

四月一日爲天祺節。又爲正陽日。有謂南方於是日降七宿者。此道家欺人語也。楊萬里是日遊西湖。有句云。嬌雲嫩日無風色。幸是湖船好放時。又云。到得孤山翻作惡。海棠開日不曾來。燕公是日赴荊州。句云。比肩羊叔子。千載豈無人。于慎行是日曹常侍園看花云。不是東風催未得。天香綽約不勝寒。皆風雅語也。董聞京是日京中得家君寄懷詩。敬和云。燕趙星霜駒影催。半函庭語下豐臺。寫來尤溫厚。得體至妓景翩翩。是日雨云。應知雨意和愁約。雨到床頭愁亦多。則爲後世哀情家之監本矣。東坡滿庭芳闋。有句云。雞豚社飲相勸。老東坡亦爲是日所作。鄉村遇令日。趣味正復不惡。余近有四月一日雜感二首。借古刺時。蓋亦有所不得已也。其一。九朝廟宇斬。

櫻桃獨御春衫。傲爾曹多少。點黎朶上肉蛟蜃。翻作廣陵濤。歲時記。唐四月一日。內苑進櫻桃。薦寢廟。訖頒賜羣臣。又舊唐書。德宗興元元年。將士未給春衣。上猶夾服。漢中早熟。四月一日。左右請御暑服。上曰。獨御春衫。可乎。俄而貢物繼至。先給諸軍士。上始御之。又耆舊傳。四月一日。衆執韓秀昇詣高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絕。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枕上之肉。惟所烹耳。仁厚爲之愀然。又虎谷閒抄。衡山方廣寺。每歲至四月一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揚官府樓堞。居民舍宇。並廣陵濤。其二。第八鏡中着醜魔。冊封。嵩嶽修恩波。眼前歲月甲庚午。不識何時嫁石婆。巽聞集。煬帝大業八年。四月一日日蝕。王度整衣引寶鏡出。照無光。先是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度師事之。候終。以鏡贈度。此即黃帝所鑄第八鏡也。邪魔入鏡。盡照。後失鏡所在。云。又事物紀原。武后通天元年。四月一日。尊嵩嶽爲皇帝。又六帖。後唐時。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神。言吉凶多中。房鬻素信之。爲帝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驛馬沒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鬻不曉其義。及四月一日。閔帝即位。受冊明宗。柩前。冊曰。惟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濛曰。神言驗矣。又北史。徐之才。少解天文圖讖之學。晉太寧二年春。武明太后病。內史皆呼太后爲石婆。時童謠云。周里跋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惟得一量紫繩靴。之才謂豹祠嫁石婆。斷無好事。惟得紫繩靴者。得至四月。蓋紫之爲字。此下系繩者。熟當在四月之中。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余之詩故云。所以讖當道者。至矣。漢書載成帝陽朔四年四月初二日。大雨雪。燕雀盡死。後許皇后卒。以廢爲成帝。帝德之累。意者天固所以示不

祥歟。然目前中國之現狀。何如。胡視天亦夢夢也。是日最風韻事。爲宋太祖雍熙二年。詔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尙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於後苑。賞花釣魚。張樂賜飲。命羣臣賦詩習射。其太平氣象。可以想像得之。方今多事之秋。服官者固無暇。及此加以肉食者鄙。讀腹有詩書氣自華之句。則亦自慚形穢而已。楊維禎是日汎震澤。大小雷望洞庭湖。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賦七古一首。篇長不及備錄。茲舉其警句云。大雷不動小雷伏。銀海空青光奪目。百神奔走會龍蛇。平展輕綃三百幅。又燒笏。既憩彭城灣。采蓴復渡彭家浦。又老崖鐵笛上青雲。玉龍穿空卷秋水。又鷗盡入海。人不識漁媪。漁王配寒食。鄉里小兒舞竹枝。乞與神童舞銅狄。皆奇拔。可誦。范成大是日直宿玉堂懷舊。有桂海冰天老歲華。直廬重上玉皇家之句。亦得體之作也。余本日有二首。其一咏北京綺羅輿馬詣行宮。一笑送春運已終。明德不聞雄雉集。麥頭深怕打頭風。按宣府志。每年四月二日。宣府傾城士女。俱詣北郊北獄帝行宮焚香。與馬聯翩。綺羅雜沓。至則奠獻拜禱。既畢。各尋隙地。享所携酒。食醉笑而歸。又玉海。太宗貞觀元年。皇太子初立。四月二日。有雄雉飛集東宮明德殿前。上問褚遂良何祥。對曰。昔秦穆時童子化爲雉。雌者鳴陳倉。雄者鳴南陽。童子言曰。得雄者王。得雌者伯。陛下舊封秦。故雄雉見於秦地云。其二反游仙。堪笑長沙悟寂機。太虛生日已無稽。擡頭雲露西山月。贏得腦花陣陣飛。楚通志。長沙景岑。初住鹿苑。其後居無定所。隨宜說法。自稱長沙和尚。以至道三年四月二日示寂。又清潭州雲蓋寺僧。有師傅口訣曰。雲蓋鎖口訣。擬議皆腦裂。拍手趁虛空。雲露西山月。遂悟。以至道二年四月二日示寂。又道經謂四月二日爲太虛元。

第二卷 第三集下 筆記類 乙種詩話

八二

君生日。皆無稽之談也。詩故云然。

張宇初四月三日赴演法觀視斷碑。賦詩中有雨逐西風。遍野蹊翠林深密。石橋迷之句。寫景頗稱雅切。列仙傳中載有茅氏昆仲俱貴。衷爲西河太守。固爲武威太守。鄉里送者數百人。時其兄盈亦在座。恒山道家也。笑曰。吾雖不作二千石。來年四月三日送僕登仙。當不減於今日也。至期昇仙。門前數頃地。忽自平治。無寸草。皆施青纈。下舖白氈。少頃迎官畢。至。朱衣玉帶者數百人。旌旗甲仗。光彩耀目。盈乃登車乘雲。冉冉而去。其誕妄抑何可嗤之甚。余於是日亦有咏古一章云。葡萄漿酒玉杯斟。左史右經藥石箴。五色雲頭傍日現。人間知否翠華臨。按景龍文館記。上幸司農少卿王光輔莊。是日駕還。中書侍郎南陽岑義。設葡萄漿并茗。與學士等討論經史。又玉海云。仁宗天聖八年。四月三日幸瓊林苑。賜從官悉射於苑亭。射畢遂宴。日傍有五色雲見云云。

據佛書言。四月四日爲文殊生日。華嚴經中則載四月四日善財童子出參事。而高僧傳中又載晉支遁於太和元年四月四日示寂。越俗有謂小兒是日生者。至老必歸釋。其說蓋有所本也。至道家言。有四月四日天帝游東井。及玄天降各說。更怪誕不足信矣。宋孝宗三月二十六日幸玉津園。因雨霽。洪邁進詩。至四月四日。孝宗始和之。有不似華清當日事。五侯車騎爛如花之句。蓋邁原詩末句。曾引羯鼓催花事。故以華清車騎答之。舉朝爲之稱賀。亦足見孝宗詩才矣。楊萬里四月四日午初出浙東入永豐界。有句云。村酒亭春綠。林花倦午紅。描寫風景亦韻亦雅。楊鐵崖四月四日。偕蜀郡袁景文諸公游錢氏別墅。飲菊亭賦律。有喬木尚傳錢氏宅。蒼苔已上岳王。

碑亦佳句也。余有四月四日雜感二章云：黃龍戍寅當頭見，水沃來禽活命無。欲借圍棋占禍福，竹籬風靜情人扶。魏書：四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符。又史纂：馬銛字玄寶，號丹陽子，寧海人，居華陽亭，牆外有來禽一株，枯已久矣。是日汲水沃來禽，曰：純陽來年四月四日生此樹下。又廣義：四月四日竹下圍棋，勝者獲福。詩故云云。其二：衰朝政治出權門，省却忠奸仔細論。塞上柳枝挑戰否，有誰中的射烏輪。按玉海：宋真宗祥符八年四月四日，召輔臣於玉宸殿，王欽若、陳堯叟、馮拯、趙安仁預焉。始觀太宗御書，移御別殿，觀皇皇帝伯四論。良正忠好權五論。復幸水軒垂釣，侍臣依次賦詩。仁宗至和二年四月四日，幸瓊林苑宴射。上中的者十四，已而闕騎上射柳枝，射御不廢。宋時猶然。今則玉食萬方者，并無縛鷄之能矣。爲之一歎。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恒星不見。按辛卯即四月五日也。丹鉛續錄中曾載其事。宋謝枋得至燕京，以四月五日死。當其行時，餞詩盈几。張子惠有句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直一文錢。爲千古傳誦。程克勤四月五日微雨免朝，偕李太史步出皇城門賦詩，有班分輦道，花迎佩仗，出宮牆柳映人之句。寫景寫地，兩兩無漏，可稱工句，第不十分雅練而已。余有四月五日感賦一章云：漫道今宵發七蓮，開元韻事判仙賢。御前可有起居注，右史左圖付講筵。按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四月五日，勅中書門下禮官學士等宴集仙殿。上曰：今日與卿等賢才同宴，宜改集仙殿爲集賢殿。麗正書院爲集賢書院。又事物紀原載北齊有起居注。宋張泌於太宗淳化五年四月五日，奏復左右史之職，記錄以爲起居注。太宗遂從之。又古今類傳：四月五日麗句有云：此夕七蓮從地發，首



在天明。今宵九扇自巖開。三更星雨。余詩故援用之。

東坡於元豐七年四月六日別黃州。送行者皆至慈湖。獨陳季常至九江相別。東坡留別有和太白潯陽宮韻一首云。病瘡老馬不任轡。猶向君王得蔽帷。桑下豈無三宿戀。樽前聊與一身歸。長腰尚戴。撐腸米。闊領先裁。蓋囊衣。投老江湖終不失。來時莫遣故人非。古樸不華。讀之饒有趣味。至顧應祥四月六日方思桂招飲松雪。有句云。廚供茗碗。菱椿葉。僧啓經函。理貝文。又董友松四月六日餞春。賦酬皇甫羅浮留別有句云。沂水東風憶昔游。酒香花靚柳絲柔。不過秀麗而已。先大父聽雨樓詩集中有四月六日海上送徐頌閣學士入都一章云。黃州今日別東坡。風送餘春入海波。寵命早膺經史席。彩毫曾紀太平歌。生時驥馬容城載。去後刀魚莫縣多。京裏繁華知首善。故人遠道意如何。按明道集中載元祐二年四月六日。程正叔講讀邇英閣。而是時頌閣擅。方爲起居注。學士旣切人。又切日。於此可見古人琢句不苟極矣。玉海云。宋紹興十四年。處州言木柱內有天下太平年五字。以四月六日詔送史館。作瑞木成文曲。又元人劉翹字夢驥。保定容城人。以四月六日生。生之時。父夢神人驥馬載兒至。因以名。又莫州圖經有郝姑者。字女君。四月六日與隣女坐水邊。忽有青衣童子至前云。東海公娶女君爲婦。言訖見茵褥於水上。女君即沿流而下。隣女奔告其家。已無及。聞女君遙語云。幸得水仙。願勿憂怖。又言每至是日。送刀魚爲信。至今四月間。莫州多有刀魚。而以六日爲尤多云。余是日有咏史一絕云。莫問縱橫奏凱還。將軍偉業震秦關。只憐不武坑隆卒。兩廡儀容一杖刪。按宋史。太祖建隆四年。四月六日幸太廟。閱土木之功歷。

視兩廊下圖畫名將。指白起曰。此人殺已降不武之甚。何得受享於此。因以杖畫去之。余謂太祖真一代之英主也。

康德涵四月七日雨中同文浮山坐作。有句云。來年生意佳。枝旛望如織。又董志林四月七日至南昌適大人遊景德志懷。有句云。西州遠色飛青雀。南浦清晴散綠煙。皆可誦之句也。余是日有村居即事一章云。燒得香煙幻綠雲。村婆四月不茹葷。勸君莫道人間過。便可完顏見帝君。予弟昂孫。誓爲頑固。然因果設教。不可謂非。只惜多少村婆口。口念佛口口。罵人其墮落苦惱。有自來也。且予詩亦有切貼四月七日處。並非不典之作。按太平廣記載藍田尉楊師模。以老遠家。喜論人過。某年四月七日夜。忽見一青衣來。索魂去。數日乃蘇。自言見陰曹善惡報應狀。從此不復談人過。是亦修善家之殷鑒。正不必媚神佞佛爲也。

案頭無曆書。問諸家人亦無知者。以氣候推之。大約近三日內。當爲小滿。余因懸擬及之。小滿非令節。賦詩者甚不多見。惟華應昌有句云。春胸翠鬢初成甲。刺眼黃鬚小有秋。董農山有句云。萬紅千翠都含孕。九穗雙岐盡姪身。華句尙可。董句則呆板不成誦矣。

楊萬里於四月八日嘗新荔枝。有句云。紫瑤骨酪丁香瘦。白雪肌膚午暑涼。細膩之至。黨懷英四月八日賀左君錫生子。有句云。燕寢香凝佳夢兆。與佛同生佛親抱。楊顯祖四月八日永安禪院作。有句云。解是雨花新浴佛。諸天誰供洗兒錢。汪文楨四月八日有蓁東之行。口占云。含桃山客寄豆莢。野人投不過。各有所切而已。汪伯熙十

歲時有四月八日賦綠豆一絕云。一豆一聲佛。佛門結果緣。要知根本地。莫使豆箕煎。相傳爲七步之作。神乎。技矣。樊山是日以次女金粟周晬。作粥供佛。分貽朋好。伯熙以詩謝之。詩云。歲時荆楚朔。方通佛粥香。酣七寶融濟。物門當闢甘露。嘗人口欲蕪。蔚風且須近臘。更相饋便說和羹味。亦同記得兒時賦。綠豆類然今日一衰翁。詩後即自述賦綠豆事。良非夸語。樊山次韻答之。儒門右帙佛門通。啜到瓊喜氣。重粥面略參茶社。法餅香剛送麥田。風前身龍女。將母是小字。蟲娘未許同。好與晬盤添故事。新詩乞得意。園翁兩詩相校。自以樊山爲雄。余有四月八日至彌陀寺觀衆僧打四絕。中有句云。生平也。具十方願。祇怕浮圖狗。不如按隋書文帝時。魏州於四月八日立舍利塔。有一黑狗。耽耳白胸。於塔前舒左股。屈右脚。隨人行道持齋。非時不食。至解齋喫粥。寺內猛狗見之。悉低頭掉尾云。是詩亦有筆有書。然余自嫌其深刻也。幼弟昂孫有四月八日游國恩寺臨江仙一闋。嘗戲正於余。不能憶其全作。中有句云。這是誰家之舊宅。年來傳玩青蛇。按六朝時多有捨宅爲市者。宛署記載燕京西潭柘寺二青蛇。每年四月八日來見。寺中僧人函盛傳玩。以爲青龍施錢手。摩免厄云云。是句亦有所本。又云舍利塔前無黑狗。布金值得什麼意。與余同而深厚過之。又云傾城傾國者。一半趕秋波。風土記載玉泉山附近有地名秋波。每年四月八日傾國伎女競往逐焉。謂之趕秋波。詞中引用句非不佳。然已落於纖巧矣。顧貞觀四月八日臨江仙一闋。有句云。麝香罩插密犀釵。法雲低映一束縷。金網又云。簾傍誰掛小參牌。碧霞幡底添對合歡鞋。亦典雅秀麗之作也。余是日赴友家賞芍藥。飲有卽席一章云。芍藥萬千朵。滿斟資福觴。有花堪浴佛。貢荔

不稱王欲說因緣法。徧生富貴坊。堦淵悲隔宿。先慈於己亥四月七日見背。杯酒鬱餘。館東坡集載四月八日大會於資福寺。有芍藥七十餘朵。又溪蠻聚笑。載蠻鄉競渡。預以四月八日飲讌。江岸舟子各招他客。盛饌相誇。士女如雲。一年盛事。名富貴坊。余詩故云云。

宋祥符九年四月九日。真宗幸瓊林苑宴射。作七言詩賜從臣。亦千古之韻事也。惜其詩不傳。楊萬里戊申四月八日宿釋迦寺。有句云。出却金宮入梵宮。翠微綠霧染衣濃。又云。藏室籛山真昨戲。園翁溪友得今從。上二句尙可入口。下二句則不減句法矣。僧守仁四月八日與斯公衍公登虎邱賦詩。有句云。巖僧掃月千峯淨。山鬼吟風萬壑哀。亦錘鍊之句也。余是日過友人家。適其妻產一孩。云產母病熱久矣。既歸。賦一絕云。一服清涼散。太和殘春風。雨亦無多笑。他日懷中納。可是言言合度哥。幼弟昂孫見而笑曰。不是哥兒。我們家中倒有個姐兒。余爲之大笑。按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四月九日。公卿上言。請修太和殿。厥地清涼。可以避暑。詔從之。又宋史。度宗諱禔。嘉熙四年四月九日生。先是母夢日光照東室。又夢神人綵衣擁一龍納懷中。已而有娠。及生室有赤光。資諱內慧。七歲。言言合度。理宗奇之。余詩故云云。而讀者乃以輕薄譏之。其可笑孰甚。余故不願與昂孫共詩也。黃巢能詩乎。否。聞者曰。必不能。余乃以黃巢列入詩話中。則亦論古者之掌故也。黃巢於四月十日夜。爲李克用騎將龐從敗走。遂以不振。是故四月十日。亦吾祖吾宗之國慶紀念也。范成大是日出郊。賦句云。漲江混混無聲。綠熟麥。騷騷有意。黃。下句更切。胡翰兒子來鳳翔。令歸營居爻山下。有句云。泉深出丹砂。地冷多琥珀。則別有趣。

味矣。陳覺民過武丘山詩云。昇真洞口接天門。靈草丹桃日日春。聽說神仙來瑞世。三朝德業在斯民。或謂真宗神宗哲宗。皆武丘仙真應世。故有三朝德業之句。然已荒誕不經矣。按神宗生於慶曆八年四月十日。羣鼠吐五色成雲。至治平四年即位。宰臣等表請以四月十日爲同天節。豈其故有異歟。余有四月十日雜感六言一章云。不見黃巢夜走依然羣盜如毛。可有廉能官吏鵠奔夜會陰曹。時城東某命案懸久未決。余詩故言及之。還冤記有云。漢時何敞爲交州刺史。巡行至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女從樓下出。自云蘇蛾。字珠娘。早失父母。兄弟有繪百二十疋。與婢致福。往縣售之。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日暮致福暴得病。因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鬻壽利子。繪以刀刺子死。又殺致福樓下。敢告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以何爲驗。女曰。白衣青履猶未朽。掘之果然。即遣使捕壽。問與珠娘語同。遂斬之。此事直與包公案同。

東坡四月十一日食荔枝賦詩有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罩白玉膚亦細膩亦風流此老畢竟不弱有謂四月十一日爲地破日不可開山動土者無稽孰甚余新成一章云。兔是月中物。名爲盜。裏魁西湖塔。景好永不見。巍巍唐李孝逸爲武承嗣所誣。有兔月中物。當有天分數語。卒以則天垂拱二年四月十一日伏誅。近王某之棺斃亦大快人心之一事也。王有孽財家產至巨萬。在滬置一偉大洋房。心猶未厭。猶欲於西湖保叔塔旁再建一座。噫。辱沒山水甚矣。王某距孝逸伏誅之日。僅一星期。問余以桑梓關係不得不慨乎言之。古人之著述闕佚而不傳者殆不可數計。中州集載田琢從軍時。曲護室中雙燕。一日飛止坐隅。巧語移時不去。

孫思明曰秋社燕當歸去此必其留別語也。作詩細書爲蠟丸繫其足上有君憐我處頻迎語我憶君時不掩扉之句。後八年田爲潞州觀察。四月十二日閑坐含翠堂忽雙燕至諦觀之即前燕也。足上蠟丸尙在。詫爲奇事。乃倩同年龐鑄畫爲圖。自作序求趙閱作詩而趙詩既不傳。即詩史中並無田孫趙閱其人。此誠不可解者。東坡四月十二日以下築白鶴峯上新居告成詩以紀之。有句云長江在北戶雪浪舞吾砌。又云青山滿牆頭髮鬢幾雲髻。皆寫地寫景清切不移之句也。定庵四月十二日過訪顧清誦東坡過清虛堂詩句。顧即用原韻謝之。有句云高軒何自忽。戾止豁若暝霧騰。金鷗又云列缺捲燭雷。停過其推崇可謂備至。余戚陳姓置新第落成於四月十二日設宴誌慶。余即席賦一律賀之。鳩木庇材費苦衷鏡湖右畔地三弓。烏衣依舊窺香戶。刃鼻於今戲綵宮。雲髻老蘇顏白鶴。玳梁少蔡寫蒼龍。祝君代代兒孫福。靡麗畫圖奪化工。第三第五兩句詩解已詳於前。景龍文館記載唐睿宗景雲元年四月十二日幸隆慶池結綵爲樓宴侍臣汎舟戲象。即第四句之詩解也。集異記有云陳留蔡少霞幼奉道一日沿溪行忽得美蔭就憩焉不覺成寐爲鹿幘人召去見一玉人當軒立謂少霞曰。惑子虔心今宜領此少霞不解所謂復爲鹿幘人引去至一石碑側以筆硯授之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題曰蒼龍溪新宮銘而文中則有雕玳梁鏤檀棘榮之語。尾綴清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數字少霞欲更周視則爲鹿幘人所促反而遂寤。又宛畧記四月十二日燕都女士游戒壇繁華靡麗宛然圖畫云云。余末句即引其事也。近時之講章句學者只要擲筆成句便可一世而余乃咕哩嚙嚙至於如此不且可笑之甚。顧余於此有一自

第二卷 第三集下 筆記類 乙種詩話

負語。余以前之詩人。雖才思奇溢。皆杜撰之徒耳。余後則姑待定論。

同邑陳友邵孝廉。年六十七。無子。以百金贖某家婢為妾。於四月十三日育一男。大喜。過望。詎未半日即氣絕。孝廉傷之甚。余以詩慰之云。報道喪明為阿官。善人無後亦心酸。只憐今日乾龍節。便是帝王牛馬看。按天中記。宋欽宗於靖康元年四月十三日生。太宰徐處仁等請以是日為乾龍節。然而河山有半面之羞。囚虜吐金人之氣。所謂乾龍者。安在耶。余是詩不特感喪子之痛。且有祖國之羞焉。燕公四月十三日赴宴寧王亭子。即賦有句云。綠嫩鳴鶴洲陰濃。雞道楊萬里。四月十三日渡鄱陽湖。湖心一山曰康郎。其狀如蛭浮水上。賦詩有天如琉璃鐘。下覆水晶碗。波光金汁瀉。日影銀柱貫。康山杯中蛭。廬阜帆前幔。諸句願清。四月十三日送友詩有句云。垂角故人霜。兩鬢關心歧路草。連空皆秀拔之句也。紅豆村人集中有四月十三日立夏一章云。節屆清和。四月中餘春猶在。蕙蘭中雲峯層疊。偏遮雨。潮鼓喧闐。祇嘯風。逢閏自應添。晝景。是年閏四月。得金寧果。害農功。軍行月令。立夏得金五穀不成。是日立夏却逢金。何當覓處飛霜散。一洗煩囂萬慮空。全詩不見費力之處。但備一格而已。楊了僧送鈍初安葬時有南郊一路奔龍輓之句。事在陽歷三月廿四。而引用之故事。則係四月十三日者。按宋史。太祖開寶十年四月上崩。十三日發引。羣臣升梓宮於龍輓。又真宗景德三年。四月十三日立夏。迎南郊。余以說詩故附及之。

四月十四日。古人無作詩者。惟宋陳翠虛於寧宗嘉定六年四月十四日。在潭州與會主云。我來當尸解。會主不

以爲意。翠微留四句曰。頂上雷聲霹靂。混沌落地無蹤。今朝得路。便行騎個無角火龍。亦六言之體也。惟語氣超忽。我輩俗人殊不解此。近人如錢塘袁樹。四月十四日賦雨一章云。正思祈雨慰輿情。忽聽芭蕉起點聲。地險豈宜逢。歎歲天高終是愛蒼生。已看沃野都回濶。還祝濃陰莫放晴。好是今宵清夢穩。桃笙淨拂晚涼輕。又如金陵何士顥。四月十四夜天池道士招諸同人集雨花山房三章。其一云。閉門抱微疴。默坐結遐想。忽來紫府招。如鳥出羅網。入門塵事空。庭軒愛幽微。疑聞步虛來。竹梧奏清響。一飲壺觴傾。舉坐盡蕭爽。不知留客遲。但見歸禽往。虛白襟袖生。前峰月初上。其二云。月上衆妙生。變幻弄煙靄。造物巧設施。水墨爲圖繪。山樹盡浮空。點點梢在外。共喜置身高。縱觀得不昧。微風吹草香。露氣上衣帶。何處鳴鐘餘音散。深翠其三云。深翠望無極。中有流鶯鳴。應爲月所誤。深夜認天明。下界墮睡鄉。夜氣失其清。輪輿獨醒客。靈境誰相爭。不須秉燭遊。暢我行樂情。動靜分頃刻。東方紅日生。袁詩清圓流利。而何詩則含蓄拔俗。深得悟境。皆可誦之作也。余有四月十四日晚郊一章云。占得龍潛氣。候眞東南風。色號長春鄉。農翹足團團。坐趁着晚涼。說洞賓按玉海。唐高祖武德六年四月十四日。幸龍潛宅。又占候書。晴主歲稔。得東南風尤吉。又史纂丘處機號長春子。金世宗設二帳於御幄之東。令長春子於是日居之。又呂巖字洞賓。以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生。鄉人多好談仙怪。而於洞賓事尤詳。余詩故云。歲時紀云。四月十五日。自堂廚至百司廚。通謂之櫻筍廚。故詩有春事無多櫻筍來之句。今則物候漸移。所謂櫻筍之節。已在立夏許矣。皮日休四月十五日。和陸龜夢書事。有句云。竹葉飲爲甘露色。蓮花鮓作肉芝香。粉膏比。



第二卷 第三集下 筆記類 乙種詩話

九二

雨凝雲。磴丹粉。經年染石牀。蓋鍾練之句也。章齋詩鈔中（宋朱松著）載四月十五日上元道中一章。有一章。橫斜風葉度。千灘最。風雪成堆之句。張明弼四月十五日懷家有句云。亂中新句。干戈氣。夢裏紅香兒女香。皆奇而能麗者。李燧四月十五日車駕臨雍恭紀有句云。虎拜轎門千騎擁。龍飛壁沿五雲迎。則雄壯而得體矣。尤西堂四月十五日聖駕禱雨。兩立降喜賦一詩有句云。今朝靈雨零三五之句。亦係頌揚口吻。錢塘陸湄君女士有四月十五日龔浦川移檣隨園招同朱草衣史苕湄王梅坡分賦得識字一章云。雅會須良時。端居多暇日。誰歟載酒過紛紛。衆賓集。人生至樂事。莫如新相識。漫把棊子敲。頻將釣竿拂。貼水出新荷。吹香媚佳客。朱陽隱層巖。素魄墜瑤席。春去已多時。月猶留春色。客歸月未歸。何以遣茲夕。纏綿綺麗。誠閨中不可多得者。余有四月十五日高祖杏江公祭日散胙一章云。曰若哉。生獨剛逢禁足辰。牲牢沿俗例。櫻筍薦時新。麟趾千年應。螽斯百歲春。友于是亦政。堪以法宗人。哉生竊見於書經。荆楚歲時記。僧尼四月十五日就禪刹掛塔。謂之結夏。故釋苑宗規云。祝融在候。炎帝司方。當法王禁足之辰。是釋子護生之日。又宋史元祐二年四月十五日東坡代賜彰化軍節度使宗晟詔有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卿以膝下之養。爲宗人之法。數語。又同日賜宗晟第二詔有方慶瓜臠之辭。欲觀麟趾之應。數語云。

李令哲四月十六日夜宿東柯聽雨賦詩有句云。官私蛙兩部。倡和鳥三更。讀之饒有趣味。疑爲刺時之作。袁子才是日端州公宴晚香堂有古體一章云。七十老翁不知老。來看嶺南山色好。兩株荆樹忽相逢。一朵鐵花開未

了。通家難得來。楊修招我披雲樓。上游閱江寶月次。第到此間風景胸。全收歸來晚。香堂弟問兄。知否即日五人同。上壽（楊蘭坡劉瓊華彭藹堂袁龍文及子才）彭鏗斟雉劉安進酒。龍文扛鼎阿香走。有如不期而會。八百國都爲先生。一張口千里鱸。五侯鯖三十六種骨董羹。一一羅列求褒評。不怕忙殺天上天廚星。果然天星聞酒香。張頤頤。雷公狂手持北斗。魁仙漿化爲大雨。猛如注搖動一堂蠟燭光。合席蹲踞人起舞。舞都道今宵得千古十日平原何足數。師生昆季兼文武。誰是賓朋誰是主。個個忘形到爾汝。請各酣嬉將力努。珍羞吞盡珠瓊吐。莫管銜外瑟瑟起。三鼓雖非繩墨之作。而余則絕愛之。此老天才畢竟不弱。余是日有農謠一章云。無穀與有穀。但看這十六日月對黃昏。夏秋雨不成。我言如不信。請君量月影。夜立一丈竿。省得問青天。月影過竿影。大水且沒脛。影如九尺長。夏秋雨水忙。八尺雨逢六七尺。田大熟五尺。暑何酷。四蝗三餓腹。吾謂不如月上早。低田畝畝收好稻。鄉人且怕月上遲。高田一畝無人犁。其實稻與穀只苦人民骨。銅龍鐵鳳好經營。晝夜張燈是北京。按玉海真觀六年四月十六日太宗避暑九成宮。王勃進頌有銅龍對雷。鐵鳳連豐之句。宋史祥符六年四月十六日則聽京城張燈一晝夜云。其量影事則見於通書。

逸史載唐元和十二年吳清之妻楊氏號監真君。頭痛靜坐。忽然不見。至四月十七日夜。見楊氏裹坐屋上。稱先日有同行伴煎茶湯相待。汴州姓呂名德真。同州姓張名仙真。益州姓馬名辨真。宋州姓王名信真。及還有一女冠賦詩相別云。道啓真心覺漸清。天教絕粒應精誠。雲外歌聲笙管合。花間風引步虛聲。詩雖不佳。要亦子才所

謂。理。言。也。董。說。四。月。十。七。夜。焙。茶。賦。詩。有。句。云。玄。味。縱。清。香。亦。略。近。煙。火。句。中。亦。有。悟。境。余。有。四。月。十。七。日。感。事。一。律。近。作。也。詩。云。中。外。人。情。好。惡。同。水。災。蝗。禍。迭。相。攻。利。臣。日。進。滿。倉。鼠。德。教。風。衰。當。道。熊。定。國。不。聞。知。禮。義。民。空。自。說。公。忠。最。難。堪。處。藤。花。盡。不。見。明。駝。謝。赤。龍。明。道。集。熙。寧。三。年。四。月。十。七。日。程。明。道。再。上。疏。諫。新。法。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寢。衰。云。云。又。蘇。軾。元。祐。二。年。四。月。十。七。日。代。賜。故。夏。國。主。嗣。主。乾。順。進。奉。謝。恩。馬。駝。回。詔。亦。有。惟。忠。可。以。附。民。惟。禮。可。以。定。國。之。句。又。逸。史。玄。宗。微。時。常。至。洛。陽。令。崔。日。知。宅。崔。設。饌。未。熟。因。寢。庭。前。藤。花。初。開。日。知。見。巨。蛇。食。花。遂。巡。不。見。上。覺。曰。饑。甚。夢。中。食。藤。花。甚。美。日。知。乃。知。他。日。啓。聖。之。驗。也。後。景。龍。二。年。四。月。十。七。日。在。廳。事。假。寐。宋。大。辨。等。三。十。人。同。見。赤。龍。據。案。云。云。余。友。沈。漱。庵。四。月。十。八。日。觀。土。穀。祠。道。場。有。句。云。今。朝。又。是。道。場。節。不。見。宮。差。賜。贖。來。說。本。於。都。梁。紀。盱。眙。縣。之。瑞。巖。菴。宗。室。女。尼。也。賞。贖。甚。厚。後。割。於。金。爲。南。使。駐。節。之。所。每。歲。四。月。十。八。日。仍。建。道。場。遠。近。士。女。持。香。供。絡。繚。彌。月。漱。庵。之。句。感。慨。係。之。矣。孫。仲。益。四。月。十。八。日。李。茂。嘉。惠。茶。有。擬。把。金。釵。候。湯。眼。不。將。白。玉。伴。脂。床。之。句。載。鴻。慶。集。中。范。成。大。四。月。十。八。日。餘。杭。道。中。有。桑。眼。迷。離。應。欠。雨。麥。鬚。騷。煞。已。禁。風。之。句。皆。肖。物。之。句。也。余。有。四。月。十。八。日。山。居。箋。經。絕。句。一。章。云。箋。注。經。文。心。血。俱。造。遙。山。上。亦。清。娛。無。靈。乞。得。天。倉。米。只。自。埋。頭。拔。髮。鬚。按。左。傳。孔子。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諸。說。皆。從。之。其。實。十。六。年。乃。壬。戌。之。歲。四。月。之。朔。爲。戊。申。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五。月。十。二。己。與。乙。文。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確。爲。四。月。十。八。矣。又。蜀。志。成。都。府。逍。遙。山。壁。上。有。漢。安。元。

年四月十八日會仙友字。宋景德間。楊用悔隱居於此。又月令。四月十八日天倉開。拔白髮鬢吉。余年纔四十而髮已蒼蒼。既窮且老。可慨也。

四月十九日爲中國四千年前之政治革命紀念。武王伐商。以是日告師。周廟後之人數典忘祖久矣。于立至元戊寅四月十九日。風雨大作。村民以爲龍王嫁女。以詩紀之。有西方龍君嫁龍女。雷車彭彭載風雨。鮫人獻綃珠。淚泣鸞裙行。煙翠痕濕臙脂紫。土吹海腥陽侯擊。浪玻璃聲諸句皆詭麗之句也。康德涵四月十九宴東侍御園。亭賦詩八章。數其警句如風流不減分。司典喚出紅妝勸。玉釵玉面未從花裏出。瑤箏先向月中開。層層樓閣鱗鱗水。小小亭臺面面花。亦秀麗可誦。余有四月十九日舟行至安昌鎮云。翠色十分酣。蓮光倒影涵。怕聞龍嫁女。樂聽燕宜男。錦繡新堆馬。鄉村纔了蠶。前流簫鼓擁。像是百花潭。按蜀志。冀國夫人姓任。漢上小家女。任媪嘗禱於神祠。夢神授以大珠。覺而有娠。明年四月十九日生。有僧過其家。疥瘡遍體。女獨敬事之。一日僧持衣求洗。女欣然濯之溪邊。每一漂衣。蓮花應手出。里人驚異。求僧不知所在。遂識其處爲百花潭。後爲唐寧節度。徵服行民間。見女而悅之。納爲妾。妻死。遂爲繼室。封冀國夫人。每生日。置酒江上。泛舟徘徊。訪漂衣故處。故後人以四月十九日爲百花潭之勝會。傾城皆出。錦繡夾道。即官員亦至。潭上置酒高會也。又東綺老人都絕句云。十哲祠堂香火緣。譏文廟武廟。重華景世都。昇仙。指愛伯。蔭甫。前輩。遙知師道文高古。贏得求賢萬世傳。唐書肅宗上元元年四月十九日。以星文變異。立武成王廟。選歷代良將爲十哲。白起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勣列於左。張良

田穰苴孫武吳起樂毅列於右。又羣仙錄。張重華鄭景世。皆於四月十九日昇仙。又蘇軾元祐二年四月十九日同傅堯俞孫覺狀奏。徐州布衣陳師道。文詞高古。度越流輩。過壯未仕。實爲遺才。欲望尊慈。特賜錄用。詩故云云。余鄉有分龍謠云。四月小分龍。五月大分龍。龍來非好事。少吉而多凶。按小分龍即四月二十日也。占候書有云。四月二十日爲小分龍。分癩龍主旱。分健龍主雨。分白龍主大水。分青龍主小水。故謠中如此云云。此雖農夫口頭禪語。疑當初亦能文者作之也。和靖四月二十日池陽山店即賦。有句云。驚鳥忽衝溪。竊破暗花閑。墮壘風香。寫景琢句。俱見工致。惟集中則傳爲初夏之作。余於別本見之。乃四月二十日賦也。革新而後。余輩文人無可粉飾。黨禍既株連無已。而水患又相逼而來。觸目驚心。彌勝感喟。因新成一章云。冤人入地呼蒼穹。天禍東南是白龍。無補當今之切務。滿朝不見古人風。冤人兩字亦有所本。續玄怪錄云。張質授臨渙尉。日暮見數人持符來約與去。質乘高隨之。至柏林下馬。行百餘步。見大府門。入則美鬚衣緋者。據案責其曲。質言無此事。乃呼冤人證之。冤人言此非貞元十一年四月二十日推事者。乃臨渙尉張質也。判以姓名偶同放歸。而質伏於柏林下馬旁。已七日矣。又宋文鑑。四月二十日詔言。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司馬光應詔。有敢不爲。陸上別白。當今之切務。少補萬分之一云云。蘇軾元祐二年四月二十日。同李常王存鄧溫伯孫覺胡宗愈狀奏。謂給事中顧臨。慷慨中立。無所阿撓。供職以來。封駁論議。凜然有古人風云云。今之爲官者。聞此數言。亦負疚中心否乎。余料工於彈劾之肅政史。亦一時之叫豪而已。所謂古人之風者。安在。

玉海載宋眞宗景德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幸龍圖閣。閱太宗御書。宴於崇政殿。帝作五言詩示從臣。是詩亦不傳。而詩史中且不言眞宗能詩。亦一疑問也。徐時夏四月二十一日山行。有櫻桃初熟。朱砂果。蠶豆。新開水。墨花之句。酷似劍南集中語。余去年四月二十一日赴戚家小飲。座客有痛斥時事者。舉座爲之不歡。歸而感賦一絕云。一座蓬萊鎖帝王。妖星出沒更無常。狂夫負醉弄空影。唯諾何如執政堂。亦傷心之語也。按玉海。唐高宗龍朔二年造蓬萊宮。成於四月二十一日。徙居之。又唐書。肅宗上元元年四月二十一日。妖星見西方。至五月始滅。又道書。譚昇著化書。有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爲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爲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爲國。所化醉者。負醉疥者。療疥皆理語也。後授齊丘號碧虛子。於嘉祐五年四月二十一日題其後序。又朝野雜記。宋神宗元豐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中書奉旨。給事中駁正事。赴執政堂稟議。余不知無聲無臭之政事。堂將何以體國而經野也。爲之一嘆。

禮志載宋孝宗淳熙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御書明堂門三字。少傅史浩等三十四人。進明堂慶成詩。是詩蓋未之見。意者必頌德之體也。余輩耳目淺陋。至於如此。猶嗶嗶說詩。亦可笑甚矣。張耒己未四月二十二日大雨雹。云木衰。火濫氣浮洩。激此陰沍成冰堅。寫雹字甚切。劉基四月二十二日郊外游得水字云。繁林<sub>生</sub>深綠。清池散圓紫。鳥啼樹有風。帆過煙生水。麗句也。余前二十年四月二十二日。題外舅枚臣先生手藏宋拓河南聖教序云。不見懷仁集。右軍同州賸本雁塔真。世南羸得唐皇惜。賸有河南第二人。按實錄。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四月二十二

日自爲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絕。謂魏徵曰。世南沒後。無一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又按河南聖教序有三行書。一懷仁集。右軍者。今已無之。楷書二。一在雁塔。一在同州。雁塔乃原本同州者。則河南歿後好事者。以雁塔本更刻一石。以志刺史之不忘也。

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講易終篇。賜宰相侍讀以下。犀帶牙簡。金鞍勒馬。余知當日羣臣。必有以謝詩進者。其時金惠未寧。江山愈小。而君臣泄沓。若此。可慨也。黃魯直以紹聖二年謫黔州。四月二十三日至摩圍。有東縣聞銅臭。江陵換袂衣之句。其刺時也深矣。余有詠佚史絕句云。萬歷年間紀幻風。王家屋宇更西東。出人意。外。飛筵香滿杯。盤酒滿盃。此詩有議余爲怪誕者。按居東錄。萬歷庚子四月二十三日。緇川縣大風。有王氏屋宇三間。自西院移置東院。門窗戶牖。衣服筆記。宛然如初。國氏巷屋脊上有桌一張。風平亟視之。香簌布列。杯中酒滿不溢。乃近地人家筵上物也。此事以年月日記載。必非齊東之談。

東坡於四月二十四日遊國通禪院。宿焉。院爲老泉舊游處。其明日爲老泉之忌日。乃手寫寶積獻蓋頌佛一偈。以贈長老仙公。仙公附掌笑曰。昨夜夢寶蓋飛下。着處輒生火。豈此祥乎。東坡於是詩以紀之。曰。石耳峯頭路。接天梵音堂。下月臨泉此。生初飲廬山水。上日徒參雪竇禪。袖裏寶書猶未出。夢中飛蓋已先傳。何人更識稽中散。野鶴昂頭未是仙。事載長公外紀。而東坡集且不存其詩。玩其詩句。殊少警策。平鋪直叙。類乎初學者所爲。雖云紀事之作。亦殊嫌直率。東坡蓋精於自刪也。戴石屏四月二十四日喜晴。有句云。苔榻有泥妨。座客稻田貯水。懣

農心造句雖率寫事頗能真切惟稻字略有語病而已。余有四月二十四日有友人自燕京歸述某公子雄心歎而賦此。北望帝王居妖言綴簡書雨天開玉璽暮夜燿金魚橄已驅胡馬火將燒巧狙無論應識者十倍曹皇儲。按南史齊高帝四月二十四日祭陽郡人尹千於嵩山東南見天雨石開之有玉璽在其中文曰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掃平河洛清魏都。或云宋禪位於齊此其符驗也。又實錄唐睿宗景雲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勅魚袋着紫者金裝着緋者銀裝故有銀青金紫之稱。又宋元豐末親王賜玉魚以副金帶金魚以副玉帶謂爲唐禮。故唐時又有金魚銀魚之別如韓文公詩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是也。又三國志漢章武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先主知不起乃泣語孔明曰君才十倍曹丕必安國而成大事云云。余又有四月二十四日東何轍庭大令一章云愷悌慈祥君子鄉如公方不愧賢良手書佛偈應天藏（城中大善寺碑爲公手書）躬御耕田督稼塲（公專重農）冰雪一年誇節操風霜兩字入文章高卑官職尋常事不見金魚百世芳按宋史高宗紹興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置六科舉士一曰文章典雅可備制誥二曰節操方正可備臺諫三曰才識該通可備刑獄四曰節用愛民可備理財五曰慈祥愷悌可備監司郡守六曰智勇絕倫可備將帥令侍從歲舉之第三句即東坡事也。又玉海宋高宗紹興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謂侍臣曰朕聞祖宗時禁中有打麥殿今於後園令人引冰澆畦種之亦欲知稼穡之艱難云云。

朱逢年於四月二十五日夜夢至一處流水被道色清絕若有欄檻而無屋宇有筆硯皆浸水中朱驚問何地旁



有應者曰。此玉欄堂也。夢中欲取水。中筆硯作詩。未成而覺。鷄已不再鳴矣。因賦一詩。曾載玉潤集。有千尋濯足。衣裳冷。六字。哦詩筆硯香之句。余極愛其鬆秀。或謂逢年集。以玉潤命名。即取此夢之意。亦可憑之言也。董炳文四月二十五日郊行。賦詩有句云。催耕不憚一。而再打麥。何辭倦復勞。如此。琢句所謂吃力不討好。何苦何苦。余有四月二十五日擲筆絕句云。論功已愧丹青手。應對未詳西朔方。幸有樊章遺漫興。曉來回憶玉欄堂。按玉海。宋紹興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李德光上五帝功臣繪象圖。又唐天寶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問諸番國遠近。鴻臚卿王忠嗣對曰。謹按西域圖。自陀拔思單國至史國。凡十有二。又宋史。景祐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御製雅樂曲及樂章。玉欄堂則已詳於前矣。

是日爲芒種節。余因連類及之。范成大芒種即賦。有己酉甲申雷雨驚乘除。却賀芒種晴之句。其後則董農山芒種。即事賦。有句云。一犁浸足。鸚歌粒。萬傾吹成翡翠。又云。綠蘋數點迎梅雨。白雪千家絡繹風。范句不切。董則過事。雕琢流於板滯。惟白雪句尙可耳。余有芒種日郊行一章云。鄉村四月閒童少。溪上老人罷垂釣。催耕打麥不憚勞。翡翠池塘梅雨繞。亦不過即景而已。未能言之有章。大約詩人之成習。多勉其易而忽於難也。

四月二十六日。古人鮮有賦者。惟余廷璜丙寅四月二十六日。同董中江張園小飲。即席賦。有麥鬚迎。舊。酒尾。餓。新。營之句。亦點景之切者也。會稽金也香。爲邑名。諸生戊戌歲試。竟不錄。心快快甚。以四月二十六日過訪余。余留之飲。并賦一絕以慰之云。男兒事業在丹青。忠烈廟前香火靈。贏得一千七百貫。但與方正惜惺惺。按明雜

記永樂年進封蔣忠烈武順昭靈嘉祐王。四月二十六日爲王之生辰。加一祭。又七修類稿。王佐與朱文公同科。四月二十六日。自狀元王佐以下。各賜錢一千七百貫。又玉海。宋元祐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逾年即罷云。蓋是時新說競進。屢有請罷科舉者。余料必不久。故云云。

丁酉四月二十七日。內子以父病寧家。余苦於岑寂。乃取漢史讀之。至昌邑王時。感賦一絕云。怎見狗頭幻赤雲。星臺太史占天文。東行爲順西行逆。社稷已歸博陸墳。此紀其本事也。漢書昌邑王以四月二十七日廢。先是辭雲如狗。赤色長尾三枚。夾漢西行。占曰。天文以東行爲順。西行爲逆。主人出蓮柄。辭雲爲龜。此大臣欲行權以安社稷也。逾日遂有是事。而後之讀史者。幾將漢室威名盡付於霍光之手。爲大臣者。以行權而得重名。此外殆未之見。余詩故慨乎言之。梅堯臣四月二十七日與王正仲飲賦。有醉憶曩同吾永叔。倒冠落佩來西都。高吟特去擁鼻學。雅曲付唱纖腰。妹山東。腐儒漫側目。洛下才子爭歸趨。諸句自負殊甚。崇口藩四月二十七日行田雜歌。摘其警句。如更憐村婦多新餉。潮落平沙蛤蚌鮮。雨過青坪不見人。剪葺新鹿白如銀。雷田荷葉太湖西。千隊鴛鴦掠水低。皆可誦之句也。余又於丁未四月二十七日宿湖州府城。旅舍旁民戶有被官中催租。鷄犬不寧者。書此誌感。歌舞聲中不見春。眼前稅政虎於秦。州官愈老愈生事。時宰某縣者類唐殆甚。信口開河牧小民。按東坡元祐七年乞罷稅務。歲終賞格狀。竊見今年四月二十七日。敕廢罷諸路人戶買撲上產稅場。令下之日。天下歌舞云云。又長公外紀。元豐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東坡到湖州謝表。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

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云云。噫若某縣令者將何以見東坡於地下。

四月二十八道家以爲天休節佛說以爲藥王生皆不可得而憑矣張詠至道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悼蜀云游女白玉瑤驕馬黃金絡又云花市春慚作琢句之麗殆無與匹程敏政四月二十八日起屢賜鮮筍鱖魚楊梅雪梨感賦有緘發紫泥留楹管香生青籀帶冰鹽亦工而得體者余有四月二十八日渡湖云十萬湖光拜大蘇山聲雲語疊相呼水心勝似道心靜照得紅塵一念無按東坡開西湖於四月二十八日興工申狀中有添得十萬丈水面之語又史纂老君於四月二十八日上昇弟子尹喜悲戀請留老君告以除垢止念靜心守一之旨言訖即聳身坐雲華上云。

周洪道自號平園老叟曾於四月二十九日會同年設讌晨起感賦有清晨自掃落花廳小甕親茗竹葉灣之句閑雅甚矣張文潛四月二十九日即事有句云蝶衣曬粉花枝午蛛網添絲屋角晴又云黃簾翠幕斷飛蠅午影當軒睡未興又枕區海魚鑄紫石扇涼山雪畫青綸又廊陰日轉雕欄樹坐冷風生玉盃冰寫景韻而切且厚似劍南集中作余有四月二十九日游湖自剛直祠歸得一律云勝地敷登臨湖山眉目森龍鬚心似鐵魚袋飾爲金偉績付青史祠壇傍紫岑雕欄閑坐久怕有落花侵按坡公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杭州行牒開西湖狀云杭州之有西湖猶人之有眉目云云又事文紀原唐高宗永徽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給五品以上隨身魚袋以防召命之詐三品以上飾金五品以上飾銀又玉海孝宗淳熙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召丞相趙雄等赴經筵聽講正

說終篇浩等請付史館。又玄宗天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謂侍臣曰：宜於皇城西南改置黃帝壇。朕當親祀云云。尾聯解見前。

孔臨江四月三十日送子敦都運待制赴河北。有句云：君能安輯之，千蒼與萬翰。語近獎飾，贈行者常套也。董說四月三十日作有花萼闌珊看百藥感懷。將次到三閩，吳郎衣摺萼條闕，諸葛皮膚骨幹疎，讀之饒有趣味。說自注：吳道子畫釋像，衣摺如萼條，諸葛孔明手膚疎如松柏紋云云。不知出於何書。吾人寡讀，儉腹良自慙也。余有四月二十九日書感云：四交五月不自如花事，年年九折餘形稿，還如諸葛手心慈，欲上百僚疏。無多兄弟驚離散，焉有災荒屬子虛。到此出家已不得，牢懷疊疊到三閩。按中州風土記：洛陽花事至四月杪，只賸一折。諸葛手見董詩注。又白孔六帖：漢成帝河平元年四月三十日日食。詔公卿百僚疏陳過失，無有所諱。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日，月同孝惠，日同孝昭。其占恐害繼嗣云云。又漢紀：和帝永元十五年四月三十日日食。時帝遵肅宗孝章帝故事，有司以陰盛對，宜遣就國。上詔非之，又貽謀錄。宋時民間訴水旱，舊無限制，往往欺誑，無以覈實。至淳化二年，詔訴水旱，夏以四月三十日爲定制。又楚通志：道悟，荊州天皇寺僧，神儻異，幼而生知。年十四，求出家。父母不聽，遂損減飲膳，形體羸瘠。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以憲宗元和二年四月三十日告寂。三閩見董詩：端陽節，近一般憂國志士，又將起若何之感觸。蓋心苦節悉付東流，良可憫也。

## 丙種詞話 共一二通

舊時月色齋詞譚

匪石 原第十三五七集

一〇四

詞中以小令爲最難。猶詩中之五七絕也。花間一集。盡闕明畦。益之以南唐二主。馮正中。夏衍爲朱玉小山六一小令之能事。已不爲後人更留餘地。近世以來。凡填小令。無論如何名家。皆不能脫溫韋馮李晏歐窠臼。陳伯弢謂小令可以不填。持論雖似稍偏。然實甘苦獨得之言也。余謂填小令而欲避花間途徑者。尙有二派。其一取語淡意遠之致。以古樂府之神行之。莊蒿奄蝶戀花四闕。此其選也。其一用豪邁疏宏之致。中冷雙子和庚子秋詞韻爲春冰詞五十三首。似得其竅也。

汲古閣刻宋六十家詞。在今日頗不易得。子晉刻詞得一集。即以一集付梓。故如子野石湖東澤園多未備。即人傳誦之草窗碧山玉田亦付闕。如且校讐之功亦多疏忽。此汲古之失也。然填詞叢刻中實以此爲最豐富。故久爲世界所推。重近錢塘汪氏重鐫板於廣東。亥豕魯魚視汲古爲尤甚。但取價不昂。且較爲易得。故此人多購之。以彌不得汲古原本之憾。若能以汲古原本付之石印。而再詳加校勘。以校勘記附其後。則風行之遠。可預卜也。

近二百年來。善言詞者。詞多不工。如萬紅友。戈順卿。徐級。蕘陳。亦峯。皆是也。或謂律太謹嚴。則爲所束縛。而摘詞遂不能自然超妙。抑知兩宋大家如秦周姜吳張諸子。誰非精於律者。又誰不工於詞耶。故謂紅友諸人精於律。而拙於詞。則可謂其詞之不工。由於律之太細。則斷斷不可也。

竹垞有言。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然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始極其變。此在竹垞當時。自有兩種道理。一則詞至明季盡成。浮響皆由高談花間。尊前鄙南宋。而不觀之過。故以此語矯之。二則竹垞專宗樂笑翁。遂開二百年浙西詞派。其得力正在宋季。自言其所致力也。若律以讀詞之眼。光清真。包括一切絕後空前。實奄有南宋各家之長。姜史吳王張諸人。固皆得清真之一體。自名其家。即稼軒之豪邁。亦何嘗不從清真出。則至變者。宜莫如美成。而屯田子野東坡。其趨脫高渾處。詞境亦在南宋之上。小山淮海方回。則工秀絕。倫更不得謂南宋始極其工也。竹垞此語。實爲宗南宋。而祧北宋者。開其端。然亦由南宋有門。逕可尋學之。易至而南宋之不如北宋。愈彰彰矣。喬笙巢曰。詞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予於其論南宋之言。亦未敢以爲愜心貴當也。

有清一代詞學。駕有明之上。且駸駸而入於宋。然究其指歸。則宋末二字。足以盡之。何則。清代之詞派。浙西常州而已。浙西倡自竹垞。實衍玉田之緒。常州起於茗柯。實宗碧山之作。迭相流衍。垂三百年。世之學者。非朱即張。實則玉田碧山兩家而已。湖海樓峯。崛起清初。導源幼安。極縱橫跌宕之妙。至無語不可入詞。而自然渾脫。然自關天分。非後人勉強可學。故後無傳人。不能與浙西常州分鑣並進也。至同光以降。半塘滙尹。出始倡導。周吳而趨其途。徑滙尹則直入夢窗之室。吳派遂爲清末之新聲矣。若學美成而至者。則尙未之有也。

蘇辛豪情逸氣。自不可及。亦不可學。學之則易流於粗。余固不敢問津也。

詞固言情之作。然但以情言薄矣。必須融情入景。由景見情。溫飛卿之菩薩蠻語。語是景語。語即是情。馮正中蝶

戀花亦然。此其味所以醇厚也。然求之北宋，尙或有之。求之南宋，幾成廣陵散矣。

詞貴有聰明語，謂能見其性靈也。詞又不可專作聰明語，恐其漸流於薄，不能入於高渾深厚之境也。

詞中詠物之體，忌雕琢，忌膚泛，人所共知。然苟無寄托，亦索然無味。碧山詠物諸詞，俱含有一掬亡國淚，而借物以寫其哀。如詠蟬、詠螢、詠榴花，諸作允推絕倡。而論者猶謂其詠物體多未免自卑，其格可見。詠物之詞不可輕作也。余謂詠物體亦非不可作，然須以我爲主，不以物爲主。而時序之感，身世之悲，家國之事，一以寄之，則不爲物所束縛，方免於呆板之弊。彼茶煙閣體物集，全掉書袋，直獺祭耳。

瞻園師曰：填詞以意爲主意，淺則語淺，意少則不必強填，意貴新而造語宜圓熟，不可生硬。意遠而造語宜冲淡，不可晦澀。

詞有咽字訣，非可於字句間求之者。讀清真六醜，無語不咽。而碧山諸作亦然。若於字句間討生活，未有不失之淺薄也。

詞筆無害於拙，惟拙故重。重則無淺薄浮滑之病，而入渾之基在焉。世之犯纖犯薄犯滑者，皆自命不拙耳。典博宜加以微婉，濃麗宜進之深厚。此當於氣息上作工夫。

玉田樂府指迷於詞中用事之法，標題緊著，題融化不澀七字。予謂融化固難，不澀則尤難。蓋詞之運用故實，無直用者，無明用者，且地名人名隨意砌入，則生硬而不圓熟，凌雜而不純粹。故融化之法最重，取其意者不妨變

其面目仍不能失其未真。使造作太過，令人不解其所隸何事，則晦澀矣。欲免此弊，須有一番研鍊工夫。

山谷、瑞鶴、仙隱、括醉翁亭記通首用也。字均阮郎歸通首用。山字均竹山聲慢詠秋聲通首用。聲字均在諸公一時戲作以此見巧妙心思耳。張詠以謂此體倣南唐獨木橋體。近人謝枚如（章鉉）論之以爲湯盤銘用三新字、董逃歌用十三逃字，即此體之濫觴。然吾以爲此種體裁無論果出於古與否，吾人皆不必倣法。以其太嫌纖巧，非大方家數也。不唯此體，凡詞中以一二字疊用不已，挑逗以示聰明者，如衡陽猶有雁傳書、彬陽和雁無彬江、幸自繞彬山、牆裏千秋牆外道、牆外行人墻裏佳人笑之類，淮海東坡偶一爲之，未嘗不別饒風趣。爲一時名句，然使後人奉爲金科玉律，專意摹仿，其不專成惡趣者幾希。

草堂詩餘將各種詞調硬分爲小令、中調、長調，以五十八字以下爲小令，六十字以上九十字以下爲中調，九十字以上爲長調，不知何所取義。夫詞之有慢犯近諸名者，律呂上之關係，而小令中調長調等則無與於宮商也。以此分爲三種，不亦異乎？

古來詞多無題，調名即題也。後人或自爲一題，以取別於本意。然無題者居多，則讀其詞者亦不必爲之強標一題也。若詞本無題而強就詞中之意，穿鑿附會，取一題以實之，以致春景、夏景、秋景等字羅列滿紙，不獨無當於詞之真意，抑亦陋矣。然此例亦創自草堂。

張臬文詞選不取夢窗，是爲碧山門逕所限。



第二卷 第三集下 筆記類 丙種詞話

一〇八

周止莽四家詞選。以周辛王吳爲不祧之宗。是已然降白石爲稼軒附庸。而所挑剔之俗濫寒酸補湊敷衍支複等處。又皆白石之小疵。其實白石之所不可及者。在純以氣勝。子興氏所謂浩然者。白石之詞足以當之。而瘦硬通神。爲他人所不及。與稼軒之豪邁畦徑。似別。余謂白石在兩宋中。固當獨樹一幟。非可爲他人附庸也。柳屯田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之句。論者譏其輕薄。又以集中諸詞多閨房媒孽語。譏其輕褻。不知屯田詞品。正如絕代佳人。亂頭粗服。而一種天然之致。自不可掩。且其氣冲和。純是渾淪未繫氣象。余嘗歎其不易學步。絕不敢人云。亦云。視樂章集之詞。等於疑雨集之詩也。

清真花犯一首。咏梅也。結處數語曰。相將見。跑園薦酒。人正在空江煙浪裏。但夢想一枝滿蘂。黃昏斜照。水忽而推及梅子。忽而勒轉到梅花中間。仍以人爲骨。若在他手。恐非數十字不能滿足其意。而清景包一切掃一切。鬼起。鶴落。操縱自如。筆力何等雄渾。試問他人之鈎勒。有如此包舉之大力否。

張玉田論夢窗詞。謂如七寶樓臺。炫人眼目。拆碎則不成片段。是其奇思異彩。而以其過於典實。意猶不知足也。玉田論詞。取清空不取質實。夫質實之流弊。晦澀與堆砌易蹈。其一玉田之說。未可厚非。但細讀夢窗各詞。雖不着一虛字。而潛氣內轉。盪氣廻腸。均在無虛字句中。亦絢爛亦奧折。絕無堆垛。餽釘之弊。後人腹笥太空。讀之不能了解。輒襲取樂笑翁語。亦爲質實而不疏快。不亦謬乎。

張玉田爲人。詬病不曰律不精。即曰韻太雜。余謂玉田之病。在山中白雪詞。共三百首。爲數太多。不無瑕瑜之互。

見耳。使於三百首中。僅精選數十首。傳之後世。亦何至供人指摘耶。

玉田以春水詞得名。人呼之曰張春水。即南浦波暖碧鄰鄰一首也。余昔以其平淡無異人處。心焉疑之。樞尹先生曰。此詞雖無新奇可喜之處。然吾嘗試爲之。終不能及玉田之安詳合度。是即可傳處也。夫詞之平淡無奇。而他。人爲之。輒不能及。則其境深遠矣。田玉詞源標安溜二字爲入門途徑。樞尹教人亦常舉此語。以爲入渾之基。予嘗思之。填詞一道。不必有驚人語。但通首之中。用意應有儘有。層次秩然不紊。遣詞命筆無不達之意。文章宅句。磐折鈴圓。自然純熟。而饒有餘味。即爐火純青時候。可以當安溜二字。余學填詞有年矣。然尙不能造此境焉。

成容若綠水亭雜識曰。花間如古玉器。貴重而不適用。宋詞適用而不貴重。李後主兼有其美。而更饒煙水迷離之致。容若瓣香後主。其所著飲水側帽詞。神味雋永。亦頗似之。故其語云。然也。然細思之。亦屬確論。貴重適用之別。即世風今古之變。左國不如盤詰。而史漢又不及左國。亦此故也。夫

由雅頌而變爲樂府。由樂府而變爲律絕。由律絕而變爲詞。由詞而變爲曲。此亦世事由簡趨繁之常軌焉。古之雅頌樂府律絕詞曲。無不可被之管絃。今僅爲詞章之一技。則本真寢離矣。然詞謂之填。按按合拍之義。顯然可見。苟能協律。呂付絲竹。則黃鐘大呂之遺音。具在是乎。

填詞必明五宮。始能合拍。非僅辨四聲。即謂能事畢具也。觀玉田詞源所載。同一平聲。而深字不叶。幽字不叶。明

字乃叶。即可知四聲不誤。未必即能付紅兒也。然輓近以來五宮之論已成絕響。則但於四聲之用而明辨之。庶或免於緬規錯矩之弊。若既不知五宮。又不辨四聲。則不必填詞可也。

萬紅友詞律於去聲辨之極嚴。啓發後人不少。近人丹徒茅北山於四聲之中各分陰陽二部。屬陰之音可以延長。屬陽者不能立論。尤爲精密。聞其自編一韻。不知何日告成。

周止菴曰。平去是兩端。上由平而之去。入由去而之平。此語極精。邃凡詞中押入聲之調。必不能押上去。而押上去之調。改押入聲。間或可行。此徵之兩宋各大家而皆然者。

浣溪紗有平仄兩調。又有平調而首句不起韻者。其下三字作平仄仄。此見之於薛昭蘊紅蓼渡頭秋正雨。越女淘金春水上。皆是也。宋以後用此體者。雖不多見。然固是一格。紅友詞律級庵拾遺皆不載之。何也。

紅友駁嘯餘圖譜之誤。固爲倚聲家功臣。然詞律中亦有誤者。夢窗探春慢詞上段之重雲冷。哀雁斷。翠微深。愁蝶舞。明明是三字。四句下段之冰鶯憑。誰照影。有明月乘興去。明明是六字。一句三字。二句與夢窗自度腔探芳新詞上段之層梯峭。空麈散。擁凌波。縈翠袖。下段之椒杯香乾。醉醒怕。西窗人散。後等句句法相似。而紅友於此兩調注此數句。皆爲六字句。非也。

夢窗玉京瑤過變曰。微吟怕有詩聲翳。鏡慵看。但小樓獨倚。明明六字一句。四字一句。五字一句。至倚字乃叶韻。而紅友竟以翳字屬上句。註之曰。叶試問以翳字屬上。作何解說。不獨多一韻之爲誤也。

清真浪淘沙漫曉陰重一首其結處曰恨春來不與人期弄夜色空餘滿地梨花雪弄夜色三字聯屬於下七字明明可見則色字處特讀耳且全首押月曷屑韻而色字在職韻亦無從叶則又過此處適用入聲字耳方千里和清真詞不和色字而於其用色字處用日字其詞曰覆飄蕩海角天涯再見日應憐兩鬢玲瓏雪可謂多字非叶之證紅友注之曰叶亦屬非是

惜分飛兩結句之第四字有用韻者有不用韻者陳西麓之作上段曰相思葉底尋紅豆下段曰翠腰羞對垂楊瘦是不用韻也而毛東塘之作上段曰更無言語休相覷下段曰斷魂分付潮歸去則語付二字皆韻也紅友詞律僅載西麓之作而於東塘一體付之闕如是漏去一體矣

惜紅衣一調爲白石自度腔紅友所注叶處只與張玉田諸作相合其實後段之國字亦韻也鄭叔問謂鉤稽白石旁譜次句之日亦韻漚尹先生六疊姜韻日國之韻皆和之近人靡然從風矣考與白石同時之作吳夢窗李周隱各有一闕周隱日國二字皆不漏同於時賢之所填夢窗之作則次句雪字後段箝字似乎不叶人有謂爲借叶而以白石長亭怨慢用此字叶語御韻爲比者則日國之爲叶審矣然此義實非叔問創獲周止庵亦曾言之而最初辨爲叶者則碎金詞譜也

木蘭花慢一調當以柳耆卿爲正軌首句爲四字換頭固已中間相連之二字四字八字三句中其二字句必叶其四字句必以一領三乃爲合格觀樂章集中此調凡三首無不如是也若山中白雪此調亦極夥而不獨四字

句多用二。二句法首句或用二。三句法即二字句亦多不叶。殊不足爲訓。

趨輕倩一派其失也。浮趨側艷一派其失也。猥趨豪邁一派其失也。粗趨圓熟一派其失也。滑趨典實一派其失也。砌趨雕琢一派其失也。纖趨疏宕一派其失也。生硬趨艱深一派其失也。晦澀然皆不善學者之誤。兩宋名家固無是也。

藥子語余一般。詞人無一字無來歷。無一字不新穎。予謂造句琢字不外一化字用一故實必有數故實以輔佐之意。取於此用字不防取於彼。合數典爲一典。自新穎而有來歷。如白石詞中。詔君不慣胡塵遠。但暗憶江南江北之類。即得此訣。而夢窗尤擅用之。甲乙丙丁稿中。舉不勝舉。吾人欲求造句琢字之妙。須於夢窗詞深味之。白石夢窗皆善練氣。但白石之氣清剛。拔俗在字句。外人得而見之。夢窗之氣潛氣內轉。伏於無字句中。人不得而見之。此所以知白石者較多。知夢窗者較少。而一般對君特肆攻擊者。猶不免爲吳氏之門外漢也。

世人病夢窗之澀。予不謂然。蓋澀由氣滯。夢窗之氣深入骨髓。彌滿行間。沉着而不浮。凝聚而不散。深厚而不淺。薄絕無絲毫滯相。淺嘗者或未之知耳。但必有夢窗之氣而後可以不澀。

### 竹雨綠牕詞話

碧痕 原第九十一二集

詞稱詩餘。本文章之小道。三唐引緒。五代分支。宋起大晟樂府。人才一盛。周片玉輦。移宮換羽。按時興歌。於是詞家旗幟。五色紛飄矣。至金元則曲盛。而詞勢稍煞。亦文章之命運。樂府之變更。而明而清。詞亦追勝於前。然而規

行。矩。步。不。出。宋。人。窠。臼。

詞爲予生平所最好。然以不學無文之故。不得其精微。自幼迄今。攻索殆疲。敢言升堂入室。而已略見門戶。故將平日所讀古今之詞。稍有心得者。漫筆記之。非敢與聲律家攀談也。

詞所忌者。酸腐爲怪誕。爲粗莽爲艱澀。宋人詞險麗穠密。讀之柔聲曼然。有餘音繞梁之趣。李漁謂有道學風書本氣者。不可以爲詞。當是確論。

予幼讀美成詞。即喜其意難忘之。衣染鶯黃。風流子之楓林凋晚葉數闋。是笑是泣。疑遠疑近。真是詞家神手。又讀玉團兒之鉛華淡。貯新裝束。好風韻天然。異俗彼此知名。雖然初見。情分宛然。又少年游之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諸句語淡而意濃。今人多學之者。然皆畫虎類狗。貽方家笑。毛稚黃謂清真爲詞家神品。如李杜之詩。可望而不可及。豈虛語哉。

今之詩家多矣。而詞家不數見。予常於報紙雜誌上偶見之。雖多清空綺麗之作。足供眼福。然不能跳出窠臼。掃清牙慧。作青山外之詞人者。正多。推原其故。蓋詞之一道。自八股盛行。學者不講久矣。而今不絕如縷。尤屬文運未死。追怪及他。

紅杏尙書。以一闌字卓絕千古。而李笠翁痛詆之。謂春到胡可闌乎。不知春則杏林。葉長花苞。次第爭發。若紅若綠。若大若小。若先若後。實有爭恐之意。胡不可謂之意。闌笠翁此說。亦西河之詆春江水暖鴨先知。宋人之語。杜

第二卷 第三集下 筆記類 丙種詞話

一一四

鶻聲裏斜陽暮之類耳。

鶻嘴啄花紅溜燕尾點波綠皺。宋人甚稱爲偶句之佳者。予讀盧祖皇蒲江詞。柳色津頭。泣綠桃花渡口。啼紅。又如寒餘芍藥欄邊。雨香落茶蘼架底。風視之秦七。則有勝矣。其集中予愛而常書者。爲倦尋芳一闋。意詞纖濃。風情旖旎。誠宋人中不可多得之作。其詞曰。香泥壘燕密葉巢。鶻春情寒淺。花徑風柔。著地舞裯。紅輦。草煙欺羅袂。薄鞦韆影。落春游。倦醉歸來。記寶帳歌慵。錦屏香暖。別來惆悵。光陰容易還。又荼蘼牡丹開徧。妒恨疎狂。那更柳花迎面。鴻羽難憑。芳信短。長安猶近。歸期遠。倚危樓。但鎖日繡簾高捲。

張玉田謂句法字面必深加鍛鍊。字字推敲。予見今之作者。多未於此上用功。蓋粉澤太甚。正氣有傷耳。嘗觀宋人多稱賀方回吳夢窗工於鍊字。予讀謝無逸溪堂集。如黛淺眉痕沁紅。添酒上潮。又紅綃舞袖縈腰。柳碧玉眉峯。嬌臉蓮。又杜鵑飛破草間煙。蛺蝶惹殘花底霧。皆百鍊而成。其較之枝裊一痕雪。在葉底。殘豆春濃。則相去遠矣。

詞爲詩之變體。作詞原須本乎詩。予觀五代之詞。鑲玉雕瓊。栽花翦翠。如嬌女子。施朱粉。非不美艷。惜乎專工粉澤。有失正氣。

繡床斜倚。嬌無那。亂嚼紅絨笑向檀郎唾。此李後主一解珠詞也。楊載春翻其意爲春繡詩曰。閒情正在停針處。笑嚼紅絨唾。碧窗賀黃公。謂彌子瑕。竟效顰於南子。而笠翁乃謂繡床斜倚。嚼絨唾郎。爲淫嬌行爲。惟楊則舍而

不露深得風人之旨。予不辯是非，亦曾翻其意，作望江南春繡云：停針。翫。待。如何。閒。嚼。彩。絨。無。睡。處。聊。當。紅。豆。謔。鸚。哥。含。笑。斂。雙。蛾。自。知。狗。尾。續。貂。不。值。識。者。一。笑。嘗。秘。而。不。宣。前。閱。某。雜。誌。竟。有。變。吾。頭。尾。三。句。爲。二。句。七。言。中。二。句。完。全。偷。去。合。爲。一。絕。予。知。其。人。爲。小。偷。家。乃。一。笑。置。之。

黃梅縣有小蘭若曰大士閣。中住持者爲一尼。已近中年。尤有風韻。尼名逸山。不詳身世。爛詩工詞。著有綠天香雪樓詩草四卷。詩餘一卷。甲寅春。太湖袁瞿園先生示其稿於予。予讀竟。悲感愴涼。殆塵園之傷心人也。猶記其春暖西江月云。小苑。天。桃。欲。墮。長。橋。暖。絮。輕。拋。雙。燕。子。教。回。巢。任。向。書。樓。飛。繞。檢。點。案。頭。舊。卷。應。憐。世。外。逍。遙。自。知。詩。病。自。家。調。不。管。人。問。煩。惱。讀。其。詞。可。以。概。其。人。矣。又。如。咏。春。風。云。笑。問。道。傍。楊。柳。意。何。故。低。頭。雅。有。風。致。亦。詞。中。之。驚。句。也。尼。僧。如。此。不。可。多。得。

予喜集詩。尤喜集詞。但不能聚稿。往往隨作隨失。不自檢點。記春睡集古二闋。頗爲朋際所稱語。其一曰。春睡重。  
(潘雲赤) 夜寒濃。(晏幾道) 鴛錦衾窩曉起慵。(吳綺) 嬌鳥數聲啼好夢。(陸鳳池) 落花流水忽西東。  
(柳永) 其二曰。春睡足。(王世貞) 暮香消。(成德) 煙外飛絲送百勞。(柯昱) 落盡梨花春又了。(梅堯臣) 更聞簾外雨瀟瀟。(顧貞) 後見詩給其人。作小詞集龔定盦之句甚多。讀之皆無筭痕。誠集句好手。予獨記其賣花聲一闋。曰。蘭漿昨同游。明月揚州。一身孤注擲溫柔。安頓惜花心事處。看汝梳頭。縹渺此身休。一桁紅樓。被誰傳下小銀鈎。我自低眉思錦瑟。錦瑟生愁。



南唐諸詞家。以小語致巧。而後主尤勝。哀感頑艷。誠可稱詞中之南面王。今人往往學其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等句。法動輒流入穢淫。予謂小語非李後主其人不能曲盡其妙。詞重纖巧而忌穢淫。蓋一入穢淫。便失關雎之旨。黃山谷風流自賞。少年時於青帘紅袖間。喜作纖淫之句。後經法秀道人喝之。於是改其故智。其漁家傲數闕。是其事也。學者可不戒乎。

唐人唱詞。以齊樂樂句拍眼。一有不協聲律。便不能誦。蓋詞之所重者。拍眼爲最。張玉田詞源論之甚詳。取之極嚴。學者讀之。殊難達其門徑。往往有望洋之嘆。楊升菴曰。作詞限語意。亦可通融。秦少遊水龍吟前段歌拍云。落紅成陣。飛鴛鴦。換頭落句云。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照人依舊。以詞意言。但有當時皓月。作一句。照人依舊。作一句。以拍眼言。則但有當時。作一拍。皓月。照作一拍。人依舊。作一拍。爲是。又如水龍吟首句六字。次句七字。而放翁摩詰池上追游路。則是七字。下句紅綠參差春晚。則是六字。別如上句帶在下句。三句合着兩句。若正多。然句雖不同。而字則不可增減。妙在歌者縱橫取協。爾云。予謂斯言固足以開學者方便之法門。究竟有顛倒訛亂之弊。若詞家老手。縱橫其句。則可初入門徑者。不若依樣葫蘆之爲愈。

壬子春。予參戎幕。駐襄陽。公餘之暇。輒作東山之游。小坐鷺兒樓上。聞鄰家有嬌聲歌曰。無意弄金針。天氣因人東風啼。煞隔花鶯。學得海棠眠。不得倦眼斜。瞼爾後聲音嫵細。而笑語雜出。更不聞尾唱何詞。但察其聲音轉婉。是小女子口吻。予問鄰家何人。鶯兒答以初居於此。誰氏未知。予私謂此詞風情旖旎。直追五季。必欲察爲誰氏。

之作。次日移軍南陽。行色匆匆遂罷。

宋時南渡諸家。多以花間集爲宗。晏氏父子。字字直逼花間。是以聲名洋溢。然予讀姑溪居士之南鄉子。夏日諸闕。質之花間集中。不分濃淡。而卜算子。君住長江頭一首。尤絕。毛晉稱爲樂府俊語。洵非過喻。其當年不例於南渡諸家者。不知何故。

李漁謂有道學風書本氣者。不可以爲詞。余謂除道學風書本氣。而外有寒酸態者。亦不可以爲詞。何則。詞以婉約爲宗。纖巧綺麗。必如風流自賞之人。然後始得其正。豪健沉雄。則次之。如帶寒酸之氣。必屬澀質。實非詞矣。大若李杜。爲詩家之宗。李能詞。而杜不能。蓋二人一則豪情自放。一則悲感蒼涼。是以詞家有李無杜也。

族妹碧雲。雪清女史之至友。女史死後。大爲哀痛。子期死。而知音無。蓋不得不痛也。其哭女史滿宮花詞曰。日沉沉。風嫋嫋。惆悵垂楊啼鳥多。般才貌與風流。換得一堆芳草。相見遲。離別早。一想一回傷悼。西窗針黹。雪園詩腸。斷物存人渺。一字一淚。令人傷神。予知女史於地下見之。必含笑曰。吾有此友。死無恨矣。

詞之小令。如詩之絕句。最貴緊束精密。數語而括盡題意。搜羅萬物。作之。大不容易。張玉田謂小令一字一句。間隔不得。末句須有有餘不盡之妙。乃佳。此真實之語。學者不可不知也。汪森十六字令曰。閒。獨對寒燈。枕手眠芭蕉。雨。做弄是秋天。寫秋思。二字不偏不倚。中間字字有神。他如西塞山前白鷺飛。平林漠漠煙如織。皆足以爲吾人法。予嘗讀小令。尤記對句之佳者。如楊柳綠搖樓外。雨桃花紅點渡頭。煙戶外綠楊春繫馬。床前紅燭夜呼盧。

第二卷 第三集下 筆記類 丙種詞話

一一八

花底輕煙迷。蝶柳梢殘日帶歸鴉。戲刺瓜仁排梵字。閒將殘底印連環等句。若絕句之佳者。如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煙重。早是相思腸欲斷。忍教夢頻見。梨花飛盡。不倦簾黃昏。却下瀟瀟雨。幾曲闌干。萬里心。等句。自唐以來。佳者固多在讀者自會耳。

鐵甕楊蘋香女士嫁吾鄉黃子瑜君。伉儷甚篤。君好遊東南西北。任意而往。女士屢作小詞。喻意以勸之。其卜算子曰。妾命薄如花。君意輕如絮。白白紅紅。可煞人都佔。春天氣。三月好風來。送得春歸去。絮向東南西北飛。花落紅雨。詞句淡雅。立意沉痛。深得宋人之法。黃君見其詞。游興乃減。

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春草碧色。春水綠波。有情者無不傷情。古人別情詞甚多。大底既有真情。便不乏佳句。柳永云。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秦觀云。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染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辛棄疾曰。芳草不迷行客路。垂楊只礙離人目。吳棠頌曰。若看城頭山色。何如鏡裏眉灣。皆一唱三嘆。曲盡陽關之妙。周美成善作情語。淡語如馬滑。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爲。世所盛稱。語淡意濃。洵不愧詞壇主將。明時女冠王休徵有休休送今夜。月寒珍重是美成一樣筆法。清願貞觀亦有儘俄延也。只一聲珍重。如夢如夢。傳語曉寒休送。此拾王氏牙慧不及王氏多矣。予又記宋人有樽前只恐傷郎意。閣淚汪汪不敢垂。又不如欲待奴先醉。圖得不知郎去時。意新語俊。亦別詞佳構。作詞須自標旗幟。別立新意。使人讀之屬目。餘味嬈嬈。如翻成意。成句須食古而化。若徒拾其牙慧。唾餘爲有識。

者所譏矣。

作詞用詩之成句甚不易。蓋詩之造語與詞不同。如用之不化。便見偷借痕跡。欲巧反拙。不如不用之。爲愈然。予亦好爲之。如書被催成墨未濃。只寫相思意。閒敲棋子落燈花。總想郎輕薄。春夢初成蝶。麝香微度。芙蓉夕陽西下。晚雲濃。諸作頗爲友儕所許。其實予非蓄意集古。隨意所之。不自知爲成句也。

宋張炎父子以詞名。父斗南。取締聲律最嚴。蓋聲有五音四呼。音有輕清重濁之分。同一聲也。有協有不協者。如所作撲定花心。必易以守定花心。始協。鎖牕深。易鎖牕幽。又易鎖窗明。始協之類。

陳晉公曰。製詞貴於佈置停勻。氣脈貫串。予以爲還須層次清楚。詞意婉嫻。如片玉之早梅芳別情一詞。兼佈置氣脈層次轉側之妙。其首云。花竹深房。攏好夜闌無人到。寫其地也。又云。隔牕寒雨。向壁孤燈。弄餘照。寫其時。寫其景也。又云。淚多羅袖重。意密鶯聲小。正魂驚夢怯。門外已知曉。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而離情別緒。傷心斷腸。一夜間事。盡此四句之中。其下半闋曰。去難留。話未了。此二句承上。又云。早促登長道。欲說難盡去也。難留此一句。則啓下。又曰。風披拂。霧露洗初陽。射林表。此寫登程時候。又進一層亂愁迷遠。覽苦語縈懷。抱慢回頭。更那堪歸路杳。此三句一寫眼前。一寫心事。一寫將來之悠悠相思。不知所止。結住全篇。如閒雲野鶴。去無痕跡。此詞實足以爲後世學者法。

予兄美如。不善爲詩詞。然偶一拈筆。不乏佳句。其春情有句曰。並非甘誤花時候。爲怕春寒懶下樓。又如小樓獨

坐無人共花影參差已入簾等句實景語中之佳構也

劉公勇以明初詞人擬詩之晚唐非不欲勝前人而中實愕然取給而已於神味處全未夢見予以是說未免過重蓋明初得金元之餘炎樂府中盛行南北曲詞不大盛是以作者多就於曲至若顧孔昭劉基文徵明陳道復諸人之作豈皆取給於人乎

詞用疊字險字甚不容易呂渭老有側寒斜雨西風不落之句又有重重仲仲之句皆疊字險字之妙者李清照之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陸放翁之錯錯莫莫歐陽永叔之庭院深深深幾許等句亦疊字之特出者疊字險字用來須有神情否則寧可勿用

作詞與作詩等大底與之何至真情流露不自知爲佳句若深入其境盡知其中曲折所出之語必在意想以外否則即多牽強扯雜不存本色矣龍洲道人天仙子三十里別妾云宿酒醺醺渾易醉回過頭來三十里馬兒不住去如飛牽一憩坐一憩斷送煞人山與水是則是青山終可喜不道思情拚得未雪迷村店酒旌斜去則是住則是煩惱自家煩惱你此種詞非身臨其景不得如是之情致

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此千古咏梅詩中之佳句也作詞者亦有咏梅然佳句無多予嘗讀之惟姜白石暗香疎影二闕頗稱絕唱他如李邴之向竹梢疎處橫三兩枝張錫樞之疎影難描月下闌干側周紫芝之小池疎影弄寒沙何是玉臺鸞鏡對橫斜等句皆佳作也近人詞予不多見或者見識不廣耳

旅况凄凉。杜鹃殘夜。催歸急。到曉來。鷓鴣竹裏。道哥哥也。行不得。此鹿門吳子林君之佳句。人以其有少年拚盡須博得兩字功名。貶其饒有寒酸氣。置而不齒。毋乃太過矣。

洛中蔡南。著有南臆詞。其人本某之幕客。有驕傲之氣。人咸鄙之。予記其黃昏人靜。且垂簾待他月上。好看花影。實有陸放翁之幽韻。不可因人廢也。

甲寅春。旅行漢口。寓於蕙芳旅館。偶於鏡臺畔。拾得紙角。上有愛看花影。不會眠。偏惹得滿身花露。偶驚寒羅衫。透頗有風韻。不知誰氏所作。

宋人謂程正伯與蘇子瞻同調。蓋譏其一是鐵喉銅板也。予讀其酷相思。惜別云。月掛霜林寒欲墜。正門外。催人起。奈離別如今。真個欲住也。留無計。欲去也。來無計。馬上離情襟上淚。各自供憔悴。問江路。梅花開也。未春到也。須頻寄人到也。須頻寄。此詞渾厚和雅。澹之片玉集中。不分軒輊。何竟是東坡乎。

詞家作濃香之語。易作淡麗之語。難蓋因詞重纖巧。人多以香奩趨之。宋之詞家。奚只千百。惟趙介之以淡語勝。其滿江紅云。目斷碧雲無消息。試憑青翼飛南北。聽掀簾疑是故人來。風敲竹。又霧濃。煙重。遙山暗。雲淡。天低。去水長等句。皆宋人所無者。

倪夢吾君善作艷語。如小雨初晴。輕寒如爾。梁間燕子。話呢喃。是賀香巢。營起又如無人知處。憑一瓣馨香。低弄新月心事。未曾說。只四壁蟲聲。訴得凄切。其艷態不減史邦卿矣。

調用一字韻者。惟蔣捷其賦秋聲聲慢曰。黃花深巷。紅葉低窗。淒涼一片秋聲。豆雨聲來中間夾帶風聲。疎疎二十五點。麗譙門不鎖。更聲故人遠。問誰搖玉佩。簷底鈴聲。彩角聲吹。月墮漸連營。馬動四起。笳聲閃爍。鄰燈燈前。尚有砧聲。知他訴愁到曉。碎嚶嚶多少。蛩聲訴未了。把一半分與雁聲。此詞聲聲帶秋聲。聲不同敵得歐陽子方一賦如此作法。與辛稼軒之騷體皆爲詞中別格。

黎梨玉女士予之姨妹。慧中秀外。有咏絮之才。其所作甚富。集爲紅餘草。予記其約碧雲雪清諸姊妹之紅箋調曰。芳草滿春意。黃鶯也教人。休睡垂簾風靜處。飛來了。絮與花傷憔悴。誰也沒人來趁時候。商量春事。這紅箋遣得東風寄好姊妹。邀春至。其詞旨纖巧之極。

作詞難。作詞而咏物尤難。史達祖之雙雙燕咏燕。姜堯章之暗香疎影咏梅。齊天樂咏蟋蟀。王沂孫之三姝媚咏櫻桃。唐珣之摸魚兒咏蕙。周美成之蘭陵王咏柳。張雨之燕山亭咏楊梅。李天驥之摸魚兒咏燈花。劉改之之沁園春咏足。洪璚之月華清咏月。章謙亨之念奴嬌詠垂楊。皆深得物之神情。足以爲詠物者法。

仁和倪稻蓀著有雲林堂詞集四卷。刊海上時事新報。予愛其巫山一段雲咏守宮。云。小院鴉兒。吠虛堂。燕子眠郎心。果信妾心圓。一點在胸前的。的空相守。蟲蟲生可憐。相思如豆。復如煙。重認已經年。

予甫出世。而詩詞已亡。非詩詞之亡也。亡於無人也。鄉教師則諄諄以經義教。十四五時。偶於先祖藏書樓中。翻取全唐詩六十一家詞等書閱之。愛不忍釋。然尤愛於詞。每課餘之暇。讀其愛者。輒錄之。常爲塾師斥爲無用之

學記有小詞解之曰。文章事底事情真。小雅國風誰有用。三唐兩宋盡無珍。何必更留存。又記有三唐樂府盡。兩宋更無詩。滄桑興替感文章也。關時初作大都如是。辛亥政變前集散佚於軍中。一無存者。思之不禁嘆息。詞有教人讀之破顏。讀之傷心。讀之而慷慨激昂。讀之而悔懼懾縮者。此無他。性情使然耳。我之性情發乎聲。而見於詞人。孰無性情。讀有所觸。則形隨矣。詞之足以感人。是詞之功用。裂聲哀音。不可以入世。此其故也。

黃山谷有歸田樂引曰。對景還銷受。被箇人把人調戲。我也心兒有憶。我又喚我。見我喚我。天甚教我怎生受。看我幸厮勾。又是尊前眉峯皺。是人驚怪。冤我忒捫就。拚了又舍了。一定是這回休了。及至相逢。又依舊。又怨你又戀你。恨你。惜你。畢教人怎生。是連用你。我了字。極有神氣。古香先生有戲教子昂體。靈開心一則。我正是思卿。卿應憶我。我思卿不肯忘。卿憶我定然罵我。細思卿罵我何爲。都緣念我。卿我捏教。戚士無分。卿我身兒時有個。卿卿心兒亦有個。我纔教卿也忘。卿我也忘。我連用卿。我一句一態。到底不落於綺才人游戲。誠不可及。



# 民權素粹編第二卷

## 第二集

### 丁種叢談

#### 京華聞見錄

飄瓦 原第五六七集

光緒初紀。閻文介長戶部。戶部號肥部。人趨之如鶩。而獲利之豐。以庫吏爲最窟穴。其中因緣爲好。牽家資數十萬。衣輕策。肥聲勢。煊赫王侯。不逮也。文介視事後。思剔其弊。朝進署。暮乃出。鈎稽簿籍。庫啓閉皆以目。吏好不能盡售。則大恨。某夜文介將朝。盜入室竊其紅頂。文介大窘。亟命僕放步奔。假諸某顯者。及抵朝房。則內監已促之者。再退朝返家。甫入門。聞家人大譁。蓋前一日醇邸有小影。送文介命題。藏之櫃中。亦爲竊携去。文介忿甚。時福銀管步軍統領。文介亟馳其家。詰責甚苦。福爲百計偵邏。不能得。又月餘。晨起。則小影已置几上。而紅頂則終不還矣。文介知竊爲怨者。所使然。不肯中餒。稽察部務。較前尤嚴。後因事觸慈。禧怒。出戶部人皆謂吏賄內監所搆。蓋非無因。父執某居與文介鄰。右事其所述也。

白雲觀者。京師巨利也。平時游人罕至。其最熱鬧時。爲每年之正月間。詰朝以往。苟非大雨雪者。則宣南一帶。車馬銜接里許。徒者夾車馬行。皆躑躅不能遽進。肩摩踵疊。蓋十九爲游客云。觀高牆峻宇。京外尠比。而金碧炫耀。

歲歲加以髹飾。余寓京十載。歲必一至其地。而牆上粉堊。梁間丹漆。煥然如初。未始有纖屑剝落。其財力之裕。亦有可概見者。正殿爲屋五楹。前面門窗數十扇。悉以檀木爲之。雕鏤至工細。餘三面壁間。徧刊玻璃燈。燈製狹而修。匡以木。光澤可鑑。其前一方面。篆萬壽無疆四字。字盈大硃。書泥金其緣。數之殆及二三百炷。排列如屏障。乃不見屋壁尺咫。京中人告語。謂皆出自慈禱所賜。云殿前一石砌方池。深丈餘。廣約七八丈。闊少遜之。四周繚以石闌。中互一小橋。游人至者。必以冬春。池水盡涸。底見砂礫。橋下。坐一道士。閉目合十。不少動。游人自池邊過。爭以錢擲道士身。求中。中則其人喜。以爲今歲當大吉。否則凶。其人必怏怏。相傳道士自開院日。枯坐橋下。須閉院方獲升。恒彌月不得飲食。非有行者。莫能與焉。故羣無知者。咸沾沾一身之禍福。不惜以金錢爲溝壑之填。而道士歲得此數千百緡。爲一年薪炭之資。已無慮其闕乏甚矣。道士之狡。而游人之愚也。

京東康家營。以康姓聚族。而居得名。光緒中。葉有康八。康九兄弟。專集族中。無賴茶毒行路人。是地爲往來孔道。年青婦女經過者。稍具姿首。率爲所污。甚或納爲下妾。竟不放還。乃意旣厭。復嚮諸他方。京控姦佔之案。高將盈尺。當事者恨甚。屢遣官兵往捕。而康兄弟消息極靈。聞官兵將至。已先遁。且身皆趨捷。一日能走三百里。官兵不能追。先後僅獲其族中同黨數人。閉諸囹圄而已。康兄弟聞官兵返。輒回舊巢。爲惡如初。遠近苦之。榮祿管步軍統領事時。探知八至營口。急召趙躑子至。許以重金。令同鏢師往擒。趙跛一足。賣藝糊口。絕有力能。舉百鈞。趙故與八識。旣至營。給八至某所。令婦人陪飲。及醉。擒之。逮京之日。觀者塞途。爭欲一識其面。八年三十許。面

白。哲。冠。緣。金。冠。衣。黑。緞。狐。裘。手。弄。二。鐵。丸。神。色。自。若。押。差。以。鐵。鍊。貫。其。肩。骨。牽。之。而。行。入。刑。部。後。訊。以。前。控。案。一。一。承。招。不。少。諱。供。定。擬。凌。遲。行。刑。日。觀。者。復。如。前。老。僕。劉。四。亦。隨。衆。往。觀。畢。回。寓。爲。余。言。八。坐。囚。車。至。菜。市。口。下。車。綁。定。監。刑。者。令。行。刑。人。取。舊。獲。八。黨。四。戮。於。八。前。八。張。目。視。了。無。懼。意。及。刑。八。刀。三。下。不。稍。動。僅。斷。臂。時。眉。略。蹙。亦。強。矣。哉。康。九。聞。獲。八。他。逃。官。兵。火。其。居。更。拘。餘。黨。十。餘。人。定。罪。罪。禁。錮。有。差。

正陽門甕城甬道西有關羽廟。廟面南。占地約半畝。殿三楹。高遜中人。居院狹不足容馬。乃置焚香巨鐵鑪於廟門之外。神像絕小。云全身皆純金所爲。逢朔望求籤卜休咎者。蟬集以北里人爲最多。謂神能決若輩半月中營業之何如也。清帝親祭園丘時。出正陽門。返經廟首。必入內拈香。意以爲是日敬天禮成。七鬯無驚。皆神呵護。力故不憚降尊參謁耳。相傳純宗時有某國人進見。欲圖不利。陡見帝後一人立。長髯赤面。捉刀怒目視。遂大驚。不敢萌異志。逡巡而退。是夕帝夢神告如此。神又謂純宗爲劉先帝轉世。念手足之誼。來相救。純宗詢神居何所。以甕城對。純宗爲換金身。且命世世子孫。經廟首必入拜。著爲令。云其言可爲發噓。而一般士大夫。竟有信爲實者。無怪釀成庚子之禍也。

咸同間。僧忠親王。以善戰稱。而孔武多力。昭代懿親中。實罕其匹。性尤喜接士。輦轂之下。凡有挾藝至者。罔不以禮羅致。所居邸臨通衢。其西爲市集。自晨至夕。肩販擔負。往還雜沓。不一而足。有販羊肉者。其人爲回子。藍睛高鼻。狀至弗類。門者每晨起。必見此販者。輦其羊肉獨輪之小車。自府前躑躅西。日夕則返。率以爲常。一日販夫返。

自市過府門。日尙未晡。憇焉。門前舊有石狻猊二。高五尺。左右躡。被髮怒目外視。道路過者。暮夜必以恠。是日。販夫即肩此門。右狻猊之石以立。立時出其腰中所插之短煙桿。實煙滿其斗。燃火柴吸之。且吸且自狻猊口中。擦其所啣丸。續續弄之。丸受弄。鹿盧轉聲。鏗鏘不已。半晌。顧謂門者曰。聞人言王爺嗜武藝。門下力士如鱗。今居府中者。凡幾人。其藝又何若。門者鄙其人。置弗答。販夫數數言。門者厭之。走入。有頃。門者出。則販夫已起去。而門右之石。狻猊忽易而內向。大怪。睨視。左左亦如之。心知販夫弄已。懼爲王見。或且獲戾。乃急召健者六七人。反之。顧于邪之聲。達於堂。與而所舉。曾不能以方寸。六七人者。力且索。乃相顧益大譁。交口奇販夫。正喧聒間。王自外呵導回。見狀。問故。門者嚅囁以告。王曰。其人今安在。曰。去已久矣。明當復來。王曰。來即止。以聞。明日。販夫果至。門者走白王。王獨身出中門。立而販夫即指左右石狻猊。謂曰。是而所爲耶。販夫惶恐伏地謝。王曰。無畏。而果多力者。更爲我復之。吾不汝罪也。販夫乃起而安置如前。王大稱善。既而見販夫車上。纒纒載羊肉。因顧語門者爲市二斤。其時京師肉價低。羊肉斤不過錢三十而足。門者支錢出。王自門者手中索得之。擇以二指。伸手以授販夫。販夫直前取。觸錢錢豔立。如小銅砲。指下上抵。兀然不得動。搖乃駢四指。握而撼之。弗勝。則拔以兩手。最後乃脫。其挽車之鞵。貫而負之以肩。爲狀。殆如絳夫之曳巨筏。顧繚夫雖俯其躬至地。而筏仍勿進。但見王略一振臂。手背藍筋條條露。指益弩張。中空似半月。此數十個之青銅錢。不勝屈指之壓。迫乃自指間格格作響。販夫所負之車。鞵爲年已久。勢且垂朽。而用力過猛。亦時時有裂聲。出於腦後。販夫流汗被額。不自知其鞵之將絕。仍彎其腰。

悉力前曳。王懼其傾仆勢且破腦。乃疾呼止之。販夫既止。旁立牛喘。王笑而與之錢。販夫得錢數之。則錢十九齮粉。乃大駭服。立跪伏。王前讚王神勇不絕口。王出布二端。錢十貫。賜之。販夫拜謝而去。此同治初年事也。後十餘年。余隨侍京師。聞父執某言之如此。某曾爲僧。則記室此事。蓋其所目覩也。

中國監獄之慘。莫京師刑部若道光戊戌。先大父通籍後。與同年安徽李公文珩（文忠之父）皆分刑部行走。李公仁厚純謹。與先大父雅相得。其僦居舊簾子胡同。無日不彼此過從。一日李公至。語次愀然曰。人言官刑部者。必不得善果。吾與子不幸入此中。當思有以自贖。夫任性使氣。令罪人不得盡其辭。此悻悻者之所爲。吾與子可不慮此。此外豈無足以益人者乎。先大父曰。吾籌之熟矣。部中禁卒虐囚苛酷。乃過地獄人言藉藉。豈無因窮事爲提牢。所轄他人不能過問。異時吾二人中有一典是職者。必先除此積弊。庶稍湔無心過乎。李公稱善而去。後八年。先大父升山東司郎中。總辦提牢廳。既視事。諭司獄戒飭獄卒。不許例外虐囚。違重懲不貸。又知其不免。陽奉陰違。問數日。必巡視一周。以察實在情形。嘗謂僕魏福曰。一人之耳目有限。好人之伎倆無窮。正本清源。苦無善策。吾豈謂如此。遂足盡吾責乎。復述李公語。悵然者久之。余年十五。魏福尙居余家。言之如此。

西直門外。暢春園稍北。爲圓明園。其間水木清華。魚鳥翔泳。景至幽適。道咸之時。上常駐蹕園中。表以虛堂累榭。飾以怪石奇花。古今希世之珍。充物其中。莫可指數。有曾入是園者。爲言彼經過。僅全園三分之一。而所見珍物。已幾於目炫神迷。舌擡不能下矣。據所見僅玉器一類。有四方玉花瓶。一高十四五寸。色白逾乳。雕刻人物。極精。

細。疑非人工所爲。有玉盤一徑二尺許。上連冬菘一本。葉綠根白。大與眞者無異。有珊瑚樹數柯。高等身粗如兒臂。紅潤照人眼。光灼灼不可逼視。有碧玉甜瓜一蒂。葉皆具瓜上一蚱蜢。蒼頭碧翅。作搖搖欲躍勢。色澤皆天然。外此若瑪瑙之碗。水晶之壺。琥珀之杯。質美而鏤工。多人閭罕見物云。庚子之役。可憐焦土被燬之後。西城一帶多有手持園中寶器沿門求售者。蓋皆居近貧民。冒火所搶得也。某部郎曾見人挾一翡翠桃。大如茶杯。紅活可愛。索值二金。某部郎曾見人挾碧玉筆牀一水壺一。又漢玉押一。索值五金。以禁中物懼事平爲人知。且得禍。皆不敢購。揮令速去。後不知落於何人手。夫天下之寶當與天下人共賞之。侈君浮主不明斯義。乃欲搜羅海內珍奇。私於一人。秘之不令天下人共見。及一日亂機猝發。即以私於一人之故。聚而殲旃阿房一炬。而古今希有無價之寶。遂與灰燼以俱盡。斯可慨已。

張幼樵先生在朝時。直言敢諫。不避權貴。天下仰望風采。顧有時迫於窮困。所彈劾者。不必盡出於公意。試舉一事徵之。光緒癸未。蕭山林恭甫太史（名國柱）由貴州學使任滿回京。宦囊頗裕。張與林同年。且係宿交。乃俟其覆命畢。往假三千金。林吝不與。張悻悻辭出。次日復浼人至林所。傳述己意。謂果不允者。必有以報復。毋貽後悔。林年少氣盛。當來人前。肆口詆張。指爲無賴。來人遂巡去。不二日。林忽得革職。永不叙用之旨。糾者爲吳橋劉博泉侍御（名恩溥。後官至侍郎）實張所使也。初。林丁母艱。將服滿不及十日。適爲考學差期。林急於應考。設法彌補。先考一日。報服闋。倉猝入試。試畢。竟得差人無經意者。當林遭母喪時。張曾爲照料諸事。又襄題林母主。

故獨知其諱。日甚悉。至是以林不允假金故。乃搜羅當時林之哀啓。持以告劉。嗾令據實糾參。劉本薄林之行。遂本此上摺。更撫拾其在貴州時與巡撫林肇元有通譜朋比事。劾爲品行卑鄙。有玷官箴。並未交查。即日革職。距抵京不過一月耳。林得上諭後。知張所爲。往謁之。張拒不見。林遷入廳事。毒言萬端。良久不去。張窘甚。呼友勸之出。又數日。林始出京云。

慶邸某年壽誕。駐京各國公使夫人。約是日赴邸慶賀。慶聞之。擬召深通外語女客爲招待員。而苦無其人。時孫慕韓由駐法公使任回京。其二三女公子精數國語。乃由陳彼石夫人介紹。邀爲外國公使夫人主賓。屆時女公子周旋中節。衆嘖嘖稱贊。慶大樂。事後。挽陳夫人爲蹇脩。必欲聘其第二女爲世子室。蓋因第三女面有麻。不如其第二女佳也。陳以語孫。孫僞言次女已字人。以三女許之。即昔年慶府所迎娶者是。孫意蓋謂赫赫世子異日必姬妾滿前。斷不能如尋常人一妻之制。妻以愛女。實非所願。而權門炙手。攀附有緣。又不敢全拂其意。故姑以己所不甚鍾愛之女子。藉以爲結納地。於計亦得其用心。可謂至巧。獨是慶長外部有年。平日不知物色外交人材。爲壇坫生色。乃鯁鯁焉於紅粉隊中。求之。俾爲世子偶。命意何居。殊令人無從懸揣矣。世續家有會客廳。五楹。高大異常。厦隔扇以巨玻璃爲之。棟樑皆紅木。雕刻花草。工緻絕倫。計費七萬金。係某木廠所報効。

崇禮由內務府司員。官至大學士。卒諡文恪。曾任關差。積資甚厚。好漁色。年逾大衍。侍妾尙四五。皆妙齡織足。楚

楚動人崇性多疑。所以防範之者甚。至男僕。非特召無得入中門。一步違者。立命逐去。又如妾之足式。爲各製粉底繡履多雙。藏之櫃中。有事將出。則啓櫃親取履。令妾一一易訖。納舊履於櫃。加以鎗。妾易履後。即盤坐榻端。足不許再履地。崇返。驗履底。無纖塵。始給以舊履。而返新者於櫃。如法以爲常。後崇任步軍統領。差務較繁。出外之時刻。過於其在家。羣妾不勝擾。丐其至戚某。百方解說於崇前。乃弛是禁。其愚駭可笑若此。

京師貴族勢最張。假蹇驕亢。縱欲靡屆。光緒初紀。有貝子某者。尤恣睢無人理。平日恃勢橫行。張目不復賭法紀。年少喜漁色。民家婦女當其意。必百計竄得之。不飫欲不止。所居密邇十刹海。夏秋之交。荷花壓海萬頃。粉白黛黑。游女翔集。以某故。小家處子相戒。戢足勿敢履其地。距海墻里許。有賣漿家。翁媪二人皆衰老。一女年十六七。娉娉絕倫。匹翁夫。婦寵之甚。倪裝渥飾。不惜宛轉。如女意。一日。隨其母省戚歸。路經十刹海。時斜日掛柳梢。海心荷葉瑟瑟扶風。而顛清芬。宛揚蕩人涼思。女徒倚徘徊。不忍去。會某坐酒樓上。從闌外瞥見。女披藕單衫。倚袂立。晚風中。時以纖指自撩其髮。橫波流睇。倩輔微醺。其光豔乃莫可逼視。某神志顛倒。不克自抑。遽下樓尾。女後以行。旣稔爲小家女郎。自恃門業以爲妾之婢之唯己命矣。即遣人召賣漿翁。至示之意。翁曰。老漢止此一女。但得白衣塔娛。晚景願已。不欲其事。貴人也。敢辭。某怒曰。汝老諱不曉利害。後其母悔命。麾之出。明日。女晨妝方竟。突有豪奴數人闖入。負女走。女大號。翁媪聞變。自竈下踉蹌出。翁見狀。奮臂前奪。女一奴手鐵尺。搥翁首。翁昏絕。仆地。媪聲呼有盜。鄰里羣集。門堵不得前。一奴揚手言曰。奉貝子爺鈞命。來此搜逃妾。誰敢者。聲勢洶然。衆



懼禍及成辟易。諸奴簇擁女竟去。媼痛女被劫。夫又負重傷。亦知卵石不敵。訴諸理。必無應者。則坐道旁。哭之哀聲嘶。淚竭。行道傷心。忽一美少年。華服策馬。飄然至。狀似書生。而眉宇間隱隱露英氣。詫媼。哭下馬。問故。媼備以告。少年斷齒恨曰。胡奴欺人太甚。必有以創之。因慰媼曰。媼勿哭。數日內當耳好消息也。遂別去。越三日。道路喧傳某貝子夜寢。雙目忽被矐。門窗嚴密。初無賊人出入跡。可怪也。翁媼心知少年所爲。竊竊以爲快。後貝子家奴私告人曰。貝子被創後。即夕。凡上得一紙。上書十六字云。挾汝眸子。汝其猛省。刀光霍霍。已盤汝頂。貝子懼。寢其事未幾。遂死。

光緒前。惟遇令節萬壽。內廷始傳旨演劇。賜王公大臣共入座。自孝欽柄政。乃大變其例。一月之中。傳演多至數次。雖極寒暑靡間。孝欽觀劇處名閱是樓。在養心殿右。距孝欽寢室約數十武。正廳爲楹三。孝欽自書額中。設寶座。暖閣覆之。閣橫小區。長五六尺。字細不可卒讀。僅辨下款爲陸潤庠所書。廳前左右有廊。不甚廣。凡福晉命婦蒙特召者。得坐於。是間。廳廊之壁。被以金色緞。錄萬壽賦。字如胡桃大。皆南書房翰林手筆。劇臺方式。大小與外間同。而華麗過之。劇目孝欽自定。命閣人傳知內務府人員。然後以黃紙大書口傳懿旨。演某某劇。黏之劇場後。每一齣上。必先有內務府司員二人。自幕後出。朝冠補服。分立臺左右。謂之帶戲。齣止隨下。所演多文劇。如捉放曹。定軍山。紅鬃禧之類。演畢。內務府照例犒賞。其尤負盛名諸優。則由孝欽另賜以內帑。多寡不定。各優皆至臺前謝恩。訖始由內務府人領出散歸。友人某與內府人稔。常隨之至。閱是樓瞻望。爲余言之如此。

京外各署用費。雖多不實不盡之處。然究未有浮銷之數。至超過實用數四五倍者。有之。則惟京師之內務府。內務府一年所領用款。除內帑不計外。多或千數百萬。少亦八九百萬。皆向度支部支取。計臣有應付之責。而無稽核之權。總管有稽核之權。而以因緣爲好志。在分肥。更不敢稍事挑剔。以故如此。鉅數按之實用。不過一二成餘。皆入之堂司。私囊中。客有熟悉彼中情形者。謂大內寢殿前。皆張彩棚。年一易。綢料取之內庫。不計值。僅結紮費。每間報至八千金。其他可想。又謂彼中七司十一庫。司員得司其一。富可立致。惟對於各總管大臣。年須奉以巨金。自五千金至萬金爲度。美其名曰備賞。沿爲例。又謂有漢軍旗人王姓。出身裱糊匠。蚤緣繼祿之門。得內府差年領用款七八十萬。今成鉅富。豪侈擬於王侯。又謂某相國。由總管大臣。入贊樞密堂。司揣摩意旨。以存於銀號之款。私易某相戶。數近十萬金。知之者蓋鮮。嗟乎。政府一言新政。則號於衆曰無款。無款而內府歲糜巨款。如擲虛牝。乃不一爲措意。投鼠忌器。耶。同流合汙。耶。小民脂膏。在理應供若輩之揮霍耶。

滿洲某故相。當戊戌政變後。獨攬內外大權。炙手可熱。無子。撫從子某爲嗣。某多聲色。好日揮千金。不少惜。相國知之。無如何。及相國薨。孝欽念其勳。賜嗣子四品京堂。某益揮霍無忌憚。所畜馬爲京師最出則前後簇擁。十數騎。望之色一律異。日更出則全易其色。如是數易而馬色不復。其浪費無度。類若此。用不給。索之父妾。數萬金到手立置。某年臘將殘。復索款。父妾莫之應。某偵知妾室一巨櫃。內藏貴重物。袖小錐。斷其鑰。遽手一銀行存券。倉皇欲遁。妾急前持某袂。不令去。相持半時許。某不勝忿。見身旁火爐。光正熊熊上。豺聲呵曰。若吝不吾與。吾亦不

許若獨享。即擲券。烈燄中悻悻走出。券實故相私貽。妾俾作養老計者。爲數正百萬。銀存道勝銀行。爾時秘之。不令某知。一旦成灰燼。妾悲泣不食者數日。夫悻入悻出。古有明訓。相國金自何來。皆間接而取之。吾民者耳。身後有此肖子。亦固其所應受。獨惜如此巨數。不能仍散之於吾民。乃於俄頃時自滅其跡。暗贈諸外人之手。此亦吾國金錢外溢之一端也。吁。可慨已。

滿人繼某。爲榮祿近族。以榮援。得總管內務府大臣。繼工於諂笑。父事李蓮英。李深善之。故內府大權。握於一手。積資至數百萬。顧不識字。談吐鄙俗。聆之令人作三日嘔。性好馬。聞有名駒。必羅而致之。廐下雖千金。不惜。養鶴千餘頭。種色皆備。飼粟日五斗。有一頭貴至百金者。家畜美妾五。享用擬於王侯。光緒乙巳夏。有謊言六月十九日。天將下墜者。語聞於繼。深信不疑。憂之至忘寢食。甫入六月。即分送傳單。云屆時速念高王經。庶免斯厄。否則人類必絕。見者莫不嗤之以鼻。將屆期三日。繼令於家中。自妻妾下逮。臧獲皆茹素。更延僧道各數十人。晝夜喃喃誦爲衆生解免災難。已亦叩首無算。及過期。一無朕兆。繼終不悟。猶囂囂然語之人。謂微彼善禱者。天意或未知。其愚昧若此。古之杞人。詎得專美於前哉。

甲辰乙巳間。京妓有名三鳳者。本宦家女。父故家中落。遂輾轉爲妓。煙行媚視。綽約可人。又工於譚吐。客與之識者。靡不爲之傾倒。以是芳名大噪。門前車馬。停駐常滿。顧性極風騷。於客無所抉擇。苟以金錢至者。皆可如其意而去。京師坊間舊例。凡遇令節。必張盛筵。徧餉與有密切關係之客。名之曰會靴子。某節鳳循例舉行。面首至者

五十餘人。其淫濫可想。有司警務之某。邸尤與鳳狎。愛之甚切。因慮招物議。不便時臨鳳所。乃以侑酒爲名。常呼之至萬義飯莊。藉圖幽會。萬義設於東華門外二條胡同。爲某國銀行買辦李姓所開。本備有特別室。專爲男女待合之所者也。後某邸欲納爲外妾。商於鳳之假母。鳳知其愛好不專。恐久且見捐。與假母謀。百方要挾。使不得成。議未幾。卒歸於滿員濟某。脫籍之費。計七萬金云。濟官內務府郎中。屢當要差。積資近百萬。喜漁色。本有外妾四。今並鳳而五矣。鳳嫁後。始知其詳。極爲懊喪。謂當時不如嫁某邸。猶不失爲親王妾也。其終能從濟而相安於無事與否。尙不可知焉。夫某貝子之娶楊翠喜。費三萬金已足。令聞者咋舌。方之於鳳。不逮遠甚。亦可見墨吏之揮金如土。而供其歡樂之用者。何莫非吾民脂膏乎。

京師近轂輦。而大盜極多。其人類皆身手敏捷。飛行絕跡。重牆數丈。出入如履。門闥視籬。鳴狗盜之徒。殆有間焉。光緒丙戌夏。有宦者夜過大內某宮。見瓦上似有人影三。呼儔搜索。杳無所見。次日稟之總管太監。四周審視。則檐角所懸金鈴四。已失之矣。事覺。有守衛責者。皆受譴。令步軍統領巡城御史嚴拿。捕役懼得罪。不分晝夜。各處偵邏。時逾半月。終不能得其蹤跡。焦急異常。有老捕某者。生平所破盜案。以數十起計。是時年且七十。久家居。不預捕事。捕役計無所出。羣往丐其相助。強而後可。某既允衆請。乃率差二三人。日行街衢上。時或舉首向高處瞻望。一日行至內城某門城樓下。天雨日將暮。某痴立仰視城樓。忽見有炊煙數縷。自窗櫺中出。顧謂從者曰。盜在是矣。速語而官來。此掩捕必是案之盜無疑。及衆至。以長梯猱升入視。見內有三人。即縛之下。訊之。果竊大內物。

者也。京師內城之城樓高於雉堞在三丈許且無階級可援不知其何以能登降自如若是使今日此輩有國家思想不忍見堂堂古國敗壞於一二老朽執政者之手獨於夜深人靜時入其堂室有以懲之俾不能再爲民生害豈非快事而惜乎其不足以語此也。

額勒和布官至大學士甲申之後曾入贊樞機其人庸懦無他長而愛財若命從不肯周濟戚族其弟名三音布官工部司員工部缺甚瘠而滿人於衣服車馬又不欲過示寒儉遂至出入不能相抵某年臘將殘綜計不敷二百金計無所出乃走而乞諸兄初動以手足情繼誓以歸償日而額手弄鼻煙壺頻搖其首始終不發一言三憤甚直前攬其襟欲飽以拳額倉卒不得遁即大號家人聞聲麕集解救始免卒如數予以金三乃登車去夫朋友通財事所常有額家資鉅萬顧不能庇一弟人之不情乃一至於此耶。

景東甫澧爲寶文靖長子年未四十官光祿寺少卿時京師吸煙之風特盛景亦酷好是顧文靖家法嚴防範圍至煙具無由入門而京師所有煙室又湫隘甚不堪令人涉足有司員某某等皆煙霞中人景不得已乃常至某某家並榻呼吸久之訴合無間脫略若兄弟遂先後畀以差藉資酬報夫爲事擇人長官之責也景乃以之位置私人阿芙蓉力亦大哉景年將五十官階較崇始自立志戒斷今已毫無嗜好矣。

李蓮英有兄弟六李得勢後擁資數千萬其兄弟爭欲以子入繼李不獲已各擇其一爲嗣更出資十數萬爲報捐郎中分入六部是六子者以乃父造孽錢任意揮霍某某二子尤其某年立夏日八大胡同一帶妓館房室爲

二人先期包定。核其用費。殆將萬金。誠豪舉矣。其第三子到部二年。即得主稿。差顧目不識。丁公事無從可否。乃令司員某。逐日庖代。而月酬以薪金。又至堂官前。爲之運動。給以優差。藉資聯絡。名器之濫。至斯已極。國不亡何待。

大腹老者。福州巨竊也。體高不逮中人。而厥腹便便。大如五石之瓢。人故以是名之。然幼得技者。傳授。趨捷實絕。倫善於跳躍。重牆數仞。出入殆如履門闥。家貧。遂操穿窬術。專盜省垣大吏署內物。絕不一至平民家。所居之村。比戶多貧窶。大腹老有所獲。見人家有不能舉火者。輒周濟之。衆以是德其人。雖默喻其行蹤。何若不肯爲外人道也。久之。大吏失金者多。檄所屬日夕比署役。令務獲真竊。役不得已。百方偵探。乃得大腹老所居。合衆力往擒獲之。大腹老家無親屬。就獲之時。村人皆崩角。役前力保其非竊。及見前後簇擁。大腹老去已遠。始相率踉蹌起。皆痛哭失聲。逮捕後。繫閩縣獄。以爲上司所命緝。防衛加嚴。靜候懲處。令未幾。前令因事去。吾郡某君。攝是篆。甫受事。得上司檄。令審實後。刑其二足。遂引之出。詰以衆案。一一自承。復責以不應盜大吏物。大腹老慨然曰。官物何自來。非攫諸民間者耶。官巨者得貲亦巨。吾是以取之。俾仍散之民間。於理胡害某君。故儒吏心然。其說顧迫於上司。令不敢輕其罰。乃諭役行刑。甫及一足。鮮血盈溢。某君心良不忍。回首面內。呼役速止。刑返之獄。此十數年前事也。後不知其所終。

山西省岡嶺盤紆。豺狼之屬特盛。然出爲人害。尚不多見。同治時。晉直交界諸縣。忽產一種白臉狼。大小如常狼。

而凶猛過之。不分晝夜。四出傷人。前後亘三年。蹤跡始絕。民人死者近萬人。亦巨劫也。曾聞晉人述一爾時事。頗可發噓。一村婦閉戶晝寢。時天炎甚。汗出如瀋。乃自裸其上下體。甫入睡鄉。陡聞撞戶聲。急張目視。一白臉狼已至前。磨牙厲爪。欲肆搏噬。狀至可怖。婦情急。一躍起。取坑邊所倚鐵叉。按狼於地。婦粗健。若男子。欲力斃之。顧叉鋒鈍於指。不能貫其革。狼仍躍躍欲掙起。婦大聲呼狼至。鄰衆執械入室。擊狼立斃。婦釋叉。當衆立口講指畫。陳述狼入時情狀。滔滔不絕。一老翁窺爾曰。若先服若上下衣之。未遲。婦始大慚。急面內搜取衆已一哄散。婦自是不出戶者數月。當匆遽之時。即極精細者。亦常有似此不及自檢之情事於村婦何哂焉。

諺謂秀才頂子。屁股。架子。以余所聞。此高高在上者。不特不足增聲價。且時以笑柄貽人。即與舊銅廢鐵等視。亦無不可。萬藕舫青藜督學浙江。按臨吾郡。一茂才因帶懷挾。爲搜檢者察出。萬令取是人大帽至前。親摘其頂擲地。又責手心十下。始縱令入場。茂才俯拾頂。已被摔成扁形。匆匆置頂盤上。戴之而入。見者皆掩口胡盧。又某學使到任後。先按臨湖州。見生場頂皆金。以爲違制。肆口謾罵。學師問應戴何頂。學使謂僅可用銀。次日試某縣生。慮受呵責。欲易以銀者。又爲時不及。乃皆以銀箔糊之。學使始無言。後學使未滿任去。繼之者至湖。見生場頂銀。則又大笑。學師語以故。學使謂舊使太膠執。於是頂復自白。而黃還我書生本色矣。又吾郡某太使爲甘肅學使。至某府時。某縣新生參謁。中有十數人。衣甚藍縷。頭上頂皆有稜。注目視之。實黃紙所成。則地瘠民貧故也。然太史滿任。猶携歸七八萬金。可稱理財能手。

晉直交界。其地多山。蜿蜒數十里。人跡罕到。山產巨熊。大如小牛。斃其一。匹可易十餘金。利之所在。人爭趨之。遂爲獵者所豔羨。顧巨熊力極大。一見人至。即登山坡上。拔路旁小樹。持以擲人。中者立斃。熊皮又極厚。槍架力微。即着彈亦不足殞厥命。其捕之之法。須先偵得山旁足跡。就山旁橫穿洞。深可三四尺。一人挾槍伏其中。以製成中有數小孔之大石片塞洞口。然後令數人手。吹笛於遠處。瞭之。逮見熊蹒跚來。距洞不遠。笛一鳴。伏者連作嗽聲。如是則熊必至洞前。人立尋其迹。伏者以槍正對熊腹擊之。無不斃者。又熊一乳可三四子。長二三月。即值數金。其得之之法稍易。蓋是地山隈多石。蟻穴其下。大若蠅。往往巨熊二扛石相對立。令子至下食蟻。獵者見之。陡鳴槍。熊必舍石。遁子皆壓斃。迨熊去遠。乃起石。徐徐取歸。余親聞一處人爲余言之如此。

### 夫須閣隨筆

君木 原第十一集

人鬼之雄。受人崇敬者。莫如關壯繆。壯繆生平。陳壽所謂剛而自矜。以短取敗。理之常也。自三國演義盛行。壯繆之靈。赫然照人心目。至本朝而崇奉之者益盛。實則古今名將如壯繆者。非一人不學之人。誤於演義。撰爲碑記。聯語多可笑者。故非大雅所樂道也。奉化孫玉仙鏘以進士宰蜀中某邑。曾上書大府。請奏停壯繆祀。大府斥其謬妄。竟褫其職。此所謂狂者以不狂者爲狂也。嘗憶明季大亂。鹿忠節撰壯繆聯語。其對句云。內有奸。外有寇。中原有賊。大將軍何以禦之。人皆傳誦。以吾觀之。所謂國將亡。聽於神耳。孫先生之識。過於鹿忠節遠矣。孔北海曰。今之少年。喜謗前輩。蓋輕薄之習。漢時已然。至唐代文人。則有造作語言。誣詆先達。如謂昌黎關。妄老



服丹沙。杜老憂時死。飽牛肉。皆事之。必無者。降及宋代。人心益壞。誣及帷薄。欲辨無從。永叔盜甥。紫陽狎尼。較之梅聖俞之碧雲。驟蓋尤甚焉。近人爲小說者。如孽海花。如官場現形記。謂端方之不識丁字。謂張佩綸以空城計。禦法人皆毀之。已甚。其他多類此。某氏筆記。至謂張文襄好淫縱。俊童私婢。自以醜語。詬之。不知文襄生平。雖未脫書生氣。習其內行。清肅不至有此等事。斷斷然也。市井小人好打誑語。亦人道之憂矣。

明季史閣部可法。盡瘁王事。死難揚州。一代忠臣。無敢瑕疵矣。然其才非將。將短於應變。則亦無可諱者。吳梅村揚州詩云。將軍甲第橐弓臥。丞相中原拜表行。比以武侯心。則同之繼之曰。白面談邊都入幕。赤眉求印却翻城。則史公之經略可知矣。他詩又云。東來處仲無他志。北去深源有盛名。蓋比史公於殷浩梅村詩人。乃不滿意於史公。彼其胸中自有見解也。夏允彝幸存錄。謂馬士英爲小人。中君子久歷戎行。才略恢廓。使史公在內。士英在外。如韓贊周之策南都。或不至遽亡。蓋當時四鎮粗才。皆樂爲馬用。不樂爲史用也。然則爲國家大計者。其必有駕馭之才。而毋斤斤於君子小人之成見也哉。

瑞安孫仲容先生以經學名海內。篤守乾嘉諸老師法。近人有恢張今文學者。奉公羊氏爲初祖。俎豆董何。盡擯諸儒。先生猶然笑之。顧先生所學。沉博思議。所到不同。鄙儒嘗有詩曰。陶陵祭器尙流傳。大禮尊親濃議前。丁傅彫零元后壽。鼎彝流落二千年。爲此詩時。蓋在光緒戊戌庚子之間。先生晚年談譯文西書。談憲政娓娓可聽。有子年十五。即令其入學堂肄業。未及授以家學。而先生卒。或言吳摯父自日本歸來。病劇不肯服中醫藥。通人之

見大都如茲。

狂禪闢盡禮天台。掉臂琉璃屏上回。不是瓶笙花影夕。鳩摩枉譯此經來。此定靈詩也。蓋定公主天台宗而極詆禪宗。此見極是佛學。至禪宗而大壞捕風捉影。令人無着手處。若如台宗之依教起觀。雖有鈍根亦可循塗而進。苟不退轉。必有解脫之一日。初學者但取大小止觀等書依法修行。必有入處。正不必吃趙州之茶。畫雲門之杖也。或問淨土宗何如。應之曰。淨土宗欲人念念在淨土。結念既久。淨土自現。此亦觀之一種耳。

三國志斐注。言蜀宮有玉人高數尺。先主珍之。宮嬪妒甘后者。並妒玉人。是甘后有美色可知。劉瑁之妻璋之媳也。卒爲先主所奪。較之曹丕奪袁紹之媳甄氏。罪尤甚焉。所謂欲伸大義於天下者。不過如此。關壯繆隨曹操侵呂布。布敗。其將秦宜祿有妻美壯繆。欲得之。請於操。操不肯。自納之。操也。先主也。壯繆也。皆所謂英雄人也。皆好色者也。然則羅馬大將鶯吞理戀埃及女王法帝。拿破崙棄其故妃而娶奧國公主。馴至破國亡身。又何責焉。

某道受某撫知事之惟謹。一日某道方與其狎友飲博。有僕白言。聞撫署某姨暴卒。某道色然駭曰。取衣若冠來。吾即趨弔。少時僕又來白。聞其太夫人老斃耳。某道笑曰。是將丁憂開缺。何亟亟爲。移時僕又來白。實則撫臺中風死耳。某道不語。飲博如故。人情之薄如此。然非今日始也。塞山大士詩云。城北仲翁翁。渠家多酒肉。仲翁婦死時。弔客滿堂。仲翁自身亡。能無一人哭。吃他杯。斲者何太冷。心腹蓋唐時風。尙澆漓已極。大士出世亦救不得。至於今日。且以爲時務應爾。嗚呼。此其所以爲末法之世界歟。

明季福藩立於南都。時有兩奇案。一僞太子案。一僞妃童氏案也。夫僞爲太子。以冀富貴。漢昭帝時已有之。蓋皇儲尊貴。非人所共識。亂離之後。眞僞莫辨。猶有說也。故顧亭林論此事。謂置之於獄。不加殺虐。處之頗爲得體。未可以其爲亡國之君臣而輕議之。然左良玉率兵內犯。蓋以此事藉口。其是非至今莫能明也。若僞妃案。則尤奇。童氏自云久嬪福藩。生有二人。則其爲夫婦也舊矣。苟無曖昧之情。節豈有自謂人婦之女子哉。此殆福王薄倖耳。或曰。非王妃之僞也。而福王僞福王之僞。左良玉檄文曾以異人奇貨斥之。而全謝山集論之極詳。

日本大水爲災。至酷而其政府併吞朝鮮。經營南滿。不遺餘力。此豈復可以儒生隻眼論之。然其國民對其政府。亦有不能無恨恨者。某雜誌評林有云。水災如此。古來稀輦轂蒼生泣凍。飢屋舍漂流。田隴壞倉無米粟。着無衣。又云。別業新成。此養真何知。洪水最傷神。太平宰相風流。甚不夢窮民。夢美人。嗚呼。日人以一日之強。蝕其同種。同文之國。舉鼎絕躡。異日或如黃公度所言。未可知也。今已有其朕矣。

滿清儒生學問。崇尚攷據。名公巨卿多從此中出。相與提倡。至同光之際。未盡衰也。張文襄張皇經學。亦沿攷據舊習。所謂宏獎風流者。其初不過如此。觀輜軒語及書目答問二書可知矣。且輜軒語直鈔江藩經解入門一書者。至十分之八九。而文襄自叙。云稱心而談。一無勦襲事。至可怪。豈江書爲近人僞爲者耶。然文襄晚年亦知舊學之誤。人有詩曰。伯厚多聞鄭校讐。金輿元滅兩無憂。文儒冗散姑消日。誤盡才人到白頭。

何心隱以布衣游燕京。遇張江陵於僧舍。時江陵方爲司業。心隱率爾曰。公居太學。知太學道乎。江陵爲弗聞也。

者目攝之。曰爾意時時欲飛却飛不去也。江陵去心隱。憮然若喪。曰夫也。異日必當國。當國必殺我。及江陵爲相。心隱在。孝感講學。果令楚撫王之垣致之。獄心隱。謂王之垣曰。公安敢殺我。亦安所殺我。殺我者張居正也。竟死獄中。李卓吾極尊心隱。至云世無真談道者。公死而斯文遂喪。然卓吾亦不非江陵。他日又曰。江陵與心隱。皆所謂英雄。不肯相下耳。何公布衣之傑也。故有殺身之禍。江陵宰相之雄也。故有身後之辱。不論其敗而論其成。不追其迹而原其心。不責其過而賞其功。則二老者皆吾師也。卓吾持論明通如此。而當世以爲妖何哉。

明史不爲李卓吾贊立傳。僅附見耿天臺傳後。貶之曰。贊小有才。專崇釋氏。卑侮孔孟。黃梨洲爲明儒學案。亦不取卓吾。顧亭林日知錄。訾之尤甚。吾游日本。見日人之講陽明學者。則多崇拜卓吾。其說以爲陽明之學得卓吾而大成。卓吾死而王學衰。而活潑有用之學。東趨於日本。此支那之所以鮮成事也。見建部遜吾所著哲學大觀。吾觀卓吾之學。以信心爲體。以因時爲用。其所是非。非復鄙拘小儒所曉然。其真髓所在。亘古不朽。錢牧齋云。卓吾非可浪訾。亦有所見者哉。

## 蟲天閣撫談

毅公 原第三集

兩淮設鹽運司使一員。受轄於兩江總督。而握淮南淮北鹽務之機括。商人運鹽出江。向運署申報受驗。訖循例納稅。其實運司奉行故事而已。故商人之視運司。本無足輕重也。某年運台某初下車。忌商人勢燄大。欲假官權牟私利。迫令商人於正供外。別籌報効。欸若干。先是商人交口議運台不治商情。對於運司已有惡感。至是總

商皆持不可運台惡之。欲中傷商人。以他事商人稍稍聞之。其議謀抵制某總商者。申韓家也。首倡不納鹽課之議。七總商附和之。議遂定。斯時兩淮鹽課居全國賦稅歲入之半。而商人財力又足以左右天下。運台始雖主張抑商。至此無如商人何。又恐干吏部議進退。失據。識短情急。遂懸梁自經。死。噩耗達江寧。制軍某特親自馳赴揚州查辦。商人惶駭殊甚。集謀士庭議。謀士中有偵知制軍與金山住持僧某某友善者。又預計制軍必道經京江。乃募門下客設計。結納金山住持僧某某使之懷挾鉅金。夤夜兼程發京口抵山門。幸得住持僧某某接談。求僧援手。僧頷之。無何制軍舟才抵京口岸。喘息未定。而金山住持僧某某一小船翩然破江心浪花而至。逕謁制軍。乞登山小憩。行旌制軍不得已許之。遂與俱上讀畫看山眠琴賭奕清游。竟日。幾將查辦事閣起。會從者敦促進發。制軍始與辭。山僧留制軍不可。山僧固留制軍曰。余此行有緊要公事。須一拂拭。山僧詢何事。制軍又曰。前日兩淮運司被商人逼死。余須往一查。長老顧不知耶。山僧佯驚曰。公謂淮南商偏死運台耶。制軍曰。然。山僧又曰。怪事怪事。運台病死耳。兩淮商人先五日早已過江作平原君十日游。而運台之死乃在前日。勿論時日不合。且商人今尚留滯山中。公不信。老僧可一一招使來謁也。制軍既見八大總商。微窺之。無作容。究之疑信參半。尋謂僧曰。既如長老所說。始遣一員去審視。余明日即歸江寧矣。制軍既回轅。會揚州官吏先後牒院。詳告運台猝病出缺情實。而運台之子某亦具呈述乃父病死狀以聞。事遂寢。斯役也。京口官吏不知。山僧有迎送制軍留宿山堂事。兩淮官紳不知。商人與山僧有秘密交涉事。以故一椿彌天大罪案暗中彌縫。竟不遺一點破綻。可謂巧矣。後

來官府文書中遂無有傳聞此事者。

兩淮八大總商權力之雄偉。可以敵屍監司。既如前述。非如清季勢力靡薄之商人。事事仰官府鼻息。所可同年而語者。想見當日商權發達。國力純厚氣象。相傳總商中有某總商者。居父喪。飾終之典備至。而甄舉喪禮。亦浩侈無度。其尤僭者。莫如遮道搭蓋白布天蓬。一節清制。地方除舉辦國恤典禮外。民人出葬。不得沿途搭蓋白幔。示專制威權之不可僭也。某總商富而好禮。極力鋪張。先葬之七日。使人預於出葬必由之路。搭蓋喪篷布幔。天地彌望皆白。沿途所經。如旌表節孝。各石牌坊之聖旨二字。與文武廟下馬碑之奉旨等字。以及各寺院石額上之敕建御賜等字。皆被某總商家之喪篷白幔所遮。掩無遺。是日傾城士女觀葬禮者。無慮萬人。或議其侈靡。未知其僭妄也。後經言官某糾參。有膽敢將聖旨字御字敕字任意抹蔽。輕褻朝廷。欺妄無禮等語。將坐以大不道罪。事下督撫會勘。風聲所播。人人皆爲某總商危。乃其最後定案。不過嫁禍於一江都縣知縣某某科某令。以失察罪。僅僅削一級去。而總商某僅費白金五千。以慰某令專制政體之政令。前後舉動。兩歧類如此。

端方之不學無術。殆爲有道者所羞稱。而其私人如繆荃孫陳慶年吳璆金鉞之輩。往往諛之以曾湘鄉阮雲臺恬不知恥。文人無行。本不足怪。端生平喜聽南北大小曲。而尤酷好二簧。江南官場中人之以此爲媒贄者。殆不知凡幾。一日袁樹勛之第三子名增文者。由山東至。以屬吏禮節詣轅門稟見。時袁任山東巡撫。而其第三子倚勢作威。因爭妓脅巡警道。縱警士與官紳相毆。經言官奏參。詞連樹勛。有清廷寄交北洋大臣查辦。增文當此。

勢不能留。故遁之江南。端召之入見。袁工修飾。美丰采。粹然曰。你臉兒倒很漂亮。你今後不必稱呼我老帥。儘可喚我老伯。又問曰。你會唱二簧麼。增文雖爲嫖界鉅子。然以第一次晉謁帥座。一時倉皇。不能置對。端又強之曰。你必定是會唱二簧的。我老早知道。今日趕快兒唱一唱給我聽。此種言語。行爲直優伶之狎友耳。增文少年不足深責。而江南諸文士。迺交口以曾阮譽端。立言之不擇大抵如是。恫夫。

光緒丁未。袁世凱張之洞先後應召入都。都下老朽之大官。惴惴然恐政治有一番大改革。皆萌五日京兆之念。多有觀望朝局者。唐景崇素負開通之譽。進取自由。某日有一門生浙江孝廉某（唐曾典試兩浙）來謁。唐召之入座。甫定。某生躁甚。不待唐垂詢。大言曰。老師知袁項城此次內用。有關係否。唐不及答。某生又曰。聞袁項城有操莽之行。老師以爲何如。唐欲首側耳良久。忽以手揄耳曰。爾作何語。某生不解其意。又述前語。唐又曰。我近日耳患甚劇。聽話不能清晰。爾言云何。某生口中猶項城。項城。嘸嘸不已。唐遽拂衣入內室。某生倉皇遁去。某生出。唐召關者至。厲聲曰。嗣後某老爺來。毋許通報。我決不見他。關者唯唯。某生尋踉蹌南下云。

劉坤一之三下江南也。清西太后之意。初不屬之。然其營謀之心。亦太苦矣。時當國者爲榮祿。祿不學無術。詔令批摺一切。委任連文冲。連本軍機處幫領班章京。小有才慧。又善諛媚。以此得博榮歡。時榮之權勢傾中外。兩宮頗畏憚之。莫敢聲。劉坤一欲回任兩江。不得不奔走榮之門。榮之門不可得而入。不得已。思結納榮之幕友連章京。願連事冗而性傲。劉謁二次失值。不得已。又求見連之西席某。西席某知劉名。與劉欵接甚周摯。劉遂將心事。

與西席某剖明。冀西席某力言於連。前間接以通於榮。此劉之苦心也。然西席某點甚。比連歸。祇言劉來謁狀。而不言其他。連亦略頷之。翌日劉復來。西席某於連前不言。而逆探連今日所辦之事。連大言曰。兩宮垂詢南洋關係。大局誰勝。其任者時榮相。莫知所對。余遂乘間以劉坤一尙屬老練。可令其回任。爲言榮相面奏。竟得允。餘無他事。西席某聞連言。謹誌之。翌日劉又來。西席某向劉拱賀云。恭喜恭喜。事已諧矣。劉心知連文冲之運動。而又感西席某之關說也。翌日清諭。竟如連言。劉又來。并挾白金二萬兩券。袖交西席某手云。乞爲連君壽。西席某唯唯。劉去。西席某竟以金入囊。而緘其口。比請訓出京。照例拜客。劉與連始覲面。連未道謝。前謁劉亦未便明言。又疑連藐二萬。翌日又饋送白金二萬。仍以券交西席某手。西席某又蝕金一萬。僅向連云。劉某今送萬金來。連遂援十成提二成例。以二千金酬西席某勞。已得八千金。而不知已爲西席某所賣也。越半月。西席某忽借他故辭館。竟懷挾三萬二千金去。當時京師人無有知此事者。

庚子拳禍。政府縱匪殃民。五月清載漪僞諭有云。與其苟且圖存。同歸于盡。曷若大張撻伐。以決雌雄。彼特戰力。我恃人心。一時傳誦。而不知禍我東南赤子。誰生厲階。至今爲梗。皆此數語釀成之。而連文冲亦與有力焉。連以庇拳故。爲外人所指索。必欲痛懲之。科其罪。而後快。榮祿知連不可留京師。遂外放江西某府知府。連亦竭力設詞解免。而外人卒持不可。適劉坤一督甯江。連以屬吏禮參謁。私冀劉不忘前惠。或爲之怙惡。劉以連罪通天。外人尤不可揜飾。連疑劉負義。不爲力。遂自訴生平。謂在前軍機處數年。未嘗妄取一錢。或有餽贈者。卒却之。而爲



人謀則無不忠。何以今日患難人竟不我援手。云云語侵劉。劉曰。君言殊乖事實。余在京師奇窮。告貸親朋。僅僅得二萬金饋君。君猶以爲未足。必欲再得余二萬金。乃鑿然余羅雀掘鼠財力已疲。君曰。不妄取一錢。毋乃自戾其說乎。連聞言。瞠目不解。所謂劉反覆詳述當日種種情狀。連如夢初覺。自悔墮入西席某殼中。然已無及矣。

### 憶懷齋贅譚

南村原第三四集

予家居南莊。莊去縣城約三里。道陂陀不平。然甚闊純。鋪青石。潔滑無纖塵。雖星夜往來不少苦也。莊中居人概四五百戶。多同姓或親族。風俗較他鄉爲醇厚。鷄犬無爭。兒孫共嬉。氣象融融焉。莊之四圍羣山環抱。有良田百餘畝。清溪中流。水駛而冽。每夕陽西下。牧童歸來。驅犢飲澗。樵唱輒與水聲相互答也。

予家有小園十畝。位乎溪南。相去約四五十步。其地隆然爲巨阜。有長松數百株。柑梨十餘本。皆先人手澤也。鄉之人名其地曰柑子園。癸未之冬。家君子以市居囂厭而徙鄉。築宅園中以養桑榆。庀材鳩工。備受喧擾。其明年而室成。雕椽剪茨。粗蔽風雨。因涓吉遷居焉。松幢覆瓦。梨雪當門。坐堂中望黛山列黛蒼翠。撲人日夕頗多佳趣也。

宅既遷。家君子爲詩頗夥。予於侍膳之暇。輒取而誦之。記憶力不佳。過時俱忘。今始就所憶者。拉雜書之。曰。城中舊宅頗巍峨。猶卜新居意若何。欲爲兒孫知穡事。願披薛荔老巖阿。千章樹繞新常足。半角山闕土漸多。地氣年來看覺轉。舊栽柑橘綠婆娑。比鄰幾姓屋郎當。笑語相聞隔短牆。籬竹密編防犬豕。園茶新種禁牛羊。庭無客至

馴禽集徑有梅香冷蝶忙喜得山翁能過我挂簾相對話斜陽

園中土頗瘠蓋不治久也種玉粟年可得四五十擔而所耗乃倍之因思植茶作十年豐收之想長兄市種於茶峒往返極委頓僅得籽斗餘茶峒之茶本不惡然以不善經營故發達極鮮僅銷行於附近二三百里中殊爲可惜長兄既歸親率傭力耕土於屋西隅列行種之得三百餘窠春雨潤漑壯芽怒茁青蒼可愛予於是日夕必過茶圃焉

茶既茁抽條布葉日漸滋長予與長兄私慰曰此纖纖者果成則豈徒種桑百餘株之比將徧其利於吾邑使市無飢寒之士而不圖數閱月後曩之葳蕤者日就憔悴矣予不禁嗒然喪力究其原因知松陰過厚土脈以薄茶根嬌弱乃不能生立於是又伐其附近之喬松淨鋤其蔓草然後吾茶得不死焉問初願則違矣差幸尙足供家人之飲啜故尙竊竊引以私慰

種茶之士以地向陽而傾斜較緩者爲優蓋亢燥則生長難卑濕又根易腐也而黃土較黑壤又良作隴宜高以洩水氣間隔宜疎便生發及採摘也每歲須以人工鬆土脚伐腐帶俾根枝得舒息漑以清淡之肥汁以資培養茶之下又可種瓜荳之屬以收時利無棄壤焉

茶於早春作花花白色紫葉可愛結紫實八九月即熟較山茶爲小取以榨油氣馨而味濃食料中佳品也採葉之則以穀雨前后迄夏初皆可然雨前所採者爲尤可貴製葉之法概別爲蒸炕及焙炒兩種蒸炕之茶較佳蓋

火氣不深。素質未喪。往往發一種天然之馨逸。非花氣薰染者可比。然手工極繁。又不能製多葉。不若焙炒者之簡捷。故上市之茶皆用焙炒。

繼予家而植茶者曰陳子哲。臣其父雲閣先生。考究頗力。出巨資置地於南莊道側。東西相望。有茶三四千株。甚盛茂也。陳氏於予家爲世誼。今更相引爲同調。師古參新意。開新法。居然有所成就。而陳氏尤多所發明。予家竟墮乎后矣。蓋亦業之專不專。用力之勤不勤。有以致之也。

予兩家之茶。概能超出土葉而直儕龍井。色碧而味馨。頗不惡陋。陳氏名之曰碧天春。精加裝璜。每斤可售錢千文。在吾鄉已不啻珍玉矣。予嘗爲之頌曰。芽怒舒而泛綠。霧噴鼻以騰香。漾澄池之藻翠。煥銅山之酒光。是亦可以見其質品矣。雖然。予滋愧焉。蓋予家植茶最早。而今陳氏得歲食其利。予家之纖纖者如故也。荒年且供自飲。而弗給。寧不私忤又何頌爲。

邑之人觀陳氏之食茶利也。輒競效種之。今將遍鄉里矣。於是我之初志。不啻間接而普及。亦未始非快意之事。顧邑之人又有一種癖好。以爲予家之茶較陳氏優。色味差厚也。是則以予家非營業取葉。輒少氣足而芽壯。非如業茶人之三日摘短芽。七日剝嫩枝。故其味自厚。然而所出者鮮矣。不足生利。予亦聽之不計也。

鄉中飲料。其類有四。曰細茗。曰粗茶。曰焦米。曰白水。是也。然最普通者。唯白水與粗茶耳。粗茶之價極廉。五六月。中每一壺僅售錢三四文。蓋山榛野艸之類。非櫝或殼也。葉巨如栗。置日光中曝之。乾后作褐色。煮水而飲。無香。

無味。惟色至醜。般亦若羊血。鄉人甘之。煨以巨壺。酌以大斗。用之爲款客。讌賓之上物。至細茗。則唯城中人或富戶置之。非彼輩之所敢過問也。焦米一名胡米。六月中取藥飯或新米。焙之至焦。然後泡以清冷之泉水。色出暗紫。飲之味苦。而帶穀香。能去熱消食。亦村居人之所寶貴者也。然只行於三伏中。他時則否。嗚呼。一飲之資。所耗幾何。而農夫小民。乃撙節若此。世之坐享脂膏。任意揮霍。不顧民命。不建世功者。撫心自度。居然安乎。

予宅不大。縱橫三間。俗所謂五柱八卦屋也。區而分之。亦得五室。以一間爲炕。一間爲堂。一間爲客廳。餘一間則爲住室。各室皆置窗。糊以棉紙。案几通明。晴日竹影。雨夜松聲。畫意詩情。尺幅中不無佳興也。每耕鑿有暇。日餘靡事。則發案頭古書。曼聲誦讀。林鳥啾啾。亦時來伴我。寂寞此中。樂蓋名利中人所夢想不到者也。家君子嘗署門聯云。一簞一瓢不改樂。既耕既種還讀書。亦紀實語也。

園中林木既盛。禽鳥繁多。子父愛鳥聲。輒禁獵者。使不得擊。故近鄉之鳥。皆遷巢於吾林。自飲自啄。自飛自鳴。其態融融。若欣得託此樂土者。且或隨時變音。幽簧雜奏。亦如取悅於主人而爲主人作酬報也。每春曉夢醒。擁衾未起。餘溫留戀之中。聞百舌齊鳴。清商徐發。心神爲之逸曠。視彼兩行鼓吹。一部笙歌。直殺風景。予父嘗作小詩云。脫將布褲意。何如快快傭。工水到渠割。麥插禾忙不了提葫蘆。慢慢勸儂。沽亦禽言中之新制。然借助於枝頭朋友者。固不少也。

鳥既多。類既雜。故其間不無好惡。正如人之有賢不肖也。而最以惡劣稱者。厥爲綠衫兒。及土畫眉。綠衫兒其大

埽鳩頭黑而身綠。貌頗不陋。畫眉與畫眉等。惟色彩略暗。頭殊不及畫眉之秀削。可玩耳。是多鳥者。其族至繁。幾於無地無之。舌拙吭嘶。格磔不能鳴。而又好鳴。每清晨必呼其族友。羣聚而聒噪。嘈雜使人不能安枕。席日既上。則散飛田土中。啄穀種。據不苗。無弗爲也。若園菓。既熟。則又舍田土而集菓林。若桃。若李。若梅。若杏。若柿。梨之屬。稍綻紅黃。主人或未之覺。彼族輒據最高巔。一盡啄之。逮人之所得。則皆其唾遺物矣。故鄉人恨之。刺骨見。即撲殺之。即廣庇如余家者。亦且弗能忍。蓋不圖其報德以怨之。如斯也。雖然。世之朝倚人門。暮屠其戶。昨獲人救。今速人危者。曾不知凡幾。而於一鳥乎。何尤。

宅前有隙地。平之爲塲。縱橫約二百步。供曝粟打麥用也。沿坎植梅五六本。木筆三株。柿梨各一。難以菊。蓼。鳳仙。四時之花不絕也。坎之中有冬梨一樹。高十餘丈。垂陰滿庭院。春花秋實。俱足以娛主人。憂日暇。無所事。徒倚庭前。藉衆卉之香。色。羣山之佳氣。大足以據吾懷。養吾真正。不必福地洞天。間關萬里也。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春之中。農事最繁之時也。鄉居之人。自燒燈而後。即無日不在隴畝中。東風吹綠。萬木健新。麗日晴暄。百卉吐色。鄉之人好藝果。如櫻桃。如杏。如桃。如李。在在有之。每春風一到。則次第着花。夾雜於蒼松翠竹中。如絕世美人。艷妝倩立。使人銷魂不少。予有暇。輒蘇笠剡策。徘徊於溪原草磧之上。與農夫野老。作桑麻情話。百花香裏。看春耕。此樂令人忘世。

春有二節。最重於鄉間。一曰社。一曰清明。田家此日。皆輟耕掃墓。婦孺盡行山野中。游人如蟻。紙錢蝶舞。掩映於

紅桃白李間。別饒妙麗也。城中士女亦結伴踏青。寶蓋輕衫。窮靡極麗。酒客文人。輒呼明引。侶挈壺提榼。會飲於山腰水曲。幕前壙側。蓋俗所謂坐清明也。清明前后十餘日。即聞清明鳥鳴聲。朗晰或作清明酒醉。或作清明酒醉。痴嘸嘸。可辨酒溫日。爇聽其曼聲。一呼輒令人奮然。思飲游興狂發。嘻造物於人。何其巧於安排之。如是邪。殆亦憫彼驅馳名利之場。勞鹿塵之藪者。興高彩烈。不自知其老死之將至。一朝大槐落葉。梧桐風倒。便束手向北邙山去。甚麼黃標紫標金印銀印。都付諸覺來。一嘆耳。一杯未樂。生前九原一滴難到。究竟爲誰辛苦爲誰甜耶。多情最是枝頭鳥。苦勸清明酒醉痴迷岸。晨鐘善哉鳥乎。

秧針刺綠。柳線揚葩。鄉村四月閒人少。纔了蠶桑又插田。首夏忙農較春尤甚也。五月而后則種植少畢。惟坐望秋成。鄉人有閒輒網魚捕蟹以供酒食。又有二、三少年好謳歌吹笛。五夜月明。笛音四起。與溪聲谷籟相和。答蹶屨徐行。自予宅北下沿徑至溪側。林陰如墨。路依稀可辨。時於枝柯扶中。月光下透篩影如花。沿溪亦多古木水聲淙淙。清寒襲體。鄉之人多就此納晚涼。兩岸席坐者殆遍。亦南莊之一銷夏灣也。三伏中余多流連於此溪邊。一石潔滑堪枕藉。科頭箕踞。誦老杜水流雲在之詩。熱塵如洗。

六月食新。田家大節也。雖貧窘之家亦不忘此市酒肉採新穀祀祖宗敬地土家人父子作團圓。讌樂慶農事之且成。慰子弟之勞苦也。歲稔年豐。柘桑葦陰夕陽影裏聽笑語依稀知家家扶得醉人歸也。

予性不耐暑。三伏日中即蜷伏於林陰溪側。不敢多行一步。然山莊高敞。日夕涼生。較城市人受炎虐差少。每餘

霞散綺。山川蒸綠。出門開行。隨意而往。炊煙暝色。都入畫圖。鄉之人於田阡溪坎。植籬種荳。紫花翠葉。點綴於一片黃雲中。別饒幽麗。

南莊有四景。其一曰梅花井。二曰伏波祠。三曰自生橋。四爲相見坡。伏波祠久廢圯。惟存故址。後生且不之識。橋與坡亦無多佳趣。惟梅花井則爲一莊居人之所仰給。功蓋在民。非徒供娛玩也。井在溪中。砌石以成。井底有小沙阜。泉源即自阜下出。地氣極盛。泉出注泡作梅蕊。明澈可愛。自底直上。及面而沒。故有梅花水之名。水味亦甘冽。唯極剛寒不甚和軟耳。

秋氣清肅於人最宜。山川園林亦別呈幽麗。萬物既實。鄉人又日日事收穫。負簞挽車。歌笑遍野。偶披草相逢。則額手互賀。欣農成慶。豐收也。山林果實亦就成熟。如柑橘。如梨柚。如羊桃。紅粟。柿。葡萄之屬。綴珠點漆。垂黃綻紫。紫紫可愛。而山野中紅粟尤多。樹密刺利。實大如豆。經霜曝日。殷然若珊瑚。採而食之。味甘鬆且令人飽。當斯之時。禽鳥極樂。飛啄果實。遍集園野。擇精揀鮮。逐地巢徙。若游牧民之逐水草而轉移者。於是凡有佳果。唯鳥享之人而不之如也。然彼類啄之既飽。且更引頸高吭。若故以驕客者。予惡之。遂盡園隙樹橘柚柑栗之類。入秋而後。垂實黃熟之禽之鳥。仍復來集。時則側目張喙。不得其道。徒作屠門之羨而已。於是彼類之餓似稍殺焉。

邊城瘠苦。田少山多。歲出大宗。厥爲桐茶油類。藉西水運輸。下通滬漢。年計十餘萬金。而茶油又爲四民日食品。故鄉野間桐茶林。往往與田地相參半。摘子之期。自白露爲始。號曰檢子。其勞較收穫尤甚。蓋枝密子繁。必手擲。

乃。可。而。樹。又。盤。散。攀。登。艱。難。故。費。日。頗。多。且。備。力。既。雜。良。莠。屢。列。掠。鬪。之。風。時。時。堪。虞。此。時。鄉。人。率。舉。辦。團。練。以。保。安。謐。至。檢。子。畢。期。爲。限。

檢子而後農暇村靜矣。雖有小操作無多勞也。鄉人既獲閒則入山樵採伐廢木拾敗葉負之以歸藏諸室備禦冬用也。山翁野老每於晴日溫天則擔蔬果入城市售錢購鹽歸且必就酒市飲及半醉兩頰頰紅乃行于歸家。闊笠帶斜陽掩映於疎林古道中時時聞醉語糗糊笑聲盈耳也。

鄉人多好酒以其能慰勞發倦且足增人歡興也。吾村中尤甚釀酒之戶初僅一、二家而今則青帘獵獵殆五六處矣。酒亦不甚惡以水冽之故色泛泛作粉霞紅不能十分醉人然多飲之則令人飽脹子嫌其水氣多握之不敢過問予父及兄則俱甘之。父本嗜酒晚年來每飯不能忘非酒則食且不飽然自山居以后却不能時得佳釀故往往以村醪承乏久之遂相安且更喜其性之和易不若醇酒之酷烈可多尋杯勺間樂趣蓋亦所謂意在酒者也。長兄復如之於是家庭中麴秀才竟成主客矣。

園土雖不厭然自墾治後亦日有起色。植菜蔬頗適且味亦甘美。畦町縱橫青蒼滿目春韭秋菘夏芥冬芥以及瓜、荳之屬拉雜盈圃一家終年可以不素餐也。而菜蔬之類大抵食鮮則土膏未竭香味皆好亦能裨益於人若朝採夕烹則僅噉渣滓木木如嚼蠟了無餘味矣。然是非城市中人所能領略予山居久享此味秘之不敢示人。迺知閉門種菜之英雄究竟是福澤不少。



予宅左右多林木。榮枯不長。故枯槁者往往十得一二。然吾家需薪不多。亦聽其杖屨蠹峙。與主人添畫圖。不之伐斫也。既而經雨露所潤。蝕日月所曝。蒸遂產生菌耳。其中可食者頗多。而最佳品則曰松菌及凍菌。松菌作褐色。生於松林中。出以八九月。氣極馨。覆凍菌則凍楸朽幹所出色白質韌。有微香味。頗鮮美。可供作湯之用。以其生於嚴冬。故名曰凍菌。此亦山中之佳味。可媿美乎。菘菜者也。

冬日可愛。暇晷適多。萬物蟄藏。山川皆靜。穆入古茅檐。黃襖又是一番風味。鄉人或獵藪。或趁墟。或存問戚友。各極其樂。以爲一年勞苦之酬。貸予於此際。亦復從鄉人後。隨俗也。朝曦照窗。遽然而起。進茶湯。飯粟麥。拾箸笠。躡布履。越阡度陌。隨意留行。環南莊之村塢。半多親友。寄居每過。必留飯。飯必以酒。酒必醉。夕陽散亂。接籬欹斜。乃循道歸。而十里菑田。小陽作花。赤莖碧葉。繁蕊如霜。所謂美人齊着褪紅衫者。殊媚媚動人也。

庭前植叢菊。培土深尺許。地氣極厚。孕花大如拳。且經久不謝。有醉楊妃金蟹爪諸名。每冬深。尚蓓蕾綻苞。露寒霜冷。中凜然。見幽人之逸操。其葉尤肥。剪之歸。雜漿麪炸之。味馨濃。可佐酒。此皆山居之新食譜也。然使彭澤令聞之。定當持挺以逐。不容籬畔老饕踐踏其清業也。

鄉居冬寒。較城爲烈。枯炭餘溫。不能上體。田家多掘地爲爐。列榻成座。燒巨材。簇高數尺。經日不爐。老幼團聚。調話爲歡。養酒煨薯。着手皆成樂趣。及季冬中旬。則擷擋度歲。又是忙碌。釀酒餚羔。購香市燭。日日有城中行。屆臘月念六。遂爲小年。小年唯吾族有之。相傳石軍之亂時。逼歲除。家人將逃匿。故匆匆於是夕。度歲嗣後。因傳之爲。

紀念節也。然南莊中吾族爲多。其他後來人亦皆漸染此習。無不作小年者矣。小年不食肉酒。唯供豆腐及麵魚祀神。傳殮皆於午夜爲之。從舊事也。小年而後越三日則爲大年。是正當之除歲也。大年極喧鬧。人聲火影徹宵。不絕較之通都大邑。殆有過之。

度歲而後爰及新春。元宵以前爲鬧燈盛節。鄉中少年趨走如狂。鉦鼓聲不絕於耳。其類不一。而花燈爲最。月破黃昏則萬炬如晝。炬多束葵幹麻莖爲之。經風燄愈烈。光照熊林木皆赤。男婦老幼扶攜隨觀亦無遮之大會也。小兒女則結伴作七姑娘。或打燕子弄鞦韆。鞦韆皆就古木爲之。懸巨竹爲繩。登搖勢起。翩翩入雲中。非有膽者不敢嘗試之也。嬉樂歡笑如茲者凡半月。則西疇事起。布穀催耕。又田家作苦時矣。山中事業大概若斯。予山居者凡二年。二年之中日周旋於農夫牧子間。鷓繞藩籬。殊了了無大志。然北窗高臥。擊壤狂歌者。本不知王侯將相爲何物也。不意塵凡小謫孽海長沈。七八年戎馬奔馳。忽忽催老。渾沌既擊。清靈全喪。每五夜燈。青一弓月。白打點絃編。倍縈舊夢。長林豐學之思。何時獲已也。

鬱鬱室隨筆

悔生 原第九集

赤壁有二。一在黃州。一在嘉魚。依曹操東望夏口。西望武昌之言。似嘉魚赤壁確爲其敗績之所。然黃州赤壁碑高立。鐫曹操敗績情形。究未識孰是孰非。吾國地理誌亦有紛紛議論者。客歲冬予曾兼游二處。摩讀斷碣。耿耿而不釋。又蘇東坡前後赤壁賦二處亦皆鐫刊。殊可怪也。依風景論之。黃州赤壁較爲雅致。嘉魚赤壁不過

亂山數峯。駭石幾片。供牧童樵夫之蹀躞。遜於黃州赤壁之登高。一望氣象萬千也。雖然。有心人至此。未嘗不揮弔古之淚。而慨想鼎足爭鬪之雄也。遑論其真與僞哉。

漢陽城外有巨大梵刹一座。名曰龜鼈寺。內中畜龜鼈甚夥。遊客伏欄眺覽。若輩必蠢蠢然昂頭水上。乞飼以食。愚夫俗子。甚謂有神憑。此不飼以食。則有禍降。寺之佛像。有五百羅漢。二十四天真信男善女。每歲捐款修飾。相傳笑羅漢神前之籤。最靈。辛亥八月。民軍起義。置總糧臺於寺。守衛將官某。懷疑於軍米足用與否。特問籤於笑羅漢。其句有云。人將加兩點。君用多。一直。將官某莫明其語機。未幾。漢陽被陷。糧臺與寺俱毀於火。將官某始知人將加兩點者。謂將毀於火也。因人字上各加一點。則爲火字。君用多。一直者。謂孚民軍一月之糧也。用字中間去一。直則爲月字。現今該寺築葺一新。工程更較前爲大。第聞笑羅漢之籤。已無復前批之靈。豈毀於火之故耶。但吾國人修梵宇。有錢辦實業。無欸亦大可怪也。

萬里長城爲吾國古今來最鉅之工程。吾居北京時。曾由張家口登臨一次。是處爲通蒙古要道。依山建垣。高可五丈。古碑磅礴。望而動目。上書中原鎖鑰四字。每字大約四尺。筆力遒勁。後人題詩於垣者。甚衆。有贊秦始皇者。有詈秦始皇者。門上又有樓。樓中多漢朝衛青霍去病字蹟。是真是僞。殊難辨別。現今京張鐵路終點是處。駐兵約一旅團。內蒙有變。殊宜注重。往昔胡人不敢南下牧馬者。今則時異勢殊。斯處土人剪髮者少。亦不知民國爲何物。每日祇以飼養駱駝爲事。由是處稍南。則有明朝十三墓。陵蘆蒿遍地。蔓草縈途。西人多畋獵。其中而偌大。

之樓宇亭閣俱爲風雨所殘朽。旅客曾不足以少留傷矣。然有一事足以紀者。相傳永樂帝陵前之碑。素有巨蛇盤桓其上。清廷王孫公子聞而不敢一游。民國成立。巨蛇則無。或者永樂帝之精靈不甘異族之蹂躪耶。抑齊東野人之語不足以爲憑耶。

湖北京山縣有湯池一所。即所謂溫泉。水由平地湧出。春夏秋冬爲性俱熱。甚至能熟鷄卵。而有魚蝦游泳。土人因名其地曰湯池。吾奉嚴命往京山縣境之觀音巖拜佛。曾迂道至池沐浴二次。見爲天然佳勝。殊可與焦山溫泉及日本向島香根之溫泉相抗衡。惜土人不善佈置。且有屎溺於其旁者。是亦吾國人不事清潔之通病乎。然士人有可取者。即能利用水力。使其碓米磨粉。以代人工也。焦山溫泉吾曾一遊。彼所善者。地勢優美。足使文人墨士流連而不忍去。若日本向島香根之溫泉。出於人造者衆。而與我之天然物相較。則有霄壤之別。乃彼邦人士多方佈置風景。使爲一國之名蹟。我則視之而不甚惜。是又吾國人程度不及之故也。雖然。吾國人不重視溫泉。又不止京山縣一處。惜吾寡聞。不克枚舉。

釋曼殊和尚工畫善詩。精英法文字。在吾國文學界甚擅時譽。太炎先生屢推重之。近著有漢英三昧集及拜輪詩選。洛陽紙貴。不脛而走。足見筆墨之精良。第和尚粵產也。年方十五。被剃入山。迄今年已三旬。從未近女色。吾昔頗不相亮。及聞和尚云。心枯則萬念皆槁。何有於女色。始知妙諦別有在也。然和尚又有以情求道一語。問其解不答。和尚殆亦別有隱痛乎。

鬼神之說。由來尙矣。見於吾國載籍者。列子有云。精神離形。各歸其真。謂之鬼。屈原有云。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他若武相。感夢。荆人平原。遺書。羅浮。宣室之陳。不可勝指。見於外國載籍者。德國。康德。有云。靈魂爲鬼。游魂爲神。散魂爲妖。日本。寬克。產有云。欲知鬼神之情狀。則可斂諸精氣爲物。是天地間極有鬼神之可云也。吾國湖南衡州一帶。居民極信土地神。春秋二季。必祝禳祈福。否則謂有災殃。黠者反對。果有染疾或蒙他害者。湖北漢川沔陽諸縣。對於死者。三日之內。必具饌備穀。迎迓新鬼。謂爲接綱。嘗此時家人皆宜遠避。一聽其延客呼朋於室中。否則鬼必拉人。勇者不亮。果有身體髮膚無故而。被搥擊者。由此觀之。鬼神之說。尤極有可證矣。吾鄉近出一奇事。頗足供學者研究。有某姓女子。年近三五。暴死而蘇。家人喜悅。羣相撫視。不料彼謂非某姓之女。實南京一婦人。家人以其言奇。詰問所以。彼謂偶爾游歷。被人携至此間。家人以其語音大異。信而不疑。因素未出門之女子。萬難知南京語音。今彼所言。毫無虛誑。於是又問南京之景致及事蹟。彼歷對不訛。但彼欲返南京。家人力阻。現今其人尙存。斯非最奇之事乎。予素不信有鬼神。今從各方面觀察。甚難堅持。予說博學之士。當能有所辨也。

日本富士山。本不甚高。而日人誇爲東方第一。未識其心目中。有無吾國之五嶽。在否耶。日人每當夏冬二季。必集合團體。登富士山一次。吾國則無此舉。斯爲不如人者也。吾曾過富士山之麓。祇見有坦道可上。上亦亭閣巍峨。雲霧嵒巖。景致若何。惜未得知。第山麓芳草成紋。林木絕茂。純假人工所製。較吾國棄爲荒土者。不同。昔人有

云入其國土地闢田野治即知其強吾今以是而稱日本攻日本全國山居三分之二農田極少日人多於山上培植林業所獲利益與農田等吾國林業則無可出所用材料購自外人國安得不弱且貧耶。

豁盒叢話

明 璞 原第二三集

余少時。隨侍先君子於白門。任所得受業於上元王承平仲衡師。然及門僅三閱月。初不知有太老師。遑問其風義與著作也。越數年。余吳越飄零。道經滬上。秋欺衣薄。金盡床頭。時師館滬郵局。迫不獲已。上書乞援於師。明日師齋金來。而夜來風雨中。有老人下顧。逆旅靄然。仁者慰誨。勤勤始知爲太老師也。時年已古稀矣。叩其來意。則以觀文字佳甚。欣賞焉。慮師助或不足。爲長途憂。欣然解囊。復有所助。詰朝走別師門。公授所著紫蘋館詩鈔。命爲序。珍重而別。此清光緒丁未仲秋時也。公諱永年。字子耆。嘗應清蘇撫吳大澂校書之聘。生平不嗜榮利。惟以詩文自娛。惜文多散失。文獻無徵。詩則敦厚溫柔。深得風人之旨。晚年就養滬濱。好行其德。稱善人焉。

歸安徐廣陞次舟先生。晚年又號次髯。蓋自傷老大也。仕清時。嘗爲張曜李鴻章張之洞羅致幕中。頗資借箸。所著有不自慊齋文集行世。多能頡頏古人。尤以宦粵時所撰蘇文忠廟碑起句云「**章爲一代之宗。景仰在千秋之後。**」胎息長公爲人傳誦。公幕友吳劍潭。曾爲余言公一軼事。決心辣手。亦有可傳。某公初爲魯吏。詣寺拈香。有士人攔輿。公閱狀。訖納袖中。慰士人勿聲張。且歸。候命。迨祀事畢。投刺謁方丈。僧出。遶公。遽握其手。僧以病疽謝。公笑曰。余有奇藥。藏之久矣。立遣侍者歸。取之。臨行。叮囑某處者。是勿誤。僧感謝。公復與作口頭禪。僧亦忘。

其痛苦少焉。侍者返以不獲報。公佯怒斥侍者。顛預邀僧就診。藉作盤桓。僧辭不獲。公遂屏輿從。與僧徒步歸。甫抵署。即坐堂上。命拘僧伏階下。擲狀於地。僧知有異。面色死灰。叩頭無語。公令活埋。事後以擅殺自劾。蓋士人妻少。艾入寺進香。僧誘於密室。將加以非禮。妻忿極。咬僧指。將斷。乘負痛問。奪門出。始得免焉。公既得其情。復證僧手。知無誣枉。又慮僧手眼靈通。稍縱。即逝。故悍然出此。云余謂僧死有餘辜。公治非其道。酷吏殆有疑焉。

英翰。清人也。清咸同間。剿捻有功。除皖撫。極愛奢華。光緒初年。爲太夫人慶古稀。四方壽禮。無美弗備。尤以天長某令姑蘇繡幃爲特色。先是。兩司壽幃。張掛中堂。繼因繡幃佳麗。遂移之臬司。孫公衣言氣節士也。預祝參觀。時見輕重倒置如此。怒曰。監司不及縣令耶。密約司道兩班。禮成即返。明日如之。招待者留宴。會不可留。觀劇亦不可。白英知有故。第倉卒間。不得其由來。太夫人聞之。知爲爭名分也。越日。命英特設盛筵。作負荆舉。孫仍不可。疏通再三。許之。而以見於直隸會館。相要英如命。是日大會百僚。張宴演劇。孫獨後至。時孫負海內雅望。英故敬憚之。衣冠立門首。見孫至。未下輿。竟長跪道左。曰。英某一時糊塗。乞先生恕罪。孫乃下輿扶英起而謝曰。某非敢傲中丞。特怒某令太諂也。酬酢甚歡。終無芥蒂。惟某令旋引退。不復敢留矣。此徐雨棠前輩在皖時目擊者。善夫孟子之言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若某令者。殆逢惡之流亞歟。然孫能守禮。英能服禮。又俱不失爲賢者也。

徐公又言英翰撫皖時。蓄女僕甚多。皆年少美風姿者。英暇時。輒以寶紋鑿成一二錢。重之碎銀塊。拋棄滿地。使

第二卷 第三集 丁種叢談

四〇

婢子與女僕爭相攬爲己有。如撲蝶戲英。乃樂甚。其浪費大都類此。故後由粵去官。清風兩袖。欲行不得。人咸以爲盛極而衰矣。至英生平。功業雖未著。而事親孝。待兄弟友愛。篤於故舊。樂善好施。亦有不容湮沒者。因並記之。俾瑕瑜互見焉。

吾讀丁峻字潛生爲清彭剛直得意門生。世多知其畫名。而不知其有異術也。余嘗聞其爲皖臬時。於密室中置一鐵椅。重若干斤。日必盤坐其上。默運元神。後舒兩臂。徐徐絜椅。離地既高。歷時亦久。身不動搖。又有海洋劇盜某。丁素識也。有奇竊名。嘗以數小兒懷種種鎖鑰。藏假底皮箱中。涵入輪船箱艙。中途潛出。遍發他箱。盡取其珍貴者。而以己箱中破衣敗絮實之。仍爲鎖固。從未敗露。因得一玄狐裘希世物也。持贈丁。受之不謝。僅出墨洋四枚。分置方桌四角。向某拱手笑曰。恭喜你四方發財。去此江湖中禮節也。或謂丁微時固秘密結社之流。其信然歟。

長沙王紹榮先生名詩舫。別號勁齋。清光緒庚子秋。官長江水師蕪湖營守備。駐防荻港。值土匪千餘。聚牛婆磯。相距約十餘里。諜報中夜渡江。假道貸餉。商民頓起恐慌。公部下僅水兵十二。協防外委一。兵亦如之。公自付衆寡不敵。難禦其鋒。又以烏合之衆。或恐或擾。亂地方。遂先下令封江。杜好細也。後密謀紳商。集老弱少壯民兵百餘。黃昏時。令水兵荷槍前導。民兵執械後隨。列長蛇陣。大張旗鼓。號砲喧天。示警備也。於是公親率之。就港口一小山。循環往來。歷一小時。始解散民兵。復調水兵。整頓槍彈。伏某當典更樓。屬典中人暫避後室。但多張燈火。大開



門戶備金數百封藉遂匪欲俟其出而尾擊之俾一鼓殲除焉並戒居民息燈閉戶視若無事者蓋公以兵不厭詐成竹在胸也甫二鼓匪果至睹此冷靜態度大驚疑一聲呼嘯如狼豕奔草木無驚商民稱慶而公方携其幼弟紹荃先生小山散步作壁上觀其好整以暇又如此事後地方以聞大吏請論其功時新寧劉坤一督兩江拘文法反以公未迎迓痛擊畏葸無能免咎賴皖南道吳季清力爲陳說始無事云嗚呼刀筆吏舞文墨功臣義士負載長嘆此李陵答蘇武書中語也百世之下猶有餘哀

蘇州可園相傳爲沈歸愚先生遺宅也中經兵燹瓦敗垣頽樓臺零落花木彫殘後之賢人君子盡然傷之者蓋不知凡幾矣光緒中年蘇撫王公彭年好古者也慕先生之流風遺韻慨然修復之然尙不過供游人玩覽其園之名所由來者則未考也越數年陸公春江撫吳復就其中設存古學堂及游學預備科四方英俊聯袂偕來頗極一時之盛然光復時又風流雲散四壁煙蘿滿庭苔鮮人跡蕭疎盛而衰衰而盛盛而復衰嗟乎區區一園林其盛衰也如是則天下之治亂世界之滄桑人生之榮辱又烏可以理測之耶歲壬子吾師彭丙一先生思政治之改良廣法律之智識有以普及人民贊襄郵治請於大府建共和法政專門學校於其中且以江蘇法學協會附之鳩工庀材稍加修葺規模依舊氣象翻新英俊重來弦歌再作於是盛而復衰者又衰而復盛矣癸丑春余就學其間躬逢其盛幸名園之有主仰吾師之有爲輒以課餘記其崖略於此至若園之風景有春秋朝暮之變遷可以引人入勝發憤讀書洵吳門校址獨一無二者而園之前又爲宋蘇子美滄浪亭暨五百名賢祠尤足以

動吾人慕往思來之志趣云。

### 裝愁盦隨筆

懷 霜 原第七八十三集

異人同名如孔門子輿。費人曾參之屬。人盡知之。此猶其小焉者耳。明季魯人章望賢者。北。上。京。師。止。於。逆。底。章。善。劍。術。逆。旅。主。人。亦。工。技。擊。鏡。下。暢。譚。至。爲。歡。洽。逆。旅。主。人。忽。顧。章。曰。知。己。相。值。殊。不。易。得。然。吾。無。以。名。子。章。曰。我。章。望。賢。也。甫。欲。還。叩。主。人。拔。刀。遽。斫。之。執。之。官。訊。其。胡。以。殺。人。則。曰。章。望。賢。大。盜。殺。吾。父。之。仇。也。曰。章。以。何。時。殺。若。父。曰。二。十。五。年。矣。問。官。笑。曰。章。年。猶。未。三。十。能。以。繼。齡。殺。人。耶。逆。旅。主。人。爽。然。若。失。頓。首。稱。死。罪。曰。誤。矣。將。定。讞。巡。按。某。公。閱。牘。見。兇。犯。名。許。昌。大。驚。曰。是。有。恩。於。吾。父。者。也。且。曲。原。其。孝。擬。從。未。減。讞。吏。持。不。可。某。公。終。爲。之。庇。竟。以。是。去。官。或。詰。其。所。以。始。質。言。之。其。人。笑。曰。而。翁。捐。館。時。許。方。在。襁。褓。烏。有。所。謂。恩。者。及。於。而。翁。某。公。大。悟。而。已。晚。矣。往。有。皖。人。王。冠。英。者。爲。徐。淮。防。軍。百。夫。長。因。事。與。沭。陽。令。張。恭。彝。涉。訟。大。憲。付。有。司。看。管。一。日。忽。投。刺。謁。張。令。張。愕。然。疑。其。釋。出。尋。仇。三。謁。皆。堅。拒。之。且。曰。異。時。相。見。於。軍。門。旌。節。前。耳。已。而。見。轅。抄。始。知。別。爲。一。人。江。督。端。方。檄。令。管。帶。某。營。者。也。亟。詣。謝。過。王。一。笑。置。之。聞。二。王。不。特。同。名。亦。同。爲。北。洋。武。備。畢。業。生。同。入。徐。淮。防。軍。一。字。天。輔。一。字。芝。輔。特。燕。皖。異。籍。耳。

公牘文字導源於典謨訓誥秦漢之時簡古高潔猶有三代之遺六朝以下顯尙駢儷去古愈遠前明而後面目大變別爲一種吏胥手筆所謂官樣文章雖鄭重分明能使人了了心目之間古昔留貽蕩然盡矣陸宣公奏議

皆用駢體。浩瀚流轉。初無不達之意。既不落於朽腐。復無害於艱深。真能手也。李唐銓選擇人之法。厥有四端。一曰身。謂體貌豐偉。二曰言。謂言辭辯正。三曰書。謂楷法適美。四曰判。謂文理優長。試判登科。謂之入等。其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既以書爲藝。故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爲貴。無不習熟判語。體必駢儷。謂之龍筋鳳髓。至宋時猶有是稱。如白樂天集之甲乙判是也。蘇子瞻亦多駢體判辭。營妓乞脫籍。亦必妃青儷白。崇業數百言。然宋時批判有僅署一字者。已非復唐人之舊。子瞻才人以筆墨爲游戲耳。唐時自朝廷以至縣邑。皆以駢語入公牘。非讀書善文不可。宰臣每啓擬一事。亦必偶語十數。宋初猶有唐餘波。寢假始革去之。鄭畋有勅語堂判。宋人摘其瑣屑遺事。參以滑稽。目爲花判。風尚一變。世輒從而輕之。以其瘁精力於無用也。至唐人銓選之法。文職亦必體貌豐偉。得毋失之子羽乎。

文人好古。古今中外均之一轍。西方考古家。爭集於義大利。以羅馬爲數千年舊邦故也。吾華最重三代彝器。其次則秦漢以下。又其次則唐宋以下。器皿文字之珍貴。迭有差等。雖鄙俗之士。示之以古代文物。未嘗不嘖嘖稱羨。此風實濫觴於春秋。由來蓋遠。夷考經傳所載。取卣大鼎於宋。魯以吳壽夢之鼎賄荀偃。晉賜子產莒之二方鼎。齊賂晉以紀玉磬。徐賂齊以甲父之鼎。鄭賂晉以襄鐘。衛欲以文之舒鼎。定之鑿罍。納魯侯。樂毅爲燕破齊。祭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皆是且強半用以行賂。斯其藏度珍重不輕示人。至於無可如何而後勉強割愛。固與後世藏家同一結癖也。

隨園詩話載有目盲四十年而一朝復元者。出幽闇而入光明。喜可知矣。南雄陳叟。奔走江右。以版盜爲業。自言少時入山采薪。樹林蒼翳之中。忽落洞口。試窺其奧。繚曲數武。水光山色。皆目所未睹。不翅別有天地。所至奇者。中有鐵屋數椽。似是祠宇。而未嘗有所供奉。四壁刻畫。大率牛鬼蛇神。其怪不可方物。間有石刻。亦多作畫跡。象顯然不染苔蘚。疊卵石爲塔。高二三丈。石質如玉。澁潔可愛。甫欲攀躋塔巔。一縱遠觀。狂風忽至。其寒澈骨。亟尋來路。方出洞口。雙目如受針刺。少頃痛止。則已盲矣。同伴失翁所在。良久見其哀號樹下。詢得其繇。遂挈之歸。父母以其獲罪於神。欲得洞口爲之祈禱。竟迷其處。益大懼。百計懺悔。其盲如故。八年後。往親串家中。途大風。目乍開朗。抑亦異矣。豐城涂君古香。以翁所見爲三代以前陳迹。然古無佛學。烏有建塔之事。豈鐵屋之與石塔結構異時。與然則翁目以風而盲。亦以風而啓。又何理也。天地之大。靡所不有。不得以己見所未及。斥爲斷無其事。奉新許公撫汴時。某縣有夜殺一家三命之案。蜀人某君知縣事。聞報馳往勘驗。死者事主夫婦及一寡媳。其妾以歸寧母家。倖免爲以鳴冤者。其比鄰也。勒令捕役緝凶無獲。事主妾求伸冤。抑甚急。遽上控中丞。檄令依限捕治。令焦思無計。忽疑事主妾微行采訪。輿論僉以妾貞靜爲言。一日妾復縞素登堂。泣求伸理。且曰。夙聞賢父母爲一時循良。必能雪此奇冤。令訴其吐屬之雅。因曰。若讀書識字乎。曰然。令慰遣之。翌日以夫人命傳妾至署。垂詢委曲。令偕幕友至其家。僅一執爨媪在臨之。以威令據實供婦平日舉動。媪力白無他。遂厚賞之。以危詞禁其洩漏。搜檢室中所有。絕無所得。悵然將行。忽詰媪曰。若家終歲無親串來往乎。媪苦憶良久。始言事主有婿。在距

縣數十里之某鎮。時來省岳翁。今數月不至矣。令回署。事主妾猶在內室。因告之曰。人言某鎮多盜。遣捕役密緝。或有蛛絲馬跡之可尋耳。婦唯唯出。亟遣人值之。婦竟作書使急足致某鎮某人。即事主婿也。奪其書。兩捕之一鞫而服。令語人謂此案妾獨免禍。固已滋疑。既而覺其貌爲皇急。而不由衷。益疑之。厥後審其識字意。可求諸文字之閒。試一爲之。而不虞其得情也。此事點綴成文。亦一偵探小說耳。

咸豐戊午順天鄉試。以科場舞弊。羅織大獄。正考官大學士柏俊。朝衣東市。竟受極刑。內外簾官數十人。問罪褫職。降調有差。事覺之。故言人人殊。某劄記載柏有子。儻風流。不修邊幅。徵歌選色。日以爲常。夙與一名伶狎。場期伊邇。伶所親厚。多貴要。知柏將拜主試之命。適柏子至。因言欲有所求。令忖度之。柏子雜舉泉布珠玉車馬衣服之屬。伶咸以爲非。是柏子曰。然則若所欲得。殆非我所能致。伶曰。所欲得者。區區一乙科權在公。相而公子實左右之。易與耳。柏子大駭。堅持不可。伶亦堅求之。以爲連城不易。至於泫然泣下。柏子蔽於情欲。良有所不忍。慨然許諾。授以關節。已而僞爲僕隸。侍乃翁入闈。襄校試卷。功令雖嚴。子弟爲父兄服勞事。所恆有不足異也。維時伶冒他人名應試。並倩捉刀。柏子得伶卷。遂以取中。榜後江寧會館有優觴之會。演劇至某齣。朗誦關墨。一丑譚曰。汝伶耳。烏能識字。通文則應之曰。識字通文。曷足爲異。榜上某名吾同業耳。我異日且繼此登賢。書能不青爾白眼耶。席間大譁笑。柏雖在座。初不知也。某御史與柏有隙。復偵查他事。併以入告。按問得實。顯廟惻然。將從末減。肅順風與柏不睦。以爲科場舞弊太深。非懲一儆百不可。柏遂及焉。故事大員之罹大辟者。臨刑輒降恩旨赦。

免。柏知之。審是日將赴菜市。應服元青。侍者以天青進。柏以裏爲洋灰鼠。色近表。遂表而出之。俟獲免謝恩。始易置天青緞製於外。以便行禮。然以肅順中沮之。故恩旨不下。卒服洋灰鼠受刑。洋灰鼠本都門時尚。自此以反穿洋灰鼠爲忌。垂三十年。

粵中麻瘋疾。一經傳染。終身不愈。雖至親戚。亦必別室以居。患者所在多有。而以雷州爲甚。家有慶弔。瘋人輒大集。供酒食。獻幣帛。少不如意。則多方以擾之。民間殊以爲苦。郡守欲除其害。以建築院舍。收養瘋人。謀諸士紳。預算經費。需十餘萬金。責募於衆。皆有難色。郡守曰。諸公母慮鄙人願罄清俸所得。藉充善舉。特不樂以多財聞於上。峯丐諸公。活此美名耳。衆深德之。遂置簿籍。陽言籌捐。尋下令曰。捐款已足。集事指定一島。將與土木。某日。郡守躬往相度地勢。樂受養者。宜至島署名。否則不容託庇。於是瘋人咸往。渡之以舟。遂棄之。預戒船隻。不許渡瘋人。歸犯者。無赦。於是瘋人號救不應。皆餓死。瘋疾因銳滅。然其忍已甚。君子多咎之。又鐵嶺楊子和太史霽。迭守潮州高州。有酷吏名盜竊者。無重輕。皆棄市。殺人奪貨之風。頗戢。一日忽大索盲人殺之。且曰。人而無目。何以生爲。後竟以病廢。免官。亦一大忍人也。

前人割記小說。載某歲京師恒患眩。顧盜踪杳然。捕之急。始偵知爲一瞽者。飛簷洞壁。無不矯揉便捷。紀文達閱微草堂筆記。亦載有瞽者尋仇事。然則無目之人。殊不弱也。聞之滇人。滇省萬山之中。昔有盜魁。初爲士人。以無行故。鄰里以毒藥盲其雙目。遂爲盜。盡殺其鄉人。匹馬長劍。陷陣衝鋒。有目者當之。輒靡。遠近聞瞽盜名者。齒

和、維、時、承、平、日、久、不、知、兵、甲、官、軍、皆、諱、之、鄉、民、受、害、既、深、聯、絡、數、千、人、爲、之、備、禦、警、盜、部、下、不、逾、二、百、人、每、戰、必、操、勝、算、已、而、復、得、兩、警、者、以、長、羣、盜、遂、下、令、非、警、者、不、得、爲、盜、魁、居、者、行、者、皆、受、蹂、躪、凡、十、餘、年、始、以、漸、解、散、所、至、奇、者、警、盜、迷、信、佛、教、寫、經、皆、蠅、頭、小、楷、受、刃、斷、右、臂、則、以、左、手、寫、經、臨、摹、鍾、王、具、有、神、采、繇、是、觀、之、西、人、所、謂、視、官、別、有、所、寄、理、或、然、與、

瞿、四、者、某、省、綠、營、兵、丁、有、婦、甚、美、富、家、子、徐、某、見、而、慕、之、無、以、爲、計、或、告、以、瞿、有、盤、龍、癖、徐、大、喜、遂、入、博、場、與、瞿、周、旋、瞿、博、負、則、爲、之、接、濟、時、或、贖、其、妻、子、爰、相、莫、逆、約、爲、兄、弟、瞿、招、徐、至、家、爲、杯、酒、之、歡、嗣、是、得、往、來、無、間、瞿、妻、亦、叔、之、而、不、避、徐、益、野、心、勃勃、而、無、可、如、何、鬱、鬱、不、歡、因、以、致、病、瞿、臨、榻、訊、其、病、狀、徐、頗、自、慙、不、能、出、口、瞿、壑、叩、之、徐、以、實、告、瞿、慨、然、曰、兄、僕、矣、庸、以、一、婦、人、故、使、兄、不、起、第、能、驅、二、豎、無、不、唯、命、徐、感、之、次、骨、遂、愈、瞿、歸、語、婦、婦、堅、執、不、許、徐、復、病、瞿、奔、走、兩、間、焦、灼、殊、甚、既、而、婦、允、徐、疾、若、失、明、日、遂、往、徐、鄉、居、入、城、必、以、舟、舟、中、有、長、者、演、說、因、果、報、應、之、事、如、淫、人、妻、女、妻、女、人、淫、之、屬、旁、徵、曲、引、辭、甚、摯、切、徐、大、感、動、竟、不、登、岸、遽、歸、是、夕、瞿、他、出、使、婦、治、具、以、待、月、上、柳、梢、而、徐、不、至、婦、虛、掩、門、假、寐、俟、之、某、屠、戶、過、瞿、門、思、吸、煙、將、叩、門、求、火、覺、其、未、下、扇、徑、入、室、案、上、酒、殺、錯、陳、婦、擁、衾、作、美、人、春、睡、情、不、自、禁、遽、滅、燭、就、榻、婦、乍、覺、曰、叔、來、耶、屠、漫、應、之、婦、審、其、不、類、叱、曰、若、何、人、胡、入、我、室、屠、知、其、不、可、犯、遂、強、擁、之、求、歡、婦、死、力、捍、禦、屠、不、得、逞、拔、屠、刀、殺、之、鄰、右、以、瞿、殺、婦、聞、於、官、問、瞿、直、承、不、諱、問、何、故、不、能、答、徐、聞、瞿、以、殺、婦、被、逮、意、必、婦、不、從、己、謀、所、致、大、感、投、首、於、官、曰、殺、婦、者、我、也、問、何、故、亦、不、能、答、

瞿徐繫獄良久。無確供。臬司某公廉而察。復檢驗婦尸。審爲屠刀致命。因訊瞿曰。汝交游中有屠戶耶。瞿曰。無之。惟每日之夕。某屠戶必過吾門。顧未嘗與之接。譚某公曰。得之矣。命拘某屠戶一鞠而服。

明季客魏之禍。至爲殘虐。相傳有數人飲於酒家。一人偶論魏事。斥其專權誤國。衆股栗變色。怨其多言。其人愈憤曰。即此一言。魏忠賢將劓我膚耶。衆大懼。掩耳不欲聞。於是不歡而散。少頃。其友果被逮。並繫同座諸人俱至。忠賢危坐燭光下。狀如鬼魅。指其人語衆曰。若輩試一諦觀。彼度魏忠賢不能劓人膚。今何若耶。遂卒如所言。衆皇怖欲死。忠賢微笑曰。唐突諸君矣。與之錢而遣之。又聞諸父老康熙間某將軍。權勢頗盛。作威雖不能如忠賢。而殘殺大略相等。其部下一武員。以尅扣兵餉被揭。繫諸獄中。同袍讎其冤誣。欲爲解免。聚謀一武員內室。武員笑激於義憤。厲聲斥將軍名曰。某竟若是。吾曹將解體矣。羣勸其少安毋躁。且曰。將軍耳目至周。君未知耶。武員笑曰。室中僅拙荆在。將軍信能。使吾妻。昨我抑又何言。翼日將軍召武員。責其通賊。武員力白其無方。抗辨間。其妻出自屏後。遞將軍前手紙一束。云是密札。來自賊中。將軍暴怒曰。若妻不當。昨汝耶。遂磔之。已而曰。彼婦希圖富貴。不恤其夫。悍然告密。洵犬豕之弗如。亦殺之。網羅之。續雖忠賢。何多讓焉。

歲丙午。四川仁壽縣署。鄉民捆送一盜。至僅一臂。號劉獨手。能以隻手擊鎗。九步三發。發必中。辛丑拳匪亂時。曾以四營兵圍捕之。卒爲之斃。前鋒數十人而逸。其技之神。有如此。固歷年懸重賞。購求而不獲之兇犯也。至時卒以盜錢二串。爲其鄉民父子三人所擒。庭訊之。但曰。吾殺人無算。命該落馬。蜀諺盜被獲曰落馬。俯首受刑。



而已。其人身材亦中等。但矯健異常。而又間暇。故鎗無虛發。奈何竟以盜終也。可慨哉。  
葉名琛督兩廣時。海防正亟。日以扶鸞爲務。城將陷。亂言無恐。遂不置備。敵兵大至。挾以俱行。身死。人手爲天下。  
僂。或謂術士受賂所爲。夫人而知之矣。顧事有與此相類者。國初陝人魏某。官某省巡道。迷信神道。無所不至。然。  
其所以迷信者。斤斤與神較量。品級分析。權限與尋常。僅事諂媚者。頗不相同。初抵省。具職名手版。晉謁省城。隍。  
行庭參禮畢。有所稟白。唯唯諾諾。如面謁上官。肅然而退。洎蒞任。書吏援故事。請謁城隍。魏曰。府城隍。吾僚屬。烏。  
可先施。乃使司祝持城隍手版。詣轅稱賀。踰日。始躬座答拜。禮畢。置座神左。舌喃喃有勗於神。岸然出曰。幽明雖。  
殊。名分不容紊也。所屬某縣。有土匪揭竿。檄縣城隍。閩中與城守平之城。破魏怒。神失職。撤城隍任。檄令聽候。詳。  
請省城隍參辦。而以他縣城隍代之。限以收復之期。厥後魏卒。以縱盜免官。吾友廖哲卿爲余述此。其先世有委。  
鬼能委鬼。詩甚詭詭。今忘之矣。

名心之偏勝者。競爭之烈。雖家人父子。不皇退讓。先達某公。提南宮。入詞林。其太夫人聞之。喜形辭色。封翁斥之。  
曰。他人夫塔登第。底事干卿。又有父子同入試場者。其子以題解叩之。其父笑曰。稚子不攻苦。牖下顧於功。令森。  
嚴之地。擾而翁耶。卒緘默不言。其子不得已。僅作一詩。交卷而出。竟冠其曹。乃翁亞之。不勝快快。然亦有類此而。  
似相反者。軍興以前。皖人洪翁者。長子叨乙科。爲縣令。次子亦以明經官某省庫大使。二子爭迎養。翁堅持不許。  
頻年輸運筆墨。奔走嶺南。得資易粵產。葵扇以歸。長子得腴缺。遣使逆翁。且以去就爭。翁謂使者曰。出處之宜。當。

局自有權衡。衰翁不皇過問。苟欲以兩子出仕之故。奪吾恒棄。抵死不從。且我以終歲血汗。僅博蠅頭。實諸天地。鬼神初無愧色。不特無玷。兩兒而已。爲語吾子。將以異日宦囊之豐。齎覘其愛民之誠。僞母謂而翁遠而不察也。嗚呼。若洪翁者。可以風矣。頃者長江某輪船。有叟夙操然。鐙之役。子孫數人。或充洋行買辦。或傭書於西商。歲入殊豐。舉家儼然富貴矣。子孫成行。長跪叟前。乞歸受養。乘成勸之。叟夷然不屑。且曰。我食力慣。少逸則筋骨如受鞭撲。將若之何。流俗之見。必以叟爲福薄。不足以養尊處優。庸詎知外人之妬我華僑者。固在堅忍耐勞乎。

昔袁簡齋先生有篆章。文曰。錢塘蘇小。是鄉親。嘗獻詩於某侍郎。鈐之。侍郎以其不莊。規諷之。辭絮絮不休。袁正色曰。並世之人。無不耳侍。郎名者。恐百年以後。第知有蘇小。而不知有侍郎耳。妄自矜重之流。無此透澈之語。亦足爲當頭棒喝也。願事有與是相類者。顯者某公。常譚性理之學。道貌岸然。迂拘殊甚。有屬吏入謁。手摺疊扇。繪蘇小像。甚工緻。題識亦頑豔。瞥爲某所見。責以佻健。並舉儒行官箴。反復戒勉。屬吏唯唯。他日見某公因事書八行箋。用致屬吏。吏持箋詰某公曰。公以佻健責某。今乃自蹈佻健。是必有故。敢請某公怪之。曰。老夫曷至是。屬吏曰。某不可用。蘇小畫扇。公獨可用。薛濤箋耶。某公語塞。

西林督粵時。今四川勸業道周孝懷。觀察善培植。監督將備學堂。純以軍法部勒。全堂肅然。鐙時以往。出入有禁。維時總辦堂事者。李覲峯。觀察湛陽蜀中富家子也。廣置姬侍。營金屋堂外。夜深必啓繡私歸。周夙審之一夕。俟之暗。隙李出。尾其後。疾聲曰。總辦逃矣。李悚然歸室。噤莫能語。風節凜然。粵中傳爲佳話。張堅白忌其才。譖之於西。

林周知其故發憤去粵張終獲西林提掇遂扶搖直上矣周任川警道時有善政學識極高文章亦斐然可誦嘗爲詩勗軍人余記其二絕云軍行莫賦歎無歸城郭依然事已非不信請君北首望漢家陵闕彈花飛東風到底怯西風曉日扶桑一片紅同是軒轅好子姓誰教獨作可憐蟲近有謂周目不識丁者不值一哂

相傳和珅當國時因事銜一部員將列名白簡同僚爲緩頰使謝罪於待漏之頃部員拜跪蹇緩蹣跚而起頭誤頂和掌珠一串牟尼回旋地下狀類走盤和愈怒適傳旨召見遂趨入上以某繁缺道適待簡員問曠勝此任和極力思索盡忘其私人惟某部員名往來胸中不得已遂舉以對既出衆爲某部員乞哀和頓足曰已矣母多言厥後某部員遂極力轉圜得奔走權門所謂不幸中之幸而又幸中之不幸矣先高祖雙江先生先高祖鏡泉先生以經術文章見賞於高郵王文肅公掣之講學京師維時和珅頗牢籠士類樹植私黨語文肅曰聞公得南中兩佳士胡不介以相見文肅曰後生小子方劬於學晉謁公相尙非其時和默然踰年先高祖兄弟同科成貢士和使人諷之曰亟謁和公鼎甲可立致先高祖以告文肅文肅慨然曰君兄弟朝謁和氏夕去吾門毋謂衰朽不情也先高祖垂涕曰弟子烏敢爾前輩師弟敦崇道義砥厲氣節如此

洪楊之亂馮子材克復潤州頗有戰績甲午一役倚重宿將遂拜防江之命潤州父老子弟踴躍歡迎南皮時督兩江亦以其威望夙著推重特甚既而大軍抵潤其子弟及幕僚部將惟以北渡維揚縱情聲色爲事所部既無約束騷擾閭閻日以爲常地方官民惡之如蛇蝎南皮亦大失望其部下偏裨非官署吏胥即市井無賴一日檄

兩營官往謁南皮白事。屈其左足爲禮。南皮詢其履歷。一以務農對。南皮微哂。其一實買人。見南皮有喜色。亦對以務農。南皮正色曰。今日亟於打仗。不亟於開墾。安恃農夫兩營官不辨官音。僅聞打仗二字。以爲將出關見敵也。大恐。囁嚅對曰。宮保僅備防江。未備打仗。南皮一笑。遣之。語人曰。不意馮公暮氣之深如此。馮迷信堪輿。牢不可破。每日便服立大堂數小時。有以堪輿之說進者。雖販夫走卒。亦必與之深譚。粵人某挾策干之。堅不接見。因就大堂與之立譚風水。翌日。即委充營官。若能贊其在潤下葬。乃兄之佳城者。分統可立致。馮不甚識字。而好自誇其能文。嘗見其書一紙。付醫生取驗。方新編足部注。曰。足即脚也。

咸同間有陳某者。關中一無賴。以殺人獲罪。越獄爲寺僧。復以誘姦婦人。故被逮。胥役受賄縱之。逸。隸洪楊部將某麾下。爲千人長。每陷郡邑。必嘗前敵。某葦重之一夕。忽肱某篋去。盡取重寶。遁之外洋爲賈。未一年。貲本盡失。復爲海盜。英人流之屬地。尋逃歸。陳善音樂歌曲。獻技於某鉅公。鉅公亟賞之。居亡何。鉅公歌伎挾重資夜奔。陳卽爲僧。時誘致之美婦人也。年齒稍長。而風貌嫣然。猶昔陳大喜歌伎。責之曰。若巍然丈夫。顧鬱鬱以寄人籬下。終耶。陳謹謝。過納資爲邑令。授某縣。勤政愛民。頗致嘉譽。然意馬心猿。不能束縛。夜必數起。將效妙手空空兒。所爲夫人叱之曰。何爲。輒止。嗣是折節讀書。居然蒞明倫堂。與諸生講性理之學。卒於官。夫人殉之年三十。有奇。夫人僅二十九耳。邑人援例請祀名宦。夫人亦受旌典。蒞官之地。亡有知其底蘊者。

道光時疆吏某公。起家紈袴。自奉奢靡。絲竹管絃。終歲未嘗歇絕。屬吏稟白公事。一諾之後。卽騁以入座聽。歌

姬陳巧仙者。尤冠儕偶。每夕、非巧仙扮演、數折不能安枕。一夕巧仙方奏技。某公傾聽入神。從者忽以重要文件呈閱。適裂帛一聲。繚繞梁間。不禁手舞足蹈。援筆大書。陳巧仙好好數字於簡端。緘封即發。前涂得之。大愕已。而又大悟。間接丐三千金。否則徑爲發覺。某公狂笑曰。陳巧仙所值庸僅三千。因倍與之。其事遂寢。某國性頗端嚴。獨嗜觀劇。非此不歡。其文孫某亦習慣聽歌。相國薨後。私第不常演劇。乃觀之。劇場。澁假躬自扮演。時方觀政刑曹堂官懇切戒勉之。憤極棄官。從梨園子弟游。卒爲名伶。近有某顯者亦縱情聲色。頓致病骨支離。醫者勸少調攝。竟不能用。疾革猶高唱天水關先帝爺一句。而後易簀。說者謂其忠於先朝死而後已云。

太平天國既亡。其臣蕭三保忠於洪氏。挾幼主福珍潛逸。至某省。有黨人席某降官軍。久位至監司。慨然匿福珍署中。事洩。幾爲邏者所得。亟遣福珍。間道遁。而以族姪某從。一老卒獨當其厄。福珍走北口。外不知所終。席某卒亦無恙。父老言之鑿鑿。未必全無依據也。

洪秀全猶子泉福遁居某國。屬地垂十餘年。冠服遵太平天國舊制。以慈善家名。出門則丐者環之。數匝沿路。施予不少。靳惜曩歲某省會黨起事。泉福實主動。制府購以重金。責成劣弁楊某。專司偵緝。蹤跡得之外人。目爲國事犯。不敢著手。楊以計殺鄉人劉某。瓜皮艇中。昇尸歸報。泉福身佩天王所賜金質徽章。爲衆所諗。楊約略如式。僞造制府信之。篤楊某。遂膺殊獎。外人責難制府。無所不至。泊去任。特備輪船繞道北行。不敢經某國屬地云。嘉應謝選門先生雲龍。宰廬陵時。宗族親友之窮乏者皆歸之。其族人至於易姓與僕隸伍。或疑某先生之。不情抑。

知爲鄉黨之無以爲生者。委曲圖免。溝壑正先生之深於情耳。先生署中人非不衆而約束極嚴。子弟之擅出宅門者。手笞之。闔署肅然。卒致清廉之譽。廬陵故優缺。在任數年。空無所有。受養者過多。故也。某令善於鑽營。欲謀得廬陵。因間接進讒於中丞。謂先生署中親族過多。必不能廉。中丞笑曰。若某令之不容其弟。固能廉乎。某令大慙。而止。蓋某令有弟仕某省。以虧欠公帑。去官遣戍。既釋選。舉家依之。而某令不納。中丞夙知其事。故以爲言。凡人刻薄不情。必貌爲矯飾。以示無私。雍正初年。某學使仰希上旨。以風節自矜。其業師以兒女婚媾之。故不遠千里。求爲將伯。以俸薄辭堅。索之。遽以入告朝廷。震怒。幾罹不測。某公力爲乞免。乃僅傳旨申飭。命藩司由學政養廉。項下撥五百金。以給其師云。

江陵朱生。綺歲清才。遊學京師。客某顯者幕中。顯者以宏獎風流。爲己任於生。尤加青睞。有季女曰采。美而艷。欲以妻朱。因舉幕中諸少年所爲詩畫示采。采極口譽朱所作。顯者遂以偶朱。伉儷殊相得。未幾。朱之官外省。掣采與偕。維時太平天國時。采被虜於中道。朱僅以身免。嗣是悒悒寡歡。寧缺姬侍。冀圓破鏡。後朱官某縣。令同城一武員固太平天國畔臣。朱獨契洽。嘗瞥見其夫人。即己妻采也。大驚異。以實告武員。武員願反趙璧。置酒內署。邀朱至。使采見之。采驚。卻武員力挽之。語以故。抵死不承。朱歷數其間中辨識。以證之。仍不承。武員爲朱力白其情。至曲爲開諭。聞者流涕。而采堅執如前。武員大怒。拔劍手斫之。朱痛悼不已。武員曰。婦人若此。而可姑容君。何無丈夫氣。鄙人有女弟。不下於采。請以侍君。巾櫛用贖。前愆。朱泣謝。厥後某鎮以武員擅殺其妻。將揭之上。

官某鎮夫人陰遣人告武員得以排解蓋某鎮夫人又武員妻也某鎮尋病歿於官其夫人卒歸武員抑亦異己

### 曼陀羅軒閒話

海 滙 原第十三四集

海有海市山亦有山市予始閱聊齋以爲蒲公寓言未可徵信是亦少所見多所怪也予於光緒廿八年六月以事乘俄國火車赴滿洲里道經大嶺亂山合沓孤月流行時夜已半車中人皆熟睡萬籟無聲惟車聲隆隆然攪人清夢而已忽聞車中執事俄人羣焉詫異予於俄語略知一二第知彼輩譁稱怪事予居之車無吾國人故究不知其所以然又非火車遇險景象乃心疑之推窗外望見車行海邊碧波茫茫浪穗映月作奇白翻花滾雪勢若排山海中有鯨魚數頭出沒跳躍鼻端激水高出數丈餘捕鯨船大小數艘舟中人方從事捕鯨也忽由水天接處黑煙一縷漸起漸濃來火車一串向予之火車而駛須臾彼車入一山崖叢竹危樓燈光閃閃透樓窗出綽約有人影子之車亦過樓下特與彼車隔一山耳無何予車與彼車平行均出危樓之後看樓外海水猶浩沓也移時彼車蜿蜒入山洞去四山雲氣漸黑予車咫尺外不辨一樹石俄大雷雨雹塊擊窗玻璃且碎一小時許天復晴月色澄澈萬象皆空矣

東三省至今吉林北境暨黑龍江省大半尙荒僻之區深林叢莽絕少人煙獸蹄鳥迹窟宅巢居偶有人至者稍一不慎多飽鳥獸腹自俄人鐵道成後鷲鳥猛獸殆畏人而遠避然尙時有猛獸出沒道旁虎熊等每見火車遠來驚駭絕走惟狼則往往坦然坐臥於鐵軌側不稍動嗟乎若狼誠狡哉所以能當道也

熊與虎鬪。熊力大於虎。虎不能猝勝也。然虎狡而熊痴。熊怒則不動。亦不食。虎利用其怒也。故撩之。及熊怒。塊然枯坐。虎乃遂去。休息以養其力。覓食以果其腹。復來與熊鬪。熊怒尙未消。虎又撩之。於是怒愈甚。如是者久久。熊腹漸餒。力漸疲。旋爲虎擒矣。此黑龍江土人之獵者爲予言之。

嫩江江岸邊產一種石塊。名曰江石。堅結細膩。華麗明潤。紅綠兩色者居多。紅者恒可與瑪瑙并。綠者蒼翠沉碧。中含苔藻松栢之形。活潑朗徹。望之如生。據土人云。此石凝結於水底。歷年既久。水中苔特之屬。與沙泥化合而成。故呈是狀。亦想像之說。紅者所含多黑質。如片雲。如點墨。或似蝌蚪形。色皆明顯清晰。絕無晦暗混沌之處。琢磨之爲文具。杯盞之屬。饒有佳趣。予曾有鳳陽石茶杯數事。初以爲甚雅樸。然以此石比之。殊硤與玉之較也。惜江省工人祇製爲紙煙管。未免屈其材。而較蜜蠟或牙製者。却高數倍。其價亦不菲。佳者每支須銀元數枚云。

奉天岫巖州山中出石。棉絨絲最綿軟。予在于振甫處。見有織成帶一條。潔白細密。與線織者相仿。汚則以火燒之。遂如新吾國。礦學不興。工藝不精。不能盡其用。殊爲可惜。古有所謂火浣布。當是此種礦質所成。可見吾國古代於礦學工業。確有成績。可尋特失傳耳。若元中記所載。炎火山火滅後。生草木。以木皮續之。即火浣布。又山海經註。白鼠毛織火浣布。恐皆係耳食之談。

奉省山中產哈士瑪。似蝦蟆而小。其色綠。作金光。以生太子河畔者爲佳。蓋別是蝦蟆中一種。尋常售於市者多。臍居常在湖邊石罅內。不在水也。取其脂肪爲菜品。其味清鮮而不膩。其質精白。而無滓洵佳肴也。宜食之時。在



三四月間。過時則脂不足。成肉塊耳。然總勝於膾者。膾者肉粗而不活。味淡而不腴。不及也。

錦州土產。以滷蝦油爲最馳名。好食之者亦甚衆。皆謂其味鮮美。滿清時乃貢物之一種。莫不以爲佳品。近來所漬之小黃瓜。滬上各菜館亦取爲普通小碟菜矣。惟予則深不喜之。其製油之法。取海中小蝦。小魚。釀於缸內。積日令爛。曬於日中。久則浮出清汁。即取以爲油。釀時臭味聞數里。令人欲嘔。兼之沙灰糞屑。混合其中。微生物當不知凡幾也。吾國於食料中。往往使良質變成壞質。於養生之道。當非所宜。惟小黃瓜亦錦郡特產。鮮嫩清脆。乃蔬菜中可吃者。予常以鹽淹食之。

吾省太湖縣居民。往往未曾生子。即預娶媳。名曰等郎媳。以兆生子之祥也。以至有媳十餘歲。方得孩提。夫與燕魯間爲十齡餘之幼子。娶成人之女。爲婦。同爲不良之惡俗。每釀出倫常奇變。予春星蓂雜說中有枯血草一篇。乃記其事。吾國風俗不良者。何可枚舉。總之皆齷齪之思想。迷信之心理。團結而成。不能從而打破之。是阻滯國家進化之大障礙也。然欲改良風俗。舍教育奚俟哉。

苗沛霖前清一諸生也。同時同縣有三沛霖。一張姓。一繆姓。同案入縣學。而三沛霖皆非端人。皆不得其死。張沛霖爲匪。好搶燒掠。無所不爲。後爲仇家所獲。殺而挖其心。其死最慘。繆沛霖健訟。挑唆是非。顛倒黑白。良民之受其害。頃家蕩產者衆。後乃逮於官。官以訟棍辦之。以站籠站死之。苗則死於蒙城之役。爲亂軍所誅。無完屍焉。凶人不終理固然矣。而同籍同名。同入學。同爲惡人。同不善。其終亦奇事也。苗居恒裸其體。寸絲不掛。雖當衆不

顯也。未嘗端坐。總踞踞於几。燒間。惟不自尊。大人亦無敢尊之者。無論何人均以苗老先生呼之。若不知者。欲媚之。或稱之以老爺。或大人者。輒殺之。詈之爲賤骨頭。平時見人不言不笑。見人若有笑容。則其人萬無生理矣。見其人若大怒。或痛罵之。則其人轉以爲幸。蓋怒則不死人也。苗每召衆議事。謂之會話。疊棹爲臺。高四五層。苗則高踞其上。向衆言事。各大旗桿分列臺下。雖萬衆均屏息無聲響。每發言聲音洪亮。衆皆唯唯聽命。無敢與之抗者。惟喜文人好作詩。兵事之暇。往往聚二三文人。事吟咏。初無乖僻。不近人情之舉。而文人之與之處者。究時時有戒心焉。然召則不至。則不免殺身之禍矣。

趙舒翹以祖義和拳匪正法。此人皆知其罪。有應得。初不知其實。自誤於迷信。趙善星相。精子平。每自相其面。并斷己之八字。均以庚子年必遭大凶險。又每年元日。趙必卜一歲休咎。是歲元日。卜亦不佳。心甚惡之。既而拳匪事起。端王載漪剛毅用事。皆深信拳匪而縱之者。西太后惑於衆宵小之淫辭。亦重拳匪。凡言拳匪爲亂民者。輒遭誅戮。趙本不以拳匪爲然。及見朝廷重視拳匪。勢又日盛。載漪剛毅輩威福又大。即朝士稍違者。非誅則貶。趙乃觸於己之相。與命暨元日之卜。眼見反對拳匪者。觸當道忌。皆遭殺身禍。恐將實驗。相命與卜。不若利用時機。或尙有趨吉避凶之望。亦明哲保身之一道也。當時曾以奏請勦匪。商之剛毅。剛毅阻之。遂乃傾心爲剛毅載漪輩所用矣。趙爲外任時。頗有時譽。苟非精於星學者。或尙不至晚節不終惜哉。

相傳江南各埠買煙店。凡來店中吸旱煙者。均店主人或店徒爲之點火。由來舊矣。乾隆帝下江南。至蘇州。帝微

行與民間父老閒話於金闔市上。識一煙舖主人。時相過從。帝喜吸折板煙。是舖折板煙最良。舖主人亦好吸折板煙。帝故與之甚相契。帝詭爲旅客僑於吳門者。於是時在該舖小坐久之。與舖主人頗忘形。一日舖主人暨店伙均暫出。惟帝一人坐舖內。適來吸煙人仍照常例以帝爲其舖中人。令帝爲之點火。帝却之。其人大怒。蓋謂舖中人不應違常例。輕己也。帝初猶向之解說。其人愈怒。不可解。罵帝。帝乃怒轉奪其人之煙筒。還擊其人之顛。帝本有力。煙筒乃銅製者。不意用力過猛。遂致裂。其人之腦。其人立殞。於是市人大譁。羣驚煙舖殺人。人命重案。地保乃至煙舖索凶犯矣。正喧鬧時。舖主人歸。深怨帝爲之釀禍。驚惶無措。帝謂舖主人曰。子勿恐。撫署有吾之友。人可以了。我事第我。此時不使出爾舖門。我與子書。子能爲子傳。至撫署否。必不至。累子。子勿以爲難。舖主人沒奈何。姑試行之。書去不移時。闔城官弁。上自巡撫將軍。下至佐貳。均朝服赴煙舖門前。匍匐道周。衆莫知所以。愈加驚駭。即見以黃輿升殺人凶犯去。衆官皆步行隨。其後始各悟其爲皇帝也。自此後無論何處煙舖。遂無與人點火吸煙事。

揚州鹽商之豪富。雖皇帝且慕之。清乾隆帝曾以其子不生。維揚鹽商家爲恨。亦云至矣。即其門下清客。一揮手亦數千金爲之去來。不第泥沙也。清客之高。下其手於各鹽商家。固常玩之於股掌上。欲左左。欲右右。以吾聞一事已可概見。然亦足見清客輩之心計。工機變巧也。某商好古董。而亦頗精鑒別真贋。每不易混魚目。一古董販售一元人畫人物立軸。高盈丈。寬次之。畫爲五人圍案擲骰。盆中五骰俱落。定點爲么二三四六。餘一枚尙於盆

底亂轉未定。一人睜目揚手，張口作大叫狀。衆人亦一一注視，盆中精神活現，紙上栩栩如生。某商以二萬金購得之，視爲至寶。懸之中堂，設宴召賓客賞之。清客某以主人每購古董書畫，必取決於己，各古董販亦未有不由己經手而惜若干成之提頭者。今此畫竟直接售之，主人心甚不甘。知此畫乃某古董販者，遂向販者索提成。販以既已賣定，不願與某清客提款。某清客恨之，乃俟客散後，獨徘徊畫下，故作反覆審視狀，却露不滿意色。主人怪之，問清客曰：子以爲此畫何如？諒無可疵瑕者。清客曰：公往日賞鑒至精，獨此畫恐看差矣。某商曰：何以故？清客曰：公不見盆中骰乎？五子既定，點餘一枚，應得五方合順子。彼叫點者當然叫五，叫五不宜張口叫當合口呼名手。豈有此種弊病？此非絕大瑕疵而何？若非此一點包彈真貴重品也。豈止二萬金哉？有此弊乃一錢不值矣。商乃恍然嗒焉若喪，立命人呼販來退還之。及販去，清客亦歸其家。販知清客之爲祟也，乃親至清客家，携上二千金，求爲轉圜。清客不之許，販力求之，且謝罪焉。卒乃以五千金允之。清客既允，販爲之轉圜，遲數日，忽進言某商曰：前日之畫真名畫也。二萬金猶廉值也。我以一時未暇深思，至此畫將落他人手，我負公矣。某商詫曰：子何以忽又贊此畫？然則所指之疵，確不可移。易清客曰：不然。我後反覆揣摩畫者，殊無誤。商曰：子何解者？趨言之。清客曰：彼張口叫者，乃叫梅花耳。梅花非五，而何蓋畫者用心最細，倘畫合口呼五，尙有六四等數，皆宜合口呼。又祇可傳神，不能傳聲。惟叫梅花方確切。是五不至混於他數，非名手何能辦此？商曰：若是則速取回可也。清客曰：是已不及聞，渠已以三萬金售之。他處安能復以二萬金收覆水也。商急欲得畫，浼清客速携三萬金往，必復得。

之。清客遂仍以原金二萬與販者已乃得萬五千金焉。

予曾在一戚處見石谷老人畫冊十幀。橫尺許。縱八寸餘。爲青綠山水。着色極其濃重。而氣韻却極清輕。用筆乃乾濕互見。鈎皴處幾不露筆墨痕迹。煊染處極盡明暗幽顯之致。日光雲影。活現紙上。布景之深邃。取勢之曲折。極尺幅千里之能事矣。歐西畫法大概寫真多寫意。少中國之畫。無不偏重寫意。石谷此冊已近寫真。惟寫真必描摹盡致。往往有流於板滯之病。此冊則鬚眉畢現。畫象窮形。而機趣橫生。筋骨活潑。置於今之歐法中。幾無可分辨。而流暢脫化。且過之內有四幀。尤爲渾成。一派神行。令人望之若身入其境。一爲亂山叢雜。幾於天地不留。萬谷桃花。一溪春水。濃豔異常。一爲蜀山行旅。棧道連雲。輕舟下峽。山形水勢。寫盡嶽巒崎嶇之危。蜀道之難。不啻親歷。一爲春帆細雨。四山溟濛。萬樹沉默。最妙在遠山一角處。微受雲隙日光。繪出半陰半晴。景况細雨時情。狀惟妙惟肖。一爲雪月交光。圖則更爲化境矣。吾國之畫。晝夜景之妙者。吾見亦罕矣。石谷此幀。今人真嘆觀止。予家藏有王椒畦山水立軸一幀。高五尺餘。寬一尺五寸餘。係絹本。筆墨沉着。氣韻渾厚。山石用披麻皴。極其純熟。點苔用泥裏拔錐尖。瘦確實異常。凝重却異常峭厲。梁溪秦祖永謂其深得畫禪精髓。誠當惟謂之爲用力太猛。未免失之霸悍。以予之此幀論之。却不然。惟空靈處似稍欠耳。

予藏有藍田叔山水一小幅。縱橫不過尺許。筆墨鬆秀已極。氣勢輕倩絕倫。鈎皴處處矜嚴。無絲毫脫懈。所以全不點苔。左爲懸崖峻嶺。中掛瀑布。嵌以危橋。右爲古樹橫勁。峭折枝幹。繁滿下臨溪流。小閣支其上。極盡綿杳幽

秀之致深得宋元人師法與明末人迥異以予所見田叔之畫此爲傑作矣

予父執李公芸珊曾在燕市購絹本淺絳山水一整幅長六尺許寬約二尺左爲崇山密樹右爲大水水天相接處夕陽如焚羣鴉亂飛清腴雅麗大水處蒼莽浩漭元氣淋漓叢山雜樹處幽深沉鬱結構精當特無欸誌亦無印章究不知出自誰手細辨之確似檀園老人筆墨然其靈奇處又頗有墨井風概

予在關外哈爾濱一俄人處見俄國現時名畫家名可洛巴夫者所畫四幅却又與吾國畫法相出入其用筆用墨在在可以尋索而得之蓋西法而參以中法者也一幅畫一雪晴天氣半天斜陽紅潤欲燃一帶深林一半受夕陽光線一半背之景象殊奇特海濱一破屋炊煙一縷孃孃空際雪岸盡處海水慘碧極天無際又爲餘陽所灼時泛黃金色屋左一小舟半沒雪際一幅之中荒寒冷豔各擅勝場洵佳製也一幅畫萬山飛瀑滾雪濺花令人目炫心駭山凹湖腹中屋廬人畜漂沒於洪濤巨浸慘凜不可逼視則又爲有關係筆墨直不窮鄭俠流民圖矣蓋西人作畫恒取真境實事繪出之不徒憑空虛構故不可僅以美術視也一幅畫青疇黃畝綠野繡腔男事鋤犁婦提筐篋又居然齠風圖耳而豆棚瓜架豚笠雞棚點綴小景物莫不栩栩欲活楚楚有致一幅畫平沙大漠一道河流衆駝數十飲叱臥立於水草間胡兒毡衣絨帽起坐於天幕旁一輪落日荒荒於白草黃沙外將墮地平線下備極朔漠窮荒之概蓋我蒙古風景焉

予在黑龍江省友人處見俄領事某贈友人時畫一小長幅云係聖彼得堡現時名畫家所繪畫爲一海島矗立

海中天色陰晦。海風陡起。波濤汹涌。氣象蕭森。島上無數海鳥飛鳴。上下於沉黑慘淡中。白如點雪。迷茫混沌。筆墨盡化爲雲煙矣。奇景殊境。真得未曾有。此畫用墨多用。色少。僅於海波島石上略加蒼綠而已。畫之下方左角有畫師簽名。處予不識俄文。不知爲誰氏也。

盛海帆名絳。吾省鳳陽縣人。清咸同間諸生也。善書法。不宗一家。自爲格局。名重一時。嘗有人祈何子貞先生書楹聯。先生謂之曰。子有盛海帆巨幅書。乎必有盛某所書條幅。方可以吾書之聯配之。否則不能輕爲子書聯也。海帆之名由是而益彰。特海帆性孤僻。特非同道。或知書者。挽之輒不得。若以金求之。則愈爲所惡。絕無得書之望矣。裕祿撫皖時。愛其書法之佳。使使者持四百金爲壽。乞書屏幅四軸。使者至其門。屏之不與。見使者請之。亟乃自後門逃去。使者慮無以復命。乃持裕書謁鳳陽縣令。請縣令爲之轉圜。令知盛負性殊異於人。乃以好言轉乞其友某代謀之。友見盛盛終不許。縣令亦無可如何。使者怏怏持金去。復裕撫命裕撫怒其無理銜之。竟授意於學使某。以他事斥諸庠。自是後益頹然。自放。惟喜飲索書者。常泥之飲。飲輒醉。乘其醉則不之顧。暗遣人伸紙於几。磨墨於池。閉門去。盛見几有紙。池有墨。乃大樂。於是灑墨揮毫。頃盡數楮。龍興寺僧知其素性。一日邀盛於寺。掃除浮寮。下榻焉。盛饌美酒供養。且數日。終不敢言索書事。盛亦終日昏昏不言去。又一日天大雪。鑪酒熱。盛酒興大豪。狂鯨吸川。立盡數十斗。乃大醉。忽見窗下案頭鋪素箋。與窗外雪色爭白。墨池香溢。書興亦隨酒興而大發。於是急書十二大幅。書竟酣然睡。及醒。知僧誑已大怒。盡十二幅力撕之。碎揉之。成團拋於地。而去。僧

於盛去後。乃取紙團理之。片片粘綴。然後裝池。蓋僧知其酒醒。必怒。怒則必碎而拋之。是其常態。裝池後。固依然無恙也。有友人辛亥前一年。尙見此十二幅書法。極龍蛇飛舞之致。想見其筆酣墨飽時也。

庚子之役。失邦交。召外寇。吾國幾不國者。一班誤國庸人。真有誅不勝誅之慨。聞當時俄國政府。以與吾國邦交尙屬親密。雖迫於列強。不得不出於用兵。一途。然尙遲疑未即決會。吾黑龍江將軍命某佐領戍黑河邊境。俄之尼布楚省界。與我之嘎暉極西北之界。即以黑河爲鴻溝。河流寬闊。不過數里。濱河北岸。有俄屯名尼卡斯。本俄民與吾民雜處之地。屯中共中俄兩國人不下數百戶。俄人約有兩千許。口中人約有五六百餘口。某佐領防所即在對岸。駐兵一營。耳拳匪猖獗時。朝廷正惑於邪說。某佐領本無知識。以爲朝廷方仇洋。即此正我輩邀功得上賞。好機會。遂下令攻對岸。俄屯並不俟上官命令。亦不先事預備。一切於某日清晨突發。砲擊射北岸。毀俄人民房一所。俄戍兵之在尼卡斯者。以未奉長官命令。急高懸白旗。以示請停戰意。乃某佐領盲然不以爲意。亦并不解交戰國法。則仍猛攻不止。擊斃俄人約數百之多。俄戍官始再電其長官。舉吾人野蠻不徇法理。狀於是俄人大怒。遂有電覆俄戍官。下其白旗。還砲攻我軍。已而俄兵亦遂增於某佐領開砲之第三日夜。俄人乃盡驅吾民之在尼屯者。溺之黑河中。以爲報復。隨即進兵渡河。某佐領兵不支。敗走。俄兵追襲之。乃盡潰散。爲馬賊入深山中。去於是俄兵且由各路大至。黑龍江省城遂失守矣。後某佐領逃至奉省。謁見增將軍。方向將軍陳說戰時情形。忽一戈什哈入啓事。不慎失足。蹴風門。限作巨響。某佐領大驚。幾傾於坐。稟將軍曰。俄兵至矣。不聞大炮聲。



乎隨說隨奔出將軍笑呼止之不暇顧而去嗟乎以此等無用庸材參與軍事烏得而不債事者然當時堂堂大老不債事又有幾人尙何某佐領之是責

聯軍之役關外三將軍一死一守一走黑龍江省將軍死難其死時甚慘當俄兵將近城時全城官民均逃走一空祇餘將軍與其幕友並戈什哈三數人而已有勸將軍行者將軍不許志在一死以塞責適朝中又責將軍失機之咎朝旨甚嚴厲故將軍以爲萬無生理也將軍將自經時急切覓毒質藥不得遂備棺木具冠服入棺臥令其僕以手鎗擊已僕不忍將軍罵之曰爾不念待爾之恩乎僕曰正不敢忘將軍恩故不忍下手耳將軍曰爾知不忍於一時我不死將不知若何死法我終必死爾何不權輕重緩急乎爾死我正所以報我恩耳不然爾忍見我爲人俘乎僕終不忍將軍亦泣輾轉一日餘外邊俄兵愈逼近將軍遂猛起執鎗返向己胸撥機彈發未能中要害仍不死而苦楚甚乃謂僕曰今不令我速死爾真忍人矣僕無奈見將軍已自擊洞胸未能即死與其受苦不若速之遂持鎗視定制命處一發將軍遂溘然長逝予後供差於度支署署本舊日之將軍府予居之室即將軍壽終地予每獨坐室中思潮洄溯不禁低徊感慨之不置也吉林將軍乃誓守不去某國兵至要挾將軍恫喝將軍將軍舉酒痛飲作醉態以怒拒之某國兵官以事面將軍欲趨將軍讓城去將軍握刀作天魔舞以逐兵官兵官懼而逃卒無如將軍何遂與將軍約保持吉省治安故吉林一省未受大創將軍之功也至於奉天將軍城破時去之蒙古地復至營口等處軍人見無主之者於是大肆淫威本地不逞之徒亦遂竊發兼之鬻匪趁勢劫

掠奉省因之糜爛不堪矣。故後東三省人民遂有死將軍守將軍走將軍之稱。

予前所述之苗沛霖破壽州時。即時州牧毛公縛入苗之公所。斷其一手一足。并掘其雙睛。以衆紳求免。遂去。後亦不知所終。清宣統二年。子友人李君行六安山中。小憩道旁小店。見來一單軌小車。上坐一老人。年已九十。除白髮如銀絲。蓬鬆披拂。瞽雙目。殘一足。廢一手。亦停車店棚下。老態龍鍾。悲慘萬狀。與李君同飯一棹。老人知同棹有人。間訊之。聞係壽州人。乃大感喟。泣不可仰。李問老人何以悲之甚。老人乃備述當時苦况。知即毛公尙在人世間也。今已九十六矣。自逃逸後。即入是山度此寂寞。蕭索生涯。已數十年於茲。滄桑更變。不覺百感紛來。耳嗟乎。若此老人。蓋飽受宦海中之况味來者。宦海中。不老人。而老人者。何限。吾願宦海沉淪者。回頭是岸。壽州沿瓦埠湖東岸馬欄口。多強霸流氓。恒不法。金公光柱牧壽州時。恒化裝携僕作商伙狀。私往偵之。至其地。見一古廟中。擺賭十餘場。人出入如蟻屯。金公見場主係一禿者。蓋久聞有丁三禿子爲最惡犯罪已。纒纒諒即。是其人。公遂入局賭魚寶。公下注爲么勾三。開盒得么。是公之三門黑。而么門紅。內場應賠公么門。而吃其三門。丁三禿子見公爲外鄉人。乃遂通吃。不賠。旁有其賭伴許姓。綽號名四稻草者。在儕輩中有勢力。見禿子不賠。乃不服。叱禿子謂客么門已得。在理當賠。何以將注盡吃。我輩豈不論理者。欺異方人哉。禿子雖凶狠。平日尙畏四稻草。遂照賠。金公退出。四稻草亦隨之出。謂金公曰。爾輩外鄉人不宜入此賭局。必無幸。客可去休。金公是之。乃行四稻草。見金既爲外人。恐輩中有謀之者。乃亦隨之行。途中問金何往者。金詭對以經商折本囊餘僅二百錢。

擬欲孤注一擲。贏得少許爲資斧。然後他去。耳四稻草曰。然則客且未飯。去吾家不遠。曷就一餐。金謝可之。至稻草家。雞黍之供。頗盡東道情。食間金公問諸匪。行藏甚悉。稻草本粗人。一一答之。金公行之次日。突兵來。盡獲諸匪。稻草亦在焉。長繩繫之。如柳貫。魴共十八人。稻草居十六。至臺署。以次略訊數語。即皆命誅之於堂下。誅已十五。至稻草。金公大怒。拍案如雷。喝罵許久。總無就刑之命。繼聞公大喝曰。四稻草爾識我乎。爾尙無大罪。且能知義不欺。虐遠人。姑起去。貸爾一死。旁立視我誅餘者。蓋稻草向豪爽。不法事不敢爲。公早偵知之也。

曾聞人言。前清試官之不通文義者。滿洲旗人居多數。穆彰阿典試時。相傳每卷經。簾官閱畢。呈堂後。穆不知甲乙。從何定起。乃焚香告天。并祭文昌。魁宿朱衣等神。取卷束列於几。解其縛。隨手取卷。從屋梁上擲之。以過梁遠近。次第爲甲乙。世俗傳有諺語云。有福哥哥過。櫻頭即從穆起。然猶自謂所取中者。無屈才。每向人曰。文章不過打門磚。但憑其人之陰。隲何如耳。我所以焚香祭神者。取其文不若取其人之德爲足恃。有德者暗中自有神天默佑也。穆之笑柄。人言如是。尙非予所親見。惟綿文典試吾皖。至吾壽邑。實知綿之取卷。全恃鼻煙壺。亦若穆之列卷於几。取煙壺以手碾之。令轉壺嘴。至某卷止。即取某卷。先後以轉壺之次數爲定。故吾邑士子有諧聯戲之云。老綿綿太多空。臍無珠。眼鏡架。衡文文倒運。全憑有嘴鼻煙壺。嵌以綿文二字。亦可謂諶而虐矣。

奉天皇宮。凡清室歷代皇帝生前所御用之衣服玩具。皆藏於此。宮在將軍府後。每年六月。照例將所藏各物出之庫。曝於日中。一次。予因有友人在將軍府中者。與司庫官相識。得於其曬物期。入內一覽。其金玉磁銅各器。以

及古鼎彝之屬。雖不須曬。亦必於是期內運出。拂拭其積塵。見於周秦以上之物者。甚夥。固民間所不能夢見者。其各皇車服器具。亦按次序列於殿中。中有順治寶座。一係楠木者。又有乾隆寶座。一花梨木者。雕刻之工。極其工細。每椅共龍九條。每龍兩睛均嵌以巨珠。其光灼灼。又有馬鞍數付。俱黃緞繡龍鑲珍珠寶石殆滿。不下數百顆。鏡乃純金爲之。其他不可殫述。然予觀各物。心中不過覺其豪華奢汰而已。無甚感想。又於殿之極高處。見一黃緞玻璃匣中。藏革製烏拉鞋一雙。已半敝。蓋着之已久。所致非關年深。予聞唐官云。此係老汗王未入關以前。或行軍。或行獵。所御者。相傳老汗王平生樸實。儉蓄。夏即布衫。冬祇老羊皮袍。而已。平居極能耐勞。苦忍飢寒。可見古今來。凡能起家業。造邦基者。無一不自艱難辛苦中來。後人所享豪華奢汰之福。要皆先人所得而享者。而先人之艱難辛苦所得者。無不從後人之豪華奢汰中喪失之。可不哀哉。

明太祖既定天下。建築南京宮殿成。尙在髹漆繪畫中。太祖以當飯時。各繪畫工均息工休告去。殿前無一人。遂周視各殿。至一殿。尤壯麗。心中乃大喜。遂情不自禁。踢一飛脚。跳入殿中。自言曰。只知道創蕩綠林。那知道弄假成真。一舉首。忽見殿陛上有一工人。握筆畫樑上花。太祖遂急趨入殿後去。是工心念皇帝以爲無人。故爲是得意語。既爲我所聞。必恐我泄於外。爲臣工所知。殊覺自忤。必殺我以滅口。惟欲求自脫之計。莫若裝聾啞。正思念時。忽內監傳皇帝旨。召見畫工內監。高呼幾數十聲。工人仍畫不休。若不聞也。者內監升梯牽之。始下。既見帝。帝問事。舉不聞。內監告帝。若聾者。遂轉高聲向工人耳傳。帝旨。工但點其首。不能答。帝知爲聾。且啞者。遂揮之去。工

人既得脫。遂急逃去。莫知所之。久之。此語遂傳於世。

清初有李生敬康者。窮無所歸。落泊江湖。以星卜爲生涯。一日至蠟磯孫夫人祠。遂寓祠門下。垂簾賣卜。平日無事。流覽夫人祠中對聯。多不滿意。以爲恰到好處者。並無一聯。賣卜月餘。益窮困。乃思他去。因至夫人殿上。默祝曰。託庇夫人宇下。已月餘矣。行將別去。無以報夫人。惟見夫人祠中聯語。均不佳。未能切合夫人心思。及身分。今謹撰獻一聯。以當心香。遂書聯云。「思親淚落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是晚李生夢夫人遣人喚之。殿上見夫人氣宇冷若冰霜。見之凜然。生畏心。李生至殿上。夫人命之坐。謂之曰。蒙子高義贈我楹聯。頗爲得體。無以酬子子困甚。宜小蘇。今我亦有一聯於此。子謹記之。從此直到雲南。見街頭有招才榜文。子其揭之。必有人見。子子即以此聯贈之。即辭行。當有三千金之獲。夫人說時。遂命人持一紙示李生。生視之。聯乃「心傷楚覆爲秦哭。身爲韓亡受漢封。」醒而異之。究不解聯意。若何轉以一身漂泊。何處不可之。遂往雲南。至則留心榜文。其意蓋謂有難解決事。能解者賞銀三千兩。李生見此榜文。大奇之。以正合夢中神言。當無差誤。徑揭之。遂有人來引李生去。至一所。殿宇壯麗。類王者居。心怪甚。私問引者。告爲吳三桂。俄而召見。三桂問以見解若何。李生遂述夢中聯語。三桂大悅。李生憶神言。當亦即辭行。三桂餽以三千金云。蓋三桂因清廷封以王爵。正在猶疑受封與否。已不能決。左右亦無敢爲之決者。故有此榜文。此事甚不經。而予聞父老言之。頗鑿鑿可据。或者又曰。三桂心豔清。封而又不肯居貳臣名。故假此以自解理。或然歟。而思親淚落一聯。至今尙在蠟磯祠中。夫亦付之妄言妄聽之例。

焉可耳。

吾童時晤鳳臺王玉堂老儒亦能言三生事。王謹愿人也。向不肯調言其三生事。彼亦絕不肯說。謂說之心不慊。予幼時最喜聞此等新異之談。乃強噉之。王先生被予纏不已。乃云。其第一生前爲河南光州明經。一生健訟。屢以陰謀害人。墮落爲蛇。爲蛇時。身處陰濕之地。皮冷膚癢。百不能耐。因無意於生。遂橫身於車轍。俟車來。輪轍之斃。死後復生爲犬。爲犬時。心中仍記爲蛇時事。覺爲犬之苦。且甚於爲蛇。而主人又虐之甚。一日。主人嚴扑之。以棒敲骨。骨欲折。心恨之。遂伺主人子。躡於地。便僞爲食糞也。者。因力嚙其腎。主人子死。主人怒。縊殺之。既被殺。又茫茫不知所之。忽視己身爲牛矣。又數月。主人驅之耕。雨淋日炙。其苦猶甚於犬。然自己斯時。頗有安命心。惟思忠於主。以待天年。無何。主人以己獨耕。力嫌弱。使一騾并耕。騾乃狡猾。每耕時不肯用力。却故作用。方狀而若受累於己。不能盡其力。以顯己之懶。主人怒。已痛鞭之。鞭着膚。痛徹心。心知騾之害己也。恨之一日。騾又作是狀。主人又鞭己。適值炎暑。鞭破膚。汗漬之。其痛乃不可名狀。心恨憤不可遏。乃以角觸騾腹。洞之。騾立倒。主人怒甚。乃屠己爲牛。後即今世身爲牛之地。云去其今世之居。僅十餘里。名周家村。幼年誤至其地。不知若何。感觸心戰。慄猶如當時。臨刀鑊時。云。予晤王時。王先生年已七十餘矣。

相傳有樵者入四川某山中。日暮迷途。不得出山路。正徘徊無計時。忽見巖上一老翁。徧身白毛。眼睛碧綠。其腿甚短。聲啾啾不可辨。見樵者知其失路。用手指示之。樵者乃得出山。出山後。問之年老者。蓋疑其爲怪。年老人言。

曰此李闖王短腿軍師也。

吾鄉連歲大凶。一粒不收穫者且三載。雖有田數百畝。向稱素封家。至是亦日食菜粥兩餐而已。草根已盡。樹皮繼之以故。餓殍盈道路。樹皮可食者莫若榆。鄉人之磨榆皮爲麵者。視爲極佳食料。而榆皮麵和紅糖食之。則殺人不可不知。吾鎮之南鄉有村人李姓者。兄弟二人。家本貧甚。值此荒歉。不舉火者累日矣。并榆麵而亦無之。適妹自夫家來。携榆麵若干。兄方自外到家。久不得食。飢瘦已不可忍。得榆麵大喜。令弟製成漿食之。弟心念榆麵爲物本無佳味。再寡食愈難。下咽兄既飢必多食些許。方可欲榆麵稍可入口。何妨以紅糖和之。庶幾借甜味。差適口耳。兄以爲然。遂和糖食之。食僅半碗。即不欲食。歷二時許。兄覺腹脹痛不能堪。愈脹愈滿。氣乃不得稍舒。既而氣已阻滯。閉塞呼吸。吸之竅亦不能通。至夜半竟死矣。家人均莫得其致死之由。後有老者言。榆皮麵和紅糖食之。令人發脹而斃。其家人遂知兄死之故。遂取麵一酒杯。入糖少許。和之以驗。信否須臾發。醉膨脹且滿。碗又移時已漫。流於碗外。始知老者言信。人食之蓋發。醉脹裂其腸胃耳。錄此。庶使荒年餓殍少一死法。

清那拉氏最喜小狗。宮中特設一所。屋宇極美麗軒廠。專爲養狗處。內有狗一千餘頭。皆爲哈巴狗。愈小愈貴。名其所曰。豕狗。處專派數閣人以司飼狗。教以修飾之職。名曰狗監。飼狗以肉糜爲狗之普通常食料。隔數日食以牛羊糜鹿之脯。飲以鷄豬魚鴨之羹。修飾狗則每日用上好花露水調水貯於金玉之盆。置狗盆中洗滌。一次洗畢。項繫小金鈴一串。再灑以香水。然後將后素日所最喜者進御。后得狗則抱之。懷中歡悅非常。百般調弄狗亦

婉轉隨后。意后每舉狗之頰。親其吻。狗舌則即伸入后口。后咋之。有聲。教狗之法。最要使之善解人意。欲左。欲右。石絲毫無違忤。然后喜怒非常。苟狗稍違旨。雖平日所最愛者。亦隨即擲之地。致之死。狗死後。后又思之。則歸咎於教狗。監杖之狗。臉必使之短。鼻必使之掀。嘴必使之平。其養之能短。能掀。能平者。則用木一株。削極薄片。牢粘貼於木上。令狗常常就木舐之。狗必緊揉其唇齒。乃可得肉。久久如是。自短自掀自平矣。更時時用手按狗首。托狗顙以搏之。狗各有月俸。月由狗監領之。

### 呵凍小記

南村 原第五六集

余與管城公別。浸久。重以予兄來申。就醫。製余以天倫樂。而陸氏之負郭田。遂更穢蕪而不治。然酌酒之。夫好飲。敗賄之士。珍金性之所嗜。往往不克自止也。於是趁小暇。乘餘光。婆娑案頭。輒溫余之筆墨。誌余之聞見。拉雜鎖屑。誠不足博君子之一粲。然際茲滄海橫流之世。百憂蝟集之身。豈可無清涼一劑。作林肯之保命丹耶。癖痴有入。晤我楮外。

予兄能爲詩。且性靈絕佳。惜投筆后。無多暇事。吟詠故積稿極寥寥。又好滑稽。出言輒傾座。意境尤清。每譚碧水丹山。令人如置身書裏。近者嘗共話鄉居。藉消長夜。秋風言意。動我尊鱸之思。濡筆留痕。誌此家園之夢。予之鄉居。已誌其景况於贅譚中矣。茲不復冗。第就兄所言者紀之。云。冬日居鄉。夜來忽大雪。然以農事隙。故晨興頗晏。比十時矣。主人乃起。揭帳而視。牕紙噤然。清寒剪剪。砭肌爲栗。自蘆簾外。窺如荷葉飛絮。隨風飛揚。呼童



問曰。夜來雨雪乎。曰。雨雪矣。且甚。大深深沒馬蹄矣。今尙未止也。於是披裘而出。坐於廝房。房中有地爐。一作正  
方形。沿周可坐客五六。燒巨木之幹。蟠根槎枿如牛首如龍如鼉。蟻撐爐。幾滿火光。熊熊。於頂氣候溫煦。似  
三月。即檢蒲團坐於爐隅。自窗遠窺瓊林玉宇。世界清涼如立身琉璃界。中心目爲之爽然。而花落花開鳥來鳥  
去尙紛紛然未止也。下瞰全村銀海茫茫。煙火都消。四山亦靜。穆如夢去側耳無希聲。舉目皓已白。誠妙寫矣。唱  
紅泥綠蠟之詩。奮然思飲。乃置小瓦壺。盛村釀。煨諸火。次佐以時蔬。蔬亦就爐中烹之。瓶笙。鑼鼓。天籟。悠然右著  
左杯。自斟自酌。徐徐作桑麻話。而微風偶過。凍葉琤然如鳴玉佩。六出花片時自窗檐入拂幃。積袂狀至可樂。仰  
視竹樓櫺次如簾。堆紅糧玉粟。爛然映目。半年梁一家之煖飽有恃矣。而瓜瓠橫陳。青黃間耀。更飾此樸麗之妙  
景。縱橫顧盼。心神曠怡。凍鳥啁啾如深山鐘磬。撩人之清機不少也。躊躇未已。中而犬吠聲大起。

既而履聲琮琤。有客翩然入。戴竹笠。笠上積素盈寸。入門后。乃脫而拂拭之。并掃衣袂。問答極歡。蓋族兄子青也。  
攜牛脯斤餘餉我。佐酒者。於是呼之入座。就火取溫。命杯分飲。烹牛脯。相以新蒜。逸馨馥郁。益促羗渴。情話纏綿  
共極歡笑。覺一部漢書未易方此也。不覺醺然。主人醉矣。時則暮色蒼蒼。中客亦自去。

辛亥之冬。予以事客武陵。寓老友菰荻家。家去城十餘里。通水陸道。然水道較陸道爲捷。且雅逸。故舟行者多。而  
鄉之人尤然也。其地名卸甲洲。居後湖之中。居人可四五十戶。皆業農。湖田千頃。浩淼無涯。誠魚米之富地。惜近  
年來洞庭下淤。沅流上匯。五六月交。輒汎濫橫溢。決堤破障。蕩廬湮稻。造於飢荒。以故舊之中人。戶今且替而爲。

巧而舊之下戶則填溝壑也久矣間有存者亦無所爲業徒漁政以贍朝夕家家網罟戶戶艇簞居然水國之民矣沿堤多柳每夕陽西照時躡屐徐行嫋嫋西風歎乃漁唱頗動人遠思也

武陵爲西楚商業蒼萃點市衢繁鬧人民殷喧臨河而望軸轆十里橋樑如林入夜后萬點星燈四圍水色豁人倦眼聽瓜皮艇上沽酒市糕者終夜唱聲不絕別有佳趣

諺有云中國宰牛之區有三把半刀而武陵爲就中之一得刀半把蓋所謂刀者狀宰牛多少之程數也故其地牛肉頗廉而又美回教徒極夥殺牛市肉者均彼中人也若齊民爲之則罪爲私宰官吏將科以罰也教民肉食以牛羊爲宗故調治絕美翻新鬪巧式樣百出嘗見彼中欸客殺饌數十味色各殊而其質則均牛也是則可知其術之精到而有老饕之癖者欲思如浣花叟之痛快淋漓固不可不一造此鄉而十日醉平原也

伴牛肉之蔬菘在秋爲南瓜在冬爲菘芹而蘿蔔其尤美者也蘿蔔一名土酥見農書杜詩所謂霜城土酥淨如練者是也此物生熟俱可食有五色而紅皮者爲最多陰乾之微漬以巴鹽入口爽鬆有聲味甘厚佐白酒最美武陵後湖亦產此物鄉人倚之爲冬日出產之一宗種之者甚夥其間每歲必產一極大者鄉人呼之爲王其大加尋常蘿蔔之三四倍凡王之所在則其地主即備香花驕馬昇賽一方一方之人亦出資佐會祈來年蘿田之豐稔也賽罷則舉此蘿蔔王埋之地中其禮遂畢不敢啖割也

武陵物美市繁衣食都便惟有缺點一蓋肆中初無佳釀也尋常出售者名目概具而可飲者實寥寥非苦則烈

令人不堪。而堆花其尤者也。堆花俗名之曰棒頭燒。本玉粟燒品。以飲后則頭暈。服如搗。故人皆被以棒頭之名。屏之不敢問。差可者則金波是也。鄉中通行者爲水酒。味甚薄。且微苦。然古之酒人飲醑仰醋。且大有人。况其尙爲酒類乎。故予之客友家。止吾渴者水酒而已。久之。竟少飲。輒醉。并水而不敵。則予之酒量銳減也。可知。予友亦然。回首當年。露肘高呼。醉眠綠野。一盡十升之概。今固何存。歲月不居。能無衰老困窮之感。慨乎。

予嗜飲。予友亦嗜飲。予友之父若叔。又莫不嗜飲。且知予之有飲癖也。遂無餐不進。以酒予。乃因之日在醉鄉矣。沉酣以往。輒發浩歌。友善弄參差。鳴鳴而和其樂。乃無極。又或圍爐高談。雞碑雀籙。鬼史茶經。拉雜作消寒語。爐中爇巨薪。餼上騰炙。面爲赤頰。頰然如蘋果。坐中熙熙如登春臺。友又好談紅樓讀之至熟。視之至尊。愛護之至切。於世之咕嗶。老儒之無下士。苟把卷一讀。輒以鼻嗤之。以爲僧父鳥足。知紅樓者。惟予所言尙能中其意。嘗抵掌高言。謂十二金釵中。倘紉蘭以拜。舍探春將無與歸矣。然評人論事。又豈可執一己而軌天下。但愚者見愚智者。見智要不妨各以所得而自享。獨尊也。

一夕天陰。沉無星月。朔風颯然。振林木有聲。修竹浙瀝。凍鳴如雨。予偕吾友方自郊堤歸。夜且三鼓。月光透寒。道依稀可辨。行敗葉中。清響遠發。村犬吠客。乃獐獐不已。抵家后。手僵欲墮。面凝冷如水。即趨爐取煖。時友之叔尙未安寢。坐待吾儕歸。炙酒於瓶。以爲驅寒劑。予等坐定。遂舉盞殺寒威。身手因而溫軟。暢譚極歡。雞數唱。乃散。至今思之。猶譚然有餘興也。

今年冬友之書來。又招子往。而其叔乃於伏中已捐館去。顧余之漁郎再返。雖洞府依然。而人事之變遷。已大足使余零涕。嗟夫。人生斯世。如浪萍風花。東西上下。了不能自主。且不能自知。唯隨時事爲轉移。雖明哲之士。號能計遠慮深。其實不過。矚事機之且成者耳。而百年鹿鹿。憂樂重重。人乃以一身盡試之。紅顏既去。白髮亦無存。須臾之時。光有萬千之變化。桑田滄海。亦不過。蟪蛄之朝夕。濯足長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人即抱一及時爲歡之心。惜分勤業之志。而騶馬已不克追。此歡樂事業。使有待也。則呱呱墮地。挾畢生之憂患。以俱來。又豈無故者哉。鄉居多日。靜極思動。遂擬營作城中行商之吾友。友亦深贊可。乃隔宿諭傭工收拾。篙漿因此鄉所種者。湖田水涉爲多。故居人稍足食者。俱自有船艇。招招之舟子。則傭力兼焉。無事之季。牽之沙溆。防盜賊之乘間也。故屆需舟之期。必先檢點之。

翌朝予等起。天已九時。彤雲蔽日。北風其涼。寒威頗盛。盥食畢。傭者告戒備業竣。乃相將登舟。維舟處距家僅十餘步。舟小而長。可容五六人。上支蓆爲篷。以蔽風雨。駕者一人。操兩槳。所謂雙飛燕者是也。舟發后。漸入湖心。風動浪高。銀濤十里。喧騰有聲。灑沫入艙。衣袂爲濡。而舟亦傾仄。無寧頭爲眩。乃枕篙臥。披以長裘。遂覺溫暖稍安。自篷隙遠窺山村。中了無煙火。童樹黃蘆。低徊若舞。雞犬不聞。境如太古。吾友復時時指點港浦。叙其陳蹟。曰。某港某年時。尚爲沃壤。歲收稻麥若干。今則水深四五尺。野航可通矣。某浦前爲某村居戶若干。吾兒時晨夕之所游。今沉而爲湖矣。嗟夫。予生才二十許耳。而所閱之變遷。已若此。則深谷爲陵。想不過彈指之事。江山無恙。夕陽

留紅成敗是非已無存物杜征西之豐碑偉碣豈不徒令智者齒冷邪余點首者再  
舟渡湖入小港港寬可容巨舶水亦深而歧道四出非老於此中者幾不辨其所之夾岸皆隄間有水柳數株金  
縷垂垂已無復媚眼留青之韻舟出其下拂篷有聲長條短條紛紛脆折而墮水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司馬傷心  
豈其得已時舟行港中受風較小傭者得蘇其氣乃翁脣而謳聲韻呼鳴與漿協響其狀似甚樂時而鄰舟摩舫  
過復且歌且與之語而鄉中舊識之在舟者亦皆立而相呼狀至浹洽予時亦昂首矚彼等晤談觀其笑樂亦不  
覺笑樂蓋萬物移情實能奪人自主今使處花明柳媚日麗風溫之時而怒然作高秋肅殺之思雖竭意爲之而  
必不可似故小兒覩錢笑靨自開情感使然如山崩鐘響不能遏也余既心怡故不覺時永而疎柳雉垣已隱隱  
入望不炊許舟已抵城闌矣

湖港之水徑過城壕堤障縱橫古木扶疏偃蹇臨波如名士暮年頽放自適適然見高韻子舟詣巨桑下泊焉乃  
僭友登陸穿小市市狹而鬧囂穢不堪令人不能駐趾疾趨入城城爲武陵之北門城中稍潔煙色蒼茫燈火滿  
市已薄暮矣余等逕詣稅屋命侍者爇火作餐挑燈呼酒極歡而息城市喧嘈湫隘無多佳境舉足街行唯見夫  
百貨陸離四民搶攘而已然其間亦有引吾遠思者則喜錢門神五彩爛然迎風觸目令予一見而驚心歲暮懷  
想故鄉飄飄乎有乘風歸去之意也

沅西流域之居民以武陵爲懋遷之外戶日需百貨皆取於茲而年終爲尤甚也每歲季冬初旬則商船即磨集

河溪。販香爆魚。紙糕。糖杯。盞酒。醬之類。竭半月力。冒風雪。犯星日。運之歸。趁度臘之盛節也。俗名之曰打年貨。年貨中其最通行品。厥爲喜錢門神。鮑魚糖糕等。鮑魚者又名紅魚。山居漫錄中已略誌之。蓋剖魚而漬以淮鹽紅鮑。封之桶中。逾旬則魚皆作桃花色。馨味絕美。飯山酒池中皆最有用材。而通行之域。則武陵而上始然。他鄉蓋尠。即有之而味亦不能佳。湘西居人視此爲絕不可少之物。雖沽價昂靡惜也。武陵一帶則尙食鹹魚。味亦可然。予意不逮紅魚者蓋遠矣。秦箏不能悅趙王。越鳥不能樂燕樹。豈習尙之養成者邪。

武陵風俗貪漓。士民狡躁。言語叫囂。尤不堪聆教。加之荒亂而後。鶉菜盈途。不肖之軍人更行然驕縱於市上。使人厭薄。每思遁去。輒牽罟未能。匝三日乃商之吾友。友亦不欲留此。遂約乘晚船歸。夕陽西下。城郭橫煙。相將循來道至城下。雇小艇衝煙而行。餘霞在天。鱗鱗散紫。長空蔚藍。錯映若麗錦。竹外梅花妙艷無匹。新月半輪。挾明星東上。如鏡奩半啓。珠絡耀光。清輝照人影。淡疑煙而敗。柳枯林時時聞倦鳥爭棲。呼鳴如簧。鼓舟徐行。微風颯然。令人惺惚。煙靄籠波。對面不能見。聽漿聲嘩嘩。知有鄰舟至。呼而與語。辨聲作寒暄。究未晤其人也。旣而舟進湖心。月光乍明。積煙漸斂。湖色上蒸。空明無際。游魚挑撥時觸舟。有聲遠望村舍。疎燈照浪如游龍。與月影星光盪化作金銀。一片渡湖后入小港。巨柳扶疎。舟中漸暗。未幾抵家矣。時已三鼓。夜寒漸烈。榜堤而行。傾仄不成步。至門則家中俱就寢。剝啄叩扉。犬聲乃大起。嗥鳴如豹。傭者拔關納予等入。家人亦起。炊黍炙蔬。進膳甫畢。而月已西下。光茶然如火。照林木作殷赤。苟早起者。幾疑爲日之甫上也。

# 譬軒筆記

虛汝 原第五集

王世貞集謝赫古畫品。李嗣真續畫品。沙門彥悰後畫錄。姚最續畫品。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沈括圖畫歌。荆浩筆法記。王維山水論。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劉道醇宋朝名畫評。朱景元唐朝名畫錄。陳詢直五代名畫補遺。鄧椿畫繼。黃休復益州名畫錄。米芾海岳畫史。凡十五種。爲畫苑一書。共十卷。古今畫學於茲大備。詹景鳳又爲補益之。首梁武帝山水松石格。終董道廣川畫跋。凡十六種。然姚最續畫品錄。稱湘東殿下工於像人。特盡神妙。未聞以山水松石著名也。恐出僞託。總之歷代評畫。推謝赫爲鼻祖。張彥遠云。謝赫評畫最爲允愜。姚李品藻有所未安。講求畫法者。固不可不知此也。

趙宦光寒山帚談。取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之意。奇矣。李日華名其題畫之詩曰竹懶畫媵。名稱尤奇。朱謀瑋周易象通。別造河圖。妄矣。郭相奎蠶衣生易解。論遯卦。謂懷愍不遯。故青衣行酒。徽欽不遯。故獻俘金廟。論震卦。謂雷之擊人。皆治其宿生之業。尤妄。而誕總之。明人事求立異。以黃石齋之淹貫且改易。月令經文。孟春之月。日在危。昏昴中。且房中。仲春之月。日在東壁。昏參中。且箕中。又定表記爲三十六章。隨意標目。以陳白沙之淵雅且名其中。曰玉臺山。謂平頂四直。象玉臺山。况其他乎。最可詫者。無名氏天潢玉牒。稱明高后所生者。只成祖及周王二人。懿文太子。非嫡也。尤喪心取媚之談。不足深辨者已。

古今事跡有略相同者。三鱣爲楊氏美談。而陸稼書文集亦號三魚堂。因其祖溥爲豐城縣丞。督運過江。三魚塞

其舟漏故也。奚囊乃長爪郎故事。而明張瀚忤江陵罷歸後。以一囊自隨。簡札詩文俱納在內。錄出成帙。名曰奚囊。其餘若布被凡數人。公孫宏王良祭遵朱寵宣秉宋司馬光陸放翁均有布被銘云。

彈碁一事。今已弗傳。其說見於漢盛於唐。漢書梁冀善彈碁。格五。三國志注。魏文善彈碁。能用手巾角。蓋其局以石爲之。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下呼上更相彈也。唐賢有碁譜一卷。局方五尺。中心高如蓋。其顛爲小壺。四角微起。李義山詩。莫近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尊也。白樂天詩。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子美存歿口號自注。道士席謙。吳人善彈碁。李義山白樂天俱生於唐。故於彈碁言之甚晰。特不知此事之替於何時也。昭陽李復堂大令。鱣善畫。得錫山蔣氏之傳。題畫之句。無不風雅。自題畫雞云。畫雞欲畫雞兒叫。喚起人間爲善心。風趣而兼諷諭。然風雨雞鳴。今何人哉。

有以蒙正夾袋。王勃腹稿。命題課士者。某詠王勃腹稿云。搜羅掌故。成雞橄。滿足精神。送馬當。詠蒙正夾袋。照面堅辭。千里鏡。掄才如獲。五明囊。誰詭詠物之句。不足以見人之才思耶。

晞髮集。宋遺民謝臯羽翽著。余見有馮御史執之唐運使文載合刊之本。此本係海陵儲靜夫所抄輯。集首並有靜夫所作之引。計原書十卷。遺集二卷。遺集補一卷。天地間集一卷。冬青引注一卷。登西臺慟哭記一卷。舊云二十八卷。想散失過半矣。即靜夫所見之原本。亦非全本也。

五祖演云。福不可享。盡勢不可使盡。宋參政王伯大以其意作兩留銘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



蓋之福以遺子孫

盧同寄男詩竹林吾最惜新筍好看守萬籟抱龍兒攢迸溢林藪吾服恨不見心腸痛如搗籟龍止稱寬莫殺入汝口叮嚀囑付汝汝活籟龍否籟呼籟龍本此

漢魏六朝人評書者最夥如蔡中郎有隸書勢索靖有草書勢劉邵有飛白書勢王珉有行書狀鮑明遠有飛白書勢銘庾肩吾有書品論袁昂慈有書評梁武帝有答陶隱居論書唐張懷瓘有大小篆八分籀文隸書草行書飛白等贊李約有飛白蕭字贊李嗣真有書品贊此外尚有楊泉草書賦王僧虔書賦近世競相祖述者惟孫過庭書譜然古峭綿密形容盡妙仍當推此數種

## 俠乘

天 嬰 原第八集

廐山之西有某野廟廟側一巨杉甚蔥蘢相傳爲宋代故植杉下有窟毒蛇據焉杉之蔭如懸注潑地爲勢頗展雖日中其陰翠猶覆兼晦遠望之此垂頽之廟貌亦全浮於碧琉璃中若陽光斜來時費費若濕之痕尤覺其蜿蜒不可以步有時風來動搖陽光不能爲密葉所蔽則點點漏入似迸火星此點點火星中益照見杉下窟之可怖狀蓋窟口時有一團黑霧噴湧而出行路觸之者必立僵村人因相戒不入其地謀所以去之榜十金購捕蛇者或言是非尋常弄蛇者所能爲謀聞四明市上有丐三者以殺蛇爲羣丐師宜有術以制之乃十其所榜金使人求之果於甬東得丐三其人其人雖丐頗自矜負聞召大喜無難色既至朝其窟至昏始歸久乃審其所異謂

村人曰。吾殺毒蛇多矣。未嘗見有此者。吾技窮。則奈何。已而問曰。此蠢蠢者爲害若何。死村人乎。村人曰。高曾之世。吾不知。並吾祖。吾父及吾身而生者。歲必二三人。殞於是間。若生豕。若乳牛。野放而不歸者。則且數。數聞之矣。三曰。噫。害如斯乎。雖然。余實無術。言已。背人獨立階仄。傾首若有所思。一手自拊其腦後枕骨。疊兩指。頻頻彈其短髮。髮傲似不願就。抑有強彈性。一手執竹煙筒。微作勢。擊空擊時。與其頭相拍。應身亦微屈。赴節。見者知三之思深矣。躊躇一飯頃。復昂身呼村人曰。余安肯自承無術耶。趣具苦竹槍二十。能殺我者。執以從。出其所懷藥。徧飲從者。已則索酒數甌。立盞之。裸身導從者行。將近杉下窟。顧語從者。果余呼時。汝等即以槍刺余。余誓與蛇并命矣。村人咸不忍。曰。是惡可哉。三曰。余誓必死。不刺亦無以全。余遂獨蹲窟上。當窟投一瓦。若激怒之者。蛇果怒。蛇首突出窟尺許。三急呼槍來。以兩手抱蛇領下。蛇縮入窟。三亦隨墮。村人見三已不救。因爭下槍。槍初下。猶微聞窟中拍拍噴沫聲。久之寂然。則蛇與三已俱糜矣。村人感三德。因就其窟壘爲墳。並奉其神於某廟。歲時祭享。不絕。余友童君曰。今所傳廐山蛇王者。即三也。三姓張。或曰樂。

鏢者馬大師。道光初。聚徒百於清江。售技。年垂垂。將六十。鬚鬢盡白。倒植如銀戟。見者咸敬畏之。呼爲馬大師。馬大師之名著。而其實乃轉失矣。顧其人和夷。近人行旅。至者必爭先致幣焉。有夥客某者。載重貨赴都。就馬求護衛。時馬以年老久絕聘。客有求之者。則遣其徒曹從之。以夥客所載裝不貲。故馬賊必多其力來襲。而其徒之健者。又盡遣未返。餘子碌碌。非能當劇盜者。因謝客曰。前途多險。吾徒靡堪委付之者。夥客固哀之。馬大師曰。倘非

重裝來者。余徒將余之名往。雖贏亦了之矣。今無能客因之愈怖。必求馬大師自行。馬始猶辭。久久乃得請。馬大師行後之三日。果於途遇。二少年摩騎過。屢回盼不離行裝。遠近若一。一心揣其輕重。而目識之者。是日日未哺。大師即命下裝歸宿。戒客曰。嚮所遇二少年者盜探也。既探矣。將來圖篡。麾其僕曰。汝以裝支余牀。下余獨守之。汝奉汝主出就別室。勿重乃公累也。夜將半。漸聞樞罅處。齒齒作鼠響。大師坦牀臥勿動。俄室門自開。炬數十。朗如白晝。照耀刀光。有二十許健漢。踢壁虓呶而入。馬大師始欠伸張目笑而語之曰。不面兒輩數年矣。乃不長進。猶昔耶。盜憤。爭舞刀來撲。刀猶未着牀。已聞門外盜羅而噪曰。老鬍已登屋巔矣。室中盜方驚顧。一彈如鳥卵。大飛墮直中盜魁。盜魁之顛似與彈競。其堅固礪然有聲。則其雄已流血死矣。餘更非大師敵者。滅炬躡足遁去。盜去後。馬大師始呼夥客。客與其僕已於隔舍窺見之。乃謝大師曰。勞大師非大師。自行者。吾去。僕將無有寧魄矣。因指行裝語大師曰。吾辛苦作官五年。僅乃獲此方欲入都引見。獻我相公。謀轉一階。得稍遂。所願不幸。盜乃噉我。脫大師果不自行者。吾命即能續。吾所冀者。畢生已矣。馬大師聞語失色頓足曰。誤矣。殺我好漢。汝賊官盜。吾民膏血者。乃令馬大師作護衛耶。繞盜尸走十數匝。已而瞪目視夥客。忽大呼曰。羞羞羞。抽劍自決其脰而死。夥客之僕驚極。即於是夜逃去。後其僕在金山爲僧。始向人述其事如此。

客有旅京者。居與安徽某試館鄰。光緒某年。有武舉子三。榻於是。時距試期遠。日將西。三人者皆出立門前。觀行路人。以故與客識。通里貫甚悉。逾月。有二人因幹往京西。僅一張姓者在。某夕。客自外歸。僕言。今日見隣張舉人。

回館。踰。踰。若。不。克。舉。步。血。被。其。面。纍。纍。如。垂。赤。珠。似。會。與。人。鬪。也。客。屈。指。試。期。不。一。月。例。面。有。傷。痕。者。皆。不。得。與。試。深。爲。張。惜。時。已。晏。不。及。往。詢。次。晨。入。張。室。見。張。仰。面。臥。土。坑。一。偉。長。翁。面。紋。縱。橫。密。於。棕。閫。之。筋。鬚。髮。皆。雪。衣。短。後。衣。已。將。破。敝。方。手。藥。俯。躬。探。張。患。處。擦。已。坐。坑。角。顧。張。曰。第。母。食。腥。保。君。十。日。脫。痂。且。無。些。微。痕。張。亟。謝。拯。己。恩。翁。曰。此。何。足。言。吾。生。平。好。鳴。不。平。今。垂。老。肩。負。此。心。猶。未。能。泯。憶。夷。燒。圓。明。園。時。吾。年。二。十。和。議。成。宴。夷。於。禮。部。大。堂。吾。隨。衆。往。觀。有。董。子。袖。小。犬。立。路。上。一。夷。兵。過。見。而。愛。之。撫。摩。良。久。突。手。之。去。董。子。哭。行。人。皆。錯。愕。吾。直。前。奪。犬。壁。董。子。夷。人。震。吾。長。竟。勿。敢。較。掉。頭。而。去。脫。其。時。彼。欲。較。者。吾。必。碎。厥。顛。拚。與。共。死。耳。言。已。起。立。作。別。曰。吾。榮。未。盡。貨。不。克。久。坐。此。匆。匆。竟。去。翁。去。客。詢。張。胡。以。劍。且。翁。爲。誰。張。徐。言。曰。昨。非。遇。翁。吾。創。當。倍。俠。哉。翁。乎。君。姑。坐。聆。吾。述。顛。末。昨。者。散。步。天。橋。見。肆。有。懸。衣。者。購。者。紛。集。一。裘。甚。新。籤。值。十。金。吾。抑。一。金。得。之。將。付。費。旁。立。二。闌。者。矚。目。呵。曰。斯。裘。吾。刻。許。以。七。金。夥。將。首。肯。何。物。莽。男。兒。乃。挾。多。金。奪。人。愛。吾。不。欲。生。事。若。勿。耳。也。者。携。衣。出。彼。亦。尾。吾。出。行。不。數。武。迎。面。又。來。七。八。闌。後。闌。高。聲。語。以。故。前。者。乃。壘。吾。行。吾。不。復。耐。障。之。以。手。羣。闌。競。以。所。執。煙。桿。擊。吾。首。桿。脩。幾。三。尺。其。端。銅。筒。大。如。吾。碗。酌。酒。之。杯。紛。集。吾。首。痛。不。可。忍。吾。急。棄。裘。以。袖。掩。首。闌。乃。改。擊。吾。手。聲。鏗。鏗。然。觀。者。蝟。集。知。爲。闌。無。敢。啓。齒。者。正。危。急。間。翁。突。前。衝。圍。入。叱。羣。闌。曰。止。止。闌。若。勿。聞。窘。余。如。前。翁。奮。其。長。臂。左。右。麾。仆。五。人。餘。人。氣。大。餒。然。猶。張。軒。其。胸。面。鐵。色。蛙。兩。目。作。瘳。視。狀。翁。大。聲。曰。鼠。子。休。矣。刑。餘。細。夫。不。自。知。羞。恥。乃。動。輒。恃。衆。騁。人。果。欲。鬪。者。盍。舍。彼。就。我。擇。空。曠。地。爲。之。語。既。突。捉。一。闌。臂。牽。之。行。闌。色。土。頻。搖。其。

首顛聲曰。母爾。母爾。翁知彼已。怯。乃笑釋之。曰。技止此乎。速去。休羣。閻度不敵。乃烏獸散。翁俯拾裘。加吾脇。更自其衣。綻處。掣敗絮。益如墨。若寸許。拭吾額上血。余揖謝。叩其姓。不答。還詰吾居處。余舉以告。翁言。家有良藥。能已患。明旦當將以來。語畢。蹙道旁。筐承諸肩。匆匆竟去。余眎其筐。有菜葉數四。黏其裏。乃知其爲賣菜傭也。余時憊甚。遂呼車逕歸。

燕某客南游。至閩中。習於騎。不舟行。又無僕從。囊豐金。自携之。路遇二騎。盜也。尾客行數日。之僻遠野。寥寥無墟。煙而二騎隨不去。客覺。乃大怖。策馬奔數十里。夕陽蒼黃。故故墮馬。首無覓。宿處。顧二騎。囂塵上。馳將及之。客窘甚。循河行。得一舟。棄騎。下。謂舟子曰。促行。不少值也。舟行數里。客探首篷外。見二騎岸上。先後相舟。逐不稍捨。度至夜。將爲害。顧舟子。又非健者。一髯。年七十餘。一童子。纔勝衣。非敵也。盜至。必無倖。益惶急。數數推篷。望冀有所援手。救忽一艤。艤堂皇。過所載。客多壯士。若互爲捍盜者。然客竭聲呼來。舟求附載。髯怪詰客。客曰。盜窘我。盜窘我。彼岸上騎而偵者。是也。汝舟小。又無恃我。百慮惟易舟耳。髯曰。客無慮。彼盜胡能爲。遂於懷中出鐵丸。示客曰。我爲客殮。其前騎一發。手前騎者。果自馬上墮。後騎駭。以口號號。俄夥至。列弩射髯。髯戒客急避。矢伏艤下。己與童子坐。舵尾持槳。舞撥矢。紛紛落。無着人者。已而盜矢竭。將下水搏髯。髯乃滿握鐵丸。可數十。一擲中之。死盜過半。餘盜大怒。遁去。髯因自念曰。仇深矣。夜必復來。若吾火。將焉爲計。躊躇久之。乃語客。若携裝來。吾爲若謹。弗失。即登岸。掀岸旁巨石。重數百斤者。寄金囊於其下。曰。客毋慮。此非翁無有能察之者。今且避去。入夜將有大閩。

矣。時西風大起。兩岸蘆葦。颯颯作聲。髻令童伏。西岸機火待約。盜盡下水。始發火部署。訖一人抱膝坐舟上。倚槳歌續。續似不爲戒盜詞。髻無備。悉衆嘯而集。齋火於鏃而射之火着。篷髻大呼盜燬。吾舟危矣。客即反身跳入水。作自湛狀。盜以髻信死。彼客必燬於舟。金當在。因徒涉下求之。不得。并不見客尸。疑有伏。急返登岸。未及岸。西火風烈。延燒達東岸。盜窮。又下水圖脫。於是髻與童子突水際出。掣盜髮淹之。相搏至天明。盡盜羣。客歸。髻乃撥石取金囊返之。曰。金得毋少損乎。然吾舟燬矣。客感之。且憫其失舟。分金半予之。髻謝曰。余行舟幾六十年。盜知予無敢予近者。今余不忍客之易。吾致僱尸滿壑。一舟值幾何。而足償吾罪耶。且余非利客金者。客強納不已。髻乃爲取數金。盡瘞盜尸而去。

潯陽莫霆之語。余有礪山少年者。偕一翁寄泊於余隣。余隣逆旅也。旅主人見少年。謹事翁。出入必捧。以行意。翁必少年父或其父。行少年之所敬畏也。已而聞翁呼少年曰。六汝必欲今日行乎。少年曰。然。今日行矣。翁傷哉。雖然。宜自慎。余祝翁前途。旅主人疑之。少年既去。主人私詰翁。翁曰。彼六也。余之仇。然余甚德之。主人訝曰。翁憊矣。仇何德。翁曰。宜君之不信也。余固不欲言。以君長者。必不累六言之。當無害。且余年七十。且暮。且死。不言。無以慊世之無人道者。唯余有一言要於君。君且闔扉。旅主人起掩扉。背扉坐面翁。翁曰。主人。君必謹。余語告人。無累六。余乃言。主人曰。諾。余必謹其人。以告翁。喜曰。余可言矣。翁之言曰。余姓張。會稽人。余子名。旣而曰。名何須言。余子罪人也。今死矣。不忍曝其名。君亦毋我問也。余子習刑名。深於術。列聘江漢間。大府皆許其能。寧知其以此死耶。

前五年余子就鄖陽。鄖陽有寡婦某姓者。饒於財。無子。以疏族子之。婦蕩多外遇。嗣子諫。不聽數之。乃大怒。其子固矯強者。亦怒。竄其藏金。去留學日本三年矣。將歸。婦恨其盜金。且數言己之私也。陰使人首其子於官。誣爲黨人。其子歸。至滬。牒得之。遂下獄。久之。無左驗。將釋放。寡婦益心害之。賄余子。請于大府言黨獄。審母寬大。府以爲信。寡婦子遂不得出。斃於獄。余不知也。其子既斃。余子亦漸悔。受寡婦金殺人。因托故奉余以去。至九江。思一訪余戚於義寧。乃易舟行。越再宿。泊一山兜下。舟人對余父子自飲酒。且飲且自語曰。天下有受信爲理之人。而可受寡婦金殺人哉。余子聞言愕然。即詰之曰。汝適所言何指也。舟人不答。飲酒自若。已而抽刀切所啖肉。復自語曰。天下有受寡婦金殺人者。而尙有生理耶。余猶茫然。而余子已覺。顧欲以甘言媚之。因低聲喚舟人。聲顫。若不能即出。吭者曰。汝汝今日勞且多。飲酒吾爲汝償。值勿吝也。舟人忽擗笑。擲刀罵曰。余安用此殺。錢買酒哉。余至是始大驚。回視余子。已面白似枯象牙。握拳僵立。漸漸側其身。倒於余懷。余手觸其脣。如納水囊。中冷氣呼呼。襲人脈。知有異。急掣其髮根。累醒之。翁語至此。搥胸乃放聲大哭曰。死矣。翁哭逾時。悲稍止。旅主人以所佩巾授之。且問曰。彼舟人翁。急接言曰。彼舟人即頃別余之少年也。此少年見吾子已死。始柔其聲。告余以余子受金狀。且曰。吾老勿怖。汝善人也。我不殺善人。必返汝。汝非越人乎。余見其顏色。藹然無惡意。乃忍淚與之言曰。固越人也。壯士恕我。我自返耳。少年曰。不可。是地絕僻。數日間。更無舟至者。余必返翁於灣。自灣至滬。有汽船可載。至滬則越近矣。嗟乎。翁亦可憐人哉。余必返翁。旋視余子屍曰。此罪人屍。必留瘞於此。余不敢爭。即諾之。少

年瘞屍畢。即放舟回。凡三日始至此。此三日中。少年之奉余靡不至。使余報仇之心亦消。主人汝視此少年。非可愛哉。然余子死亦慘矣。翁淚涔涔。沐面下。主人亦爲翁於邑。有頃。主人又問翁。何以呼少年爲六翁。曰。少年固未告余。以姓。余視其刀背有文。曰。礪山六因六之。主人曰。翁盍以礪山六殺人。訟之官。翁曰。主人忘余言乎。余勿忍累六。六殺余子。余子其罪也。主人汝謹余言。翌日。滬船至。翁亦遂去。主人性爽直。固非能藏言者。翁行。即爲予言之如此。東阜先生聞之。曰。六與翁皆非常人也。是可書矣。遂書之。

### 琴心劍氣樓憶墨

肝若 原第九集

毛西河讀四書。雕朱熹木像置案頭。且讀且責其掌。人皆以爲狂。不意二百年後。復有龔孝拱者。竟師其法。而又加甚焉。孝拱定蠶子。又號小龔。跡跡不羈。過於乃父。通西文。爲上海英吉利領事。委妥瑪掌文書。與王韜容閱諸人。爲齊年交。常寫定其父遺著。若干卷。爲津沽湯伯述所得。較諸坊間流行本。如吳刻正編。朱刻續編之類。頗有增刪。且多異文。蓋皆經孝拱改竄者也。聞孝拱手訂此集時。曾自鍵於一室。案頭設其父之木主。筆硯以外。備一木方尺。展卷埋頭。幾忘寢食。苟讀至驚人語。或有自愧爲弗能及者。則必離坐而拜之。曰。難爲吾父。想得到亦寫得出。誠不愧爲一代文豪。拜已。握管疾錄。加以濃圈密點。且口呼妙文不止。然苟有一字一語。與己意不相愜。則又必驟攔其筆。舉方尺擊木主。厲聲以叱。曰。不通不通。虧汝寫得出來。於是信手塗抹。赭煤俱下。且以己意改竄之。如是者。歷若干時日。始將定公自定之稿讀畢。然木主已破碎不堪。復整矣。文人怪行。乃至於是。此孝拱



之。所。以。爲。後。世。病。也。又。聞。庚。子。年。聯。軍。入。都。圓。明。園。燬。於。火。說。者。皆。以。孝。拱。爲。主。動。孝。拱。亦。嘗。自。承。之。謂。當。日。聯。軍。志。在。全。燬。京。城。彼。以。國。都。糜。爛。爲。百。世。之。大。辱。因。說。其。燬。圓。明。園。以。洩。憤。言。之。誠。僞。雖。不。能。辨。而。主。動。二。字。要。已。無。可。推。諉。矣。

滿清入主華夏。襲僂武修文。故智以籠人心。故康熙乾隆二帝。皆喜弄文翰。數十年間。凡幾次巡幸南下。大江表裏名勝之區。幾無處不有穹碑高峙。以鐫其紀游之什。梵宮羽林間。其徒侶往往乞得墨蹟爲鎮穴之寶。游客索觀非常珍奇。不遇大檀越。不出示焉。余於二十年前。游踪徧江南北。獲觀此種墨蹟。不勝記憶。所爲詩文。瑕瑜互見。而字蹟又絕非一致。足徵當時諸作。半出扈從諸臣。手筆未必皆親題也。傳聞康熙晚年文學大進。所有宸翰。咸能不事假借。乾隆則終其世。未嘗有一獨裁之句。云妹丈劉薌渠藏有蔣南沙花卉冊頁一幀。每頁皆有康熙題詞。紙用十景宮箋。非大內無此紙。紙尾鈐有體元主人及萬幾餘暇小印。文辭雖不見出色。但所署年月。已在位五十年後。或爲獨裁之作。亦未可知。余記其可誦者數首。如題牡丹云。粉香雲暖露華新。曉日濃薰富貴春。好是瑞煙籠罩處。東風微動最宜人。題荷花云。濃淡色中勻。粉膩淺深痕。上著胭脂華堂展。處南薰起一似西湖。六月時。題梅花云。自讀西湖處士詩。年年臨水看幽姿。晴窗畫出橫斜影。絕勝前村夜雪時。題山茶云。葉舒犀甲厚。花放鶴頂丹。歲暮饒冰雪。朱顏不改觀。題僧鞋菊云。雨過初涼至。山花滿野馨。雖無紅紫艷。能使屬車停。其造句頗似宋元人之作。

板橋未達時。館於同里馮氏。蓋舅家也。馮氏收藏頗富。集板橋窗下所作詩稿。成一小冊。寶之。題曰板橋遺集。近有人携至滬上。向某書肆求售。余因是得見焉。冊之首尾皆殘缺。詩共百餘首。大率皆里閭酬酢風月吟嘯之作。其書法亦未嘗變更。然行間字裏已有一二變體。可尋余恨。記憶力弱。未能默錄。其一。二。但知坊間流行之板橋道人集中。則僅有數首相同。而異文且頗多耳。余往日又曾見板橋自書絕句一首云。小印青田寸許長。鈔書留得舊文章。縱然面上三分似。豈有胸中百卷藏。題爲縣中小皂隸。有似故僕王鳳者。見之輒黯然。蓋板橋至晚年。相傳多外寵。故嘗欲改律文。答譬爲答。背聞者無不竊笑。前風趣往往別有會心處。寧能據爲口實。民國成立之三年。笞刑廢而又復。某知事不憚研究。遂發生脫袴不脫袴之問題。假令板橋猶在。則答背之說。行見表同情者紛紛。其主張必有貫徹之一日矣。

龔定龔詞。願得黃金三百萬。交盡美人名士。結盡燕邯俠子三句。爲人所傳誦。余謂美人名士俠子之三種人物。舉世皆是。而之三種人物之必欲以黃金結交者。實爲尤多。區區三百萬。惡能供支。給竊恐不轉瞬間。予囊已垂。窳而世之所謂美人名士俠子者。且將同抱向隅之憾矣。於是爲之改兩字。成一聯語云。願得黃金無量數。交盡美人名士結盡燕邯俠子。更填平路不平處。久之未得其偶。庚戌春。余主瀋陽大中公報筆政。遂以此懸賞徵求之。得兩聯。尙可誦其一云。或携綠酒幾多觴。竟個月地花天做個煙火神仙。且還了人生未了緣。其二云。縱觀青史若干年。許多盜賊舉賢幾多詩酒神仙。總難了風塵未了緣。上一則極瀟灑。下一則極感慨。其最難得者。則

與出聯口氣頗能相稱耳。

歸善張翰生玉堂。清道光時儒將也。官新會參將時。有漁人網得一古印。刻玉室之印四字。爲古玩商所得。辨是漢人印。張聞之。以其與己名。適符。急出重價。購取。佩之。不去。身孫淵如星衍。篤好古篆。其旅居長安時。於市上得一小漢印。文曰孫喜。適與其乳名相符合。因急購歸。且賦詩以張之曰。土花與駢掩。眞珠不在秦。殘亦漢餘一代識。君非冥漠千秋得。我是相如隨身便。抵腰懸綬壓卷新。排手訂書莫笑百年人。似客後來人。愛倘因予兩事絕。相類印之眞。實不得而知之。市僧圖利。往往因人而施。亦巧矣哉。

## 無所不談

冥飛 原第十二集

聯語之奇特者。若王仲瞿紅柏山莊（在杭州北關門外）門聯云。兩口居山水之間。妻太聰明。夫太怪。四面皆幽陰之地。人何寥落。鬼何多。又京師某寺春聯云。唵。那裏放炮。哦。他們過年。均流傳以爲峭拔超妙。又何某官蜀中。一日大僚譚會演劇。何題一聯於戲臺云。何人解洗箏琶。陋若輩能逃粉墨。難忌者撫以諧之。何遂免官。然是聯不脛而走。遍國中矣。又吾鄉送子娘娘殿聯云。我是一片婆心。抱個孩兒。把你爾須十分公道。積些陰騭。與他本色。語令人發深省。余昔在杭州。以春日登吳山。見有門聯云。夜月光輝宇宙。春宵威震乾坤。春宵之威。一至於此。略加詮釋。令人笑不可仰。又過杭道前（街名）有陳拜山者。傭書者也。其春聯云。唵。着邪。哩。吓。見鬼。麼。此以杭諺自寫其牢騷。故作驚人之筆者。今年元日。與二三友人閒步馬路。至畫錦里。見一家春聯云。陽春萬象新。椒

花獻威聞。乃百思而不得其解。相與捧腹久之。至挽聯則所見吾鄉大名鼎鼎之王湘綺。其挽李健齋有申甫再生。應有恨。丁沽回首。倍傷心。句李爲忠。武公子。忠武死。三河之難。清文。有哀我良將。不克令終。尙冀他年再生。申甫以佐予也。之論。湘綺用此典。可謂熟習掌故。但申甫再生。何以有恨。則令人不解。想係忠武恨其子不早死。或不應死耳。時有爲之說者曰。湘綺老矣。對仗工穩。實已難得。何必研究忠武爲何事而恨哉。今之所謂名士。不過爾爾。而况於老乎。

名士者。世界至不祥物也。其爲崇小之足以害於而家。大之足以凶於而國。此輩清流。投諸濁流。蓋叛賊之行。爲固亦有快人意者。此類是也。吾攷歷史所載。古今貪冒無恥之徒。多屬於一時知名之士。若揚雄名士也。劉歆名士也。譙周名士也。魏收名士也。褚淵名士也。石崇名士也。馮道名士也。陶穀名士也。或爲篡賊之走狗。或爲江湖之大盜。或爲貳臣。或爲穢吏。若而人之品格較諸全軀保妻子之臣。又下流百倍。彼叔孫通。綿叢。習禮。猶讒諂面諛。曲學阿世之小者耳。

圍棋至施范梁程而極盛。亦至施范梁程而始衰。然四家之中。尤以施襄夏。范西屏。二氏爲最。梁魏今程蘭如。猶較次焉。以予私意。論有清一代之棋。前乎施范者。獨一黃龍士。後乎施范者。獨一陳子仙。此四者乃可稱國手之尤爾。顧梁程與施范同時。乃並稱爲四大家。究以力量與造詣論。似應推黃陳也。由施范至陳子仙之間。凡稱國手者十八家。而子仙最爲後起。故與周小松對壘之時。爲多。惜子仙早世。小松遂爲有清一代國手之殿。小松歿

後如劉雲峯金明齋皆二手而已。今則劉金並歸道山世之號稱善奕者。要不過三四手之間。蓋無國手在前。以引導之。又豈聰明絕特之資。微論國手不能至。即二手亦難乎其難矣。中國既無國手奕者。乃盛推日本。以爲日本初段之藝。已與中國四手者同。遞升至九段。則較中國國手高至半子。此亦未可盡信。蓋國手之中。固有強弱也。日本人盛稱黃龍士。而謂龍士造詣比較的不逾彼國七段。此誇大之詞。未可爲據也。然今之略知奕者。無不宗祖日本。極詆本國之奕。爲卑卑不足道。彼固未嘗夢見奕理指歸及桃花泉各譜者耳。

或曰。日本人奕無座子。故算法與中國不同。此謬論也。中國奕有座子。故起手即從四四之子。審其陰陽向背。形格勢禁。以爲攻逼。日本奕無座子。亦不過於落子後。審其陰陽向背而已。算法何不同之有。

施襄夏著奕理指歸。一著一變。一變一圖。卷帙之繁。奕譜中無有出其右者。范西屏乃摘其中精要。各局參以己意。闡爲桃花泉奕譜。鉤深測遠。論局勢者。莫能外也。乃今聞有日本桃花泉者。出均係起手落子之方。及邊角侵逼殺法。是猶奕理指歸入手之粗淺圖譜耳。未足以語於桃花泉也。嘗觀日本人所著圍棋勝著。解釋詳明。可備初學之研究。然以較卞立言之官子譜。則猶不逮也。（卞亦十八國手之一）總之。日本人以圍棋名者。門弟子束修以進。年或得數千金。故造詣至六段以上者。即可以溫飽終身。故得專心壹志於奕。中國之圍棋。造詣稍高於凡衆。即以賭彩獵衣食。故決不肯與對手奕。以用心苦而得錢寡也。則無怪彼之日以進步。而我之日以退化也。

比年以來。國中頻以水患聞。若高郵寶應一帶。苦於淮河之泛濫。吾湘瀕江瀕湖一帶。苦於山洪之暴漲。官與民固咸以爲天災流行。不關人事也。而抑知皆人爲之。蓋淮河自漕改海運。後堤岸久已不修。高家堰之鹽堤亦復坍塌。昔人仗淮水敵黃。今幸黃河安瀾。久不爲祟。萬一黃河盛漲。黃流倒灌。入淮維揚一帶。皆魚鼈矣。加之小民生計困窮。瀕河頻年積淤。成岸民之規。占開墾成田者。不知凡幾。一值霖雨。淮河暴漲。水無所容。遂建飯而下。奪民田廬。以爲河此。皆佔河爲田者所遺之害也。乃今始聞有導淮之議。此誠當務之急。但不知五年可能竣事。竣事後能供官場之放棄不修俾又潰決者可得十年否也。

湘江本山溪。每春夏雨水多。輒以洞庭爲壑。近來洞庭淤塞。民間規佔爲田者。幾奪全湖十之三四。以至不足。以容水。遂滿溢爲災。往年湘中曾設土木工程局。倡濬湖之議。合湖南北兩省之力。以圖之。中央亦許以補助。今則事過境遷。官場所急者。不在此湖。其終古不得濬。水災將無歲無之矣。

吉林趙某。偶行山谷中。陰巖石而憩。忽聞身後嗚嗚有聲。撥草往覓。得一土窟。中有一乳虎。方籍草眠。乃提抱以歸。飼以菽麥。虎長與人習。了無搏噬之性。趙母尤愛虎。虎出入隨趙母。猶犬之隨主人者。然人之至趙家者。乍見虎。輒驚懼失色。而虎則掉尾徐行。柔媚若貓。小兒女且乘之以嬉。捉耳搗尾。故激怒之。虎帖然伏。不少動。以故鄰右無不日至趙家狎虎。以爲笑樂。趙設酒肆於大連。飲者至肆。虎盤旋座旁。或踞坐案下。視耽耽而息咻咻。不知者往往疑其將啣人。及審其馴擾。則大奇之。客以觀虎來飲者。日益衆。虎長三尺許。高尺有咫。身瘦不肥。腹下皮

垂垂者。虛糜目視。人有光閃然。行則曳其尾。曲如乙字。余友一萍。在大連時。曾見之。今聞趙以六百元。售與倭人。倭人置諸電氣游園矣。嗟乎。北京萬牲園。糜數十萬金。羅珍禽奇獸於他國。中有二虎。聞共費去二千金。獨於本國所產。則賤視之。不過問也。宜乎古書圖畫國粹所在。亦不甚顧惜。俾流入異邦也。中國人之不自愛其鼎一至此乎。亦可哀矣。

朱某與陳某世婚姻也。朱兄弟二人。曰朱大。曰朱二。朱大有二女。長曰令儀。次曰令陳。爲朱之妹壻。亦有二子。長曰元。次曰亨。年相若也。遂以令儀字元。令則字亨。會朱大死。朱二愛姪女。繼以爲女。詎朱二之婦與元亨之母。積不相能以。姑嫂少年時之意。見遂一一借繼女而發揮之。時子女皆長成。陳母欲爲子完娶。朱母不可。且曰。兩甥非中舉。或入學者。吾女不嫁之也。陳母爭之不得。乃勗其子。不意院試後。亨入學。而元落第。朱母只允贅亨。已告期矣。時二家共居一宅。元思娶妻之心。熱如火。乃覆逾垣入。令儀之室。窺其帳。則令在焉。令則見人影。駭而大呼。元遁走。由是朱母益鄙元。未幾亨與令則成禮。元憤極而發。狂歌哭。無恒穢潔。不知不復人狀。陳母痛子之狂也。乃以尤朱母。朱母反唇以譏。曰。吾不知若教子。乃能鑽穴踰牆。陳母語塞。則肆詈。以謂令儀有外心。令儀不能堪。削髮爲尼。今十餘年矣。梵行清苦。而元之狂則猶如故。

溫州江心寺。海水至此者。爲回流。水相傳。飲此水者。必再至溫州焉。而亦有驗。有不驗。溫俗好言鬼。人病者。輒走空山。爲之叫魂。覘媼巫師。因以爲業。城中東南皆山。山各有洞。洞必有怪。有飛霞洞者。其怪尤靈。故諺有之曰。溫

州城裏十八怪。飛霞洞裏第一派。醜媪所傳靈異甚多。余亦不復記憶矣。時余家借廬張姓園。園有池。上草堂。謂是謝康樂當年夢見惠連處。堂臨河。隔河爲東山。登其巔。可觀海。東山多喬松。銅柯鐵幹。森森入雲。時有松鼠排空騰擲。每夕月上。泛小舟河中。高月小恍惚。赤壁游迄今思之。猶神與之遇也。

蘇州有某太守者。蜀人也。少頑劣。其父責之。遂怒而遁去。不十年官矣。一日其父由蜀來視之。太守託言出門去。不與相見。太守之婦命僕傳語翁。可宿於會客室之炕上。亦不爲之備飲食。父大怒。立出署。宿逆旅。語人曰。忤逆兒且嘗試老夫手段也。遂歸。無何太守得急電。乃由縣署轉來者。則父死矣。太守不得已。快快丁憂。棄官回籍。則父故未死。乃知父因其薄待故發。此僞電以挫折其官興也。此可謂之有是子必有是父。

爭寵者必同夫之婦。爭產者必同父之子。爭而求勝。則無所不至。由是而讒譖而巫蠱而鬩牆而認獄。千奇萬怪。不可究詰矣。至同官而爭利。祿擠排傾軋尤爲奇特。光緒之季有某侍御。劾某觀察。帷薄不修。侍御與觀察固有異姓兄弟之盟者。封事上。觀察落職。侍御亦以是爲人所薄。不安於位。而歸。蓋兩敗矣。余甚異之。先君子詔之曰。此無足異也。非盟兄弟安得與知其帷薄不修者。余猶疑焉。厥後奔走四方。乃知今人交態又非翻雲覆雨四字所能盡。一班人之心術大抵可以二語賅之。一以刻薄爲逢迎。一借讒人爲自炫地步也。故當今之世。作事而損人利己者。上也。損人而無利於己者。次也。損人而又損己者。乃爲最下。此三類者。充滿天下。若欲求一利己而無損於人與利人而損己者。決不可得聞。而况於見。



# 都門消夏瑣記

壽 鵬 原第十五集

點根。聞父老言。吾邑南鄉某寺僧。頗富有地根某。思驅之而未有策也。時秋闈揭榜。計報人將以是數日抵邑。馳捷書。因肩輿携數十金。造僧寺。認爲富人。布施作功果狀。上其金於寺僧。僧欣然納之。方潔齋蔬。欸留二日。忽一蒼頭至寺。亟報大相公秋闈中式第幾名。昨夜報人到家。請封君早還。僧拜賀畢。某君始驚喜。過望已復愀然。曰。吾不料是兒果能中式也。顧安所得金錢與發報人乎。僧即鞠躬稟問。封君給報當用幾何。某告以非二三百金不辦。僧附耳語曰。貧衲囊中頗有之。昨所見惠原物亦如故。立如數授之。復肩輿去。僧從後又具賀儀送至邑。訪其事。無有。并其人亦非邑人也。

三世襁褓。余曩客粉江。過王君傳易家。見其幼姪在襁褓中。眉目如畫。肌膚玉雪可愛。而其襁褓則青布裁成。引線遍紉之。布已敝。色已白。綫痕斑斑。幾欲奪針孔而出。余笑謂王君。如是敗何足襁此佳兒。盍易之。君曰。子不知也。此襁褓乃吾先大母手工。旣以襁吾父。又襁吾兄弟。今以襁此兒。蓋三世於茲矣。安有能襁其祖若父。而不足是乳臭小兒。吾重之。不啻九鼎子乃。敗乎哉。余聞之不禁肅然改容曰。晏嬰狐裘三十年。張儉布袍三十年。寇準布幃二十年。皆當讓君家一頭地矣。蓋王君乃滄中振振有聲殷實家也。而儉約如是。不可以風末俗乎。江都令。昔江都令王某。強項有風力。始抵任。有以肩挑私鹽告者。每置不問。鹽商譁然。大譟。啓於兩淮鹽院。鹽院召而責之。王令對曰。某一令耳。差役甚弱。無鹽兵爲衛。何以擒數十百不逞之徒。若得奉公牌票而輔以鹽兵。

則擒治私鹽者易耳。鹽院以爲然。即如其言出牌給兵。王令直率兵至大鹽商貨棧。出牌示之。大加盤詰。悉除引外私鹽。盈千累萬。以報鹽院氣爲之塞。事遂寢。終王任不敢言私鹽可見。上下漁利之弊。此引岸之所以爲世詬病也。此與袁隨園事頗相類。

一品會 聞老輩言。昔京師有一品會。約知己六七人。各携一味。不令重出。造某家爲主人。主人但洗爵備箸。宿醞而已。或會公所並各携酒來。不侈而極。讌集之雅。今則非六國飯店不足以集貴客。宴嘉賓。一品會已成廣陵散矣。

金色 清時官場。送上司禮節銀兩。必多加分量。其風蓋遠。肇自洪成疇。成疇屬官餽禮銀。必審視成色。懸衡親較。輕重或餽廿四金。見其軒舉。則大喜曰。此可人也。及有以千金餉者。銀色分量稍不稱。則怒形於色。曰。彼何人斯。而敢短少。至此是以我爲可欺也。此亦官場現形記中一段談話也。

郭縣令 張君友仁。郭縣人。與余同學蓉垣。爲言其鄉曩有周令者。甫下車。訪得土棍三十餘人。皆藉其名。一日置酒。悉召至縣堂。數其平時罪惡。各叩首請罪。然後諭以改過。自新。親酌酒三行。掛紅鼓吹。導出爾後。皆斂迹不敢爲。非忽一日公出。遇一土棍於田間。方以傘障面。周大聲急呼曰。某來前爾好麼。土棍匍匐股慄而退。是夜即發寒疾。死人以爲膽破云。

某刑幕 吾邑劉特舟公玉璋。爲閩郡縣卅年。清惠有政聲。移篆某縣時。甫抵任。其刑幕某。忽昏仆不省人事。口

角溢沫而語喃喃。不似其生平。問之。則曰。我名某。某獄爲若刑幕受賄冤死。今奉冥司狀。趣彼就質也。公知必前。任事。乃問曰。女所欲質之刑幕。誰耶。曰。某也。果爲前任刑幕。公因諭之曰。今縣官已易。女所欲質之刑幕。某已隨前官赴某邑任矣。今所累者。乃余之幕寶也。其速行。彼不之信。已而再三言之。始曰。死我者。此縣之刑幕。今吾奉狀緝者。亦此縣之刑幕。方其得賄賂作爰書。鍛煉周內。得意急書。亦於是室。吾烏知今之人。非昔之人耶。若言果實。其速繕回文。詳述其實。我始有以覆命。因爲文焚之。曰。未鈐章。不足憑。乃更繕一通。蓋印焚之。又曰。冥間惡。雖鈐文。不顯代之。以水可也。始又焚以蓋水印之文。然其幕仍刺刺不休。問何猶不去。而爲是囂囂也。曰。門神阻我。行速呼我名。而送諸大門之外。於是令差役數輩。然香燭冥幣而遣之。須臾幕蘇。殊不自解。所謂居無何。則前令之刑幕。以暴卒聞。即遣之。第二日也。此事得諸余叔父叔父。特角公壻也。曾親見之。

悔婚之戒。咸同間。富順一鹽商。無子。曾與某部郎指腹聯姻。厥後部郎家中落。鹽商見其子婿伶仃孤苦。無以爲人。陰養一婢。嫁之。而以己女另配富豪子部郎。子亦竟莫之知也。居無何。部郎子發憤讀書。成進士。出守江南。因念丈人夫婦老而無嗣。遣人齎金迎至署中。適太守公出。鹽商因密囑其夫人。前所遺婢者。求包涵。勿露。夫人曰。吾即公女也。從未有漏言者。還執子壻禮甚恭。鹽商遂亦安之。居數年。辭去。臨別。復贈以千金。夫婦返里。而富豪子已一敗塗地矣。對金惆悵不食。而卒。同硯吳君少傑爲余言。

堞眼。清初有族祖御史公諱道隆。字懋之。年十餘歲。塾師携入邑。應童子試。因指高第塔出一聯云。塔上葫蘆。

伸出拳頭。指白日。公未有以對也。隨抵邑。見城。詢知爲塚。眠乃對曰。城中梁眼。倒生牙齒。青天塾師。賞之。已具見御史聲吻。未幾。因貧廢學。徒業爲衣工者十餘年。流落不偶。依婦家爲食。雖其外父母皆輕之。一日。遇連襟二秀才來賀春王。外父母開筵盛宴。而獨屏公不得與。仍使縫紉別室。公乃大慙。怒折尺。毀剪破窗。而歸。翻然自矢。曰。而今而後。不能以讀書成名者。非丈夫也。下帷誦書。曾不數年。已補青衿。且聯翩擢科第。以去。初授順德令。行取爲曹郎。侍經筵講官。轉南雄太守。而終盤根錯節。所以別利器信然。

天炮。吾邑鮑忠壯公超。清中興名將。洪楊之役。大小數百戰。精武絕倫。所向無前。敵人見其旌旗。則奔潰不遑。行輩中嘗用此解圍。如宋岳忠故事。植岳幟於城門。而賊不敢犯。其聲威如此。卒之前夕。有大星如彗。自西北來。掠縣城而東。又卒時。空中如發炮聲。連響良久始絕。鄉人咸謂之天炮。蓋迎忠壯公之歸天也。此不特吾鄉父老親見聞之。即隣邑人士亦莫不云然。晉陽秋載諸葛武侯之卒。有大星赤而芒。墮營中。吾猶疑爲附會。今觀於鮑公之歿。則是身騎箕尾歸天上之說。信有徵耶。夫星固可云彗。星適逢其會。然空中之炮聲。胡爲乎來哉。不知聲學家於此。其亦有說焉否。

甘夫人墓。吾邑知事署（前夔州府署）後園有甘夫人墓。清時太守歲時祭掃。由來已久。是固不疑有妄。然考三國志。則知其不然。甘皇后傳。載夫人死葬南郡。章武二年。追諡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落或者以爲至夔。因先主崩。遂葬於茲。然讀丞相亮之上言。又知其謬也。亮之言曰（上略）今皇思夫人神柩已到梓

宮（昭烈之柩。昭烈崩永安宮。即夔府學署）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中略）宜謚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下略）制曰。可。由此觀之。則夫人之合葬。惠陵也。明矣。何爲而瘞於斯。且今墓一坏。黃土半林。白楊與凡。塋無殊。若果爲夫人之墓。則皇后陵寢制必閎峻。豈有閑諸歷朝衙署中。無人民牛馬之蹂躪而敗陋如是耶。意必爲游宦之孤。瑩代遠年湮。遂附會成此耳。墓前有碑。一甚鉅。字已磨滅。故得以訛傳訛也。

劉念臺。山陰劉念臺先生。居鄉廉直。雖至戚。不得干以私。郡邑守令。極嚮往焉。有某犯重罪。不可救。或教之求救於先生夫人。夫人受賂遺。即曰。某日公往學宮。與令公會。若在學宮前。哭極哀。吾令肩輿者。故息肩於此。使公聞之。必惻然往救矣。犯罪者如其言。公果撤簾問之。因節說以進。呼號求救。益迫切。公竟諾之。即向令釋其罪。而不知夫人之賺之也。可發一粲。

子成龍。子清端公成龍。所至弊絕風清。至今談公之遺事者甚夥。其捕黃州大盜事。頗痛快。近人裘氏清代軼聞所不載。特述於茲。公令羅城時。有黃州大盜窟穴野廟中。公變名更服。入其黨。盡得其奸狀。還即密令捕役擒之。盜皆叩頭服罪。公下堂。遍酌以酒。即昇棺如其數。生理之可謂懲惡不嫌其酷矣。

哀梨。世以哀梨與并剪並稱。哀字非姓。非地。殊不可解。及見東山草堂集。乃知此梨出河南尉氏縣袁家。其大如橙。味香美。不可名狀。哀字乃哀字之變。蓋昔人慮上官誅求之累。故誤其名。以遁跡也。尉氏人又號曰藏梨。以

其種甚稀而覓之最艱也。

詠田詩 沈啓南先生有詠田詩頗滑稽。具理解錄之以介紹於田舍郎。爲然乎否。詩曰。昔日田爲富。字足今日田爲累。字頭拖下脚。來爲甲首伸出頭。來不自由田安心。上常思想田在中心。慮不休當初指望田爲福。誰料田多疊疊愁。

飛來血 同治八年三臺有王烈女名滿貞年十九幼字某生婚禮有日而其婿忽發暴疾卒女聞訃一病幾絕請臨其喪父母欲另爲擇配固不許女終日哭泣勸之不解後數日聞壻葬期已定行且落壻女俟母寢便引刀自刎是夜愁雲慘淡狂風怒吼壻家夜祭忽旋風掀戶入靈幃撼棺震震有聲堂上燈燭盡滅賓客無不驚沮色喪及明視之則靈前地上鮮血淋漓滿地方驚訝莫解其故頃之而女之凶耗至矣兩家相距二十餘里熱血不翼而飛以烈女之奇節宜乎有此靈異也因合葬焉劉特舟公爲作飛血行以悼之烈女爲不死矣詩曰凍雲黯淡天無色鄴城雪壓千峯凸己之冬嘉平月有奇女子殉大節從容就義心如鐵上與天地爭凜烈女年十九襁將結不圖壻以暴疾歿女一聞訃痛欲絕一往哭之矢靡慝尼於父母不可得女六日哭聲嗚咽親串聞之嗤其拙百端勸女女不惑突聞葬壻期已迫以身爲殉意乃決入廚覓刀刀光白入室篝燈燈光碧刀光如電穿喉烈熱血橫飛天應泣天遣神靈導真魄萬鬼擲血奔謁蹶是夜朦朧山月黑黑風捲地吹獵獵壻家屋瓦震如擊滿堂燭影半明滅旋風繞棺聲格格毅魂入棺棺欲拆衆賓悚聽神皆懾如覩磔森然列天明起視靈床側朱

般滿地血猶熱。客聚觀之。莫能測。忽傳女死稱嘖嘖。始知兩家廿里隔。血飛有如冲天。翮嗚呼。女心本曲折。其初豈必甘永訣。奔喪倘能遂胸臆。何難終身茹水齋。爲壻立後。撫孤子。而孫祀不忒。惜哉。此志僅空設。取義乃遭刎頸厄。我觀昔日人中傑。血作篆字廿殉國。又觀烈婦勇。罵賊血成人形石。如潞古來精誠所發洩。往往以血著奇特。烈女之奇更超軼何止上。與古人埒吁嗟乎。生不同室。死同穴。億萬世傳飛來血。

紅蠅示屍。吾邑北鄉公坪有劉中談者。業農。妻雷氏。子一病。暗廿餘猶不能言談。爲人樸厚庸懦。兼有季常之癖。其妻視之蔑如也。鄰有富翁覃昌貴。年已六十矣。舊與雷有私。以談可給。常往來其家。無所忌。談震懼於閻威。却顧於家聲。旁皇於禍變。穢聞四播。竟莫敢誰何。久之。勢益張。談乃愬於其分爨異居弟中貴。貴故健者。忿甚。因定策伺覃。至並縛之。翌日覃果來。兄弟乃出。二人不意並執之。因中壽之醜。未鳴官。但令覃立永不復來之約而已。此癸丑七月事也。覃意終不忘慮。貴爲梗。乃聳患雷母家姪曰文章者。并甲乙兩人。誘貴於叢山中。殺之。酬錢四十千。吾鄉至麥成熟。在七八月之交。獨貴種至九月杪而未穫。族人過而怪之。訪諸其家。則未歸已。二月因貴無室人。其雇傭猶以爲勾留城中也。遍詢親族。亦無知者。於是始其疑覃。雷謀害然無證據。末如之何。一日族人正聚議此案。談瘖子過其前。好事者戲伸小指問之曰。汝么叔安往。彼即潛然泣下。示死狀。蓋覃雷謀時以其不能言。未避諱。故爲所竊聽。而識於心也。於是拷訊雷氏。始將主謀兇供出。兇犯已聞風遠颺。藏尸何所。雷氏亦不之知。發人入山。遍尋不獲。族人唯默禱中貴乎。汝欲伸冤雪恨。其速顯汝屍東山西嶺。遲騎不絕。又累日忽見。

紅。蠅。如。麻。迴。翔。哀。鳴。繞。邏。者。不。去。異。之。因。祝。曰。若。果。中。貴。之。靈。其。速。行。示。汝。屍。所。將。隨。汝。所。之。祝。畢。則。羣。蠅。漸。飛。漸。散。若。將。爲。前。行。者。衆。乃。躡。之。以。觀。其。異。良。久。至。一。大。森。林。中。一。小。溪。溪。緣。有。亂。草。一。叢。隆。然。墳。起。蠅。至。是。復。聚。如。前。狀。衆。曰。可。矣。撥。草。則。屍。在。肉。化。形。銷。而。骨。亦。將。毀。矣。至。是。始。破。案。而。鳴。於。有。司。此。吾。所。親。見。聞。者。覃。昌。貴。六。十。老。叟。劉。雷。氏。子。且。廿。餘。歲。度。亦。皤。皤。白。髮。矣。老。去。風。情。如。是。其。濃。一。異。也。雷。文。章。人。辱。其。姑。母。而。不。恥。反。因。小。利。而。殺。人。二。異。也。至。瘡。啞。者。能。洩。其。謀。鼓。翼。者。可。示。以。屍。豈。若。輩。所。及。料。哉。是。又。異。中。之。異。也。

## 尋花日記

南村 原第十一集

往見元恭歸氏所著尋花日記一編覽而善之以清麗疎宕之筆寫俊逸風華之文亦騷亦雅亦均亦莊洵哉高人之勝致矣因誦雲叟詩云難把長繩繫日鳥芳時偷取醉工夫任堆金壁摩星斗買得花枝不老無亦撫拾陳迹潑墨以爲是紀非敢希武古人附庸風雅而自比於狗尾也母亦爲讀者諸君進一帖清涼散續命丹耳

邑城西去大道蛇盤迤迤北下經夕陽橋左出至江干有梵宇曰石樓洞危嶂峒聳卒律千霄其巔微拳若舒巨靈之掌澄潭下瀦孤根內藏水深益碧淵不見底日景既短黝若積墨中涵石影惻惻生寒山腹中裂宏開洞府層崖橫隔軒爽若樓故名之曰石樓洞洞建觀音菴堂宇清寂鐘磬冷然一檻臨河萬竹當戶息慮乍坐唯聞水聲六月披裘不知有夏也水源遠出伏流石中曲折達於山門外濼濼潺潺乃一瀉而入於河水清以冽寒侵肌膚盛夏坐澗側引手入之輒覺骨節痛刺冷不可當掬而漱飲則齒牙肺腑皆欲動搖乍啜之人往往致疾而



山僧甘之用供烹庖味亦醇永惜稍剛耳沿澗左右浮土腐石鬆腴滋澤四時不乾生秋海棠無數葉大如掌蕊綴若珠凝碧飛紅幽情欲絕而照耀流水益澹蕩若不勝情所謂斷腸思婦者乃變如幽谷佳人風流絕代矣予亟賞之每於秋風乍拂餘暑未闌輒乘輿相尋坐玩竟日覺丹崖碧嶂之鄉着翠袖紅膚之質其逸標艷格殆未可方之庸庸古人謚以思婦之花名實究未必盡副也吾意菊爲隱逸之名士海棠殆隱逸之美人乎因昉祖生例有詩云斷腸顏色好一見一回憐照水景逾靜經秋色更妍於茲見標格凡卉肯同傳

海棠花時最長秋深未已得地既勝綻蕊益多繁榮如連珠此開彼謝紅紫繽紛點點逐流而去較之埋香葬玉深瘞黃泉者似乎差爲乾淨殘英既謝復結小實實爲半菱形嬌紅如醉上更綻萼復開小花由是因花而實由實而花往往連綴至五六重如聯珊瑚迎風婀娜別有風流遶餘花盡落尙殷然經數旬而后黃萎亦一奇觀也予嘗探之歸植於盆盎則花雖如故而其連疊之氣減矣多則一度而竭更盛者三次極已用知物貴適其天性而後乃能盡其長世之執一定準繩軌範以陶冶人才者正不知誤却多少佳子弟也

次於石樓洞者有獅子菴獅子菴亦一洞府也地居獅峰之下世以獅洞樵歌名蓋邑中八景之一也山勢巖崿前臨大河崖有書曰天開文運以堪輿家言獅峯巖巖巖峙邑西其勢障室全邑之文明爲所阻將與學風有大不利時方科舉聞者震驚因釀金刊四字以爲壓勝之方迄久殆爲古迹矣由斯而往一徑迂曲繞山足左轉欹斜而上歷磴道數十級則見叢樹扶疎蟻垣掩映無何至山門矣入門乍坐奇寒侵肌不能久耐起而出側戶

回行至寺後。初聞鐘乳淅瀝如鳴。零雨旋見。一洞黝然深不可稽。而縣厓石筍簇簇如林。形狀尤多詭異。逼而偶視。如獅吻。乍開幽巉。乃若排刃也。而秋海棠即緣隙自植。花葉紛披。別有綺麗清聲。裏微風徐來。落英點衣。恍疑天女作散花舞。觀者奇之。亦不知此花之何以自植。或曰。是烏媒之耳。殆其信矣。丁未之夏。嘗偕友人往看之。以爲文章本天成。人工寧及化。工邪而心好。洞內諸奇亦薰炬入之地氣。內潛壯火欲滅。熊熊之光頓暗。如螢幾不復辨。道路一石橫臥如虎伏。眠火影依約之中行者大嘩。而山谷反響。回音隆隆。踰時尤般般未絕。於是益震相誠。不復敢言乳泉飄灑。地澤難行。強進十餘步。漸聞水聲淙淙激浪。如雷皆趨。趨不復勇。進舉火相照。略見鬚眉環身以外。皆爲墨積。儒者欲返。然羣以爲寶山之空回大不可也。乃傍左壁行。攀崖緩步。至小米山。小米黍之俗名也。山石瑩黃粒粒結晶狀。甚似之。由此更進。則道狹幾絕。乃復回。詣右徑地益潮沮滑。不可行。而一道紆回。又出洞泉之上。偶爾不慎。則險不可言。誦垂靈之訓。初未敢冒昧。而餘火亦垂盡。遂踉蹌而出。所謂千秋田擊天柱。畫眉籠。仙人路之奇勝。俱未得覽焉。途中拾得小石山一。歸而奠於池陰盆中。略敷浮土。植秋海棠。其上花時繁茂。倍於舊日。五六蓋海棠之性宜於陰溼。而不適於亢陽之故也。

城西隅湯氏矮屋三間。籬落一曲。頗有野趣。植臘脂花極盛。花有五色。爛如列錦。予嘗過而流連。輒移時乃去。鳳仙尤佳。有紅白兩種。花大如卵。皆爲雙瓣。又有一種名抓破臉。紅白映射。益富麗鮮華。予深羨之。塔下植是類。雖多。然皆不及湯氏親往請其種。自植之。亦不見佳。心疑或有異法。而湯氏曰。無或云。以雞卵殼貯籽。封而藏之。經

年復種則花大如卵矣。不知亦確不耳。嘗有詩云：點綴秋光好，何須讚晚香。堪爲高士婢，能助美人粧。越女憐紅粉，燕姬舞翠裳。城西三尺地，爲爾走如狂。

甲辰九月偕仲兄子言侍家君子至斷橋舅氏家看菊。斷橋去城約一里，石道無塵，沿山而上，乍離市清入綠陰。村人多種竹，鸞翎鳳尾重翠，森森旁枝側出，時拂行衣。其右爲水田黃雲，旣斂澄波，晶瑩千頃，琉璃隨望無盡。秋山淡肅如拱嘉賓，一一皆朝行客相與顧，而大樂登嶺而後，乃至舅居庭戶曠爽，畦町縱橫，橘柚經霜垂黃如玉，掩映於竹翠松陰中，天然圖畫也。引椅小坐，頓爽塵襟，回顧煙火萬家，履屐間物矣。舅氏具雞黍以款客，旣乃邀觀菊畦，畦在宅后隙地，三弓短籬一尺，掩映於峭石之根，與寒竹霜蕉分來，日月益饒，高冷巖逸之致，花甚密，樹高齊，人有紅白黃紫諸色，含苞如兒拳，披蕊如盃枝，映日葉葉凝霜，穿扶行來，恍入五雲深處，寒芳冷艷，復沁肌骨，呼息清靈，飄飄乎不知塵世矣。徘徊旣久，餘興未闌，開樽就花，陶然盡醉，無何新月東上，流光如波，花影蔽身，露華隊蓋不覺，酩酊則夜且二鼓，因嘆彭澤當年，或未必有此樂事也。好景難常，勝游須志，家君因作長句以紀之。有三徑就荒菊，無存搖落空對先生柳。我妻之兄王宏裔，白衣慣送高人酒。昨來約我一登臨，兒輩聞之樂奔走，漫馳子馬步蘭皇，且着芒鞋踐林藪之句，惜篇長未能修葺也。予亦有詩云：山城九日無風雨，爲訪寒芳作勝遊。三徑正催陶令醉，一簾初捲美人憂。離披疎影端宜月，澹泊生涯最耐秋。鎮日相看猶未足，會招黜友再淹留。

邑中桂花之盛以石山叢桂爲甲。奇石峭拔。老幹輪囷。玉蕊金香。別有風格。惜乎地劇縣署之中。官禁森嚴。不能盡游。人流連玩賞之興。故世雖艷傳。其迹實同畫餅耳。次之則有文昌閣。文昌閣去城南約里餘。石道如胸。窾穿山肆而上。居人多植瓜支架。當門偃施。蔭路八月以降。露冷霜零。蔓蔕漸去。黃實亦垂。熟纍纍如掛鵝鴨。客行其間。皆俛仰而過。誦退之黃團係門衡之詩。若在圖畫也。市廛既盡。宅宇亦空。突見峻嶺。拖青飛閣。凝紫風雨。旣飽丹堊。黝黝芳草。礙步直送。行踪入閣。乍息。悅歷香國。氣流檀麝。色炫金銀。可謂極人世之芬芳。擅天宮之采色矣。予每過此。輒爲竟日。后有高閣。岌巖嵌空。俯視羣山。蒼茫一色。萬家煙火。埒若蟻封。不辨市巷。惟見壘瓦黑白。縱橫如繪。樹丘華圃。略影青痕。言言之壙。才如檻耳。莫不暈眩而止。而百里以外。則山色彌佳。故每屆九日。城中士夫咸蒞此。登高以賞秋節。而酒肉之臭亦因。而蓊鬱焉。某年秋。某公復於重陽日。置酒閣下。召一時之名士。聚陰則檢曹袍。豪等不倫之均。十二藏之酒。半酣。座上之清言風發。某突出。均語衆曰。今日之樂不減龍山。不有佳章。何絕。勝迹嗟我。俊士其毋令萬年笑人。如詩不成。則不得牽進餐糕麵食。於是座中人皆顧而啞。搜索枵腸。竟無能畢。一均者胥朽。腹掩面遁去。識者聞之。傳爲笑柄。嗚呼。若某公者。可謂惡作劇矣。今世之名士。本趣酒肉而來。乃不能諒效許洞。窳人卒之看遍地獄之變相。亦有何味邪。予舊作文昌閣看桂花五字一首。云中多桂樹。此地最清幽。老幹盤蛟。蛟鬣奇芬。茁乳頭香。疑天上發人。似月中游。對爾不能去。還爲竟日留。菊花種類之多。首推余氏。予家亦分苗而蒔。頗極盛觀。或又爲五色菊。亦絢爛可喜。惜不得其法。說者謂五色菊。

非實有斯異種。良由人工造作而成耳。法於菊苞時，以細紙數顏料裹之，聽其自華。長殆紙既墜，落則花亦成色矣。但祇限於白菊一種。

臘梅一種，花淡而香，酸俗名野梅。鄉人或謂之曰狗天梅。幹土褐色，花蕊瑣屑粘綴葉附，遍身且滿華較。家梅略長，瘦着花最早，蓋所謂十月先開嶺上梅者是也。深山邃谷中所在叢生，野人不之寶愛，仍其自花自落。全其天年，城中人亦以其香色低瑣無過問者。惟予家舊植一株，愛其破春陽之先，慰冬陰之冷，偃蹇壅腫若純樸。古放之士，日夕相對有逸趣焉。金冬心先生詩曰：野梅瘦得影欲無，多謝山僧分一株。此刻閉門忙不了，酸香嚙罷數花鬢，爲得此指。

家有黃梅一株，樹不大而著花極繁。嘗於大雪中，剝柚肉合蕊而啖之，味甘而微苦，冷徹肺腑，香溢齒牙，別有雋味。直非世間所有，誦多年寂寞無煙火，細嚼梅花當點心之詩，亦復冲然有逸世之致。

黃漣潭去城八九里，水淵而流徐澄澈，可鑑臨江多峭壁，卒峭若張屏，屢石膚坼，副老梅橫生，龍拱蛟蟠，屈頗饒畫意，凌波照影，別有風流。若明鏡佳人，頓增媚媚，冬深雪冷，香鎖寒江，擎舟徐行，洄溯輒不忍去，梅之逸致盡於斯矣。丁未立春前二日，偕素心三四人汎舟過之，於時殘雪猶明清寒，方酷岩壑，竦水石沓寥遙，見萬點凝霞，千枝綴玉，清風逸均，渺不可攀，天末真人彌勞望想耳。

梅有六宜：宜月、宜雪、宜竹、外宜水邊、宜清巖、幽谷、宜土垣、竹籬。凡此等境，輒能助長精神，增益標格。予家有紅重

臺白重臺燕支綠萼諸種。花時繁綿。自冬徂春。庭宇蕭疎。風光澹泊。得爾天趣。厥篤而深。往往斟酌六宜歌詠。四聲用慰藉焉。詩曰。乍驚簾幕曙殘雪。正橫枝翠袖憐天。晚寒香耐歲遲似君。方有色對此。可無詩照澈窗前月。流光不肯移。

丁未孟春。遲日載陽。新年多樂。久暇事稀。偕天瘦傲。吾諸子。僧步出南郊。作尋春之舉。午以后。形雲釀陰。東風吹寒。天地清肅。望山家煙火蒼茫。如畫。澗冰乍坼。流泉微澌。冷冷若撫一弦琴。自然高妙。相顧欣然。越阡度陌。遵介率行。至南莊。藉松毳少憩。老母賜霜柑數十枚。膚透深黃。脂凝淺丹。肉酥汁溢。涼沃肺腑。煩熯既廓。復把臂入林。松茂竹依。徑荒殆絕。披拂而進。濃翠壓身。相顧不見。惟聞笑語。因益銳往。漸見人家。雞犬聲斷。續來林表。櫻桃數顆。綻蕊欲花。點點若綴殘雪。遂超溝踰壩。天地豁開。畦町縱橫。蔬芥青蔚。遙觀籬落。深處有黃花一叢。枝拙蕊繁。萼然可喜。迺請於主人。各折一枝。香郁而永。拂袖交流。識者曰。此夢花也。懷之當得良夢。漢宮草。邯鄲枕。不是過焉。爲之啞然而笑。戚然而悲。徘徊久之。天亦就暝。匆卒走返。明日天瘦。以詩示有枕上功名四十年之句。惜予忘之矣。

雅麗書院之右有杏花一株。大合抱。春日花極盛。予讀書院中。時嘗欣賞之。爲文以志其事。以爲地雖荒冷。然頗得天和。較之爭春館中。花神歎息者。不其事同霄壤。邪嗚呼。豪富之門。天下多矣。辱沒名卉。正不知其數之極。恨不令夸靡鬪勝者。一一聞此啼噓聲。酒肉之徒。或將懷悔也。

邑城東北有山曰月坡鄉者桃花極盛每屆二月灼如野燒士女引領神飛車馬填路蔚爲一年之勝游故俗有月坡春宴之題目列爲八景之一自予蒞世久矣不見斯風惟存故老之流傳資爲故實然桃爲上果鄉人藝之最多雖不及彼佳勝要亦有足觀焉春服旣成東風已和翱翔郊原觸目皆成圖畫曠逸娟靜之趣尤有足多因嘆月坡之游徒資豪舉塵囂湊雜反亂花真安得此愛日親風友蜂侶蝶獨來獨往消受無言之風範邪則我雖未逮古人不足致我之憾愾矣

李花之盛以南城外爲最市塵夾雜綠陰中遠觀尤勝當二三月頃溫香冷玉萬疊瓊瑤殘月掛林積雪鎖翠天開圖畫泥人魂消日事之餘輒躡屐相訪裴回瞻眺憾不能施錦障千重慮或飛去耳有詩曰珍重黃中種春風護惜深惟應宜白酒不必問千金

癸丑九日積雨乍晴訪匏居士於蕪城之西不值時階前菊甚茂花苗葱蒨光彩逼人愛不忍去因就近呼酒獨酌其間旣而酌酌爰考槃倚齋齋曰秋光淡薄三兩黃花暮伴我詩魂清似鶴記取東籬舊約持螯獨泛新醅幽懷着酒還開醉倒籬根莫問饒他皓月相賠

### 彌羅寶閣之顛末

公天原第四集

讀唐人杜牧吟江南春句有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是知江南爲二教盛行之地臣民士庶信奉者衆然試問某寺何額某寺何址非咋舌無以對即瞠目無所知焉寧非攷古家一大憾事哉

吾吳佛寺藏有所謂龍幢者。指不勝屈。而道藏獨推元妙觀。元妙觀之爲吾吳古蹟也。雖婦人孺子皆知之。而文人學士亦難道其詳。豈非習見習聞。漫不加察。譬之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誰爲之測。其盈仄探厥源流哉。

元妙觀爲道院之名勝地。前有三清殿。後有彌羅閣。爲古吳之大建築物。民國紀元壬子陰曆七月十六日。傍晚七時五十分。彌羅寶閣火。延燒至十二時四十五分。巍峨寶閣一剎那間。可憐焦土。攷之春秋傳例。天火曰災。人火曰火。斯閣之火也。道路流傳。所聞異辭。天火耶。人火耶。余蓋不得而知之。

自經斯火。而莊嚴燦燦之彌羅寶閣。幾等之天上宮闕。空中樓閣。非肉眼所能再見矣。不知需幾千年。幾百年後。復有人焉。鳩工庀材。重建斯閣。金碧輝煌。以恢復舊觀也。余於是與廣陵散不復人間之歎。

攷之府志。元妙觀創建於晉咸寧二年。而三清殿則建於宋淳熙三年。彌羅閣之建築也。非一朝一夕之力。興工於明正統三年。落成於五年。募緣而倡議者。道士張宗。繼捐俸而立案者。巡撫周恂。郡守况伯律。督工而監造者。道紀郭貴謙。至鎮江市木者。化士尤元貞。張養正。閣成而胡潑爲之記。周忱况鐘。請賜道藏。經有松江楊芝者。善繪事。畫劉海蟾像於第三層閣壁上。趙甌北以爲簑衣何仙像者。誤世俗以爲唐寅所畫者。尤誤。此彌羅寶閣第一次建築之情形也。

明萬曆三十年。閣圯。滿清順治間。三清殿圯。康熙初年。有鍊師施道淵。殫心營建。募白金四萬兩。有奇。大殿寶閣。鉅工悉成。事見彭啓豐元妙觀碑。此第一次之修理而已。



府志。康熙十二年。布政使慕天顏重建彌羅寶閣。再期而成。復還舊觀。此彌羅寶閣之第二次建築也。

乾隆南下。在籍諸臣。於閣中設經壇。祝慈寧萬壽。駕親臨視。越六年。再建萬壽經壇。恩資帑金三百爲香火供。乾隆三十八年。三門燬於火。四十年。巡撫薩載重修。見府志。薩公飭諸僚屬議修葺。勸輸助。遴高資者八人。使董其事。期年告成。費白金六千二百兩。有奇。舉殿閣之摧殘剝落者。並加丹雘。見彭碑。此蓋第二次修理也。

光緒八年以前。殿又圯。壞聞之父老。斯時第二層第三層閣梯已斷。香火無續。武林居士胡光墉。重爲改建。並以餘資修三清殿。至光緒十年而告成。惜不得其碑。而一爲參考也。此彌羅寶閣之第三次建築也。

自光緒十年甲申。迄今年壬子。屈指計之。凡二十有九年。而始遭回祿造物之定數。歟。抑人之不戒於火。歟。余更不得而知之也。

或謂三清殿自郡守陳峴始建於宋淳熙三年。至六年而即火。自提刑趙伯驢攝郡重建。經元明至清順治間。而殿圯。康熙年間。道士施道淵力新之。至嘉慶二十二年。殿復燬於雷火。尙書韓對等修之。然則三清殿已經二火矣。而彌羅寶閣甫遭一火。其氣運固猶長也。

雖然。殿經二火。屢燬屢建。至今妙一統元之額。猶高懸於三清殿三字額下。而彌羅寶閣不知何年月日始得復我舊觀也。

或又謂洪楊革命之先。而蘇城之蔣土地廟災。民軍革命。南北統一。而蘇城之彌羅寶閣火。以意測之。復不知演。

成。何。等。慘。劇。余。且。爲。大。局。危。

或曰。三吳人士素奉香火。上天孚佑。下民不忍加劫於三吳人士。而特加劫於彌羅寶閣。此齊東之語。不足爲訓。春秋之筆。火不絕書。三界劫火。洞然氣燄。且及六慾天界。遑論玉清道場哉。

雖然。彌羅寶閣之祀。不可不詳記者。備遺忘也。不觀彭碑乎。碑引傳記。天曰神。地曰元。天神之貴者曰太乙紫微帝座。主以昊天上帝。而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屬隸也。地之分職者曰社北郊后土。主以皇地。而山川嶽瀆邱陵。方望之屬隸也。三代之世。止以大宗伯主其祀。而未有宮觀。自秦立五峙。以祠官領之。宮觀之興。自此始。漢唐而下。莫盛於宋。其時如玉清昭應景靈會靈。皆以宰臣提舉。優老臣正。以嚴祀事也。彌羅寶閣上事天帝。中書斗下事地。元案諸禮經。皆與古合。記者謂彭說極是。近數年來。通人碩士。皆以古時神道設教爲迷信。而自詡爲文明。不知古之祀典。皆有所據。不必援信教自由以爲例也。

書載武王出師。告於皇天后土。傳載秦獲晉侯。晉大夫以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爲誓。徵之載籍。史不絕書。是知古時崇祀上莫崇於皇天。天下不外乎后土。而中乃祀斗者。蓋斗爲天樞。尼山所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者也。要之蘇城之彌羅寶閣。不必指爲神道設教之迷信。謂爲古蹟之傳留可也。而今已矣。

余嘗讀歐洲史。埃及金字塔。公共保存以爲古蹟。今則埃及亡矣。而金字塔猶巍然獨存。讀史者不勝流連歎歎之慨。彌羅寶閣。例以南昌之滕王閣。謂爲蘇城之古蹟。可謂爲中國之古蹟。亦無不可比之埃及之金字塔。復何

如。余。甚。願。彌。羅。寶。閣。之。燬。於。火。不。若。埃。及。金。字。塔。之。留。勝。蹟。於。寰。區。令。吾。黃。帝。子。孫。神。聖。之。中。國。等。埃。及。之。淪。亡。也。噫。

## 奕史

博山原第一集

吾國人不知進化之理。凡事動謂古勝於今。惟於奕則不然。蓋言理則隱而難明。言數則顯而有徵也。奕家以清代爲最盛。前後二百餘年間。國手輩出。昔曾探討其逸事。茲拉雜記之如下。

清初奕手。以過伯齡。盛大。有吳瑞。激。諸人爲最著。過無錫人。曾著四子譜。變化。明代舊譜之著法。詳加推闡。以盡其意。一時稱爲傑作。然過於子奕。功力較深。天資實不逮周嬾子之超卓。周嘉興人。少好奕。家故貧。大父母父母督使讀。又督使商。皆弗願也。輒竊出。與人奕。禁之不可。年十四五。術甚工。與人賭彩。屢獲勝。夜則累累負金錢歸。父母喜。乃不之禁。後遂以奕遨遊郡邑。時伯齡負第一手之譽。嬾子不爲下。屢與對局。嬾子多勝焉。徐星友兼山堂奕譜。具道其工拙。一日棄家去。莫知所之。或傳其在海外。以技爲某國王師。既而歸。以奕終其身。好事者爲梓其成局。以行於世。

稍後於嬾子。而以奕著者爲揚州周東侯。汪漢年。汪早死。周獨老壽。至黃月天出。周猶與抗衡焉。黃在清代奕家中。號稱第一流。先是奕家雖漸變。明代之著法。然終爲成局所囿。習氣未能盡除。及黃始盡變舊法。自出新意。窮極變化。開後來諸國手之先聲。其天資之高。前輩多遜之。黃卒後。繼之負盛譽者爲徐星友。

徐星友。武林人。著有兼山堂奕譜。後學多宗之。初遇黃月天時。黃授以四子。漸進。乃受三子。徐殫思悉力。以求勝黃。今世傳黃授徐三子。十局終。徐遂成國奕。自三子進。爲國手。前此蓋未有也。相傳徐家甚富。旣成國奕。後忌黃名。出己上。乃延之於家。飲食供奉。備極豐腆。乘間盡之以聲色。三年。黃精力耗竭。遂死。又一說。謂黃故負氣。徐一日。遍延高手於廳。事置奕局。三謂黃能同時敵三人乎。黃奮然曰。何不可之有。東西顧而奕。奕竟。黃勝。然是夜。遂嘔血死。案奕家積習。類好抑人揚己。與人對局。判譜時。必掩其敗者。而著其勝者。今觀徐所著兼山堂奕譜。于黃推挹。備至。不類忌刻者之所爲。或黃死後。徐以國手名者。四十年忌之者。又造爲是語。以誣之邪。

徐之後。奕名最噪者。爲梁魏。今程蘭如。施定庵。范西屏。世並稱之。曰梁程施范。梁輩行最早。與星友對局。尙多。蘭如。後起。星友。耄矣。嘗奕於某處。主者忌星友盛名。嗾衆國手。陰助蘭如。星友屢戰。北大怒。遂歸。武林不復出。

袁簡齋小倉山房集。有奕國手徐星標墓誌銘。稱星標父以奕破其家。奕卒不工。星標年四五歲。見父與人奕。輒啞啞從旁指畫之。稍長。有客來尋其父。奕父適出。客戲謂星標能奕邪。則傲然應之曰。唯對局十餘子。客覺星標布置有異勢。僞起。搜遁去。星標後遂以國奕名於時。徧考奕譜。絕無徐星標其人。或即星友邪。

范施皆浙之海寧人。同學。奕於俞長侯。施十四成國奕。范十六成國奕。一日。程與范對奕。觀者如堵。牆程局將敗。大窘。乃使人與范約。賄以五百金。范遂讓程勝。半子云。

胡肇麟。揚州。鱈買也。好奕。梁程施范皆授以二子。每對局。負一子。輒贖白金一兩。胡奕好。浪戰。所謂不大勝。則大

敗者也。同人稱爲胡鐵頭。然遇范施輒敗。每至數十子局。竟則朱匙紫綵盈几案矣。胡一日與范奕。至中局。窘甚。乃僞稱疾罷奕。而急圖局勢。使急足求援於施。施時客東臺。二日夜始返。胡乃稱疾愈出。與范續奕。如施所教。以應。范笑曰。定庵人未至。奕先至邪。胡大慙。胡受二子與范施奕三十餘年。然終不能成對。手故謂國奕。實由天賦云。

范施同時。奕品稍下者。胡肇麟外。爲李步青。臧念宣。初皆受二三子。後遂成對奕。然實非真對手也。大抵乾嘉時好奕者。多有名者。每賄國奕求對。子國奕利其賄。亦許之。故今譜胡肇麟。亦有與施定庵對局。實亦非真也。有童和衷者。年十四五。范施即僅授三子。假之以年。頗有可望。惜早死云。施性至孝。二次割股療親病。又能鼓琴詠詩。見海寧縣志。傳范性亦醜粹。袁隨園爲作墓志。稱其遇窶人子。顯者面不換色。奕以外介。以千金不一顧。有所蓄。半以施戚里。藝成可以見道。古語洵不誣也。

袁氏又稱范爲海內奕家第一。惟施定庵差相亞。然施斂眉沈思。或日暎。下一子。而范應畢。輒歌呼睡去。每見其對局時。西屏全局僵矣。偶坐者羣測之。靡以救也。俄而爭一劫。則七十二道體勢皆靈云云。謂此言揚抑。施未免過當。范施奕品如雙峯並峙。各具高深。初難軒輊。奕家評論。范如神龍變化。莫測首尾。施如老驥馳驟。不失尺寸。可謂知言。然范於奕。天分確超越。儕輩李松石云。范之於奕。如將中之武穆。公不用古法。戰無不勝。臧念宣云。西屏授子靈奇。變化莫測。端倪如武侯八陣圖。五花八門入其中者。莫能自免。推許若此。可以知其奕品矣。

范所著桃花泉奕譜及施所著奕理指歸。皆爲對手說法。久已風行海內。又范著有四子譜。施著有二子譜。亦俱刊行。惟范所著二子譜及施所著奕理指歸續編。未有刻本。奕家頗惜之。無錫鄧君奕潛元穗。幼而好奕。老而不倦。始搜得鈔本。刊行之。惜予未見也。

范施對壘。奕家稱爲出奇無窮。惜遺譜散佚。鄧君奕潛刻四大家奕譜。梁程施范悉力搜羅。亦僅得十局耳。武進劉君澹之。亦篤嗜奕。暮年嘗於杭州。得昔賢遺局。未刊者甚多。中亦有范施對局焉。皆手錄一過。予嘗思訪劉君。更借鈔一副本。忽忽未果。而劉君遽歸道山矣。後嗣不復嗜奕。不知能保存否。烏乎奕至范施。極盛難爲繼矣。范施後復有十八國手之目。然奕品實皆不逮范施矣。行篋無書。可檢所謂十八國手者。已不能悉舉其名。舉略知其生平及其佚事者。數人於下。

僧秋航。振奇人也。嘗及與范施奕。皆受二子。范施沒。遂以國手聞。久居京師。同治癸亥年。百十九歲矣。金陵陳伯敏奉朝命知衢州府。秋航心樂西湖景物。與俱至杭州。及明年正月。忽徧辭同人。云將西歸。且提爲之饑行。諸相知乃於元宵前一日。肆筵餞之。秋航故飲酒食肉。無異平人。是日歌呼暢飲。亦與常時無異。且與一人對局。奕竟斂子。入秤曰。今日之會難再。即此局亦是絕著也。衆不解所謂。叩之不告而去。及明日。則報秋航跌坐逝矣。李湛源。南通州人。性疏放。而桀驁威同。奕風猶盛。王公大人。每邀致。高手以爲娛樂。而高手與此等貴官奕。亦輒優假之。蓋利其賄不得。不爾也。湛源獨不肯與王公大人奕。料頭跳足。如平時貴官。或屢負使人陰賄之。求其

讓一二局以全名譽。淇源則陽諾之。及對局取勝如故。更使人詰之。則大聲曰。我故不貪爾賄也。故所如不合世稱奕家不藉奕爲稻粱謀者。惟淇源一人云。

周星垣亦南通州人。殫精學奕。不下樓者。期有六月。遂成國奕。案徐星友學奕。亦三年不下樓。一藝之成。其難如此。况進於藝者乎。

林越山。侯官人。幼時父與世父奕。從旁指著。輒勝。年十八。遂以國奕名。時薛生白久負盛名於閩中。林與對局。將負。其徒皆失色。林拈子沈思得一劫。遂轉敗爲勝。薛亦傾服。曰。君真天才也。有任惠南者。宜興人。亦十八國手之一也。客粵。撫幕。與越山奕。觀者如堵牆。局未半。任有窘色。數目。林乃故爲拙行。遂負。數子。或問之。越山曰。惠南素稱國手。且爲諸侯上客。予安可敗其名。謂予不信。請復之。然惠南與越山同客粵。一年亦迄不復奕矣。

十八國手中。最後起者爲海軍陳子仙。江都周小松。陝西最樞。而早死。周獨老壽。周卒後。迄今尙無國奕也。故有清一代國奕。事實以周爲之殿。云。陳父某最好奕。家固小廬。以奕盡傾其資。晚乃至棲身破廟中。而好奕如故。舊時同輩憐之。相約。每賭彩。勝者必以十之一與之。子仙年十三。即成國奕。其父携之。至常州。與國手董六泉對局。董鬚髮皤然矣。而陳尙以紅絲飾髮。一時傳爲佳話。云。案陳與袁隨園所志之徐星標。父皆以奕破家。而子皆成國奕。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報施之道。固不爽邪。抑遺傳之性。使之然邪。又陳與施范。在近世奕品。皆第一流。而皆爲海軍人。亦異事也。曾國藩最好奕。而不工。嘗召小松奕。意厚贖之。小松授曾九子。裂其碁爲九片。皆僅乃得。

活會大怒。遂一文不之贖。曾患癰。終身不愈。每與人奕。將負。則半身伏案上。癰益癢。爬騷。膚屑盈案。人莫不厭苦之。嘗與某武員奕。至相詬訾。幾至揮拳。明日。乃嘉其有膽氣。保薦之。

東洋諸國。朝鮮日本琉球皆知奕。蓋皆傳自中國者也。朝鮮琉球皆視爲游戲之事。不甚措意。日本則嗜此者頗多。其國品評奕手之高下有九段之說。僅解常法者爲初段。漸進則數。漸增至九段。止每歲新出棋譜甚多。並有圍棋雜誌。工此者可以授徒而徵其束脩。故研究者頗熱心也。予嘗披覽其棋譜。其著法多與清初諸國手相彷彿。蓋尙未能得乾嘉時諸國手著法也。而日人盛自誇大。謂中國奕手最高者爲黃月天。尙僅與彼國五段相當。云。可謂顏之厚矣。使日人奕品而在中國。諸國手上則乾嘉時諸國奕。應不敵清初諸公而進化之。理爲誣罔矣。何以證之。事實絕不爾邪。

中國對手奕者。先於局上四角四路各置子二。謂之勢子。日本則無之。彼因詆中國奕家爲失自然之局面。不知中國舊亦無之後。乃增置之也。所以增置之者。蓋無勢子則起手即可於角上四三路置子以爲固守之計。而變化少矣。有之則彼此皆不能借角以自固。非力戰不足以自存也。譬之羣雄逐鹿。眞英雄必思奠定中原。決不肯先割據偏隅以自固也。故自無勢子。至有勢子。亦爲奕家一進化。日本人特尙滯留於舊境耳。

### 變色談

愷然 原第十六集

爭虎 民國二年。余居東京。有爲余言鳳凰廳人吳南台者。善技擊。因訪之。恂恂然若不稱其言。談竟。日亦無所



異。頗疑告者之妄。逮交。漸稔。始得其生平。余深服其能折節也。吳二十時。偕同里之壯者二人。獵虎。二人者各執矛。吳懷短刀。才尺許。深入山巖石。若削成了。無蹊徑。方捫蘿。蛇行以上。颯然。虎至。大倍尋常。二人驚且墮。吳力持其矛。擬虎腹。不暇他顧。二人已竄下山麓矣。吳以矛抵虎腹洞。貫巖上。虎不得輾轉。因循就斃。吳招二人上。二人喜甚。一人取吳刀解虎頭。一人共吳舁虎軀歸。持頭者逕歸其家。舊例得虎以頭歸。首功者餘則分其肉。首功者更得肉焉。吳見持頭者逕歸其家。譁詰所以。持頭者笑曰。例刺虎者得頭。吾實刺虎。虎何得相爭。其一人亦實言。持頭者所刺。君持刀虎腹。爲矛所中。君尙有詞。耶。時里中少長羣集。咸不直吳。吳憤極。白其故。且曰。刺虎者宜有勇。今且以矛決勝。負者宜不能死。虎少長稱善。持頭者不得已。諾之。捨頭執矛。吳奪其一人之矛。以鬪。一合。吳以矛刺其腹。遂踣。矛洞入地。吳從容顧語觀者曰。吾正以此法斃虎也。觀者皆眙。吳奪死者矛。擲向實言者曰。君尙有詞耶。其人駭伏。言實爲死者之謀。羣遂奉虎頭於吳。而致賀焉。死者之家亦無言。吳以此爲少年使氣之舉。羸野無理。恒諱言之。愷然曰。不然。此而不爭。何以爲人。此而不殺。何以警惡。

閉虎。平江林某。兄弟二人。居山中。獵鳥獸。自給。山深不易得。硝藥非虎豹恒。追逐手獲之。二人皆健捷。無倫也。夜眠不以榻。初斜植木板於壁。身就板仰臥。終夜不屈。數年去其板。以頭抵壁。挺然。鼾睡。路無苦也。居恒夜不閉戶。置薯芋雜芬芳物於房中。以餌獸。至則潛閉門掩執之一夜。有聲響甚巨。弟方閉戶。倏一物撲近身。弟力擊之。厲然墮地。知爲巨獸。即呼兄。隨手得一椅。物撲至如前。更猛揮椅擊之。椅應手碎。物亦似已受創。兄聞聲將火出。

物即撲。兄。兄。睹。之。虎。也。大。乃。如。牛。急。揮。拳。當。之。火。已。滅。不。中。爪。傷。臂。弟。奮。前。直。擊。已。迷。所。在。兄。弟。遂。復。舉。火。撻。刀。竟。竟。不。得。偶。舉。首。則。坐。樓。上。以。刀。驚。之。亦。不。懼。閉。其。樓。門。獵。鎗。自。瓦。縫。中。擊。之。凡。數。發。始。斃。二。人。年。皆。三。十。許。不。立。室。家。亦。不。知。世。故。余。於。庚。戌。辛。亥。二。年。間。屢。訪。其。人。體。魁。梧。而。塊。索。殊。甚。不。類。矯。健。者。語。態。樸。不。多。說。道。理。叩。其。所。習。技。無。師。承。但。有。恒。不。期。程。進。步。耳。兄。弟。友。好。甚。篤。客。至。意。恒。若。不。相。屬。也。

驅虎 新寧劉蛻公爲余言其鄉有藍某者有異能時持六十斤鋼叉入山殺虎斃即以叉刺其頰負而歸其遇虎時必以左手持叉向虎呼虎爲張三來比武虎聞聲必至前加二足又顛上張口唾藍面藍徐引巾拭涎沫訖舉叉刺虎喉一不中再如前爲之三舉無不斃之者新寧多產竹大者合抱鄉人常擇其大者植地陷數尺復引其顛至地設機置繫蹄焉虎觸之機發即掣身懸空際嚙竹不得入叫號踉蹌數日即斃鄉人始解其懸如此以爲常一日有虎白額觸機逾時即無聲息往視繫蹄惟一足在焉蓋已自決其足遁矣自是虎患忽劇傷人畜無數見之者云皆三足虎所爲也獵戶遇之莫不悚懼乃共求藍藍供神甚靈請於神不得諾而虎已嘯於山藍忿持叉納斧於腰而往斧亦三十斤也及見果三足虎藍持叉呼張三如前虎應聲至以其一足加叉上而睡焉藍舉叉虎已躍避三舉虎銜其叉擲數丈外斧進亦然遂披髮禹步禁咒虎犬伏藍折枝驅至家屬徒剝其皮且半藍就視虎忽騰撲藍急讓臂已爲所傷不復能持叉向虎矣其人今尙存噫亦異矣

狎虎 陽明先生謫居龍場時嘗有詩曰東鄰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鄰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

牛豈列子所謂得全於天者耶。新寧一農家。曝紗十餘竿。方食。天忽欲雨。家人盡出收紗。三歲小兒獨留。比返。一虎立小兒旁。俯首食小兒所遺飯。家人不敢入。亦不敢聲。虎忽仰首欲食小兒。盃中飯小兒以箸擊其頭。有聲則仍俯其首。小兒食如故。家人駭極。有黠者。故擊猪令叫。虎即奔去。問小兒謂爲狗也。

死虎。長沙劉三元。老拳師也。子金萬亦有聲。一日。父子行山中。突有虎至。不及避。三元遽抱項。虎爪入肉不懈。金萬因舉石擊之。頃刻斃。虎昇以歸。自是劉父子勇名更噪。三元謂金萬曰。虎徒有其名。亦甚易與耳。其子以爲然。無何。去其居二十里有山。患虎甚劇。募獵者伺之。月餘。謂擊十餘槍。皆不中。殆神虎也。相率罷不獵。劉父子聞之。荷械入山。氣甚盛。移時入益深。氣稍餒。再入。則鳥飛葉落。亦必動色。相顧金萬欲還。三元已有所見。指曰。彼處是矣。幸背我坐。又枝鬚其首。汝急往。擊之。我伏此。截其逃路。金萬不可。願伏此。三元不悅曰。傷汝。我能醫之。我傷則不可也。金萬不得已。持鋼鎗潛出。虎後幸不之覺。猛刺之。即反奔。三元伏地見虎。應鎗而倒。不少動。呼止。金萬嚴備就視。乃死。虎也。身飲十餘丸。蓋死已數日矣。三元姪行劉心泉。拳師爲余言之。

### 箸廬漫墨

箸超 原第七集

余於丁未之秋。偕友人游於淮。淮之北有奇人焉。年古稀。不能辨。鉤畫衣冠。古拙若農家。流居旁淮。水能速。沿革之歷史。自周秦起。以迄當代。記憶不少。紊與之談時事。則精神矍鑠。幾忘其倦。而若人良。若人惡。某事成。某事敗。是非所及。如水之濯物。鏡之鑑形。與麟經狐筆以不朽。每日暮。農者輟其田。工者歇其作。相率而聚於社。必強老。

者縱譚。今古事藉以刷新其耳鼓。老者雄於辯。且素以開通民智。改良社會爲己任。故亦樂與村人共話。時清廷惑於汪盛言。將蘇浙路權。抵借外債若干萬。業有成約矣。愛國之士。聯袂而興。拒款拒款之聲。奔騰澎湃於錢塘揚子之潮流。朝野抵觸。函電交馳。成命尙未收回。是日老者方剖談。是事村中人環坐於地。予適經其處。屏息而聽之。老者之言曰。一國猶一家。然家用拮据。向其戚友商借時。或有操契券及金飾以爲抵者。是款非不可借也。所以爲害者。則在款項到手。不審量其用途。而任意揮霍之。今日所抵款項。某署所營造洋房。耗去若干萬。某軍隊改壯觀瞻。耗去若干萬。曾不轉瞬而不辦一事。而此大宗之借款。已消歸烏有矣。地方生財。祇有此數。計惟陸續商借。方能因應自如。初則百萬萬。還增至千萬萬。外人僅就此區區路權而沒入之。豈其苛哉。譬之蕩子破家。有出無入。此亡國之道也。噫。此老也。愚魯類鄉農。蠢鄙似化外。而其政治之常識。有如此者。孰謂中國人遜於歐美哉。

後漢關羽一武夫。以好讀春秋。博軍人微譽。讀史者從而褒揚之。滿清竊漢。人心久未定。思假神道以爲籠絡之計。遂崇其祀於通國。非禮也。而民國遽因以爲典。羽之生平。足以矜式者。僅秉燭達旦一事。然陳氏裴氏俱略而不載。惟陽節潘氏則凜乎言之。余以爲此必稗官之說。潘氏故撫。拾之以自矜其奇。非可據之事實也。曹瞞雖姦。必不鬼計陷人。至於此極。是時瞞之涎羽如惡渴然。若無禮遇之。予以輕視矣。况乎男女授受。自古不親。稍知自愛。便多謹慎。人非禽獸。寧有越牆而攫其嫂者。此村夫猶能爲之。果足以竊萬古之馨香乎。且羽之好讀春秋。以

吳志呂蒙傳。蒙謂魯肅之言證之。則僅讀左傳略皆上口云云。而又不詳其謀略。今之頌羽者。至以經生儒將。目之。胸無點墨。固無怪其誤會也。

英英。楚中大家女也。美而慧。少澤詩書。具有鬚眉氣。年十七。訂婚有日矣。時滿清嘉慶初年。白蓮餘黨順流而下。騷擾川楚。聞民不安。其居懼其災者。金玉財帛。殆不可數計。匪魁好漁色。遇婦女必擄而姦之。英英家遭難。父母兄弟流離失所。不得已。隨鄰婦奔匿。爲盜魁所見。艷其色。欲留以爲匹。英英慨言曰。得爲將軍妻。妾之願也。但妾生詩禮之家。將軍亦閥閱之族。雖亂離之中。不得父母命。媒妁之言。以證婚約。然花燭合卺。大禮昭然。妾非私奔。豈可草草。倘蒙天眷。將軍軍事成功。王侯將相。意中事耳。妾以堂堂配偶。晉階王妃。夫人既無苟合之嫌。爲妾終身之玷。且有倡隨之誼。以爲將軍之光。事出萬全。幸將軍熟思之。匪魁聞其言。頗以爲情理。曰。微子言。吾且唐突矣。乃下令。擇衣飾之美。與脂粉之佳者。送與新夫人。改裝英英入內室。笑語鶯鶯。濃裝艷服。益增嫵媚。旣成禮。匪魁派他婦數名。入伺其左右。英英悉退之。且傳令曰。今夕何夕。初見良人。不願與俗婦共笑語也。匪魁以其含羞爲處女常態。乃遣散諸婦。時魚更已二躍矣。英英凝粧懷利刃。以待匪魁入。匪魁得英英。變甚。其黨羽復設筵相慶。酒力已不支。而營內亦有八九玉山頽倒矣。旣入室。見英英傍燈坐。光彩射目。遽前擁抱之。英英曰。天鵝落狗口。何躁急爲也。起身闔雙扉。親爲匪魁去外衣。乘其不備。出利刃直刺心窩。匪魁應手倒。登時氣絕矣。英英乃卸裝抹血。復搬屍於牀上。以己之裝飾飾其屍。爲之傅粉而塗朱焉。且剪己髮貼賊首。又加之釵釧。己則衣匪魁。

衣。雄冠。劍佩。執命。以出。仍閉其室。門若相與安寢者。然次日午刻。大營檢查。失將軍馬匹。始疑爲將軍騎去。遂入室而詢諸夫人。則夫人猶濃睡焉。侍者不敢驟近。方欲轉身出而一股血腥氣。自羅帳透出。乃呼衆而驗之。則知裝夫人者爲已死之將軍。扮將軍者固已不知去向矣。全營亂徒驚駭無措。自是白蓮餘黨咸有戒心。不復如曩時擄掠婦女留宿營內也。

世傳陳壽撰三國志。多迴護司馬氏。而短孔明。是說也可謂知一而不知二者矣。壽隸於晉。爲司馬氏諱。亦固其分。至於折服孔明。有非常識所幾者。觀其校定諸葛集。表言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吏不容奸。人懷自勵。至今梁益之民。雖甘棠詠。召不是過也。又亮傳後評曰。亮之爲治。開誠布公。刑政雖峻而無怨者。用心平而勸戒明也。表揚孔明純從大體。至將略非所長。一語壽於孔明亦見有獨到處。不能引爲短亮之證。歐北史談殊爲武斷。

吾鄉有懺悔僧者。本王姓子。屠戶也。少不讀書。而性甚烈。及壯喜豪酒。一日必五飲。一飲必數斗。日行纔中。而僧已沉沒醉鄉。不復知人間事。其父屢戒之。卒不悛。至以拳足相抵抗。逾年飲益豪。而性益烈。路遇不平事。必爲之昭雪。有時醉過甚。則不暇辨皂白。或里人有口鬪。則痛罵痛毆。消自己之塊壘。甚有以曲爲直。以是爲非者。旁觀者與之辯。則盡兩造撻之。猶喃喃曰。問爾狗男女。欲再嘵嘵否也。鄉中以是故。目之爲禽獸。遇其醉而迎面來。則羣起奔避。不與交一語。而僧猶未自厭也。必疾行尾之。既入其家。則論三道四。東扶西倒。逐之亦不出。其規避者。或緊閉其門。而僧且盡力撞毀之。蓋每日必造惡三五次。其父怒之甚。曰。是兒已滅其天理。吾不早爲之所。是自

赤其族也。乃聲之於縣。令鄰族聚而逐之。僧漠不介意。猶曰。吾無父母。吾更自由矣。某年冬。僧之東鄰某甲妻。久通於某乙。甲偵其來。持刀將斫之。乙與其妻狂喊救命。僧適經其地。飛奔而前。則雙扉扃焉。乃逞其酒力。破扉而入。至則怒甲之兇惡。拚命奪其刀。至傷其腦部。甲負傷而倒。氣息已奄奄。乙乃峻婦誣僧以殺人。己則逍遙法外。也是時鄰里之來觀者。已排若山海。而僧猶憤憤不絕口。若甚怒甲之兇暴者未幾。甲盡命。其妻乃大哭當首之於官。左右雖悉其底蘊。然以其橫行鄉里。多欲得而甘心之。不爲之代白。卒以兇酒殺人論罪。僧既入牢。酒醒乃解。而手足已在縲紲。不復能自由行動矣。驚訝不已。乃問禁卒曰。吾何由至此。禁卒曰。嘻。異哉。子殺人犯罪。而自猶未之知耶。僧曰。吾不記殺人。吾惟醉夢耳。於是禁卒具以告。僧聞其言曰。果爾。則吾之罪有應得也。但不知吾父作何狀。禁卒曰。遂爾久。尙何感情乎。自是冷坐圜。淒愴欲絕。而十餘年之惱海。澎湃心潮。逾年滿后。壽大赦天下獄。僧以酗酒論罪。與故殺不同。且其父雖已逐。其子猶心冀其改悔也。復出數百金。以關說地方官。得援赦。以免。僧既出獄。逕入己宅。見其父跪而大哭。且曰。兒以非人行爲。累親憂。何顏復立於人世。吾將絞煩惱絲。入空門爲吾父禱福壽。以懺悔半生之罪惡也。言已起而叩。叩而別。父堅留。卒不可。飛行而去。後有識者謂其隸相國寺。自號懺悔僧云。

同邑王孝子。佚其名。世居鑑湖濱。論定之日。鄉人以智烈謚之。并上其事於大吏。孝子於同治某年犯難。死年僅十四齡耳。先是孝子之父紳於鄉。籌保甲以衛民。賊既至。力不支。仰藥死。孝子年雖幼。頗勇悍。衷甲負母逸山中。

久、之、不、得、食、母、垂、斃、矣。孝子出覓食爲賊所獲脅之去。孝子挾利刃欲刺其魁不得間乃竊出其父餘藥置之食中斃賊二十餘人。賊魁推所自孝子懼事洩將不免亦食之仆草間賊亦不之審竟委以去。時有充保甲者在側孝子泣謂之曰我已不起以一人而死二十餘人儘得值所哀者老母耳乃嚙指爲書別其母且謂其人曰倘生老母當含環以報我死能以衣冠入土中不使暴露足矣俄而毒發竟卒其母之存否則鄉人無知者此事與曲園所載馮福基事略同蓋患難之中方見真才若孝子者使其處太平之時則亦飽食終日好行小慧而已會稽刑錢爲他方所不及而紹興師爺之魔力遂足以顛倒官僚其實呈詳報略亦猶是人其勢力至於如此者乃汲引爲之譬之一人得意則所親所知悉隸其門下由一而二由二而三由三而十數過數十年舉國之公門遂無一無紹興人絕非專門之學也顧其間亦有一二事可傳者余戚家章姓精於摺奏者也以年老目昏歸養里第其門人某則爲浙撫王有齡辦摺奏當粵軍入境時王手疏報狀大略謂匪勢如何猖獗戰守如何進行云云不期成豐帝妙想天開密旨慰問有全省存亡該撫臣能否早有把握之語旨到之日王撫無所措手足令幕友具稿數易不得當其章姓之門人懇於王撫曰以予見惟吾師能草此稿以贊行何如王撫曰善令其星夜行之越師大驚謂之曰現在軍書倉卒子胡得來此敢有別故乎某乃語以故章幕曰余老矣屬稿事大難子如有已成者予當爲子筆削之某乃以其未定草就正之章幕曰誠無一當如通體易稿者又費時日以予見無論何人手筆只要增入八字便絕無而僅有矣某請何字章幕曰城在臣在臣在城在八字也王撫爲之歎服卒以殉難



完其節。此其識大體者也。

會稽潘子珍。以幕世其家。據言傳至己身。已九代矣。越人恒謂刀筆之業。歷祚必不久。至有礙於論親者。潘氏何幸而若此。余嘗詰子珍。君先世必有大功德者。子珍曰。余高祖行璋。公。乾隆時入和坤幕。時和攬權怙勢。公亟諫之。和卒不悟。以致於敗。晚年以老歸。立遺囑。教子孫云。兵可定國。亦可亂國。藥能生人。亦能殺人。刀筆之業。猶是也。操之也。其難。其慎。又云。居心忌貪。處事忌便。勿爲方所欺。勿爲威所迫。勿爲私所牽。勿爲得所誘。則操吾業者。佛菩薩不啻焉。又云。余入權貴幕。垂二十年。常供所入。可在數十萬金以上。然已爲濟人活命。諸端揮霍。罄盡和公治。其屬恒有妻子流離者。余既諫不聽。則又陰遣其妻子俾有故鄉。團聚之樂。人謂吾擁護權貴。必位尊而多金。而不知吾之入權貴門。乃以守吾德也。讀此數語。其行慨可以想見。吾祖蘭成公。年三十許時。游幕丹陽。當粵軍犯境時。縣令以貲遣公去。且曰。君輩不食王家祿。守此胡爲者。公憤然曰。余雖不食王家祿。然已受公之厚養矣。安其常而背其變。非丈夫之所爲也。卒佐公戰守。以及於難。云云。余聞其言。甚敬服之。好務德。而知大義。殆幕僚之僅見者也。

會稽章某。綽號皮老鼠。小人也。宰四川某縣時。邑中某富紳。物故有年矣。其妻與某寺淫僧通。會伏暑日。僧來參歡喜緣。遽以暴疾卒。鄰族覘其富。羣起而攻之。婦不得已。乃挽別紳與縣令商。且曰。未亡人縱不德。薄有遺產。百萬。如能爲掩者。當與官平分之。章艷其財。顧索於公。論又無所爲計。乃商之幕僚。幕僚曰。易耳。婦之不德者。姦

也。鄰族之所控者通僧也。僧已死。欲證其實。非開驗不可。公盍隱承差役。以尼屍代之。章聽其言。適當堂諭鄰族曰。婦不德。誠可惡。證不實。胡以服。今以開棺驗果僧也。則逐婦其家。產悉由爾等處分之。如不然。爾輩當認一誣告罪。本縣不負責任也。鄰族以其明各各簽不悔。詎驗之則尼也。按誣告律。一一減懲之。而五十萬竟不翼而來矣。章之幕僚亦會稽人。以其刁詐甚。非朋輩所尙。隱其名。

有明名士徐文長。世居越城之東。其讀書處。顏曰青籐書屋。至今雖沒。入他姓遺蹟。猶赫然如昨焉。文長以狂疾死。正史備載之。而父老之傳說。則又與正史互異。越中太守署在龍山之麓。署後古有龍山寺。位置較府署稍高。禪房花木陰深處。貼對署內粧閣。時太守某有女。年已及笄矣。文長與寺中方丈友善。飲食必過從。方丈能詩文。邑中紳士爭檀施之。氣居體養。極一時之福。一日服參丸爲價。蓋不貲。文長則據而啖之。方丈惡其貪。隱以羊溺代之。文長知味。復遂深銜。方丈伺其化緣。去則僧帽僧衣。向太守署。粧閣作種種簡褻。不恭狀。女不堪其擾。乃亟請於父。太守雖怒。其無禮。然又不能明治之。暗囑某紳嫁禍於方丈。以妖言惑衆。罪置之獄。方丈含冤莫白。翌年竟斃。未半載。文長夜醉歸。陡見方丈與其妻同枕睡。急操刃而殺之。妻畢命於刃下。而所見之方丈。乃文長之醉眼也。自是得狂疾。或以針自刺其耳。或以刀自截其指。至易箠之時。則體無完膚矣。此亦文人輕薄之結果也。報應之說。甚不足信。總之。惟心造境。做虧心事者。耐不過長夜信然。

清初會稽沈文魁。以軍功膺尙書及都統要職。滿漢名臣傳具載其歷史。視之年岳不肖也。少之時。踰關蕩檢。無

所不爲。與其嫡親媼媼通爲里黨公遂。乃匿身於曹娥廟。沈固、曹娥、江畔人也。廟之後櫺爲曹娥神香閣。每年祇灑掃一次。其他無敢入者。恐褻神此俗例也。文魁逃至此里黨人之執挺而來者踵且至無已。姑掩入神榻以避之。來者遍搜不可得。疑爲遠去矣。遂一閨而散。後其媼蹤跡得之。贈以金令遠去。不十年且衣錦歸矣。曹娥廟本不寬麗。今之屋宇宏壯。金碧輝煌者。皆文魁所重建。所以酬神賜也。文魁貌如美女子。或謂尙滿清某郡主以微行被衛兵所殺。又一說謂文魁之花燭。即其媼也。宦場之秘穢。今不可得而據矣。

塗西沈修之茂才好施。與而又極器。婦女之有德者。自述乙酉年。自省中秋試歸。渡江後爲暴風所阻。就西興鎮宿焉。生榻孤枕。受風雨之擊。撞更闌不得寐。忽聞喁喁之聲。自壁縫刺入。屏息而聽之。男音者曰。余父病僅一髮之間。不能厚所。延良醫以治之。爲人子者。殆愧死矣。女音者曰。子一輿夫耳。日三餐猶虞不給。盜賊非可爲也。余尋常服飾。亦只賈淨。蓋家中無他物。可鬻無已其鬻我乎。男音者曰。余欲行孝而謀救父。若鬻汝是重余罪矣。且老父素德汝者。使知之。必怒斥。余是不能救余父之病。而適以速余父之死也。此種滅理喪倫事。余必不爲。子母言。女音者又曰。事有輕重。子宜權之。余能鬻身以救翁。是玉成余之孝名也。且余於萬不得已中。亦有唯一之計。較君財可得也。妾節不可毀也。男音者曰。然則奈何。女音者又曰。余俟君署券泣別。後則死耳。男音者淚聲曰。不可。不可。言去。雄雞已一聲矣。斯時風雨之惡。若助孝子孝婦。以切切者。旋問啓門聲。少頃復聞男音者曰。今日天色惡所。必倍於他日。余去矣。午前必歸。子善視老人。猶有殘粥也。女音者吞聲曰。子請釋懷。余何人。

也。茂才聽之。備竊歎此一對夫妻。爲世界所罕有。殆吾越山川之靈秀。鍾毓於此耶。吾今必有以慰善人其次日。詢之逆旅主。則曰。比隣張成者。鎮上之名孝子。而其婦李氏。亦近世中絕無僅有者。茂才乃招張婦至。餽以百金而去。今問張父壽。至七十餘。所謂張成者。則家已小康矣。作善必昌。其定理也。茂才嘗言。余必上其事於大吏。採入越志。以爲世之爲兒媳者榜。

浦陽陳某。壯年徒手。里鄰咸鄙之。一日忽發奇想。謂其母曰。男兒當自強。老死牖下。奚爲者。縱不能官。亦當以遠。賈得利。乃不負此七尺耳。母本愛其子。而又不願其終棄也。爲之游說於戚鄰。間得二百金。有謂酒利可十倍者。乃販而之滬。時租界新闢。北里中之招徠。屈如也。陳所暱妓。徐娘矣。本願嫁作商人婦。相陳貌許。爲誠懇一流。顧陳此時已阮郎羞澀。不復能從。諸王孫後久之。益不支。流爲茶居執壺者。一日妓輿行過。見陳訝甚。命輿止。囑侍者詢其何以至此。陳乃僞言營業失敗狀。妓曰。營業失敗。常事耳。君不虧余一錢者。胡不來。陳忸怩曰。衣衫落拓甚矣。妓曰。此區區事。胡乃自苦如此。當出三十金。囑其華服來。蓋是妓在風塵中。亦富有經濟者。未半載。竟嫁陳庚子之變。陳復悉出所本。以貸宮飾。得奇利。今則大腹便便。壓倒一般王孫矣。前世因造。成今世果。若陳某者。其運命之謂歟。

嵯縣金某。傳者諱其名。皮匠也。爲豪族王氏司閹。娶婦某。有姿色。通於王之子。金知之。懼王勢。不得逞。怒而責其婦。婦笑曰。子真盲人哉。如爲爾子孫。萬世計者。毋怒我。我當爲爾謀。金嗒然曰。曠子試言之。婦曰。彼奇貨也。縱余

與之歡。得萬金。或不難。今尙非其時。子第僞爲不知可也。又數月。金請於婦曰。時至乎否。曰。至矣。爾明日揚言入城執業去。必三日始歸。夜半時。打門入。無論若何要求。必得遂。金如其言去。婦乃招王子來。至三更時。皮匠歸矣。金既入門。見王肩簫。索菜刀。猙獰作欲殺狀。王哀求不已。婦陰謂之曰。彼貪財子力能爲也。王乃許以三千金。不允。益以五千金。又不允。乃增至萬金。署券已縱之去。金謂婦曰。嗣後當絕。彼婦笑曰。子又來矣。子愛財。我之所愛者。却不在財。得隴望蜀。獨不慮署券者以勒寫罪乎。非我婦人口一場空歡喜耳。金無可奈何。遂遠商於滬。不問中蕘事。今則開設茶號錢莊等。已纍纍巨萬矣。其鄉人有老年者。猶謂人曰。我的皮鞋。乃金大人之大作也。余載此事。因記余邑有韓姓者。綢商也。其起家事與金某相類。而宦途中。又有藉妻女以爲養緣者。則無廉恥之尤甚者矣。

曾聞某公典試蜀省時。遇一絕奇異事。公弱冠時赴禮部試。道經蜀省某縣。寓於同年孫姓家。蜀中鄉俗。以年誼爲最貴。無論天下同年。相待如一家人。其時孫孝廉已赴修文。妻李氏絕色也。一身縞素。越顯得十分嬌媚。公頗豔之。偶涉於戲謔。則李氏殊矜持。并以儒者之品行爲勗。公爲之赧顏。不敢復起。鄙念越數年。公奉朝典試蜀省。閱城時。聞道路傳說。有某縣孫李氏謀死原姦夫者。頗以爲疑。陰令人往某縣探之。使者歸。則謂孫氏已徇命案。其事確也。詢其顛末。則云。孫氏初與一書生通。後又暱屠夫。殺死書生。耳公聞之。詫甚。私念孫家。年嫂乃冰霜節操者。以余曩日之風流。尙不足以勾致之。胡爲而犯是案。得毋隣左右之不良。而長官懵於辨察耶。試事既竣。

第二卷 第三集 丁種叢談

乃移提是案而訊之。傳犯婦至。果孫李氏也。公和顏謂之曰。你是孝廉之婦。何以不顧廉恥。此案有無受冤之處。速供上來。本院當據情究辦。婦乃固承不諱。且曰。小婦人也。認得堂上大人。此乃前世事。爲屠夫。死心所甘也。云。公爲之愕然。至今談此事。尤懷疑不止。所謂孽緣。其信然耶。

上海图书馆藏書



A541 212 0022 27128

624372